巴金译文全集

第六卷

红花集

快乐王子集

迟开的蔷薇

六人



巴金译文全集

第六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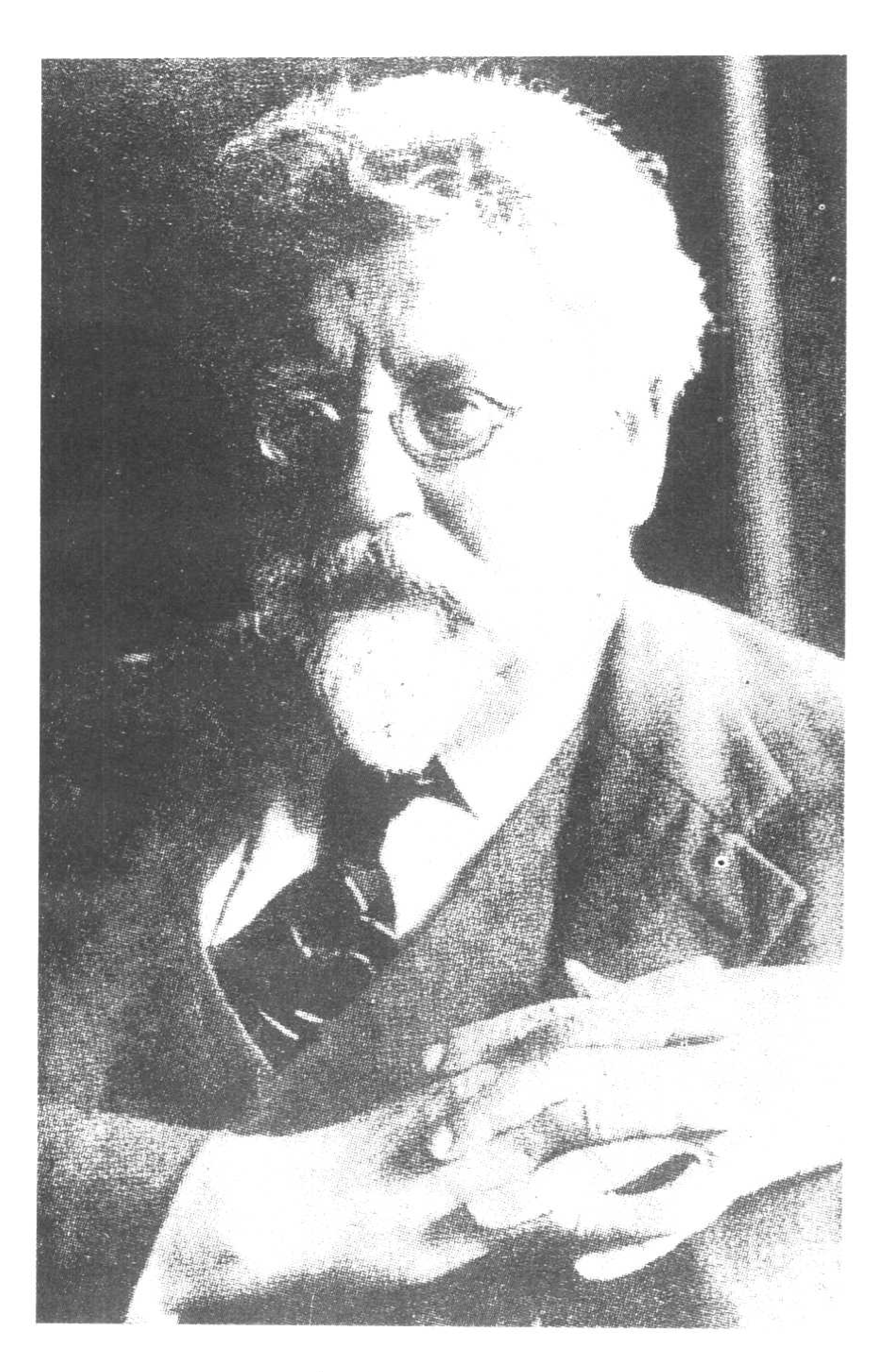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金译文全集　第六卷/(俄)迦尔洵等著;巴金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6
ISBN　7-02-002344-4
Ⅰ.巴…　Ⅱ.①迦…　②巴…　Ⅲ.巴金-译文-全集
Ⅳ.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07803号

巴金译文全集
第　六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　18.125印张　346千字
1997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定价32.40元



鲁多夫·洛克尔

目　　录

红花集

快乐王子集

童　话

迟开的蔷薇

六　人

红 花 集

〔俄〕迦尔洵 著

《红花集》，收《红花》、《一件意外事》及《癞虾蟆和玫瑰花》三个短篇小说集，它们分别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九五一年三月及一九五二年一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各印一版。

红　　花

纪念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

一

“我代表彼得一世皇帝陛下宣布视察本疯人院!”

这句话是用刺耳的、响亮的大声说出来的。病院的抄写员坐在一张有墨水迹印的桌子前面,在一本破旧的大簿子上登记病人的姓名,他忍不住微微一笑。可是那两个护送病人的年轻人却没有笑容:他们刚刚把疯人从铁路上带到这里,他们同他一块儿过了整整两个昼夜,他们的腿快要站不稳了。在他们到达以前的最后一个车站上,疯人的病发作得更厉害了;他们居然在什么地方弄到了一件给疯人穿的紧衣,又请了几个列车员和一个警察来帮忙,把紧衣给病人穿上。他们就这样把他带到城里,又这样送他到病院来了。

他的样子很可怕。他的灰色衣服在发病的时候给撕成了破片,现在套上一件领口很低的粗帆布紧衣,贴身地裹住了他的身体;两只长长的袖子给绕到背后绑牢了,使他两只胳膊交叉地紧紧贴在胸口上。他那对睁得圆圆的红肿的眼睛(他整整十天不曾睡觉)冒出来呆滞的、强烈的光芒;神经性的痉挛使他的下嘴唇一直在哆嗦;他一头乱蓬蓬的鬈发像鬃毛似地

垂在前额上。他迈着快速的、沉重的脚步，在办公室里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走来走去，一面用探询的眼光望那些放文件的旧橱架和漆布面的椅子，偶尔还看看那两个同他一路来的旅伴。

“带他到病房去。往右走。”

“我知道，知道。我去年跟你们一块儿到这儿来过。我们来视察病院。我全知道，要骗我可不容易，”病人说。

他向着门掉转身去。看守给他把门打开了；他高高地抬起头迈着同样快速、沉重而坚决的步子，离开了办公室，差不多跑着向右边、向精神病人的病室走去。两个护送他的人差一点赶不上他。

“按铃！我没法按。你们绑住了我的手。”

看门人打开了门，这一行人进了病院。

这是一所老式政府机关的石头建筑物。有两间大厅，一间作饭厅，另一间是安静的病人住的大病房；一条宽的走廊上有一扇玻璃门通到花园。下面的一层有二十间左右的单人病房。这里还有两间阴暗的房间，一间蒙着褥垫，另一间装上一层木板，它们是用来关狂暴的病人的。还有一间幽暗的圆顶大房间，是作浴室的。上面一层住的是女病人。从那里传来一片乱哄哄的闹声，里面还夹杂得有悲惨的叫声和哭号。这所病院的房屋设备只能容纳八十个病人，可是邻近几省就只有这么一个精神病病院，因此它不得不收留了三百个病人。每间很小的屋子里面要放四五张病床。冬天，不许病人到花园里去，又把所有的铁格子窗全紧紧关上，整个病室气闷得叫

人实在受不了。

新病人让人带到有澡盆的屋子里去。连健康的人走进这个房间也会感到难受，对于一个精神错乱、心情紧张的病人，痛苦的印象一定更加强烈。这是一个圆顶的大房间，石头地板粘搭搭的，只有一扇开在角落里的小窗送进来一线亮光。墙壁和拱形天花板都漆成了深红色；石头地板脏得变成黑色了，两个石头澡盆就嵌在地板中间，跟地板一样齐，好像是两个装满了水的椭圆形水坑。一个大的铜炉子上面装了一个烧水用的筒式锅炉，整套的铜水管和水龙头把小窗对面的角落填满了。在精神错乱的人看来，整个地方都显得特别阴沉、古怪；管理浴室的看守是个肥胖的、不爱讲话的霍霍尔①，他那阴沉的面孔使这里显得更加阴沉、古怪了。

人们把病人带进这间可怕的屋子来洗澡，并且依照病院主任医师的治疗方法在他的后脑勺上贴了一大块膏药，这时他感到了恐怖，突然动怒了。种种荒唐的思想都挤到他的脑子里来了，一个比一个更加古怪。这是什么？是宗教裁判所吗？是他的敌人决定要弄死他的秘密行刑所吗？也许这就是地狱罢？最后他断定这是一种审问。不管他怎样拚命抵抗，他们终于脱去了他的衣服。他用他那种由于疯狂而增加了一倍的力气并不困难地挣脱了那几个看守的抱持，反倒将他们摔倒在地上；但是后来那四个人也把他制服了，他们捉住他的胳膊，拿住他的腿，把他放到热水里去。他以为这是沸水，在

① 霍霍尔：旧俄时代人们对乌克兰人的另一个称呼。

他的错乱的脑子里又起了种种不连贯的思想，都是和用煮沸的水、烧红的铁来审案的事情有关的。他给水憋得透不过气，痉挛地挣扎着，想把他那让看守们捉住的手脚抽出来，喘着气，一面大声喊出一些不连贯的话，没有实地听见过这些话的人绝不能够想象出它们来。他时而祷告，时而咒骂。他拚命地这样叫着，一直叫到他把力气用光，最后他才静了下来，带着满眼的热泪，喃喃地说出一些跟先前的叫骂毫无关联的断句：

“神圣的伟大殉教者圣乔治啊！我现在把我的身体交到您的手里。可是灵魂呢，——不，绝不！……”

他虽然已经安静了，看守们却仍旧捉住他。热水澡和放在他头上的冰袋见了效。可是，等到他们把他（他差不多失了知觉）从水里抬出来，放在一张长凳上，准备给他贴膏药的时候，他的力气和疯狂的思想又恢复了。

“为什么？为什么？”他嚷道。“我从来不想害人。为什么要杀死我呢？啊—啊—啊！主啊！啊，你们在我之前殉教的人！我求你们，救救我罢……”

后脑勺上膏药的灼热又使他拚命地挣扎。看守人对付不了他，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

“一点儿也没有办法，”那个贴膏药的兵说。“我们得拿掉。”

这句简单的话使得病人战栗。“拿掉！……拿掉什么？拿掉谁？我！”他想道，带着极大的恐怖闭上了眼睛。那个兵拿着一块粗毛巾的两头用力按紧，很快地一下子擦过病人的

后脑勺，把膏药拉了下来，同时还拉下一层皮，留着一块露肉的红伤痕。这个动作所造成的痛苦是一个沉着的、健康的人所忍受不了的，然而对于这个病人却是整个事情的收场。他整个身体拚命地乱动，挣脱了看守们的手，他的赤裸的身体在石板地上滚动起来。他以为他们已经砍掉了他的脑袋。他想大声叫，可是他叫不出来。他失去了知觉，被看守们抬到床上去，这种没有知觉的状态接着就变成了死一般的沉睡。

二

他在夜里醒来。四周很静；听得见隔壁大病房里病人们重浊的鼾声。远远地从什么地方送来一个病人的谈话声，这个病人给关在黑屋子里过夜，现在正用一种单调的、古怪的声音对自己讲话；上面一层女病房里有人用嘶哑的女低音唱下流歌曲。病人注意地倾听着这些声音。他觉得整个肢体都是可怕地软弱、疲乏；他的脖子痛得厉害。

“我在什么地方？我出了什么事情？”他想道。突然间最近一个月的生活非常清楚地在他的脑子里出现了，他明白自己生了病，而且生的是什么样的病。他记起了一连串荒唐的思想、话语和行动，这一切使他整个身心颤抖起来。

“不过这已经结束了；感谢上帝，这已经结束了！”他呐呐地说，随后又睡着了。

一扇有铁栅栏的窗户开着，窗外是一个夹在高大楼房和石头围墙中间的小角落；从来不曾有人到过这个地方，这里长

满了野生灌木和一株盛开的丁香。……灌木后面，正对着窗户，耸起了一堵高墙；大花园中高高的树梢从墙内露出，月光照着树梢，而且穿过枝叶照映过来。右面是病院的白色楼房，铁格子窗开在墙上，从窗内透出来灯光；左面是停尸房的没有窗户的墙壁，现在让月光照得又白又亮。月光穿过窗上的铁栅栏射进屋子里来，照在地上，还照亮了床的一部分，照出病人那张双眼紧闭的憔悴、苍白的脸；现在他一点儿也不疯狂了。这是一个疲乏不堪的人的深沉的睡眠，没有梦，静静地一动也不动，而且几乎连呼吸声也听不见。过了一会儿，他醒来了，脑子非常清楚，好像是一个健康的人，只有在早晨起身的时候，他又像以前那样精神错乱了。

三

“您觉得怎样?”第二天医生问他道。

病人刚刚醒过来，还盖着被子，躺在床上。

“很好!”他答道，便跳下床来，趿起拖鞋，穿上了病人服。“好得很! 只有一样：看这儿!”

他指着他的后脑勺。

“我只要转动一下脑袋，它就痛。这也没有关系。要是你明白它，那么一切都很不错；不过我是明白的。”

“您知道您在什么地方吗?”

“大夫，我当然知道! 我是在疯人院里面。不过你心里也明白，这反正都是一样。反正都是一样。”

医生牢牢地盯住病人的眼睛。他那张保养得很好的漂亮的脸,他那部梳得很齐整的金色胡须,他那对在金边眼镜后面发光的安静的天蓝色眼睛——他的整个面貌都是不动的,没有表情的。他在观察病人。

"您为什么这样牢牢地盯住我?我灵魂里的东西您是看不出来的,"病人接下去说,"您的思想我可看得很清楚。您为什么要做坏事呢?您为什么弄来这一群不幸的人,把他们关在这儿呢?我倒不在乎这个:我全明白,而且也安静。可是他们呢?为什么要受这些苦呢?一个人,如果自己脑子里有个伟大思想、共同的思想,对他来说,他住在哪儿,他的感觉怎样,他都无所谓。连活不活,他也不在乎。……不是这样吗?"

"大概是的,"医生答道,他在角落里一把椅子上坐下来,这样更便于观察病人;病人趿着宽大的马皮拖鞋,迈着快步子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那件印着红色宽条和大花的棉布病人服的下摆一路上摇来摆去。陪着医生来的助理医生和看守长笔直地立在门口。

"我就有这个思想!"病人大声嚷起来。"我找到这个思想的时候,我觉得我再生了。我的感觉更敏锐了,我的脑子比任何时候都更好用了。我从前要经过长久的推断和思忖才知道的东西,现在我凭直觉就知道了。我实际达到了哲学所产生的结论。我自己体验到了这个伟大的思想——所谓空间和时间都是虚构的。我活在所有的世纪里。我不受空间的限制,我或者在所有的地方,或者什么地方我都不在,随您高兴怎么说。所以您把我关在这儿或者放我出去,我得到自由或者给

人绑住，对我都是一样。我发现这儿还有几个同我一样的人。可是对于其他的多数人来说，这种处境就很可怕了。您为什么不放他们走呢？谁需要……”

“您说，”医生打断了他的话，“您活在时间和空间以外。可是您不能不承认我们跟您一块儿在这间屋子里，而且现在是——”医生掏出表来，“一八××年五月六日十点半钟。这您怎样看呢？”

“没有关系。我耽在什么地方，活在什么时候，对我都是一样。既然对我都是一样，那不就是说，我活在所有的地方和所有的时候吗？”

医生笑了笑。

“真是少有的逻辑，”医生说，站了起来。“也许是您说的对。再见。您不想抽支雪茄吗？”

“谢谢您，”他站住，接过雪茄烟，痉挛地咬掉了它的头。“这个会帮助我思考，”他说。“这是个世界，是个小宇宙。一头是碱，另一头是酸。……世界的均衡便是这样：对立的因素互相抵消。大夫，再会！”

医生继续往前走着。大部分病人笔直地站在自己的床前等候他。精神病医师从他的疯人那儿得到的尊敬大大地超过了任何一位首长从他的下属那儿所得到的。

现在没有人来打扰这个病人了，他仍旧一股劲地在他的屋子里走来走去。人家给他端来了茶，他也不坐下，两口就把一大杯茶喝光，并且差不多一下子就把一大块白面包吃完了。然后他走出房去，用他那快速而沉重的脚步从这座大楼的一

头走到另一头，接连不断地走了几个钟点。这是雨天，不让病人到花园里去。等到助理医生来找寻这个新病人的时候，别人指点着新病人在走廊的尽头。他站在那里，脸紧紧贴在那扇通花园的玻璃门的玻璃上面，呆呆地望着花坛。一朵异常鲜艳的红花吸引了他的注意，这是一种罂粟花。

“请称一下体重，”助理医生说，轻轻地拍了一下病人的肩头。

病人掉转脸朝着他的时候，他几乎吓得往后退了：在那双疯狂的眼睛里燃烧着一道强烈的憎恶和仇恨的光芒。可是病人看见助理医生，立刻改变了脸部的表情，顺从地跟在他的后面，一句话也不说，好像陷入了沉思似的。他们进了医生的办公室；病人自己站到十进位的小磅秤台上去；助理医生磅过了他的体重，在一本簿子上他的名字下面写上一个数目：一百零九磅。第二天是一百零七磅，第三天是一百零六磅。

“要是照这样继续少下去，他就活不了，”医生说，他吩咐尽可能给病人吃好的饮食。

然而不管这个，不管病人的胃口多么好，病人还是一天一天地瘦下去，助理医生还是一天一天地在簿子上记下来他那逐渐减少的体重。病人几乎完全不睡觉，而且整天活动。

四

他明白他是在疯人院里面；他甚至明白他在生病。有时候他好像在第一夜那样，在一整天的剧烈活动以后，会突然在寂静中醒过来，觉得四肢痠痛，脑袋十分沉重，脑子却完全清

醒。可能是在夜间的寂静中和微明中缺乏印象的缘故，也可能是一个刚刚醒来的人脑子的活动较弱的缘故，他在这种时候居然清清楚楚地明白他自己的处境，而且仿佛是一个健康人。可是天一亮，给他带来阳光和病院中喧嚣的生活，各种各样的印象又把他包围住了；他那有病的脑子对付不了它们，于是他又发狂了。他的心境是一种合理推断同荒谬想法的奇怪混合物。他明白他四周全是病人，然而同时他又觉得每个病人都是他从前认识的，或者在书本上读过的，或者听见人讲过的什么人，不过他们现在或者早就暗中隐蔽起来了。病院里住着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人。有活的，也有死的。有世界上著名的人和有势力的人，还有在上次战争中阵亡而现在又复活起来的士兵。他认为自己是在一个魔法很大的魔力圈里面，地上的一切力量都集中在他的身上，而且在他那高傲自负的疯狂中，他把自己当作这个圈子的中心。这个病院里面他所有的同伴都是集合到这里来完成一件工作的，他朦胧地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事业，它的目的在于消灭地上的邪恶。他并不知道这件工作的性质究竟怎样，可是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完成它。他能看透别人的思想，他在各种东西上面都看见了它们的全部历史。病院花园里那些大榆树把过去年代的种种传说、故事都对他讲了；这所房屋的确修建得相当久了，他以为它是彼得大帝时代的建筑物，而且他相信那位沙皇在波尔塔瓦战役① 时期在这里住过。他这是从墙壁上，从脱

① 波尔塔瓦战役：一七〇九年彼得大帝在波尔塔瓦打败了瑞典的军队。

落的灰泥上，从他在花园里找到的碎砖和磁砖上看出来的；房屋和花园的历史都写在它们上面了。他还以为那所当作停尸房用的小小房屋里面住着几十个、几百个已经死了好久的人，他牢牢地望着它那地下室的一扇朝着花园角的小窗，他在龌龊的彩虹色旧玻璃的不平的反光上，看见了一些他过去在生活里或者在画像上见过的面貌。

在这些日子里一直是晴朗的好天气，病人成天在花园里露天下面。园中指定给病人用的地方虽然不大，却密密地长满了树木，而且尽可能到处都种了花。看守长规定凡是能够劳动的病人都得在花园里做点工作；他们成天在小路上铺撒砂土，在他们亲手挖出来的花圃、黄瓜地、西瓜地和甜瓜地上除草、浇水。花园的一角密密麻麻地长了不少樱桃树；沿着这个角落有一条种榆树的林荫路；这个角落的中间有一座不大的假山，上面有一个整个花园里最美的花圃。土台的边缘上开着颜色鲜艳的花朵，当中是一棵大丽花，正开出大而罕见的、有红色斑点的黄花。它成了整个园子的中心，而且是在花园里最高的地方，更可注意的是许多病人都把它看作含有某种神秘意味的东西。在这个新病人的眼里，它也很不寻常，他还把它当作花园和整个建筑物的守护神呢。所有的路边都让病人们种上了花。凡是在小俄罗斯的花园里面可以看到的各种各样的花这里全有：长得高高的玫瑰，颜色鲜艳的喇叭花，开着浅红色小花的高高的烟草灌木，薄荷，万寿菊，金莲花和罂粟。离园门不远的地方也长了三小丛罂粟花，是特别的一种；它比一般的罂粟花小得多，而且它那异常鲜艳的深红色花

朵也跟它们不同。这个新病人进院的第一天在玻璃门里看到并且使他惊奇的也就是这种花。

他头一次走进花园的时候，还不曾走下园门的台阶，首先就望着这种颜色鲜艳的花。花一共只有两朵，它们偶然地没有同别的罂粟花长在一起，它们生在一个没有除过草的地方，因此它们的四周都是长得很密的杂草。

病人一个一个地依次走出了玻璃门，门口站着一个看守，每个病人走过他的身边，他就给他一顶白色厚棉尖顶帽，帽子前面有一个红十字。这种帽子是当初准备在战争时期用的，后来这个病院在拍卖的时候买下来了。不用说，病人也认为这个红十字含有一种特别的神秘的意义。他把帽子揭了下来，看看帽上的红十字，然后又看罂粟花。花更鲜艳。

"它胜了，"病人说，"可是我们等着瞧罢。"

他也走下了台阶。他四处张望了一下，没有发现站在他背后的看守，就大步走到花圃跟前，朝着花伸出手去，可是他却决不定要不要把花摘下来。他觉得他那只伸出去的手上有一种热的、刺痛的感觉，随后这感觉就通过了他的整个身体，好像有一种他所不知道的力量的强流从红色花瓣上放出来，一直透过他的全身。他更走近了，把手伸到那朵花上去，可是他觉得花为了保卫自己，放出了一种能致人死命的毒气。他的脑袋发晕；但是他仍然使出他最后的不顾死活的努力，他已经抓住了花茎，突然间一只沉重的手压在他的肩头。看守抓住了他。

"不可以摘花，"那个年老的霍霍尔说。"也不可以走到花

圃跟前。你们这种疯子我们这儿很多，一人摘一朵花，整个花园就摘光了，”他劝导地说，仍然抓住他的肩头。

病人望着看守的脸，默默地挣脱了他的手，愤愤地沿着小路走去。“啊，不幸的人们。”他想道，“你们看不出，你们眼睛瞎到这个地步，居然保护起它来了。然而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一定要弄掉它。今天弄不掉，我们明天再来较量一下。即使我灭亡了，我也不在乎……”

他在园子里走来走去，一直走到傍晚；他认识了一些病人，进行了一些古怪的谈话，在交谈中每个人都是一样，只听见那些对他自己疯狂思想的回答，并且讲着一种荒诞、神秘的语言。他时而和这一个同伴，时而和另一个同伴一块儿散步，等到白天过完，他却更加坚决地相信“万事齐备了”，像他对自己说的那样。很快，很快地铁栅栏都要倒下来，所有这些犯人都要从这里出去，他们要跑到天涯地角去；全世界要颤栗，扔掉它的陈旧的外壳，显出新的、奇妙的美来。他差一点忘记了花，可是在他离开花园、踏上台阶的时候，他又在那些罩上暗影而且已经有了露水的茂密的杂草中间看见那两朵红花。这时，他故意留在众人的后头，站在看守的背后，等待着适当的时机。他没有让一个人看见，就跳过花圃，拿到花，连忙把它藏在他的胸前衬衫下面。那些新鲜的、带露水的叶子挨到了他的身体，他的脸色惨白得像死人一样，他恐怖地睁大了两只眼睛，额上冒出了冷汗。

病院里点起了灯；大多数的病人都躺在床上等着吃晚饭，只有几个急躁的人在走廊上和厅子里忙忙慌慌地走来走去。

摘了花的病人也在这几个人的中间。他走着,两手交叉着,痉挛地紧紧压在胸口上,好像他想压坏、捣碎他藏在那里的花似的。他遇见了别的病人,便远远地躲开他们,连挨到他们的衣角也害怕。“不要走近我,不要走近我!”他叫道。不过这种叫声在这个病院里很少引起人们注意。他走得越来越快,步子越跨越大,他带着一种狂怒走了一两个钟头。

“我要累死你。我要闷死你!”他声音低沉地恨恨地说。

有时候他还咬牙切齿。

饭厅里开出了晚饭。在没有桌布的大桌子上放了几个上过色而且镀过金的木碗,碗里盛着薄薄的黍米粥;病人们坐在长凳上;每人分到一块黑面包。他们用木头匙子喝粥,八个人共吃一碗。少数吃较好伙食的人在屋子里单独地吃饱。我们的病人匆匆地吞下了看守给他送到他屋子里来的那份饮食,他觉得还没有吃饱,便走到公共饭厅里去。

“请您准我在这儿吃,”他向看守长说。

“您没有吃过晚饭吗?”看守长问道,倒了一份额外的粥在木碗里面。

“我很饿。我需要增加力气。我就靠着饮食来支持我;您知道,我完全睡不着。”

“朋友,请随便吃罢。达拉斯,给他匙子和面包。”

他坐在一个碗的前面,吃了额外的一大份粥。

最后,看守长看见大家都吃完了晚饭,我们这个病人仍旧守着那个碗,用一只手将碗里剩的粥弄出来,另一只手紧紧地按住胸口,就对他说:“好了,够啦,够啦。您吃得太多了。”

“哎！但愿您知道我需要多少力气，多少力气就好了！再见，尼古拉·尼古拉伊奇，”病人离开桌子站起来，紧紧地握着看守长的手说，“再见。”

“您到哪儿去？”看守长含笑地问道。

“我？哪儿也不去。我留在这儿。不过明天我们也许见不到了。谢谢您对我的关照。”

他又一次紧紧地握住看守长的手。他的声音打颤，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安静点，朋友，安静点，”看守长答道。“这种忧郁的思想有什么好处？您去罢，躺下来好好地睡一觉。您需要多睡；要是您睡得好，您的病也好得快。”

病人号啕大哭起来。看守长掉转身去吩咐看守赶快把晚饭桌收拾干净。半小时以后，病院里所有的人都已经睡了，只有拐角上那个房间里有一个人和衣躺在他的床上。他好像发寒热似地在哆嗦，而且痉挛地按住自己的胸口，他觉得他的胸口已经浸透了一种闻所未闻的致命的毒药。

五

他整夜都没有睡。他摘了这朵花，因为他把这个行动当作一件他应当立下的功劳。当初他在玻璃门里第一眼看到这朵花的时候，它那鲜红的花瓣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觉得从那个时刻起他就完全明白他在世界上应当做的是什么事情了。世界上的一切恶都集中在这朵鲜艳的红花上面。他知道鸦片

就是用罂粟花做的；也许是这个思想在他的脑子里逐渐扩大，有了一种巨大而奇怪的形状，使他创造了这个可怕的、怪异的幻影。在他的眼睛里，这朵花便是一切恶的化身；它拿一切无辜者的血做养料（这就是它这么红的原因），拿一切的眼泪，拿一切人类的痛苦做养料。这是一个神秘的、可怕的生物，这是一个跟上帝对立的东西，一个换上了谦虚、清白的形体的阿利曼[1]。应当把它摘下来，弄死它。可是这还不够，还应当不让它在临死的时候把它所有的恶放射到世界上来。所以他把它藏在他的怀里。他希望明天早晨以前花就会失去它全部的力量。它的恶会渗进他的胸膛，他的灵魂，在那里它不是给他打败，就是它打败他——那么他自己就会灭亡，死去，不过他会死得像一个光荣的战士，像人类的第一个战士，因为一直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敢于出来同时跟世界上所有的恶战斗。

“他们没有看见它；我看到了。我能够让它活着吗？我宁愿自己死去。”

他躺在那里，在这一场战斗中弄得精疲力竭，虽然这是假想的、虚幻的战斗，可是他仍然给弄得精疲力竭。早晨助理医生来，看见他快要死了。然而尽管这样，过不了多大的工夫，兴奋状态又占了优势，他跳下床来，照旧在病院里跑来跑去，同别的病人谈话，也对自己讲话，声音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响亮，话也更不连贯。人们不让他再到花园里去；医生看见他的体重一天一天地减轻，而且他一直不睡觉，老是不停地走来走

① 阿利曼：古波斯宗教里的邪恶之神。

去，便吩咐给他作皮下注射，打了一针大剂量的吗啡。他并不反抗：幸好在这个时候他的疯狂的思想同这个手术并不冲突。他不久就睡着了；疯狂的活动停止了，他再也听不见那个一直在他的耳边响着、由他那一阵阵脚步的拍节声所组成的响亮的曲调了。他昏迷了，对什么事情都不再去想了，连应当摘掉第二朵花的事他也忘记了。

然而三天以后他还是把那第二朵花摘下来了，而且是当着看守的面摘下来的，那个老头儿想拦阻他也没能阻拦住。老看守在后面追赶他。病人带着胜利的高呼跑进病院里去了，他冲进自己的房间，把花藏在他的怀里。

“你为什么摘花?”看守从后面追来问道。可是病人已经躺在床上，按照他平日的姿势，把两只手交叉地放在胸口上，开始讲起那种胡话来，看守只好静静地从病人的头上揭下那顶额上有红十字的尖顶帽(这是他在匆忙的奔逃中忘记揭下来的)，走出去了。于是幻想的战斗又开始了。病人觉得从花里流出一些长长的像蛇一样弯弯曲曲地爬行的恶流；它们缠着他，压着而且压碎他的四肢，把它们可怕的毒汁注进他的全身。他把他的敌人咒骂了一阵，便哭起来，又祷告上帝，然后再去咒骂敌人。到了傍晚花枯萎了。病人把这变黑了的花扔在脚下践踏，然后又拾起碎瓣来，拿到浴室里去。他把这一团给踏得不成形的昔日的鲜花扔在炉子里烧红了的煤上面，他看了许久，看他的敌人在咝咝地叫，在逐渐收缩，最后变成了一个又细又软的雪白的灰球。他吹了一口气，它就完全没有了。

第二天病人的身体更坏了。脸色白得可怕，两边脸颊完全陷了进去，那对发火的眼睛也深深地落进眼窝里去了；他一直疯狂地在各处走来走去，脚步摇摇摆摆，时常摔倒，他讲胡话，讲个没完没了。

"我不想用武力，"老医生对他的助手说。

"可是必须制止他这样走动。今天他只有九十三磅了。要是再这样下去，他两天以后就会死掉。"

老医生考虑了一阵。

"打吗啡？不然用三氯乙醛？"他用了半询问的口气说。

"昨天打过吗啡，并不见效。"

"叫人把他绑起来罢。不过，我怀疑能救活他。"

六

病人就给绑起来了。他躺在自己的床上，穿着给疯人穿的紧衣，让一些粗麻布宽带子把他牢牢地绑在病床的横铁条上。可是他的疯狂的动作并不曾减少，却反倒增加了。他接连顽强地挣扎了许多个钟头，想挣脱他的束缚。最后一次他用力一挣，挣断了一根带子，他的两腿自由了，然后又从其他的带子下面抽出了自己的身体，他的两只胳膊仍然给紧衣绑住，他就这样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大声说着别人无法理解的胡话。

"你怎么啦？"看守走进来大声叫道。"一定是魔鬼帮你挣脱的！格利次科！伊凡！快来，疯子挣脱了。"

他们三个人一齐向病人扑过去，于是一场长时间的战斗开始了，斗得攻击者疲惫不堪，防卫者也大受其罪，病人现在把他剩下的那一点点力气也花光了。最后他们把他扳倒在床上，绑得比以前更牢。

“你们不明白你们在做什么！”病人喘着气嚷道。“你们要灭亡的！我看见了第三朵花，刚刚才开放。现在它已经准备好了。让我去做完我的工作罢！必须弄死它，弄死！弄死！那么什么事都做完了，什么人都得救了。我本来可以差你们去，然而这件工作只能由我一个人去做。你们只要挨到它，就会死的。”

“住嘴，先生，住嘴！”留下来在床前值班的老看守说。

病人不做声了。他打定主意蒙骗看守。他让他们绑了一整天，夜里也照这样地绑着。老看守把晚饭端来给病人吃了以后，在病床的近旁铺了一点东西，自己躺了下来。不到一会儿他就睡熟了。病人开始活动起来。

他弯起自己的整个身体，使它靠到病床的铁条，用他那给包在紧衣长袖子里面的手腕去挨铁条，他开始急急地拿袖子在铁上面用力磨擦起来。要不了多大的工夫，厚帆布就给磨穿了，他可以活动他的食指了。现在事情进行得更快了。他用健康的人所没有的那种灵活同敏捷动作解开了那个把袖子绑在他背后的结，解开了紧衣；然后他倾听着看守的鼾声听了许久。老头儿睡得很熟。于是病人脱下了紧衣，溜下床来。他自由了。他试着开门，门从里面给锁住了，钥匙大概在看守的衣袋里。他害怕惊醒看守，不敢搜他的衣袋，便决定从窗里

出去。

这是一个寂静的、暖和的、黑暗的夜；窗户开着；星星在漆黑的天空中闪烁。他望着它们，认出那些熟悉的星座，他很高兴，因为他觉得它们好像了解他，同情他。他眨着眼睛，看见它们给他送下来的无穷无尽的光芒，他那疯狂的决心更大了。必须弄开铁格子窗的粗铁条，弄出一个窄小的出口，爬到长满灌木的小巷子里去，然后再爬过那堵高高的石头围墙。最后的战斗就在那里，至于以后呢——死也无所谓了。

他试着用他的两只空手去弄弯那根粗铁条，可是铁条一点也弄不动。随后他拿紧衣的那双很结实的袖子搓成一根绳子，把它拴牢在那根铸在铁条头上的尖钉上面，再把他的整个身体吊在绳子上。他作了最大的努力，差不多把他那点剩余的力气全使上了，结果尖钉给弄弯了；一个窄小的出口给打开了。他把身体挤过这个出口，爬到了外面，他的肩头、他的胳膊肘、他的光着的膝头都擦伤了；他又穿过灌木，站在高墙前面了。四周非常静；整座大楼的窗户里面亮着小灯的微光；窗内看不见一个人影。也没有人看到他；睡在他床边的老头儿大概睡得非常熟。星星温柔地对他闪烁放光，它们的光芒一直射到他的心里。

“我就到你们那儿去，”他望着天空，轻轻地说。

他试着去爬墙，头一回就摔了下来，指甲断了，手和膝头都在出血；他开始找寻一个适当的地方。在高墙和停尸房墙壁衔接的处所，两面墙上都有几块砖落下来了。病人摸到这些缺口，就利用它们作脚蹬，爬上了墙头，抓住墙内一棵榆树

的枝子，就顺着树身轻轻地下去，到了花园的地上。

他跑到台阶旁边那个熟悉的地点。花垂着它那幽暗的头，卷闭着花瓣，在带露水的杂草中间清清楚楚地现了出来。

“最后一朵了！”病人喃喃地说。“最后一朵了！今天不是胜利便是死亡。可是对于我这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请等一下，”他仰望着天空说，“我马上就要跟你们在一块儿了。”

他拔起花来，撕扯它，揉碎它，然后把它捏在手里，从原路回到他自己的房间。老头儿仍然在睡觉。病人刚刚走到床前，就失去知觉倒在床上了。

第二天早晨人们发觉他死了。他的面容很安详，而且带着喜色；他有着薄薄的嘴唇，一对深深下陷的眼睛也闭上了，他这副憔悴的面貌上露出了一种自豪的幸福。人们把他搬到担架上的时候，他们想掰开他的手，拿走那朵红花，可是手已经僵硬了。这样他就把他的战利品带到坟墓里去了。

一八八三年

信　　号

谢明·伊凡诺夫是铁路上的查道夫。他的道房跟一个车站的距离是十二个维尔斯特①，跟另一个车站的距离是十个维尔斯特。离他这儿有四个维尔斯特光景的地方，去年开办了一所大的纺织厂；它的高烟囱黑黑地从树林后面耸起来，可是在这附近，除了别的查道夫的道房外，就没有人烟了。

谢明·伊凡诺夫是一个有病的而且身体很差的人。九年前他参加了战争，给一个军官当勤务兵：他一直把他伺候到战事结束的时候。他挨过饿，受过冻，又让太阳烤过，并且在大热天或者大冷天作过四五十个维尔斯特的行军。他也在炮火下面待过，可是，感谢上帝！没有一颗子弹打到他的身上。有一回他的部队是在第一线上。他们跟土耳其人整整打了一个星期的小仗：俄土双方的前线中间就只隔了一条深的峡谷，从早到晚枪声一直不断。谢明的长官也在前线；谢明每天三次从峡谷里、部队的厨房里给他送来冒热气的沙莫瓦尔② 和他的午饭。谢明捧着沙莫瓦尔在没有掩蔽的露天下面走着，子

① 维尔斯特：俄里，一俄里等于一·〇六公里（一千零六十公尺）。
② 沙莫瓦尔：即茶炊，一种连带着火炉的铜制大茶壶。

弹带着吹哨声在他四周飞来飞去，打在石头上面，骇坏了谢明，他哭了，可是他仍然往前走。军官们非常喜欢他：他常常使他们有热茶喝。他从战场回来，没有带一点儿伤，只是手脚瘘痛。从这时候起他受了不少的苦。他回到家——老父亲去世了；四岁的小儿子也死了（害喉症死的）；就只剩下谢明和他妻子两个人。他们在田上干不了活。用他那发肿的手脚去耕田是很困难的。他们没法在自己的村子里头再待下去，便动身到新的地方找机会去了。谢明和他妻子在赫尔森和冬新拉那条路上待了一个短时期，可是没有一个地方碰到运气。随后他的妻子便出去做用人，谢明还是照以前那样飘来荡去。有一回他偶然坐了火车；在某一个站上他看见那个站长好像是他的一个熟人。谢明望着站长，站长也看着谢明的脸。他们互相认出来了。站长是谢明的那个部队里头的一个军官。

“你是伊凡诺夫？”他说。

“的确是，大人，就是我。”

“你怎么到这儿来的？”

谢明一五一十地全对他讲了。

“你现在到哪儿去？”

“我不知道，大人。”

“傻瓜，你怎么可以不知道呢？”

“的确是，大人，因为我没有地方可去。大人，我得找个工作。”

站长望着他，想了一忽儿，便说：

“喂,朋友[1],就在这个站上待一阵罢。我想,你结过婚了? 你的老婆在哪儿?”

“的确是结过婚了,大人;老婆在库尔斯克城,在一个商人家当用人。”

“好的,就写信给你的老婆叫她到这儿来。我给她一张免费票。我们这儿有个查道夫的道房空着,我替你在段长那儿讲一声。”

“多谢,大人;”谢明答道。

他在站上待下来,在站长的厨房里帮忙,砍柴,打扫院子、打扫月台。过两个星期他的妻子也来了,谢明坐了手推车到他的道房去。这是一个新的道房,很暖和,而且柴火要多少有多少;有一个小小的菜园,这是以前的那个查道夫留下来的,在轨道的两边各有半结夏吉纳[2] 光景的耕地。谢明非常高兴;他开始在想自己种点田,买一头公牛,买一匹马了。

所有的必需的东西他们都给了他:绿旗、红旗、提灯、喇叭、铁锤,专为螺旋帽用的螺旋钳、铁杆、铁铲、扫帚、螺钉、钉子;他们还给了他两本规程和一份行车时刻表。起初谢明夜里睡不着,他把整个时刻表都记熟了。每一班车到来以前两点钟,他总要在他那个地段里面各处去走走看看,坐在他的道房门前一个凳子上,注意地看着,听着,铁轨是不是在颤动,火车声是不是听得见。他连规程也记熟了;虽然他还是靠着把

① 朋友:原文是“兄弟”,和我们的“朋友”意思同。

② 结夏吉纳:俄亩名。一结夏吉纳等于一·〇九公顷。

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拼出来读下去的，可是他仍然记熟了。

这是在夏天，工作并不繁重，用不着去扫雪，这条线上火车来去很少。谢明每天两次照例走一个维尔斯特的路，去查看路轨，在各处把螺旋帽旋紧，平平路基，看看水管，然后走回家去料理他自己的事情。这儿只有一个不好的地方：便是，即使他想做一件芝麻大的小事，他也要先得到稽查的许可。谢明和他的妻子都有点厌烦起来了。

过了两个月的光景，谢明开始跟他的邻人们（别的一些查道夫们）认识了。一个是上了年纪的老工人，当局一直在打算解雇他：他很少走出他的道房来。照例是他的妻子在做他的工作。另一个查道夫的岗位离车站更近，他是一个年轻人，很瘦，可是结实。谢明第一次碰见他，是在两个道房中间的铁路上查路的时候；谢明揭下帽子，鞠躬。

“你好呀，邻人，”他说。

邻人斜着眼睛看他一眼。

“你好，”他说。

他掉转身，走开了。后来两个女人遇见了。谢明的妻子阿利娜向邻人问好；那个邻人也没有讲多少话就走了。有一回谢明看见了她。

“喂，大嫂子①，”他说，“你的丈夫是个不爱讲话的人？”

那个女人起初不做声，后来才说：

“他有什么话跟你讲呢？各人有各人的事……上帝保佑

① 大嫂子：原文是“年轻女人”。

你。”

然而又过了一个月的光景，他们却成了朋友了。谢明跟瓦西里一块儿去查路，他们坐在路边，抽着烟斗，谈着自己的生活。瓦西里老是不大讲话，可是谢明却一直在讲他的村子和他亲身经历过的战事。

“我一生受了不少的苦，”他说，“可是上帝知道我还没有过够那种日子。上帝没有给过我幸福。上帝要给谁好运，谁就会得到好运。事情就是这样，老弟，瓦西里·司节潘尼奇。”

可是瓦西里·司节潘尼奇在铁轨上敲出烟斗里的烟灰，站起来，说道：

“紧跟着我们一辈子的不是好运，却是人们。世界上再没有比人更凶恶，更残忍的野兽了。狼并不吃狼，可是人却活生生地吃掉了人。”

“喂，朋友，不要这样说，狼是吃狼的。”

“我想到什么话，我就说出来了。然而生物里头再没有比人更残酷的了。要是没有人的贪心和坏心——生活就过得下去了。每个人都狠狠地刺你，都想咬你，吞掉你。”

谢明想了一忽儿。

“我不知道，朋友，”他说，“也许就是像你说的那样，也许这是上帝的意思。”

“那么也许，”瓦西里说，“我跟你谈话是白费时间了。把一切的坏事都写在上帝的帐上，自己却坐着受苦，朋友，这不是人干的事，这是畜生干的。这就是我要讲的话。”

他也不说一声再见，就转身走了。谢明也站了起来。

"邻人，"他叫道，"你为什么要发脾气呢？"

邻人并不回过头来，却只顾朝前走了。谢明把他望了许久，等到瓦西里在双岔道上转了弯望不见了，才回家去。他到了家便对妻子说：

"喂，阿利娜，我们的邻人是坏蛋，不是一个人。"

然而他们并没有吵架；他们又遇到了，跟以前一样地谈着同一个题目。

"啊，朋友，倘使不是为了人们，我跟你，我们就不会坐在这些道房里头了，"瓦西里有一回这样说。

"道房怎么样……没有关系，可以过下去。"

"可以过下去，可以过下去……唉，你！活得久，学得少，看得多，见到的少。一个穷人住在这儿或那儿的道房里头，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啊。这些食人者正在吃你。他们在吸光你所有的精血，等你变老的时候，他们就把你扔掉，像他们对付他们拿来喂猪的油渣一样。你有多少工钱？"

"不多，瓦西里·司节潘尼奇。十二个卢布。"

"可是我有十三个半卢布。请问你，为什么这样呢？照规程局里应当给我们每个人十五卢布一个月的工钱，外加柴火灯油。谁规定你应当拿十二卢布，我拿十三半卢布呢？请问你？……可是你说，可以过下去。你要明白这不是一个半卢布或三个卢布的问题。就算他们把十五个卢布全给了我们也罢。上一个月我在站上；局长坐车经过那儿，所以我看见了他。我有这样的光荣。他挂了一辆花车；他走到月台上来，站

在那儿……是的，我不会在这儿待久的；我要走，一直朝前面走。”

“你到哪儿去呢，司节潘尼奇？人不会丢掉一个好处去找另一个好处的。你在这儿有家，有温暖，还有一小块地。你的老婆是一个工人……”

“地！你得看看我那块地。上面连一根细枝条也没有。春天我种了点卷心菜，就在那个时候稽查来了。他说：‘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不报告？为什么没有得到许可就做了？给我连根全挖起来。’他喝醉了。在别的时候他不会讲一句话，可是这一阵他却想到了……三个卢布的罚款！……”

瓦西里沉默了一忽儿，他接连抽了好几口烟，然后小声地说：

“他再多讲几句，我就会把他打死了。”

“喂，邻人，我对你说，你太暴躁了。”

“我并不暴躁，不过我是在老老实实地说，老老实实想罢了。可是我仍然要给点颜色给他瞧！我要到段长那儿控告去。你等着瞧罢。”

他的确控告了。

有一次段长来视察铁路。因为三天以后有几位从彼得堡来的大人物要坐车经过这条线上：他们是来进行调查的，所以在他们经过之前，必须把一切安排得很有秩序。道床铺好了，路基弄平了，枕木仔细检查过了，道钉也敲进去了些，螺旋帽旋紧了，路标也漆过了，又吩咐了在双岔道上撒黄沙。附近那个道房的老婆子也把她的老头儿赶出来拔草。谢明也忙了整

整一个星期；他把一切事情都弄得有条有理，补好他的外套①，拿一块砖把他的铜牌子擦得雪亮。瓦西里也努力工作。段长坐着手摇车来了；四个工人摇着把手；齿车嗡嗡地响着②；手摇车一点钟走二十维尔斯特，可是轮子响得厉害。车子到了谢明的道房前面，他从屋里跳出来，照一个兵的规矩向段长报告。一切都显得有条有理。

"你在这儿很久吗？"段长问道。

"从五月二日起，大人。"

"对。谢谢。一百六十四号道房，是谁在那儿？"

"瓦西里·司皮利多夫。"那个跟段长一块儿坐手摇车来巡视的稽查答道。

"司皮利多夫，司皮利多夫。……啊，就是您去年呈报过的那个人吗？"

"就是他。"

"哦，对，我们去看瓦西里·司皮利多夫去。走罢。"

工人们拿手放在把手上；手摇车开动了。

谢明望着手摇车，他想着："哦，他们跟我邻人中间会有麻烦了。"

过了两个钟点的光景他出去查路。他看见有人从双岔道上沿着路基走过来，他的头上有什么白的东西看得见了。谢明注意地往那边看。这是瓦西里；手里拿着一根手杖，肩头扛

① 外套：一种农民穿的长裾的外套。

② 英译本作"杠杆使得六个轮子发出营营声"。

着一个小包袱，他的脸颊给一方手绢儿包扎起来。

“邻人，到哪儿去？”谢明叫道。

瓦西里走得更近了。他的脸白得跟粉笔一样，眼里露着狂乱的表情。他结结巴巴地说：

“到城里去……到莫斯科……到局子里。”

“到局子里？哦！那么你是去控告去。得啦！瓦西里·司节潘尼奇，忘了它吧！……”

“不，朋友，我不会忘记。要忘记，也晚了。你看！他打了我的脸，流了血。只要我还活着，我不会忘记，我不会这样罢休的！”

谢明抓住他的手。

“丢开吧，司节潘尼奇，我老实对你说：你还是不做的好。”

“好又有什么用！我自己也知道我是不做的好；你从前讲过的关于好运的话是对的。我倒真是不做的好，不过人也应当出来拥护公理，朋友。”

“你告诉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罢？”

“怎么？……他什么都检查过了，就从手摇车上下来，看道房。我早已知道他很严，所以把什么都布置得十分妥当。他已经要走了，我却向他控告。他马上大声嚷起来。他说：‘政府的调查这就来了，你却为着菜园的事情来控告！’他说：‘枢密顾问官这就来了，你还在担心卷心菜的事！……’我忍不下去了，说了几句话，也没有几句，可是把他得罪了。他打我的脸……可是我呆呆地站在那儿，好像他打得应该似的。他们走了；我清醒过来，洗干净我的脸就走出来了。”

“道房怎么样呢?”

“我老婆待在那儿。不会误事的。不要去担心他们的路。”

瓦西里站起来,打起精神,说:

“再见,伊凡尼奇。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得着公道。”

“你一定不是走路去罢?”

“到了站上,我会跳上货车,明天就到莫斯科了。”

邻人们互相告辞;瓦西里走了,他好久都不在。妻子替他工作,日夜都不睡;她等着丈夫回来,弄得精疲力尽了。第三天调查团到了:火车头,行李车,二辆头等车,可是瓦西里还是不在。第四天谢明看见了他邻人的妻子;她的脸哭肿了,眼睛也是红的。

“你丈夫回来了吗?”他问道。

女人摇摇手,一句话也不说,只顾走她的路。

谢明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学会了用山水杨① 做笛子。他把山水杨杆子的心烧空,在必要的地方弄了一些洞孔,在一头做了一个吹口,便做成一支笛子并且调好音可以让你随意吹出悦耳的调子来。他在空闲的时候做出很多笛子,由他认识的货车管理员们替他送到城里市场上去;他靠每支笛子可以拿到两个戈比②。那一天③ 调查团来过之后,他把妻

① 山水杨:英译本作“芦苇的一种”。

② 戈比:或译作“戈贝克”,俄国的铜板,一百戈比合一卢布。

③ 原文作“第三天”,指瓦西里离开道房的第三天。和英译本的“那一天”意思同。

子留在家里,迎接六点钟的晚车,自己拿了一把刀子到树林里去砍点杆子。他一直走到他的地段的尽头(在这个地方铁路转了一个急弯),走下路堤进到山脚下树林里去了。大约有半个维尔斯特远的光景,有一个大的泥沼,在泥沼的四周长着给他做笛子用的上好的灌木。他砍了整整一捆杆子,便动身回家去。他走过树林里面;太阳已经在往下落了;在死一般的静寂中只听得见鸟的叫声和脚下枯枝的破折声。谢明迈着快步子急急地走着,他还没有走多久,就觉得自己听见了在什么地方铁跟铁撞击的声音。谢明走得更快了。这个时候在他的地段里面并没有修路的工作。"这是什么意思?"他想道。他走出树林的边缘——铁路的路堤高高地在他的眼前耸现了;在那上面,一个人蹲在路基上忙着在干什么事。谢明静悄悄地朝着他爬上去。他想大概有人在偷螺旋帽罢。他小心地望着——那个人站起来,手里拿着铁杆;他用铁杆撬起了一节铁轨,把它移到一边去。谢明的两眼发黑;他想叫出来,可是他不能够。他看见是瓦西里,便拚命地跑过去,可是那个人拿着铁杆和螺旋钳急匆匆地朝另一边溜下去了。

"瓦西里·司节潘尼奇! 亲父亲,好朋友,转来罢! 给我铁杆! 我们把铁轨弄好,没有人知道。转来罢,快把你的灵魂从罪孽中救出来。"

瓦西里连头也不回过来,他走进树林去了。

谢明站在撬开了的铁轨前面,他丢开了他那一捆杆子。有一班火车要来了:不是货车,是客车。他手边没有可以用来拦住那班火车的东西:他没有红旗。他不能够把铁轨移回原

处，也不能空手敲进道钉。他必须，绝对地必须跑回道房去，拿一点器具来。“上帝帮助我啊！”他喃喃地说。

谢明向他的道房跑去，跑得喘气了。他跑着——时不时地摔倒。他跑出了树林；离他的道房不过一百沙绳[①] 了，他突然听见了远远的工厂的汽笛声。六点钟。再过两分钟七号车就到了。“上帝啊，救这些无辜的灵魂！”在他的想象中他好像看见了：火车头用它的左轮滚撞在那根撬开了的铁轨上头，震抖起来，向一边倾倒，弄断了枕木，而且就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弯，火车头从十一沙绳高的路堤上摔下去——三等车里挤满了人，还有小孩子……他们现在都坐在那儿，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上帝啊，请指示我该怎么做！……不，要跑回道房再及时地赶回来是不可能的。……”

谢明不再朝道房跑去了，他却回转来，跑得比以前更快。他几乎是没有知觉地在跑着；他自己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一直跑到被撬开的铁轨那儿，他那一堆杆子还放在那个地方。他弯下身子，自己也不知道为着什么。抓起了一根杆子又继续朝前跑去。他觉得火车已经来了。他听见远远的汽笛声；他听见铁轨均匀地、轻轻地颤动起来。他没有气力再跑远了；他就在离那个可怕地点大约有一百沙绳光景的地方停下来：这时候一个思想到他的脑子里来了，好像射进来一线光似的。他揭下他的帽子，从帽子上撕下一块棉布；从靴筒里抽出他的刀来；他在自己胸前划了一个十字喃喃地说了一句：

① 沙绳：俄国尺度名，一沙绳合中国六尺六寸。

"上帝保佑我!"

他把刀戳进他的左膀,在肘拐以上的地方;血淌出来,成了一股红红的热流;他把那块布浸在血里,然后把它摊平,拿它缚在杆子上,于是他的红旗举起来了。

他站在那儿摇他的旗子,可是火车已经看得见了。

司机看不见他,会走近来的。可是一列载重的火车怎么能够在一百沙绳以内停下来呢!

血不停地流着;谢明把伤口的两边压紧在一块儿,想使伤口合拢起来,可是这也不能止血;分明是他把他的手膀割得太深了。他的头开始发晕;许多黑点子在他的眼前飞来飞去;随后就是一片黑暗;他的耳边响起了钟声。他看不见火车,也听不见闹声;他的脑子里就只有一个思想:"我会站不稳,会倒下去,会扔掉旗子;火车会在我身上跑过……上帝啊,帮忙我。……"

他的眼前完全黑了,他的心也空了,他把旗子也扔掉了。可是红旗并没有落在地上:一只人的手抓住了它,迎着走近的火车高高地举起来。司机看见它了,便关上调节器,打倒车。火车停止了。

人们从车厢里跳出来,围成一大群。他们看见一个人失去知觉,躺在血泊里;另外一个人站在他旁边,手里拿着一根缚了一块血污的破布的杆子。

瓦西里朝四面看了看,然后埋下头来。

"绑住我,"他说,"我撬开了一节铁轨。"

一八八七年

一件意外事

一

将近两年来我都没有认真地想过任何一件事情，可是现在我怎么会突然地思索起来了，这一层我是不能够了解的。这不会是那个人使我思想，因为像他那样的男人我见得太多了，连他们的说教讲道，我也听腻了。

是的，除了少数极端冷酷的或者真正聪明的人以外，他们差不多全是永远讲些对他们毫无用处的事，不然就讲到我身上来。他们先问我的名字和我的年纪；过后大半都会做出一种关心的神情说道："难道你就不能够放弃这样一种生活吗？"起初这种事情总是使我烦恼不安，可是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对许多事情我都习惯了。

可是这半个月来，只要是我背着人的时候，只要是我不快活，这就是说我不醉的时候(因为除了喝醉以外我怎么能够高兴呢？)——我就在想。尽管我多么不愿意想，我却不能不去想。我不能够摆脱那些忧郁的念头。只有一个遗忘的方法，就是，到人多的地方去，到闹酒和下流的地方去。于是我也喝起酒，放荡起来。我的脑子糊涂了，我什么事都记不得了。

……以后就好受多了。不过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以前就从来不曾有过呢？——为什么不就发生在我跟过去生活告别的第一天呢？我在这间不干净的屋子里头已经住了两年多了，永远是这样地排遣光阴，常常到各种的饭店和舞厅去，而且在那些时候，我纵然不是真正高兴，我至少却没有想到这上面来。可是现在——却是完全、完全不同了。

这全是多无聊多愚蠢啊！这并非因为我没有地方去的缘故；我不去哪里，只是因为我不想去。我陷在这种生活里面了，我知道我自己的路。我有一次在一本画报上看到一幅画，这画报是我的一个"朋友"带给我的，每回画报上有什么"新鲜"的东西，这位"朋友"就会把它给我带来。在这幅画的中央是一个抱洋娃娃的漂亮的小姑娘，有两排人像围绕着她。在上面的一排人像中起先是婴孩，其次是上学的小姑娘，再其次是贞节的少女，然后是一家人的母亲，最后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太太。在下面的一排人像中起先是一个捧盒子的商店女子，其次是我，再其次也是我，最后又是我。第一个我——就像我现在这个样子，第二个我——拿着一把扫帚在扫街，第三个——还是我——像一个极讨厌极可恶的丑老婆子。然而我不会让我自己走到那个地步。再过两三年，倘使我还能够拖那么久的话，我就会投到御河① 里去的。我做得出，我不害怕。

画这幅画的人一定是个古怪的家伙！为什么他认定一个

① 御河：即彼得堡的加塞林御河。

女学生以后就应当成为贞节的少妇和受人尊敬的母亲和祖母呢？我吗？我也能够在街上卖弄我的法语和德语！并且我也不以为我已经忘记绘图、描花了，而且我还记得“卡吕波索在阿利西斯去后无以自遣”[1]。我也记得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2]，而且我什么都记得。还有那些考试，还有那个可怕紧要关头，就是那一次我做了一个傻瓜，一个糊涂的傻瓜，我居然听信那个自命不凡的浪子的一切热情的蠢话，而且我居然傻到听得非常快乐，还有所谓上流社会的一切的谎话和肮脏行为，这一切我全记得。（我就是从那个上流社会走进我现在用烧酒[3] 使自己糊涂的环境里来的。）……是的，我现在连烧酒也已经喝起来了。“可怕！”我的表姊阿尔加·尼可拉也夫娜会这样地说。

不错，这不是真正“可怕”吗？然而这是我的不是吗？我当时不过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八年来就关在家里，除了那些像我自己一样的少女和她们的各种各样的妈妈以外就没有见过别人，倘使我当时没有遇见我的那个头发梳成加普尔式[4]的“朋友”，却遇到另外一个好人的话，那么一切事情都完全两

① 这一句的原文是法文。这是希腊荷马的史诗《奥德塞》(*Odyssey*)中的故事。阿里西斯是忒洛亚战争中的一个英雄。卡吕波索是一个岛上的仙女，她救了他，留他在岛上住了七年，但他终离开她回家去了。

② 普希金（A.S.Pushkin, 1799—1837）；莱蒙托夫（M.Y.Lermontov, 1814—1841）。二者都是帝俄时代诗人。

③ 烧酒：指俄国的伏特加(Vodka)。

④ 加普尔式：一种男人的发式，把头发向前额梳出来。加普尔是当时著名的歌剧演员。

样了。

可是这个想法多荒唐！难道真的有什么好人吗？难道在我堕落以后或者堕落以前我遇见过一个好人？在我所认识的那许多男人里面就找不出一个我能够不恨的，那么我还能相信有好人吗？在我遇见的那许多人里面有的家里有着年轻的妻子，有的还是“上等人家”的小孩（差不多是小孩——只有十四五岁的年纪！）有的还是秃了头、四肢已经不很灵活的半死的老头子，那么我还能够相信世界上有好人吗？

最后虽然我自己是一个受人轻视的下贱的人，可是我看见那些男人里面有着像那个手臂上[1]刺花字[2]的德国青年一样的人，我禁得住不去恨他们，轻视他们吗？他对我解释，这是他的未婚妻的姓名的简写。他用讨好的眼光望着我说：“不过现在你是我的好人，我最爱的爱人”[3]，过后他又把海涅[4]的诗念一些给我听，热心地说明海涅是德国的大诗人，不过德国还有比海涅更大的诗人，就是歌德和席勒，他还说只有像德国人这样一个伟大而又有天才的民族才能够产生这样的诗人。

我真想抓破他那张生着白眉毛、白睫毛的讨厌的肥脸！

---

① 手臂上：原文是“肘拐以上的一段手臂上”。

② 花字：原文是 Monogram，即将两三个字母组合而成的记号，如姓名的简写略字等等。

③ 这一句的原文是德文。

④ 海涅（H.Heine，1791—1856）及下文的歌德（J.W.von Goethe，1749—1832）、席勒（J.C.F.Schiller，1759—1805）都是德国诗人。

可是我并没有那样做，我倒一口喝光了他给我斟的那杯葡萄酒，把什么事都忘记得干干净净。

我为什么还要去想“将来”，既然我已经把“将来”知道非常清楚？我为什么还要去想“过去”，既然“过去”里面并没有什么比得上我现在的生活的东西？是的，这是真的。倘使今天有人来求我回到那种豪华的环境里去，跟那些头发梳得很美、话说得很漂亮的人一块儿生活，我也不肯回去！我宁愿守着我的职位，死在我的职位上……

是的，我有我的职位，我也是有人需要的，我也是不可少的。不久以前有一个年轻人到我这儿来，他的话一直讲个没完没了，背给我听某一本书里面他记得很熟的整整的一页文章。“这就是我们的哲学家——一个俄国的哲学家——说的话，”他解释道。这个哲学家的话很晦涩难懂，不过却是奉承我，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是“公众欲情的安全门”。……讨厌的字眼！那个哲学家本人一定是一个畜生，不过这个背出这些话来的年轻人却更坏。

然而，不久以前，这一个念头也到我的心里来了。我站在一位官长的面前受审，他拿我在公共场所做伤风败俗的事情这个罪名断我缴纳十五个卢布的罚金。

众人全站着听他宣读他的判决书的时候，我心里想道：“为什么他们大家都用这么轻视的眼光看我？就算是我干着一行肮脏讨厌的生意，一项最可轻视的职业——然而它究竟是一种职业！这个法官也有一项职业。我想我们两个人

都……"

我什么都没有想，我只知道我在喝酒，我忘记了一切，我糊涂了。在我的脑袋里一切都混杂在一块儿——我今晚要在那儿厚着脸皮跳舞的那个叫人厌恶的大厅和这间我只有在喝醉的时候才能够住下去的可怕的屋子。我的鬓骨在跳动，我的耳朵里响着铃子声，什么东西都在我的脑袋里游泳，我的身子仿佛在水上漂着。我想停住，想抓住一件东西，就是一根稻草也好，可是什么也没有，连一根稻草也没有。

我在撒谎！有一件东西！这不是一根稻草，却是一件或许更有望的东西。然而我已经沉落得很深，不愿意伸出我的手去抓住这根"支柱"了。

我想这是八月底光景的事情。我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秋天的傍晚。我正在夏园里面散步，就在那儿认识了这根"支柱"。他并未显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也许有一点好心的爱讲话的脾气。他几乎把所有他的事情和他的朋友都对我讲了。他有二十五岁，他的名字是伊凡·伊凡诺维奇。至于他本人呢，他不好也不坏。他跟我谈天一直谈下去，好像我是他的一个老朋友似的，他告诉我好些他那位长官的故事，而且他服务的那个机关里的同事们走过这儿的时候，他还把他们一一地指给我看。

他向我告辞走了，我也就完全忘了他。然而大约过了一个月以后他又出现了。他瘦多了，还带着郁闷不乐的神情。他进来的时候我看见这张令人讨厌的古怪的脸，竟然小小地

吃了一惊。

“您不记得我吗?”

就在这个时候我记起他来了,我便告诉了他。

他红了脸。

“我以为您也许记不起我了,因为您看见太多的……”

话猝然地中断了。我们坐在沙发上,我坐在一个角上,他坐在另一个角上,仿佛他是头一次到这儿来拜客似的,他坐得端端正正,身子挺得很直,手里拿着他的高帽子。我们这样地坐了好一忽儿。于是他站起来,鞠一个躬。

“再见,娜结兹达·尼可拉也夫娜,”他叹了一口气说。

“您怎么打听出我的名字来的?”我叫起来,我忽然生气了。我在这里用的名字并不是娜结兹达·尼可拉也夫娜,却是叶夫格尼亚。

我非常动气地对他直嚷,把他骇了一大跳。

“不过我并没有一点伤害您的心思,娜结兹达·尼可拉也夫娜。……我从来没有想过或者做过伤害任何一个人的事情。……不过我认识警察局的彼得·瓦西罗维奇,他把您的事情全告诉我了。我本来是要叫您叶夫格尼亚的,可是我的舌头滑了,我就叫出您的真名字来。”

“告诉我您为什么到这儿来?”

他不说一句话,只是悲哀地望着我的眼睛。

“为什么?”我再问一遍,我越来越气愤了。“您跟我有什么关系? 不,您还是不要来的好。我不要跟您做朋友,因为我没有朋友。我知道您是为什么来的! 那个警员讲的故事使您

感到了兴趣。您想——现在有一个稀奇的东西，一个陷到这种生活里面来的受过教育的小姐……您想来救我吗？走开！我不需要什么！我宁愿一个人毁灭，不要……"

我无意间看到他的脸——我便闭了嘴。我看出来每一句话都像一下打击似的在打着他。他并没有说话，可是他的面容使得我住口了。

"再见，娜结兹达·尼可拉也夫娜，"他说，"我非常抱歉，我伤了您，也伤了我自己。再见。"

他伸出他的手来(我只得握了它)。随后他慢慢地走出了屋子。我听见他走下楼梯，我从窗里望见他垂着头用同样慢的摇晃的脚步走过了天井。他走到大门口又掉转身来，朝上望了望我的窗，便走出去不见了。

就是这个人，他是可以做我的"支柱"的。我只要稍微有一点表示，我就可以做一个合法的妻子。一个贫穷然而身家清白的人的合法妻子，并且只要上帝还肯赏赐给我一个孩子的话，我还可以做一个贫穷然而身家清白的母亲[①]。

二

今天叶夫赛·叶夫塞维奇对我说：

"伊凡·伊凡诺维奇，你得听我的话——听我一个老年人现在跟你讲的话。你，我亲爱的孩子，你近来的行为未免有点

① 以上是娜结兹达·尼可拉也夫娜的日记。

糊涂。当心不要传到长官的耳朵里去!"

他讲了许久的话(他是在用迂回的方法慢慢地讲到本题上去),他讲到服务,讲到我们的长官因为官职高应该受到的尊敬,讲到我自己,最后讲到我的这桩不幸的事。我们坐在一家娜结兹达·尼可拉也夫娜和她的朋友们常来的小饭馆里面。

叶夫赛·叶夫塞维奇早已注意到,并且早已从我的口中探出了许多的详情细节。我不能够管制我那根愚蠢的舌头,我把事情全吐出来了,而且我差一点哭了起来。

叶夫赛·叶夫塞维奇发了脾气。

"呸! 你这个老婆子,你这个心肠软的老婆子! 你一个年轻人,一个好的公务员,居然为了那种下贱女人,干出这一切的糊涂事情! 快离开她罢! 她跟你有什么相干? 倘使她是一个正经的清白的女子,那倒不成问题;然而,为着这——倘使我可以这样说的话……"

叶夫赛·叶夫塞维奇甚至于吐起口水来。

在这次的事情之后他常常谈到这个题目上来,(叶夫赛·叶夫塞维奇是真心地怜惜我,替我难过的,)不过他不再对我发脾气了,因为他看出来这使我苦恼。同时,他又不能够长久控制自己,虽然他起初总是用迂回的方法转弯抹角地谈到这个题目,可是他终于达到这一个结论:应当不再干这种糊涂事情等等。

而且严格地说来,我也同意他每天对我讲的那些话。我自己不知道也想过多少次应当不再干这种糊涂事情了。是

的，不知道有多少次！而且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刚刚这样想过之后我就走出屋去，我的脚把我带到了那条街上……她来了，擦胭脂，画眉毛，穿一件天鹅绒的皮大衣，戴一顶海豹皮的帽子，她对直朝着我走来，我连忙走到街的那一面去，为着要跟在她后面不让她觉察出来。她一直走到街角，然后掉转身子，老着脸皮望着行人，有时候也跟他们讲几句话。我在街的另一面跟着她，努力不要让她的面影在我眼前失去，我绝望地注意望着她那小小的身姿一直望到某一个……流氓走到她面前跟她讲话的时候。她回答了他，转过身子跟他一块儿走了，……我也跟着他们。倘使路上撒满了尖利的针，也不能使我比现在更痛。我只顾走着，除了两个人影以外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

我并不注意我是到哪儿去，我只顾往前走，瞪着眼睛，朝过路人身上撞去，自己也受到别人的责备，咒骂，和推挤。有一回我还把一个小孩撞倒在地上。……

他们朝右转弯，过后又向左转弯，他们走进那道小门，到了天井里面。她先进去，他在后面跟着。由于一种古怪的礼节，差不多总是他让她走。然后我跟着进去。她的房间里那两扇窗是我非常熟习的，有一所带干草棚的小屋正立在那窗户的对面。有一段窄小的铁梯通到干草棚，顶上是一个没有栏杆的小小的平台。我在这个平台上坐下来，定睛望着那放下了的白色窗帘。……

今天虽然是个严寒的日子，我还是守在我这个可怕的岗位上。我冻得全身麻木了。我的脚完全失去知觉，可是我仍

旧站在那儿。我的脸上冒着气，我的胡须都冻住了，我的双脚渐渐冻僵了。人们不断地从这个天井里进出，可是并没有注意到我，而且他们常常大声谈笑走过我旁边。从街上传来醉汉的歌声（这是一条花柳街），互相咒骂声，看门人① 铲雪时铁铲在人行道上起的响声。这一切的声音都进了我的耳朵，可是我并不去管它们，我也不去管那种使我的脸和我的麻木的腿发痛的寒气。所有这一切，这声音，我的脚，和这寒气似乎都跟我离得很远，很远。我的腿痛得厉害，可是我的心痛得更厉害。我没有勇气到她跟前去。难道她知道世界上有一个男人只想跟她一块儿坐在一间屋子里头，单单看看她的眼睛，连她的手也不碰一下，就认为这是无上的幸福吗？难道她知道有一个男人甘愿把自己投进火里去，只要这能够帮助她走出她陷在里头的地狱来，而且倘使她愿意走出这地狱的话？可是她并不愿意。……而且我直到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她不愿意。我不能相信她已经堕落到不可救药了。我不能相信这个，因为我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了解她，因为我爱她，爱她。②

伊凡·伊凡诺维奇把他的肘拐放在桌上，脸埋在他的手臂里，身子一阵一阵地在打颤，茶房走到他跟前来，轻轻地拍他

① 看门人：当时俄国每一所房屋都有一个或几个看门人，他们的任务是劈柴、搬柴等等，也得负责打扫房屋前面一段人行道和街道，以及帮忙警察监视房客等等。

② 以上是伊凡·伊凡诺维奇·尼基丁的日记。

的肩头。

“尼基丁先生。您不可以这样做……当着众人们的面……老板会大惊小怪的。尼基丁先生！请您起来。您在这儿不可以这样做。”

伊凡·伊凡诺维奇抬起他的头，望着茶房。他一点儿也没有醉，茶房看见他的悲伤的面容，马上就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并没有什么，西孟——没有什么。给我一瓶烧酒。”

“您还要别的什么吗?”

“别的什么？一个酒杯。给我来一个大瓶。这就是你要的东西，把酒钱给我付清，再留两个二十戈比的银币给你自己。过一点钟叫一部马车把我送回家去。你知道我住的地方吗?”

“我知道……。不过，先生，请问您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显然是不能够了解。在他做茶房的长时期的经历中要说像这样的经验，这还是头一次。

“不，等一下；还是让我自己去办好些。”

伊凡·伊凡诺维奇走到廊上去，穿上他的大衣，走到街上，然后弯进一家酒窖去，那个酒窖的矮矮的玻璃橱窗被煤气灯照得雪亮，窗里有贴着各种颜色标签的酒瓶，它们是很雅致地陈列在一层青苔上面的。一分钟以后他拿着两瓶酒出来，走回他住的地方去，到了那间带家具出租的屋子，他便把自己锁在里面。

三

我又忘去了一切，而我又醒了过来。三个星期的不间断的放荡生活！我怎么受得了这个？今天我的头，我的骨头，我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在发痛。懊悔，无聊，还有那些没有结果的，折磨人的翻来覆去的思想！只要有人来就好！

好像在回答我的思想一样，门上起了一声铃响。“叶夫格尼亚在家吗？”“在家，请进来，”我听见厨娘的声音这样地回答了。于是一阵不平稳的、急迫的脚步声在走廊上响了起来，房门突然开了，伊凡·伊凡诺维奇从门外进来。

他完全不是两个月以前来看过我的那个胆小害羞的男人了。他的帽子歪戴在一边，他打了一根颜色鲜艳的领带，还带着一种傲慢自负的表情。他的脚步摇晃不定，而且他带着很强烈的酒气①。

娜结兹达·尼可拉也夫娜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您好？”他开始说。“我是来看您的。”

他在门边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不摘下帽子，也不脱去大衣。她不说话，他也不讲什么。要是他没有醉，她倒会找出话来说，可是现在她的心已经乱了。她正在想着应当怎样做的

① 以上是娜吉兹达·尼可拉也夫娜的日记。

时候，他又说话了。

"娜吉亚[①]！你看，我来了……我有权来！"他突然大声说，笔直地挺着身子站起来。他的帽子落下来了，他一头黑发凌乱地盖在他的脸上，他的两眼放光。他的整个面容都露出癫狂的表情，使得娜结兹达·尼可拉也夫娜一下给骇住了。

她勉强跟他温和地讲话。

"听我说，伊凡·伊凡诺维奇，倘使您下一次来，我会很高兴的，您现在回家去罢。您已经喝得太多了。好好地听话，回家去。等您酒醒了再来看我。"

"她给骇住了，"伊凡·伊凡诺维奇半自语地喃喃说，他又在椅子上坐下来——他柔顺了！"可是你为什么赶走我？"他又粗暴地说。"为什么？我是由于你的缘故才喝起酒来的；我以前一直是清醒的！告诉我为什么你要把我拉到你跟前来？"

他哭了。醉后的眼泪使他的咽喉哽塞，泪水沿着面颊流下来，落到他那因抽泣而扭歪的嘴里。他几乎说不出话了。

"别的女人都会认为给人带出这个地狱是一桩幸运。我愿意像一只牛一样地给您做事情、当奴隶。您可以无忧无虑、安安静静、光明正大地过日子。告诉我，我做过什么事情会让您这样地恨我？"

娜结兹达·尼可拉也夫娜不作声。

"您为什么不作声？"他嚷起来。"说吧，请您说几句

① 娜吉亚：娜结兹达的爱称。

话！——随便您高兴说什么都成，只是请您说几句话。我醉了——这是真的。……倘使我没有喝醉，我就不会到这儿来。您知道我清醒的时候我多怕您吗？您可以随便叫我做任何事情。您叫我偷，——我就偷。您叫我杀，——我就杀。您知道这个吗？自然您是知道的！您聪明，什么事都明白。倘使您不知道这个……娜吉亚，娜吉亚，我心爱的人，可怜我罢！"

他跪倒在她面前。可是她坐着不动，身子靠着墙壁，头朝后仰，两只手藏在背后。她定睛望着远处。她看见了什么吗？她听见了什么吗？她看见这个男人跪倒在她的脚跟前哀求她的爱情，这时候她有什么样的情感呢？怜悯吗？轻蔑吗？她想怜悯他，可是她觉得她不能够。他只引起她的厌恶。而且他在这种可怜的状态里面——又醉，又脏，还做出下贱的样子在哀求，他还能够引动人们的别的情感吗？

他已经有几天不去上班工作了。他每天都喝酒。他在酒里找到了安慰以后，便不常去跟踪他的热情的对象了，他整天坐在家里喝酒，设法鼓起勇气到她那儿，把所有的事全告诉她。他要对她讲些什么话，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我要把什么事都告诉她，我要把我的灵魂打开给她看，"他的酒醉的头脑里忽然起了这一个念头。最后他下了决心，他到这儿来了，并且说话了。就是在这种混沌糊涂的酒醉状态的中间，他也明白他在这儿说的话、做的事一点儿也不能引起她对他的爱，可是他仍然继续说下去，他觉得他多说一句话，他就往下落得更低、更低，而且把他颈项上的套索也拉得更紧、更紧。

他讲话讲得长而且不连贯。他的话越讲越慢，最后他的

酒醉的发肿的眼睑闭上了,他把头仰靠在椅背上,他睡着了。

娜结兹达·尼可拉也夫娜还是照先前那样地坐着,茫然地凝望着天花板,用她的手指头弹着糊壁纸。

"我在替他难过吗?不。我能够给他做什么呢?嫁给他?我敢吗?这不是跟出卖我自己一样吗?是的——不,这倒更不好!"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更不好,不过她觉得会是这样。

"现在,我至少是坦白的。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打我。我不是已经受过了侮辱吗?可是那个时候怎么会好些呢?还不是一样的堕落?只是不像那么坦白罢了。现在他坐在这儿睡着了,他的头向后仰着。嘴张开,脸白得跟死人一样。他的衣服全脏了。他一定是在什么地方摔了跤。他的呼吸声多响……有时候他甚至发出了鼾声。……是的,不过这些都会过去的,他也会再成为一个有自尊心的正派人。不,不是这样。我觉得倘使我让这个人占了我的上风的话,他会拿过去的回忆来折磨我……这是我忍受不了的。不,我还是要照我现在这样……是的,这也不会太久的。"

她拿了一条披肩搭在肩膀上,走出去,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伊凡·伊凡诺维奇被响声惊醒了,用茫然的眼光朝四面看了看,觉得在椅子上睡觉不舒服,便吃力地一歪一拐走到床前,倒在床上,昏沉地睡去了。到了晚上他才醒过来,他觉得头痛,不过人却是清醒的,他看出来自己睡在什么地方,便逃走了。

我走出屋来并不知道要到哪儿去。[1] 天气不好。是郁闷的阴天。一阵湿雪落在我的脸上和手上。还不如留在家里好，可是我能够跟他一块儿坐在那儿吗？他一定要走到毁灭的路了。我有什么办法挽救他呢？我能够改变我对他的感情吗？我一想到这个，我的整个灵魂，我的整个内心都起反感而且愤激不安。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愿意利用这个机会结束这种可怕的生活，使我永远脱离这梦魇。万一我跟他结婚又怎样？一种新的生活，一些新的希望……我究竟还怜悯他，这种怜悯心当然也会变成爱情的？

然而不！现在他甘愿舐我的手，可是以后他就会把我踏在脚底下对我说："你还要反对我，你这下贱的东西！你从前看不起我！"

他会说这样的话吗？我想会的。

有一个拯救我的方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早已打定好主意了，而且我想我最后会用它的。不过我觉得现在要用它未免太早。我太年轻。我觉得我还有很多的活力。我想活，想呼吸，想感觉，想听，想看。我想看天空和涅瓦河，哪怕就只有很少的几次也好。

码头在这儿。一边是大楼，另一边是——发黑的、结了冰的涅瓦河。冰不久就会融解，那时河也会成为蓝色了。对岸的公园也在发绿。那些小岛也盖上了绿叶。虽然这是彼得堡的春天，但这究竟是春天啊。

---

① 这以下全是娜结兹达·尼可拉也夫娜的日记。

我突然记起了我最后的一个快乐的春天。我那时还是一个七岁的小女孩，跟我的父母一块儿住在乡下，住在草原上。他们不大管我，我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到处跑。我还记得在三月初河水带着融化了的雪一路上发出响声顺着溪沟流去，草原的颜色也渐渐地加深了，空气变得非常好，潮湿而令人爽快。起初是小山顶上的小草渐渐变绿，让人把山看得更清楚了。随后整个草原都变绿了，虽然沟里和谷里还有些积雪。很快地，就在几天里面，一丛一丛的芍药长出来了，它们简直就像是早已发芽生长，现在才突然从地里冲出来一样，在它们上面开放着鲜艳、美丽的红花。云雀开始在歌唱了。

上帝啊！我究竟做过了什么事情要我在这人世还堕入地狱里面呢？我所身受的一切的确比任何地狱都更坏！

码头的石级一直通到一个在冰上开的洞孔。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逼着我走下这些石级去看河水。然而这不是太快吗？当然是太快了。我还要等一下。

然而站在冰上洞孔的又滑又湿的边缘上一定很愉快罢。要滑脚跌进水里去一定也是非常容易的。只不过是寒冷罢了。……只要一秒钟的工夫——我就会浮在冰底下顺流漂走了。我会用手、脚、头、脸跟上面的冰疯狂地乱打一阵。要知道阳光是不是能够穿过冰射下来，这倒是一件有趣的事。

我不动地站在洞孔旁边，我站了许久，结果我到了一种什么也不想的境地。我的脚早已湿透了，然而我还是不离开这个地方。风并不冷，可是它透澈了我的骨髓，使得我浑身打颤；不过我仍然站在那儿。倘使不是有人在码头上面大声唤

我的话，我不知道这情形还要继续多久。码头上面大声唤着：

“喂，太太！ 小姐！”

我没有回过头去。

“小姐，请您回到人行道上面来！”

在我后面有人走下石级来了。除了人拖着脚走下铺沙的石级的声音以外，我还听见一种不大清楚的响声。我回过头去。下来的是警察，我听见的是他的指挥刀的响声。他看见了我的脸，他脸上的尊敬的表情突然就变成一种粗鲁无礼的傲慢表情了。他走到我面前，捉住了我的肩头。

“走开，你！ 到处都有你这类的人。你倒会傻到跳进洞孔里头去，那么我就要因为你的缘故丢掉我这个差使了。”

他看见我的脸，知道了我是什么人。

四

一切都跟从前一样。要一分钟不感到忧郁，也不可能。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忘记呢？

安鲁席加给我带来了一封信。是谁写来的？我很久没有接到任何一个人的信了。

娜结兹达·尼可拉也夫娜女士：

我虽然很明白您一点儿也不喜欢我。可是我仍然相信您是一个很好的小姐，您不会愿意伤害我的。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我最后一次请求您来看我，因为今天是我的

命名日。我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我恳求您来。我向您保证我绝不会说一句使您不高兴或者得罪您的话。请您可怜您的忠诚的

伊凡·尼基丁。

再者：——我想到我最近在您的屋子里的行为就不能不惭愧。今天六点钟来罢。我把我的住址附在信内。

伊·尼。

这是什么意思？他居然有勇气写信给我。这里面一定有别的道理。他想怎样对付我呢？我要不要去？

要不要去？——这是很难决定的。倘使他想把我引进一个圈套，不是杀死我就是……不过要是他杀死我也好，那么一切都解决了。

我要去。

我要打扮得更简单，更素净，洗去我脸上的脂粉。这倒会使他更高兴。我要把我的头发梳成更朴素的样式。我的头发已经落了好多了！我梳好头，穿一件黑呢衣服，戴上白领子和白袖口，披一条黑围巾，然后走到镜子前面去看我自己。

我看见镜子里面的女人跟那个在咖啡店里跳下流舞跳得很好的叶夫格尼亚完全不像，我差一点要哭出声来了。她不是那个不知羞耻的、擦脂涂粉、画眉、画眼睫毛、梳着时髦的高高的假髻的娼妓了。这个憔悴、痛苦、脸色惨白、带着忧郁表情、生一双大的黑眼睛、眼睛上有黑眼圈的女人是一个完全新的人——这不是我了。不过这也许是我。而那个大家都看

见、大家都认识的叶夫格尼亚倒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它在嘲笑我，压迫我，杀我。

我真的哭了。我哭了很久，哭得很伤心。从我小时候起，人们就让我相信：人哭过后便会好过些，然而这不可能是对所有的人全适合，因为我并不觉得好过，却反倒更难过了。每一声呜咽都使我心酸，每一滴眼泪都是痛苦的泪。对那些仍然存着得到安宁、得到救助的希望的人这种眼泪也许可以给一点安慰；可是我有什么希望呢？

我揩干了我的眼泪，出去了。

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他的住处，芬兰女用人把伊凡·伊凡诺维奇的房门指给我。

"我可以进来吗？"我问道。

屋子里起了匆匆关闭抽屉的声音。"进来！"伊凡·伊凡诺维奇连忙大声应道。我进去了。他坐在一张写字台前面，正在封好一个信封。他看见我连一点喜色也没有。

"您好，伊凡·伊凡诺维奇！"我说。

"您好，娜结兹达·尼可拉也夫娜，"他答道，站起来，伸出手给我。等到我把手伸出去的时候，他的脸上突然现出一种喜爱的表情，但马上又看不见了。他又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甚至于露出严厉的表情。"谢谢您来。"

"您为着什么找我来？"我问道。

"啊呀，您一定知道我多么想看见您！然而这对于您却是一个讨厌的话题。"

我们坐下来,都不作声。芬兰女用人送进来一个沙莫瓦尔(茶炊)。伊凡·伊凡诺维奇给我一点茶叶,和糖。过后他放了一点果酱、饼干、蜜饯和半瓶酒在桌子上。

"请您原谅我的这种'款待',娜结兹达·尼可拉也夫娜。也许这叫您不高兴,不过您不要生气。我恳求您沏好茶,给我们斟上。请吃点东西——蜜饯和酒在这儿。"

我便担任起女主人的职务来,他坐在我对面,特地把他的脸藏在阴影里,他定睛地望着我。我觉得他的眼光定在我的脸上,我觉得我的脸发红。

我把眼睛抬起一忽儿,但马上又埋下了它们,因为他一直在注意地看我的脸。这是什么意思?不用说,这个环境,我这一身素净的黑衣服,而且这里没有那些不知羞耻的人,也没有无聊的谈话——这一切并不曾给我很大的刺激,所以我又变回到像两年前的我那样的一个端庄而带娇羞的少女了。我烦躁起来,我在生我自己的气。

"请您告诉我,为什么您这样鼓起眼睛死死地望着我?"我费力地然而勇敢地说。

伊凡·伊凡诺维奇跳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娜结兹达·尼可拉也夫娜,不要像一般人那样。我只求您像您来的时候那样地再待一点钟。"

"不过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把我找来。不用说绝不会是单单为了您好坐着望着我不说一句话的。"

"是的,娜结兹达·尼可拉也夫娜,只是为了这个。这至少不会使您感到任何特别的麻烦,可是望着您——我最后一次

望着您，我却会得到安慰。您这样打扮地到我这儿来，您真是太好了。我倒没有料想到这个，因此我更加感激您。”

“不过为什么是最后一次呢，伊凡·伊凡诺维奇？”

“我要走了。”

“到什么地方去？”

“到远地方去，娜结兹达·尼可拉也夫娜。今天也并不是我的命名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那样写。我不过想再看见您一面。起初我打算出去，在街上等着遇见您，可是后来我却决定请您到这儿来。谢谢您居然来了。愿上帝赐给您幸福！”

“我的前途并没有什么幸福，伊凡·伊凡诺维奇。”

“不错，这是真的，您并没有什么幸福。可是您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您的前途是什么……”他的声音颤抖起来了。“我倒好得多，”他又添上一句，“因为我要走了。”他的声音抖得更厉害了。

我说不出地替他难过起来。难道我过去对他就只感到厌恶吗？为什么我那么粗暴无情地赶走了他呢？可是现在后悔已经太迟了。

我站起来，开始穿我的衣服。伊凡·伊凡诺维奇好像被刺痛了似的跳起来。

“您就要走了吗？”他用激动的声音问道。

“是的，我得走了……”

“您得走？……又到那儿去吗？娜结兹达·尼可拉也夫娜！是的，还是让我现在马上杀死您好些！”

他低声说出这句话，一边抓住我的一只手臂，一边瞪着眼

睛,拿痛苦的眼光望着我。

"是不是这样要好些? 告诉我!"

"不过伊凡·伊凡诺维奇,您知道您会为这桩事给充军到西伯利亚去的。我绝不愿意有这种事情。"

"到西伯利亚去! ……您以为我单是因为害怕给充军到西伯利亚去,就不能杀死您吗? ……不,并不是这个缘故……我不能杀死您因为……然而我怎么能够杀死您呢? 我怎么能够杀死您呢?"他哽咽地喃喃说。……"我……"

他捉住我,把我当作小孩似的举了起来,紧紧地搂住我,不停地吻我的脸,我的嘴唇,我的眼睛和我的头发。然后跟他刚才这一切动作同样来得突然地他把我放下来,急急地说:

"好啦,您去罢! ……请原谅我,不过这是头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不要生我的气。去罢,娜结兹达·尼可拉也夫娜!"

"我不生气,伊凡·伊凡诺维奇……"

"去吧! 去吧! 谢谢您到这儿来。"

他送我到房门口,马上就把门锁上了。我走下楼去。我比来这里以前更不好过了。

让他走开,让他把我忘掉。我要留在这儿,活过我这一生。再也不要感伤了。我要回家去。

我加快我的脚步,我开始在想今晚上我得穿什么衣服,并且到什么地方去。我的这段传奇性的故事就这样地结束了,这不过是在滑脚的路上暂时的停留罢了! 现在我要毫无阻碍地堕落下去……

"然而倘使他的意思是现在自尽呢?"我突然觉得从我的

心里发出来这样的声音。我站住了，好像骇呆了似的。我的眼睛发黑，背脊上起了一阵冷颤。我不能够呼吸了。……是的，这个时候他正在自杀！他用劲关上抽屉——原来他正在看一支手枪。他写了一封信……又说最后的一次。……快跑！也许我还来得及。上帝啊！阻止他罢！上帝！把他给我留下来罢！

一种奇怪的死的恐怖抓住了我。我好像着了魔似的拚命往回跑，在过路人中间穿来穿去。我不记得我是怎样地跑上楼去的。我只记得那个给我开门的芬兰女用人的脸上的茫然的表情。我记得那个有一排房门的阴暗的长廊。我记得我怎样扑到他的房门上去；可是我刚抓到门上的把手，房里就起了一声枪响。人们从四面八方跑出来，我觉得一切都在我周围旋转，人啦，走廊啦，房门啦，墙啦。我倒了下去……我的脑子里的一切也都在旋转，随后就完全消失了……

军官和勤务兵

“把衣服脱掉！”医生对尼基达说，尼基达正呆呆地站在那儿，不转睛地望着前面。尼基达骇了一跳，连忙去解他的衣服上的钮扣。

“朋友，快一点儿！”医生不耐烦地大声叫起来；“你看得见这儿还有一大堆你这样的人。”

他指着屋子里的一大群人。

“转过身去！……你昏了吗？”那个担任量身体的班长在旁边帮忙地接嘴说。

尼基达动作得更快，他马上脱去他的衬衫和裤子，完全赤裸地站着。过去在某一些时候和某一些地方，有一些人常常说，世界上再没有比人体更漂亮的东西，然而要是第一个说出这种话的人活在七十年代①，并且看见了这个裸体的尼基达，他一定会把他的话收回去。

在兵役委员们的面前站着一个小伙子，他有一个跟他的身子不相称的大肚皮，这是他的祖先们由于好几代都只吃杂

① 指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

粮① 的缘故给他留下来的一份遗产;此外还有一对枯瘦的长胳膊,再配上一双又黑又大的多节的拳头。他那段难看的长长的上身下面生了一对膝头向外弯的短腿,他的整个身子上面顶着一个脑袋……这是一个怎样的脑袋啊! 脸骨大得超过了头盖骨。他的前额又窄又低,他的眼睛没有眉毛,也没有眼睫毛,它们不过比一条缝稍稍大一点儿。在他那张扁平的大脸上孤单单地安放着一根圆圆的小鼻子,这根鼻子虽然生得高,可是它不但没有给他脸上添一种高傲的表情,而且反倒使他的脸更带可怜相。嘴恰恰跟鼻子相反,它大得很,看起来简直是一个不像样子的裂口,虽然尼基达已经到了二十岁,可是嘴上连一根胡须也没有。尼基达站在那儿,头埋下,肩膀向前,两只胳膊像鞭绳似的垂在腰间,一双脚稍微朝里。

"猴子,一个十足的猴子!"一个相当肥壮、举止活泼的上校说,他是兵役委员会里的军方首脑,他正俯着身子向一个瘦削的年轻人讲话,这个年轻人长了一部漂亮的胡须,是地方自治会的一位委员。

"这是达尔文学说的一个很好的说明,"地方自治会的官员喃喃地说;上校大声表示他同意这个意见,随后就转身去望医生。

"啊,他自然合格! 他身体结实,"医生回答道。

"只是他不会到禁卫军去,哈,哈,哈!"上校说着,没有恶意地大笑起来;然后他掉转头向着尼基达,用平稳的声音添上

① 原文是"好几代没有尝到了纯粹的面包。

一句:“两个星期以后来报到。”接着:“下一个人,巴尔分·谢米诺夫,把衣服脱掉!”

尼基达慢慢地穿起衣服来;他的胳膊和他的腿乱成一团,它们不肯听他指挥。他不停地跟他自己小声讲话,可是他究竟在讲什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明白他们已经宣布他服兵役合格,并且在两个星期以后他们会把他从家里拉开,让他在外面过几年。他的脑袋里装的就只有这个,而且只有这个念头穿过了那种拿他包围在里头的混乱和昏迷。最后他居然有办法叫他的胳膊服从了,他束好了腰带,走出了这间检查体格的屋子。一个六十岁光景的弯腰拱背的小老头儿在过道上迎着他。

“他们取上了你吗?”他问道。

尼基达没有回答,老头儿知道他合格了,便没有再问下去。他们走到了街上。这是一个下霜的晴天。一群农人、农妇站在那儿等待着。许多人在顿脚、在拍打胳膊想保持身体暖和。雪在他们的树皮鞋和靴子下面轧扎轧扎地响,他们的包着头布的脑袋上正在冒气,而且那些把他们从四郊的村子里带进城来的毛蓬蓬的小马也在冒气。

从这个小城的烟囱里出来的烟正在上升,成了一些又直又高的圆柱。

“伊凡,他们取上了你的那位吗?”一个老年人问道,这是一个看起来倒很结实的农人,他穿了一件新的熟皮的上衣,戴了一顶大的羊皮帽子,登了一双上等的靴子。

“他们取上他了,伊里亚·沙威里奇,取上他了。上帝的意

思是要教我们受这个损害。”

“那么你现在怎样办呢?”

“还有什么办法呢?上帝的意思……家里有个帮手,现在他走了……而且……”

伊凡用他的手做了一个姿势。

“你本来应当早一点拿他过继的,”伊里亚·沙威里奇带着坚信的样子说,“那么他就会救下来了。”

“谁又早知道呢?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他是代替我的儿子的,而且又是家里头的唯一的帮手……我想,为了这个理由老爷一定会答应了。可是他说:‘不,不,不可能,因为这是法律。’我说:‘大人,这怎么能够是法律呢,他的妻子刚生小孩啊?而且,大人,’我又说,‘我不能够,一个……’他说:‘不,我们不管这种事,根据法律,照现在的情形来说,他是个孤儿,又只有一个人,所以他必须服兵役。’他又说:‘他有妻子,有儿子,这是谁的错呢?倘使他打定主意在十五岁上结婚——’我想对他解说明白,可是他不肯听我的话,他却发起脾气来。‘走,走开,’他说,‘即使没有你来打扰,我们的工作也已经够多了……’有什么办法可想呢?……上帝的意思。”

“你的那位是一个沉静的小伙子吗?”

“是的,又沉静,又勤劳,我从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争论的话。伊里亚,我对你说……他待我比一个儿子还孝顺。这就是教我们伤心的地方。……上帝差了他来,上帝又把他带走了。……再见,伊里亚·沙威里奇;你的那位呢,他们就要检查他吗?”

"这要看衙门里人的意思……不过他们不能够说我儿子合格。他是个瘸子。"

"这是你的幸福,伊里亚·沙威里奇。"

"啊,可是你这话是怎么说的!讲这种话你不害怕吗?啊,啊,'幸福,'说一个儿子生下来腿残废是'幸福'。"

"嗯,伊里亚·沙威里奇,结果显出来是有好处的;他会永远留在家里。再见,祝你健康啊。"

"再见,朋友……还有那笔小借款怎么样?你忘了吗?"

"不会的,伊里亚·沙威里奇……那是——目前办不到啊。这只是一个小数目;你可以等的,我们现在正碰到这样的灾难。……"

"好的!好的!我们下回再谈它吧。再见,伊凡·彼得洛维奇。"

"再见,伊里亚·沙威里奇,祝你健康啊。"

尼基达在这个时候解开了拴在桩上的马,跟他的寄父一块儿坐到雪车里面,动身回家去了。从这儿到他们的村子得走十五个维尔斯特。那匹小马勇敢地朝前走着,一路上用它的蹄子抛起雪球来,雪球在飞的时候散开了,阵雨似地落在尼基达的身上。可是尼基达默默地躺在他的寄父旁边,拿他的羊皮紧紧裹着身子,不说一句话。老头儿对他讲了两次话,都没有得到他的回答。他好像化成了石头一样,不转睛地呆呆望着雪,仿佛在雪里头找寻他在兵役委员会的屋子里忘了的什么东西似的。

他们回到村子里,立刻就到他们的小屋去,报告消息。这

份人家除了两个男人以外，还有三个女人，和伊凡·彼得洛维奇的去年死去的儿子留下来的三个小孩，她们伤心地哭起来。

尼基达的妻子卜拉司科维亚昏厥了。女人们整整哭了一个星期。尼基达是怎样度过了这个星期的，就没有人知道了，因为在这几天里头他始终是一声不响，他的脸上也一直保留着那一副顺从的断念的表情。

这一切终于完结了。伊凡·彼得洛维奇把这个新兵带进城去，亲自把他交到入伍处。两天以后尼基达给编在一队新兵里面，踏着雪顺着大路出发到省城去了，他服役的那个联队就驻扎在省城里。他穿了一件短短的新的短皮袄，一条厚厚的黑料子的裤子，和一双新的毡靴，头上戴了一顶帽子，手上还有一双单是大拇指跟别的指头分开的手套。在他的行李袋里面除了两套换洗的衣服和一些馅饼外，还有一张用手帕小心地包着的一个卢布的钞票。这一切全是他的寄父伊凡·彼得洛维奇给他的，伊凡·彼得洛维奇又向伊里亚·沙威里奇借了一笔钱来给尼基达准备行装。

尼基达显露出来他是一个很差的新兵。那个负责教他初步操练的教官简直拿他没有办法。教官把一切想得到的解释全对尼基达用过了，这里面自然也包含着拳打脚踢，可是他的学生连那个并不困难的排成四列纵队的问题也没有完全弄清楚。尼基达的穿上军服的身形也显得非常难看。他的前面突出一个大肚皮，而且在他努力把肚皮缩进去的时候，他又把胸膛挺出来，同时拿整个的上身向前俯着，做成了一个像要把他

脸朝下摔倒在地上的角度。任凭首长们怎样打尼基达，他们要把他造就一个最普通的军人也没有办法。在全连操练的时候，连长把尼基达臭骂了一通以后，还要"申斥"班长，班长又要来痛骂尼基达。对他的处罚是额外的"杂务"。可是不到多久班长就猜到了对于尼基达这并不是处罚，这倒是一种娱乐。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工人，搬柴、挑水、照料仓库，特别是打扫营房(这就是不停地用一根湿的拖把去拖地板)的职务正合他的胃口。无论如何，在做这种工作的时候他可以不去想怎样才不会走错脚步，怎样才不会听见长官发出"向右转"的命令反而向左边转过去的事情了，而且他平时最害怕的就是关于被士兵们称为"学问"的那种奇妙知识的一些怕人的问题，例如"士兵是什么?""军旗是什么?"等等，现在他完全免掉它们的纠缠了。

尼基达知道得很清楚军旗是什么东西。他准备着以最大的热心来执行他的士兵的义务和职务，而且他倒会牺牲他的性命保卫军旗，但是要他完全照书上写的那样一字不错地背出军旗的定义来，却是他办不到的了。

"军旗是……它军旗，军旗……"他总是这样地喃喃说，拚命挺直他的难看的身子，伸出他的下巴，眯起他那对连一根睫毛也没有的眼睛。

"笨蛋!"那个教课的害肺病的班长就会大声嚷起来。"我是在教你认字吗？你说我还得跟你麻烦多久？你这傻瓜！你这蠢货！呸！……你说我应当给你重复多少遍？现在跟着我念——军旗是一面神圣的旗帜。……"

尼基达要把这几个字重念一遍也不成。班长的那副恐吓的面貌和他的吼声已经把尼基达骇呆了。他的耳朵里响起了铃子的声音，许多颗星星在他的眼前跳舞。军旗的定义他一点儿也没有听进去；他的嘴唇动也不动一下。他站在那儿一声不响。

“说啊；他妈的！军旗是一面神圣的旗帜。”

“军旗，……”

“嗯？……”

“……旗帜……”尼基达声音打颤地继续说，眼睛里包了一眶泪水。

“是一面神圣的旗帜！”发了脾气的班长大吼道。

“神圣它……”

这时候班长就会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地冲来冲去，一面吐痰，一面咒骂，而尼基达却完全沉默地站在原地方，并且连姿势也不改变一下，他只是拿眼光跟随着他的上司。这些像骤雨一样落在他的身上的咒骂和诨名并没有使他狼狈、难过，教他真正伤心的倒只是他办不到他的上司吩咐他做的事情。

“三天额外的职务！”这位疲乏不堪的班长用一种吼哑了的声音喘息道，尼基达在这时候就会感谢上帝使他至少在短时期内免掉了那个可恨的“学问”和操练了。

后来人们发觉这种处罚不但没有使尼基达感到痛苦，反而给了他真正的快乐，他们便拿他拘禁起来。首长们用尽了一切的方法都没有能够把这个不幸的人改造得了，最后他们

只好放手不管他了。

"对伊凡诺夫实在无法可想,"上士每天早晨向连长报告的时候,他差不多总要加上这句诉苦的话。

"伊凡诺夫的事情吗？……啊,不错。让我想想看,他在干些什么事情?"上尉连长会发出这样的问话,他穿着睡衣坐在那儿,慢慢地从一个放在电镀茶托里的玻璃杯中喝一两口茶,一边又抽起一根纸烟来。

"报告官长,他没有干事情;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干。讲起来,他这人倒是很沉静的,只是他什么也不懂。"

"想点办法试试看,"上尉连长会沉吟地说,他一面吐起烟圈儿来。

"报告官长,我们已经试过了,可是毫无结果。"

"唔！我拿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你至少得承认我不过是一个平常人,我不能够弄出奇迹来。嗯？那么,笨蛋,给他想点办法……滚出去!"

连长听惯了班长每天的关于尼基达的诉苦话,也终于听得厌烦了。

"不要再讲你的伊凡诺夫!"他吼起来。"不必再想去教育他;放弃他罢。随你高兴怎样对付他好了,只是不要把他带到我跟前来。"

班长又在设法想把尼基达·伊凡诺夫调到"雇用"兵的连里去,可是"雇用"兵已经太多了。他又想把尼基达派去做勤务兵,也没有成功,因为所有的军官都有了勤务兵了。这以后营里面的一切龌龊的工作都派给尼基达去做,也不再有人打

算把他训练成一个兵了。他就这样地过了一年，一直到新任的副官司节别尔科夫二级中尉来就职的时候。

尼基达被派作他的“长期的传令兵”——照普通的说法，就是他的勤务兵。

尼基达的新主人亚历山大·米海罗维奇·司节别尔科夫是一个非常和善的普通身材的年轻人，下巴剃得光光，蓄着漂亮的尖尖的唇须，他时不时地带着骄傲的感觉用他的左手轻轻去抚摩它。他刚刚从军官学校毕业出来，他在校的时候并没有显露出对于学问的特殊的爱好，可是他却把操练记得很熟。他对他的现在的位置非常满意。过去他受着学校当局的严格的监督，靠着官费在学校里念了两年书，在那时期中他并没有一个朋友，可以让他在假期内去拜访，好给他消除学校里那种兵营生活的单调，而且他身边又没有一文自己的钱，可以让他花在娱乐上面——这一切都使他厌烦极了；现在他做了一个月薪四十卢布的军官，有半连兵受他的指挥，还有一个勤务兵归他任意差遣，他至少是头一次地感到满足了。“好，很好，”他上床睡觉的时候，他这样想道。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他又最先记起来他不再是一个军校学生，他是一个军官了，他再也用不着担心值日军官来干涉，马上跳下床来穿衣服了，现在他可以在床上翻来滚去，舒舒服服地躺着，还可以抽一根纸烟。

“尼基达！”他会喊道。这时尼基达穿一件褪了色的粉红棉衬衫和一条黑布裤子，赤脚上穿一双又大又旧的橡皮套鞋（天知道他是怎样把它们弄到手的），就会在从司节别尔科夫

的单间屋子通到走廊上的门口出现了。

“今天冷吗?”

“报告官长,我说不出,”尼基达会战战兢兢地回答道。

“你去看看! 回来跟我说!”

尼基达就会走到寒冷的露天里去,过了一分钟他又会走回来。

“很冷,先生。”

“有风吗?”

“报告官长,我说不出。”

“蠢东西! 你为什么说不出呢? 你一定到过院子里头罢。”

“天井里头没有风,先生。”

“没有。……到街上去看。”

尼基达就会走到街上去,并且会带着情报回来说外边有一种“健康的”风。

“没有检阅,先生,西多洛夫是这样说的,”他还会大胆地加上一句。

“好的;滚开!”过后亚历山大·米海罗维奇就会在他的铺上翻一个身,拉起那幅暖和的床毯盖在自己的身上,一面打瞌睡,一面听着尼基达生起来的火炉里面燃得正旺的木柴的噼噼啪啪的响声,想起过去的往事来。军校的生活好像是一场不愉快的梦,虽然前不多久鼓声还一直在他的耳跟前响着,他也还不得不从床上跳下来,冷得浑身打颤。……这些回忆又会唤起其他的回忆来,它们也是不怎么愉快的。贫穷,一个小

公务员的肮脏的环境和生活,一个平常总是绷着脸的母亲,她是一个瘦长的女人,她的瘦削的脸上常常带一种严肃的表情,看起来这好像是对任何一个敢于冒犯她的人的长期的挑战。他有一大群兄弟姊妹;他们吵来吵去就一直没有断过。他的母亲不断地咒骂命运,每逢他的父亲喝了酒回到家里夫妻两个照例要大吵一通,骂出种种恶毒的话来。在学校里不管他怎样用功,总是念不好书。同学们时常拿他开玩笑,而且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他们给他起了那个极其侮辱的外号"青鱼"。在俄文大考的时候,他又没有及格。他因此被学校开除,含着眼泪回到家里,这种叫人气闷的、丢脸的情景他还记得很清楚。他的父亲喝得醉醺醺的在沙发上睡着了。他的母亲正忙着厨房里的事情,在炉子前面烧午餐。她看见沙夏[①] 含着眼泪带了书回家,她猜到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她把他痛骂了一顿之后,便冲到他的父亲跟前,唤醒他的父亲,把那件事情详细地说明白了,他的父亲马上就把他打了一顿。

沙夏那时只有十五岁。两年以后他便报名入伍作一个志愿兵,现在在二十岁的年纪,他就已经是一个自立的人,一个步兵团里的二级中尉了。

"这很好,"他会睡在毯子下面这样想道。……"今晚上在俱乐部里有跳舞会。"

于是亚历山大·米海罗维奇就会给自己描绘出这样的场面来:军官俱乐部的大厅里灯烛辉煌、光明、温暖,而且有音

① 沙夏:亚历山大的爱称。

乐，小姐们顺着墙坐成一长排，只等着年轻的军官来请她们去跳几转华尔兹舞。司节别尔科夫就会卡塔一声把两只脚的后跟碰一下(妈的，真可惜！他叹了一口气，可惜他不能够带踢马刺)，向着少校的美丽的女儿漂亮地弯下身子，优雅地把手一挥，用法国话说了一句“请答应我”，少校的女儿就把她的小手放在他的肩上挨近肩章的地方，他们就会滑进场子里去了。……

“不错，这并不是一个‘青鱼’——多么傻，而且为什么是一个‘青鱼’呢？那些刚进大学听课的人倒更像青鱼，到那儿去，挨着饿，可是我……。为什么到大学去是绝对必需的呢？我们赞成地方官或医生比我拿更多的薪俸，不过想想看要拿到地方官或医生的薪俸需要多少长的时间！……而且在那些时间里头得花自己的钱。可是拿我们的情形来说，只要你进了学校，什么事都用不着你自己管了。要是当差当得好，我们也有升为将军的可能。……啊，那时我就会给它……”亚历山大·米海罗维奇并没有说出他会给什么东西并且拿给什么人，因为“青鱼”之外的其他的回忆这个时候来到他的心头了。

“尼基达，”他唤道，“我们还有一点茶叶吗？”

“一丁点儿也没有了，报告官长，——全用光了。”

“出去买一点儿来；”这时他会从枕头底下摸出他的新钱包来，把钱给了尼基达。尼基达出去买茶叶的时候，亚历山大·米海罗维奇又接着幻想下去，然而还没有等到尼基达回来，他又已经睡着了。

“先生！报告官长！”尼基达小声地说。

“什么？喂？你买好了茶吗？好的，我马上就起来。……给我穿衣服。”

亚历山大·米海罗维奇从前在家和在学校的时候总是自己穿衣服(自然除开他做婴孩的时候)，可是等到他有了一个听差以后，他过了两个星期，就完全忘记了穿衣脱衣的事情了。尼基达给他的主人穿上袜子和靴子，帮忙他穿上裤子，并且把那件当作睡衣使用的夏季军人斗篷披在主人的肩上。亚历山大·米海罗维奇并不先洗脸就坐下来，喝他的早茶了。

人们送来石印的团部的命令，司节别尔科夫把它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他看出来他的“值班”的日期还很远，他很满意。“然而这个新闻是什么意思呢?”他读到下面一段消息时，他不觉想道：

> 兹为维持本团官佐之知识标准起见，特派叶尔莫林上尉与彼得洛夫中尉(副)担任从下周开始之学术讲座，叶尔莫林上尉讲授战术，彼得洛夫中尉讲授筑城术。讲演地点在军官俱乐部内，时间以后特别通知。

“好！天知道，我猜想我得去听，”亚历山大·米海罗维奇想道。“在学校里头他们就够教人讨厌了，现在他们也不会讲什么新的东西，就只会把旧的教本拿出来念念罢了。”

亚历山大·米海罗维奇念完了命令，喝完了茶以后，叫尼基达把沙莫瓦尔收去，他便动手卷起纸烟来，一面继续在想他那永远想不完的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种种事情，未来纵然不会使他变成一位便便大腹的将军，至少会给他一位参谋的

实在的肩章。等到他卷完了所有的纸烟以后，他又躺在他的床上，读起旧的《田地》杂志来，他望着那些他已经看熟了的插图，并且连一行文字也不漏掉。后来因为他躺得太久，读得太久的缘故他觉得头昏眼花了。

“尼基达！”他大声叫喊。

尼基达把大衣铺在走廊里靠近火炉的地板上当作床铺，正睡在那上面，便连忙从大衣上跳起来，跑到主人的跟前去。

“你看看是什么时候！……不，还是把我的表拿来罢。”

尼基达小心谨慎地从桌子上拿起一只带着新的金表链的银表，把它递给他的主人，便又回到走廊里他的大衣上面去了。

“一点半钟……吃饭的时候就到了，”司节别尔科夫想道，他用一把他刚刚买来的黄铜钥匙上了表，在这钥匙的头上嵌了一张小小的照相，要是拿到光下面看，便可以看到放大的形象。亚历山大·米海罗维奇眯上他的左眼望着照片，微微笑着。“的确现在他们做出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他想道，“而且多么聪明……不过，我得走啦……尼基达！”他大声叫喊。

尼基达来了。

“我要洗脸。”

尼基达端了一个没有漆过的松木矮凳进屋子里来，把一个脸盆放在矮凳上面。亚历山大·米海罗维奇动手洗脸。冰冷的水刚刚挨到他的手，他马上就嚷起来：

“你这笨蛋，我不是跟你讲了好多次，叫你头天晚上把水放在屋子里吗！这盆水冷得可以冻上人的脸了。……白痴！”

尼基达完全明白自己的罪太大了，便不做声，只顾忙着把水倒在发脾气的老爷的手掌心上。

“你刷过了我的军服吗？”

“是的，报告官长，我刷过了，”尼基达回答道，他递了一件新军服给他的主人，这件军服本来挂在椅背上，有着发亮的金肩章，肩章上有一颗星和一个数字。

亚历山大·米海罗维奇在穿上军服之前，还仔细地把那深绿色的呢料检查一番，他在上面找到了一根细毛。

“这是什么？你把这叫做干净吗？你的工作就是这样做法吗？你这浑蛋，滚出去，把它再刷一遍。”

尼基达便到走廊上去，他靠了军服的帮忙，公然在刷子上挤出所谓“嘘”的声音来。司节别尔科夫靠了一面黄色木头框子的摺镜和匈牙利发油的帮忙，动手梳他的唇须，要把它们梳得尽可能地整齐漂亮。最后他的唇须梳好了，可是走廊上的响声还没有停止。

“喂，把军服给我；你会一直刷到世界末日的……我的事情已经让你耽误了，你这蠢驴！……”

亚历山大·米海罗维奇便仔细地扣好他的上衣，系好他的军刀，穿上他的套鞋，然后走到街上，脚步声橐橐地顺着结了冰的路走远了。

亚历山大·米海罗维奇把这一天的剩余的时间花在吃饭、读《俄国废兵》、跟他的同袍军官们谈论当差、升官和薪俸的事上面。到了晚上他就到俱乐部去，跟少校的女儿一块儿跳华尔兹的旋舞。他回家迟，很疲乏，因为晚上喝过一点酒还有一

点儿兴奋，不过他很满足了。……他的生活里的变换就只有这几样：操练、值班、夏天露营；有时候还有演习，偶尔还有不能不去听的关于筑城术和战术的讲演。岁月就这样地过去了，在司节别尔科夫的身上并没有留下一点儿痕迹，除去他脸上的颜色有了改变，而且秃头的征象也已显露了，同时他的肩章上面的星从一颗变成两颗、三颗，后来又是四颗。……

这些时候尼基达究竟在干什么呢？尼基达多半都是躺在靠近火炉铺开的大衣上面，每隔几分钟他就要跳起来一次去回答他主人的没完没了的呼唤。早晨他要做很多的事情。要生火炉、烧沙莫瓦尔、打水来、擦皮靴、刷制服，主人起床的时候伺候他穿衣服，然后扫地、收拾屋子。(其实最后的一项并不需要许多时间，因为屋子里的全部家具就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三把椅子，一个食橱和一个旅行箱。)然而这就是尼基达的全部的工作。等到他的主人出去以后，一个被强迫着不做一事的长长的日子就开始了，这中间他只有一桩事情，就是到营房去，在连部厨房里拿他的包饭。尼基达从前住在营房里的时候，学会了一点修鞋补靴的小手艺——补靴子，换靴底、修补后跟，他全会。等到他奉调伺候司节别尔科夫以后，他还想继续干他的这行手艺，每次他听见有人在敲门，他总是马上把那个放他的家伙的提包藏在走廊上的门背后。主人好几天来就觉察到走廊上有一股很浓的牛皮气味，他追究出原因来，给了尼基达一顿臭骂，然后命令“以后不许再有这种事情”。这以后尼基达除了躺在他的大衣上面胡思乱想之外，就无事可做了。他常常躺在那儿整晚地想来想去，居然打起瞌睡来

了,门上的一下叩声惊醒了他,告诉他他的主人回来了。随后尼基达便伺候亚历山大·米海罗维奇脱了衣服,不到一忽儿工夫,这个小小的套间就让黑暗埋藏了——军官和勤务兵两个人全睡着了。

风在吼,飞旋的雪花打着窗户,在睡熟了的司节别尔科夫的耳朵里听来,这一切都成了跳舞厅的音乐了。他在睡梦中看到一个他从未见过的灯烛辉煌的大厅,里面满是衣服穿得很漂亮的陌生客人。然而他一点儿也不发慌着忙,刚相反,他倒是这个晚上的英雄。大厅里也有他认识的人。他们对待他的态度跟往常完全不同,他们现在待他非常殷勤。他的上校也不像从前那样,只伸出两根指头给他,现在却热烈地用那肥手紧紧捏住他的手了。黑罗布兴少校平日看见司节别尔科夫追求他的女儿,总是不高兴地斜起眼睛望着,现在他亲自把女儿领到他面前,恭敬地向他鞠躬。他究竟做过了什么事情,他们为着什么这样崇拜他,他自己完全不知道,不过他显然是做过了什么大事情。他瞟一眼自己的肩头,他看见肩上佩着将军的肩章。音乐又奏起来,一对一对的人踏起舞步滑走了,他自己也飘走了,越飘越远,越飘越高。灯烛辉煌的大厅只成了一个远远的光点。一大群穿着各种各样的制服的人围着他。他们全在要求他发命令。他不知道他们要求的是跟哪一类的事情有关的,不过他仍然在指挥发令。一些传令兵骑着马跑到他跟前来,接着又跑开了。听得见远处的炮声。军乐奏起来了,一团兵接着一团兵在他面前走过去。他们全朝前走。枪声越来越近,司节别尔科夫给骇了一跳;"他们在杀人,"他

想道。四面八方都是可怕的叫声。许多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的骇人的、怪相的、凶恶的东西一齐朝他冲过来。他们越来越近;司节别尔科夫让这种只有在梦中才会经验到的形容不出的恐惧骇得心都缩紧了,他大声叫起来:"尼基达!"

风在吼,飞旋的雪花打着窗户,在睡熟了的尼基达的耳朵里听来,这却是真的风,真的坏天气了。他梦见他一个人躺在自己家中那个小屋里面。他身边没有一个人——妻子不在,父亲不在——没有一个他的亲人。他不知道他是怎样回到家里的,他担心他一定是逃回来的。他相信他们在追他,他觉得他们已经近了,他想跑开,在什么地方藏起来,可是他不能够动一下他的手脚。他便大声叫起来,于是整个小屋都挤满了人,全是他的村里的熟人,然而他们的面貌全是特别的。"尼基达,你好?"他们对他说。"朋友,你的亲人全去了! 上帝把他们全带走了。全死了。他们就在那儿;你看那儿!"尼基达看见他全家的人在一块儿——伊凡、伊凡的妻子,和卜拉司科维亚,还有小孩们。他明白了,虽然他们都站在一块儿,可是他们全死了,而且所有他的村里的朋友也全死了。所以他们的样子都是很古怪的,而且他们笑得也很奇怪。他们朝着他走来,拉住他,可是他用力挣开了,他带摔带跌地在雪地上跑着。死人不再追赶他了,现在是司节别尔科夫带着兵在追他。他不停地拚命往前跑,中尉不断地在后面叫他:"尼基达! 尼基达! 尼基达!"

"尼基达!"司节别尔科夫真的发出这样的叫声,尼基达给惊醒了,连忙跳起来,在黑暗中摸索着光着脚走进了屋子。

“你在干吗？他妈的！你是在作弄我，还是怎么的？我不是跟你讲了好多次，叫你放点火柴在我手边吗？你睡得跟死人一样！我整整喊了你半个钟头了。给我拿点火柴来。”

还没有睡醒的尼基达在桌子和窗户那儿瞎摸一阵，最后他找到了火柴，点燃那个因为铜锈而变绿色的黄铜烛台上面的一根蜡烛，他一直眨着眼睛把烛台递给他的主人。亚历山大·米海罗维奇抽了一根纸烟，过了一刻钟的光景，军官和勤务兵又落在深沉的睡眠中去了。

癞虾蟆和玫瑰花

从前在这个世界上有一朵玫瑰花和一只癞虾蟆。

开放这朵玫瑰花的矮树生长在乡间别墅门前一个并不很大的新月形花坛上面。这花坛显得非常凌乱。它的陷下去的表面上密密地长满了草和莠草;这些草还长满在那些好久就没有人扫过也没有铺过沙的小路上。有一个木头搭的棚架,从前上过绿色的油漆,现在颜色已经脱尽,连架子也已腐朽,塌了下来。这个棚架上的长木桩大半被乡下孩子们拔出来,拿去玩装扮军人的游戏,或者被那些到这别墅来的农人拿去对付院子里那条凶狗了。

可是这种荒凉的境况并没有使花坛受到损失。滋生的忽布藤缠在棚架的断桩碎木上,白色大旋花杂在中间开放。架上悬垂着金雀花的浅绿色枝子,枝上开着一串串淡紫色的花朵。花坛的四周是一个背阴的大园子,在那潮湿的沃土上生长着多刺的蓟,它们长得非常茂盛,看起来简直是树木了。黄色的毛蕊花把那些开满花朵的嫩枝伸得更高。荨麻占据了花坛的一个整角。自然它们刺痛人,不过远远看来,人倒会赞美它们的浓密的绿叶,尤其是在这些绿叶给一朵柔嫩可爱的浅色玫瑰花做了陪衬的时候。

这朵玫瑰花是在五月里一个美丽的早晨开放的。在它打开它的花瓣的时候，朝露还不曾消去，便趁这时机留下几滴透明的泪珠在花瓣上，使得玫瑰花现出哭的样子。不过在这个天气清朗的早晨，玫瑰花第一次看到蓝天，第一次受到晨风的吹拂，第一次受到灿烂阳光的抚弄，它的薄薄的花瓣因而染上淡红色的时候，四周的确是十分美，十分干净，十分亮。花坛上的一切全是极和平、极安静的，所以要是这朵玫瑰花真的能够哭的话，它一定不是因为悲伤，倒是因为生的欢乐哭了起来的。它不能够讲话；它只能够埋着头散发出清新的香气，这香气同时是它的话语，它的眼泪，它的祷告。可是在它下面，这阴湿地上的玫瑰树丛中有一个癞虾蟆窝，那只确确实实是又肥又老的癞虾蟆坐在那儿，① 好像它的扁平的肚皮粘牢在湿地上面一样，它总是整夜出去找寻蠕虫、蚊蚋，可是等到天一亮，它就选好非常荫凉、非常潮湿的地方，坐下来休息了。它通常总是坐在那儿，它那一对有着膜质眼皮的虾蟆眼睛紧紧地闭着，它的差不多看不出来的呼吸使得它那暗灰色的生着倒毛的、粘搭搭的肚皮鼓胀起来，它的一只很难看的脚爪伸在外面。它也懒得把它缩回。灿烂的早晨的太阳和明媚的天气，它不会欣赏。它吃饱了，只想休息了。可是在微风偶然停了一下、玫瑰花香不飘散在一边的时候，癞虾蟆也闻到这香气了，这使它起了一种说不清楚的不安的感觉。然而它好久都

① 这句话的原文是：湿地上玫瑰树的“住处”中间……坐着那个确确实实是又肥又老的癞虾蟆（直译）。

懒得去看，去注意这个香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很久就没有一个人到过这个生长玫瑰花而且有癞虾蟆窝的花坛了。远在去年秋天，也就是在癞虾蟆发见了这所房屋底层一块石头下面一个很好的缝隙，决定把它当作它冬天的住处的那一天，一个小孩子最后一次来看这个花坛，整个夏天里面只要是天气好的日子，这个小孩都要出来坐在花坛这儿。一位小姐，就是他的大姐姐，总是坐在窗前念书，或者做针线活，她时不时地抬起头望她的弟弟。他是一个七岁的小人儿，有一双大眼睛，在他的瘦小的身子上面长着一个大脑袋。他很喜欢他的花坛。这个花坛可以说是他的，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常常走到花园里这块荒凉地方来，他坐在阳光里一把很旧的木头椅子上面，这把椅子安放在一条从前铺过沙的干燥的小路上，这条小路是环绕着房屋的，用人们去关百叶窗的时候，总是走这条小路，他坐下来以后就拿起他带来的书念着。

“瓦夏，你要我把皮球丢给你吗？”他姐姐会大声问他。“也许你高兴玩皮球罢？”

“不，马霞，我还是就这样地念书好些。”

他就会坐很久，一直在念书。后来他念鲁滨孙[①] 一类人的故事，念一些未开化的地方的故事，念海盗的故事，念得疲倦了，他就把书放在椅子上，仍旧让它摊开，自己走到花坛上

---

① 鲁滨孙(Robinson Crusae)：英国小说家笛福(1661—1731)名著《鲁滨孙漂流记》的主人公，小说中描写的是他一个人在荒岛上的生活。在它之后出现了不少这一类的“冒险小说”。

面花木茂密的地方去。他认得出每一丛灌木，而且差不多连里面的每一根杆子他都认得清楚。他会蹲在一种有他身子三倍高而且长满了带毛的、有白点的叶子的灌木的粗梗子跟前，一连几个钟头望着地上的蚂蚁的世界，那许多蚂蚁正在忙碌着处理它们的牲口（昆虫的幼虫）；他注意着这些蚂蚁怎样巧妙地敲那些顺着昆虫背上突出来的细管子，一点一滴地采集那些细管子头上的甜汁。他又会专心看着粪虫在一个地方热心忙碌地滚它的球。他又会注意着一只织好了它那巧妙的彩虹一样的蛛网的蜘蛛坐在网上等待苍蝇飞来，或者一只正在晒太阳的蜥蜴张开它那迟钝的小小牙床，背上小小的绿色鳞也在闪光。有一天傍晚他真的看见了一只刺猬。他差一点要忍不住他的欢喜，他快要拍手叫出声来了；可是他害怕会吓走这个满身是刺的“小东西”，他连忙屏住呼吸，快乐地睁大眼睛，出神地注视着它怎样一边发出嗯嗯的小声音，一边用它那猪形的鼻子去闻玫瑰树的树根，寻找小虫做它的食物，它用它那跟熊的脚爪一样可笑的肥肥的小脚爪走路走得多么滑稽。

“瓦夏，亲爱的，现在，进来罢；有湿气了！”他的姐姐在大声唤他。

刺猬听见人声，吃了惊，连忙用它身上那件带刺的全毛大衣套住自己的头和后脚爪，把自己变成一个圆球。小孩静静地轻轻摸它身上那些刺，这个小动物把自己缩得更紧了，它大声急促地在喘气，就像是一架小小的蒸汽机似的。

后来小孩跟这个刺猬做了朋友了。他是一个非常斯文、细心、沉静的小人儿，连各种不同的动物好像都了解他，而且

不要多久就跟他相熟了。可以想象到:他看见刺猬尝着他(花坛主人)用茶碟盛来的牛奶的时候,他多高兴。

今年的春天小孩却不能够出来,到他所喜欢的这个角落来了。他的姐姐还是跟从前一样坐在他旁边,不过她不再坐在窗前了,她坐在他的床前。她在念书,她不是为她自己在念书,她大声念书给她的弟弟听,因为他现在要从白色枕头上抬起头来,也感到困难了,他的消瘦的小手连一本最小的书也拿不稳了。而且他要是念书,眼睛很快就会疲倦了。他多半永远不会再到他心爱的花坛来了。

"马霞!"他突然地低声唤他的姐姐。

"什么事,亲爱的?"

"我的花园里头现在好看吗?玫瑰花开了吗?"

他的姐姐埋下头去,吻他的雪白的脸颊,暗暗地擦去了一滴眼泪。

"很好看,宝贝儿,很好看。玫瑰花开了。星期一我们一块儿出去到那儿去。大夫会让你去的。"

小孩不回答,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他的姐姐又给他高声念起书来。

"够了。我倦了。我倒想睡。"

他的姐姐给他放好枕头,铺好白被单,他很吃力地翻一个身,侧起身子躺着不作声了。太阳光透过面向花坛的窗户照进来,把灿烂的光线射在床上,射在这个躺在床上的瘦小的身影上,照亮了枕头和被单,而且把孩子的剪得短短的头发和消瘦的颈项也镀上金色。

玫瑰花对这事情一点儿也不知道。它长起来，而且还长得更漂亮了。下一天它就会盛开，第三天它就要开始凋谢、落下花瓣了。玫瑰花的一生便是这样。然而就是在这短短的一生中，它还是命定了要受到不小的惊恐，感到不小的悲哀。

癞虾蟆注意到它了。

癞虾蟆用它那凶恶、丑陋的眼睛第一次看到这朵花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东西把它的癞虾蟆的心搅动了。它不能够离开这些娇嫩的玫瑰花瓣，它一直不停地凝望着它们。玫瑰花对它的吸引力是太大了，它愿望跟这样一个芳香、美丽的东西挨得更近些。可是为了表示它的爱情，它再也想不到比这更好的话了：

"等一下，"它阁阁地说。"我要吞掉你。"

玫瑰花骇得打颤。为什么它就拴在一根梗子上面呢？鸟是自由的，它们一边在树枝间飞来飞去，一边在它四周快乐地唱歌。它们有时候还去得远远的，飞到玫瑰花不知道的地方去。蝴蝶也是自由的！它多么羡慕它们！只要它是一只蝴蝶就好了！那么它就会飞起来，躲开那一对恶狠狠地望着它的凶恶的眼睛了。玫瑰花不知道癞虾蟆有时候也会拦路抓住蝴蝶吃掉的。

"我要吞掉你！"癞虾蟆重复地说，一直望着花。这个可怜的植物看见那些丑恶的、有粘性的、粘搭搭的脚爪紧紧抓住它长在上面的灌木的枝子，它多害怕。然而，癞虾蟆要爬上树枝也不是容易的事。它的光滑的身子只能够在平滑的地上爬爬、跳跳，不费力气。它每一次朝着花努力爬了一回之后，就

会仰起头不转睛地望着花朵悬垂的地方，这时玫瑰花骇得浑身打颤了。

“啊，天啊，”它祷告说，“我只求能够得到另外一种死法！”

可是癞虾蟆仍旧继续在往上爬。不过等它爬到老枝子没有了、新枝子接上来的地方，它就得受点苦了。玫瑰树的光滑深绿的树皮上长满了又尖又硬的刺。癞虾蟆的脚爪和肚皮就一直碰着那些刺，它跌在地上，满身是血。它怀着憎恨地盯住花。

“我说过我要吞掉你，我会的！”它重复着说。

到了傍晚。是应当想到晚饭的时候了，这个受伤的癞虾蟆没精打采地慢慢走着，一路上捉住一些碰到它手边来的粗心的小虫。憎恨并没有妨碍它照平常那样地喂饱肚子，而且它伤得并不厉害，它打定了主意，等它好好地休息一番以后，再去试一下捉那朵它所恨的，而又十分打动它的心的玫瑰花。

它休息了很长的时间。早晨来了，中午也过了，玫瑰花也差不多忘记了它的仇敌。它现在盛开了，它是花坛上最美的东西了。可是并没有一个人来赞赏它。这块地方的小主人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他的姐姐一直就没有离开他，她也不到窗前来了。只有小鸟和蝴蝶还在玫瑰花的四周飞来飞去，蜜蜂们嗡嗡地嚷着飞来，有时候还在花朵里面坐下一忽儿，带了满身的黄粉飞走了。一只夜莺飞了下来，歇在玫瑰树上，唱它的歌。这跟癞虾蟆的喘气声多么不同！玫瑰花听见歌唱，它很高兴。它觉得夜莺是在唱歌给它听，也许它是对的。它没有看见它的仇敌正在爬上树枝来了。这一次癞虾蟆

并不顾惜它的脚爪和身子了。它满身染了血,可是它还勇敢地更往上面爬;在夜莺的响彻花坛的婉转的歌声中间,玫瑰花忽然听见了那个熟习的喘气声:

“我说过我要吞掉你——我就要吞掉你!”

它那一对癞虾蟆的眼睛从邻枝上望过来,盯住了玫瑰花。这个凶恶难看的东西只要再动一下就可以捉到花了。玫瑰花明白死就在眼前了……

小主人早已静静地躺在他的床上了。他的姐姐头向后靠地坐在一把圈手椅上,她以为他睡着了。一本摊开的书放在她的膝上,可是她并不念它。她的头渐渐地垂了下来,这个可怜的少女有几夜没有睡觉了,她一直没有离开她的生病的弟弟,现在她在打瞌睡。

“马霞!”他突然小声地唤她。

他的姐姐小小地惊了一跳。她梦着她坐在窗前。她的小弟弟像在去年一样地在他的花坛上玩着,他在唤她。她睁开眼睛。看见他在床上,又瘦又弱,她不觉叹了一口长气。

“什么事,最亲爱的?”

“马霞,你告诉我玫瑰花开了。你能够给我……一朵,就只一朵吗?”

“宝贝儿,我当然能够。”

她走到窗前,望望玫瑰花。有一朵花,这是一朵出色的玫瑰花。

“有一朵玫瑰花,它好像是特意为着你开放的,它多美!

你要我去把它摘来，给你放在这儿桌子上，一个玻璃杯里头吗？是不是这样？”

“是的，放在桌子上。我要它。”

少女拿了一把剪刀，走到花园里去了。她好些日子没有出过房屋。太阳使她睁不开眼睛，新鲜空气倒叫她感到头晕，她凑巧正在癞虾蟆要捉住玫瑰花的那个时候赶到了树跟前。

“啊，多讨厌！”她大声说，便捏住枝子用力摇了一阵。癞虾蟆就肚皮挨地跌在地上了。它愤怒地向着少女扑过去，可是它不能够跳得比她的衣裾更高，而且它马上就给她的拖鞋尖踢得飞了起来。它不敢再试第二次，只好远远地望着她怎样小心地剪下玫瑰花，把它拿进她的弟弟的屋子里去。

小孩看见他的姐姐手里拿着玫瑰花，他虚弱地微笑了，这是好些天来他头一次笑，而且他吃力地把他的瘦小的手动了一下。

“把它给我，”他小声说：“我想闻闻它。”

他的姐姐把玫瑰花放在他的手里，又帮忙他把手举到他的脸上。他吸进花的清香，快乐地微笑着，喃喃说：

“呀，多么好！”

随后他的小脸就变成严肃的，不动的了，他永远沉默了。

这朵玫瑰花虽然在凋谢之前就给人剪去了，可是它却觉得这并不是没有用处。人们把它放在小棺材上单独的一个玻璃杯里，小棺材上面堆满了花圈和鲜花，然而，老实说并没有一个人注意它们。不过那个少女把玫瑰花放在桌子上去的时候，她把它举到她的嘴唇边，吻了吻它。一滴眼泪从她的脸颊

落到花上面了,这便是玫瑰花的一生中最好的一件意外事。等到玫瑰花开始萎谢的时候,人就把它夹在一本古老的厚书里面压紧它,过了许多年又把它给了我。所以我知道它的全部历史。

阿塔勒亚·卜林塞卜斯

(Attalea Princeps)[1]

某一个大城里面有一所植物园，植物园里有一间用铁和玻璃盖成的温室。这是一所很漂亮的建筑物；整个房屋支在齐整、匀称的螺旋形圆柱上面；在这些圆柱上还装得有带花的拱门，蛛网似的铁架子密密地装在拱门上，架子中间就镶着玻璃。每逢太阳落下去并且用它的红光照亮这温室的时候，温室就显得特别好看。那时候整个温室完全亮起来了。红色光线在闪动着，并且充满着整个屋子，就像是在一块大的、细心琢磨出来的宝石上面一样。

穿过那些厚而透明的玻璃，可以看见关在那里面的各种植物。不管温室有多么大，它们还是觉得窄狭。它们的根交错地长在一块儿，互相抢夺水份和养料。树的枝子跟棕榈的肥大叶子搅在一起，妨碍了棕榈叶的生长，并且损害、毁坏了它们，而树枝本身又被挤得紧紧地贴在铁架子上，折断了，毁坏了。园丁们时常来剪掉一些树枝，又用铁丝缚住棕榈叶，免得它们随意地生长，可是这并没有用。植物需要着宽大的空地、本土和自由。它们是热带地方的植物，是娇嫩的、华丽的生物；它们还记得它们自己的故乡，它们想念着它。玻璃的屋

---

① Attalea Princeps：一种棕榈的拉丁文学名。

顶不论是怎样地透明，它总不是清朗的天空。有时候在冬天玻璃上结了霜，那时温室里就完全阴暗了。风吼起来，撞摇着铁架子，弄得它们直打颤。屋顶让积雪盖满了。植物立在里面，听着风声，它们记起了另一种风，那是暖和的、潮湿的、给它们带来生命和健康的风。它们很希望再一次感觉到那种风吹来，它们很希望它来摇它们的枝子，玩它们的绿叶。然而温室里的空气却总是静止不动的；只除了在冬天的风雪打破了屋顶玻璃的时候，那时就有一股锋利的寒流，一根真正的冰柱，飞奔到温室里来。这寒流挨到什么的地方，那里的树叶就开始褪色、缩拢、枯萎了。

不过新的玻璃立刻就装上了。植物园的主任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虽然他自己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大温室内的那间特别的玻璃小哨亭里面度过的，而且完全花在一架显微镜上面，可是他绝不容许园里有任何混乱与不整齐的状态存在。

在那些植物中间有一棵棕榈树，它比所有其他的植物更高，而且也比它们更美。坐在哨亭里面的主任叫着它的拉丁名字 Attalea(阿塔勒亚)。然而这并不是它的本名：这是那些植物学者想出来的。它的本名，植物学者们并不知道，棕榈树干上挂的那块白木板上面的黑色名字并不是它的本名。有一回一位从那个生长棕榈树的热带国家里出来的人来参观植物园；他看见这棵棕榈树，不禁微笑了，因为它教他想起了他的故乡。

“啊！”他说，“我认得这棵树。”他叫出了它的本来名字。

"对不起,"主任正在小心翼翼地用剃刀切一根小小的梗子,这时就在他的哨亭里面,大声嚷起来。"您弄错了。这儿并没有像您讲的那种树木。这是 Attalea Princeps (阿塔勒亚·卜林塞卜斯),生长在巴西的植物。"

"啊,是的,"巴西人说道,"我完全相信您的话,植物学者叫它做'阿塔勒亚',不过它有一个本来的真名。"

"真名就是科学给它起的名字,"植物学者板起脸孔说,他便关上他的小哨亭的门,免让教那些连科学家讲什么话人们就得静静听着的这种道理都不懂的人来打扰他。

可是巴西人却在这儿站了许久,一直望着那棵棕榈树,愁思越来越多。他记忆起他的故乡,故乡的太阳、故乡的天,故乡的茂密的树林和林子里各种奇异的鸟、兽,故乡的旷野、故乡的奇妙的南方的夜晚。他用手挨了一下棕榈树,好像在跟它告别似的,以后就走出园去,第二天他就坐船回家了。

可是棕榈树还留在这儿。虽然它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就已经很苦闷,但现在它却更苦闷了。它完全是孤独的。它比所有其他的植物都要高五沙绳,其他的那些植物全不喜欢它,它们全妒嫉它,它们认为它很骄傲。这生长给它带来的就只有痛苦;除去别的植物全在一块儿只有它一棵树是孤独的这个事实之外,它还比它们大家更深切地记忆着它那故乡的天空,它还比它们大家更痛切地怀念着故乡的天空,因为它比大家离那个代替着它们的天空的东西——就是那讨厌的玻璃屋顶——更近。透过那玻璃屋顶它有时候也看见一点蓝色东西;这就是天空,虽说是异乡的陌生的、带白色的天空,然而它

究竟是真正的蓝天。每逢别的植物们闲谈的时候，阿塔勒亚总是静默无声，闷闷不乐，它只顾在想：连在这个可怜的天空下站一站，也是多么地好啊。

“请您告诉我，他们就要来给我们浇水吗?”那个平日非常喜欢潮湿的西米椰子[1] 问道。“我的确觉得我今天就要干枯了。”

“亲爱的邻人，您的话教我吓一跳，”大肚皮的仙人掌说。“您真的说他们每天浇在您身上的那么多的水还不够吗？您看看我：他们给我的水很少，可是我始终是新鲜的，而且汁水很多。”

“太节省，我们也不习惯，”西米椰子答道。“我们不像某些仙人掌那样，我们不能够在那种干燥的、坏的土壤里生长。我们不习惯过这种日子。除了这一切，我还得对您说，并没有谁请您发表意见。”

西米椰子说完这番话之后就动了气，不做声了。

“至于我呢，”肉桂插进来说，“我倒差不多很满意我的地位。当然这儿很无聊，可是至少我相信没有谁来剥我的皮。”

“然而他们也不把我们全拿来剥皮，”桫椤说。“不用说，好多植物过惯了它们在外面的那种可怜的生活以后，甚至把这个监牢当成天堂呢。”

肉桂忘记了它自己常常让人剥皮的事，听见这番话，倒生

[1] 西米椰子：东印度群岛产的棕榈科植物。

了气，争吵起来。有些植物站在它这一边，有些植物站在桫椤那一边，开始了一场热闹的争论。要是它们能够动的话，它们一定打起来了。

“你们在吵些什么?”阿塔勒亚说。“难道这个对你们有好处吗？你们拿怨恨和愤怒只能够增加你们的不幸。最好还是收起你们的争论好好地想一下罢。大家听我说：教自己长得更高、更大，把枝子往四面伸出去，用力朝铁架子、朝玻璃挤过去；我们的温室就会给弄得粉碎，我们就得到自由了。假使只有一根枝子碰到了玻璃，不用说他们就会来砍掉它，然而要是有一百根勇敢的、结实的树干伸到那儿，他们又拿这些树干怎么办呢？我们只需要更友好地在一块儿干，胜利就是我们的了。”

起初谁都不答复棕榈树：大家全不做声，它们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后来西米椰子下了决心开口了。

“糊涂透顶!”它发言道。

“糊涂！糊涂!”别的树木附和道，它们一齐向阿塔勒亚证明，它的建议是非常荒唐的。“不能实现的梦想!”它们叫道。“荒唐！可笑！架子牢得很，我们绝弄断不了它们，即或我们弄断了它们，那么又怎样呢？人们会带了刀和斧子来砍掉树枝，修好架子，一切都会照从前的老样子过下去。只有一件事不同，那就是：我们的枝子全给人砍光了。”

“好，随你们便罢，”阿塔勒亚回答道。“现在我知道应该怎样做了，我不来打扰你们：随你们怎样生活去，互相抱怨也好，为着一点点水争来辩去也好，永远留在玻璃盖下面也好。

我要单独给我自己找一条路。我想不经过这些铁格子同玻璃，直接地看到天，看到太阳——我会看到的！”

棕榈树骄傲地用它的绿色树顶望着它下面那一片成林的同伴们。它们中间没有一个敢跟它讲什么话；只有西米椰子悄悄地跟它的近邻，蝉，说：

“哼，我们瞧着罢，我们瞧着罢，看人家砍掉你的大脑袋，免得你以后这么装模作样，你这骄傲小姐！”

其余的植物虽然默不做声，可是它们都为阿塔勒亚的那番骄傲的话在生它的气。只有一棵小草并不跟棕榈树生气，棕榈树的话倒没有得罪它。这是温室里所有的植物中间最可怜的、最受轻视的小草：萎琐、苍白、爬行，长得有较厚的、缺乏生意的叶子。它身上没有一点儿引人注目的特殊地方，他们把它栽在温室里，也不过用它来掩盖光光的空地。它让自己做了这棵大棕榈树的脚凳，它听着阿塔勒亚讲话，觉得阿塔勒亚有理。它并不知道南方的大自然的情形，可是它也喜爱空气，喜爱自由。对于它温室也是一个监牢。“既然我这一棵卑微的、缺乏生意的小草失掉我那浅灰色的天空，失掉无光的太阳和冷雨，都会痛苦难熬，那么这棵漂亮而强大的树木失掉了自由以后，它应当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它这样想着，就亲密地缠在棕榈树身上，一面爱抚着它。“我为什么不是一棵大树呢？我倒愿意听从它的劝告。我们就会一块儿生长，一块儿长到自由的空中去。那时候其余的同伴都会看出来阿塔勒亚是对的了。”

然而它不是一棵大树，却是一棵缺乏生意的小草。它只

能够更亲密地缠在阿塔勒亚的树干上，悄悄地对它讲些情话，祝它的努力得到成功。

“不用说，我们这儿并不像在你们国里那样热，天也不像那样清明，雨也不像那样多，然而我们也有天空，也有太阳，也有风。我们没有像您跟您的同伴那样漂亮的植物，你们有那么大的叶子，那么好看的花，可是我们也有很好的树木：松、杉同赤杨。我不过是一棵小草，我永远得不到自由，然而您却是这么伟大，这么强壮，您的树干很结实，您要长到玻璃屋顶那儿，并不需要多少时间。您会打破玻璃屋顶，冲到上帝的世界里去。那时候您要告诉我，那儿是不是还是像从前那样美好。这样我就很满意了。”

“啊，小草，为什么你不想跟我一块儿冲出去呢？我的树干结实、强壮；你就靠着我的树干，爬到我这儿来。把你带出去，这在我并不算一回事。”

“不，我去哪儿呢！您瞧我，我多弱，多可怜，我要爬到您的一根枝子那儿也办不到。不，我不配做您的同伴。您生长罢，我祝您幸福。我只求您，在您走到自由天地中的时候，您有时候也要想到您的这个小朋友啊。”

棕榈树便放胆生长起来。从前参观过温室的人看见棕榈树现在长得这么大，都吃了一惊，然而它还是每月每月地长高。植物园的主任认为棕榈树长得这么快全是人们照料周到的功劳，因此他便自负他管理温室、处理事务的能力是如何地高明。

“是啊，先生，您瞧阿塔勒亚·卜林卜塞斯，”他说道。“像

这样高大的标本就是在巴西也难得见到的。我们把我们的学识全用了出来，要使植物们在温室里就像在露天野外一样尽量自由地生长繁茂，而且据我看来，我们已经得到了相当的成功。"

他说到这儿就带着满意的样子用他的手杖敲打那结实的树干，打击的声音响彻了整个温室。棕榈树的叶子，因了这些打击颤抖着。啊，要是棕榈树能够呻吟的话，那么主任就会听到怎样的愤怒的叫号了。

"他以为我生长是为了使他高兴，"阿塔勒亚想道。"就让他这样想罢！"

它一直在生长，尽量消耗它的树液来使自己长高。这样就把它的根和叶的汁水夺去了。有时候它觉得它跟顶盖的距离好像并没有在缩短。这时它便使出了它的全力。铁架子离它越来越近了，后来一片嫩叶挨到了冰冷的玻璃和铁。

"快瞧，快瞧，"植物们说，"瞧它爬到哪儿去！它真的决定要这样干吗？"

"它长得多可怕！"桫椤说。

"它长得有什么奇怪！这又有什么稀奇！要是它能够长得像我这样肥多好，"一只身子像桶一样的肥蝉说。"单是往上长有什么好处？还不是一样地没有结果。铁架子结实，玻璃也厚。"

一个月又过去了。阿塔勒亚还一直在往上长。最后它紧紧地顶住了铁架子。再没有地方容它继续长下去了。树干便向下弯起来。它的多叶的树顶也深深地弯下，铁架子的冰冷

的细棍子戳进了柔嫩的新叶，把它们截开、弄破了，然而棕榈树却是很固执的，它并不爱惜它的叶子，它不顾一切，还是继续不停地去挤那铁架子，铁架子虽然是用坚硬的铁铸成的，但它们也已经在退让了。

小草注视着这场斗争，它激动得快要晕过去了。

“您告诉我罢，您真的就不感到痛吗？既然铁架子是那样地牢，那么就放手不更好吗？”它向棕榈树问道。

“痛？在我一心要争取自由的时候，痛算得什么呢？你自己不是鼓励过我的吗？”棕榈树答道。

“是的，我鼓励过，可是我并不知道会是这样地困难。我替您难过。您受了这么多的苦。”

“闭嘴，软弱的植物！不要可怜我！我得不到自由就宁愿死去！”

就在这个时候起了一个大的爆裂声。一根粗的铁条断了。玻璃碎片带着铃响般的声音往四处散落。一块碎片打在主任的帽子上，他那时正从温室里出去。

“这是什么？”主任看见玻璃碎片在空中飞过，不觉大吃一惊颤抖地嚷起来。他跑出了温室，望望屋顶。棕榈树的伸直了的绿色树冠骄傲地高耸在玻璃拱顶上面。

“就只是这个吗？”棕榈树想道。“我受了这么久的罪，吃了这么久的苦，就只为了这个吗？难道我的最高的目标就在于达到这个吗？”

阿塔勒亚把它的树顶从打开了的洞孔伸出去的时候，是在晚秋。天下着掺和着雪的小雨；风把片片的灰云赶得很低。

棕榈树觉得这些云片好像要来捉它似的。树木已经光秃了，就像是一些不像样的难看的死尸。只有松树和杉树还带着它们的深绿色的针叶立在那儿。这些树不高兴地望着它。“你要冻坏的，”它们好像在对它说。“你还不知道寒冷是怎么一回事。你一定受不住。你为什么跑出了你的暖房来呢?”

阿塔勒亚明白对于它现在什么都完了。它冻得麻木了。再回到屋顶下面去吗？可是它已经不能够回去了。它只好站在寒风里，受风吹雪打，它只好望着这个不干净的天空，望着这个赤贫的大自然，望着植物园的这个龌龊的后院，望着这个从雾中隐约现出来的寂寞乏味的大城，并且等待着下面暖房里的人来决定怎样处置它。

主任吩咐锯掉棕榈树。“我们固然可以在它上面造一个特别的顶盖，”他说，“不过这不见得能用多久罢？它又会长起来，把什么都弄坏的。而且这花钱太多。把它锯掉罢。”

人们先用绳子拴住棕榈树，免得它倒下来时撞坏温室的墙壁，他们从低处，就在树根那儿锯起来。缠在树干上生长的小草不愿意跟它的朋友分离，它也给人锯掉了。棕榈让人拖出温室去的时候，它的那些给锯子弄坏了的断梗、碎叶纷纷落在那段剩下来的树桩上面。

“把这没用的东西挖起来，拿出去扔掉，”主任说。“它已经变黄了，锯子把它伤得厉害。另外在这儿栽点新的东西。”

有一个园丁拿起铁锹巧妙地一挖，就把那一簇小草全挖起来了。他把它放在篮子里面，拿出去，扔在后院里，恰恰扔

在那棵死了的棕榈上面，棕榈躺在污泥里，已经有一半埋在雪底下了。

一八七九年

并没有的事

在一个美丽的六月的日子里——因为这一天的温度是摄氏寒暑表上的二十八度，所以说它是美丽的日子——在一个美丽的六月的日子里，到处都很热，可是花园里一个立着新近割下来的干草堆的小小空地上却比别处更热，因为这个地方让一个长得非常密的樱桃林把风完全给挡住了。差不多一切都睡着了，人们都吃饱了，现在躺下来从事午饭后的冥想去了；小鸟也不做声，连昆虫也怕热躲起来了。至于家畜呢，那是用不着说的：牲口们不论大小都躲在屋檐下面，狗伏在它在仓底下挖好的坑里，半闭着眼睛，一口一口地在喘气，把它那红舌头差不多露出了半阿尔新① 来，有时候显然因为这种教人透不过气的炎热使它苦恼得没办法，它忍不住打起那么大的呵欠，甚至发出小声叫喊来了；一群猪，妈妈带着十三个孩子，一块儿跑到河边去，睡在肮脏油腻的黑水荡里，每一口猪只露出它那副正在喘气、吹鼻息的长着两个鼻孔的嘴脸、它那个长椭圆形的满是污泥的背，和那对下垂的大耳朵。只有母鸡不怕热，它们用脚爪抓厨房门对面的干土来消磨时间，其实

① 阿尔新(Arshin)：旧俄的尺度单位，一阿尔新合〇·七七一米强。

它们知道得很清楚:在那儿连一小粒谷子也没有;有一只公鸡一定很不开心,因为它时时做出一副傻相,而且用力大叫:"真是丑事!"

我们已经离开了这个比哪儿都热的小空地了,可是一群不睡觉的先生们还正坐在那儿。也并不是说所有这些先生们全坐着;例如那匹栗色老马冒着挨到车夫安东的鞭子的危险在扒干草堆,它是一匹马,所以简直没法坐;还有一条小虫,这是某种蝴蝶的幼虫,它也不是在坐,它不过把肚皮贴着地躺在那儿罢了;虽是这么说,但这儿也用不着咬文嚼字。总之,在一棵樱桃树底下正在举行一个小小的却又是很严肃的会,参加的一共有一只蜗牛,一只粪虫,一只蜥蜴,还有上面提到的那只幼虫;接着一只蚱蜢也跳过来了。栗色老马站在旁边,把它的一只里面长着深灰色耳毛的栗色马耳向着它们,听它们的发言;此外还有两只苍蝇坐在马的背上。

会开得有礼貌,可是争论得够热烈,本来,谁都不会同意别一个的意见,因为每一个都把它自己的意见和个性看得特别重要。

"照我看来,"粪虫说,"一个品行端正的动物第一就应当照顾它的子孙。生活就是为着后一代的劳动。谁自觉地履行着大自然交给它的义务,谁就算站得牢牢的,因为它知道干自己应当干的事,不论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它都没有责任。你们看看我,谁还比我更劳苦?谁又像我这样整天不休息地卷揉一个那么重的圆球呢?——这个球是我为了帮助那些未来的像我这样的新粪虫发育长大这个伟大目的,很巧妙地用粪做

成的。而且我以为没有谁看见新的粪虫出世的时候能够像我这样良心平静、心地坦白地说：‘不错，在这个世界上我能够做的和我应当做的事我已经做过了。’这就是我所谓的劳动！”

“得啦，老朋友，不要提你的劳动了！”一只蚂蚁接嘴说，在粪虫发表意见的时候，虽然天气很热，这只蚂蚁却正拖着一段很不错的干草梗子。它现在休息一忽儿，坐在四只后腿上，用两只前腿擦掉它那疲劳的脸上的汗水。“我自己在劳动，而且我就比你劳动更多！为着你自己，或者就照你说为着你的那些小粪虫劳动，还不是一样；大家并不全是像你那样幸运的……你就像我现在这样地给公库里拖木料试试看。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什么东西逼着我劳苦地做工，甚至在这样的大热天还用尽我的力气。没有谁会为了这个说声感谢。我们不幸的劳苦的蚂蚁，我们全在劳动，可是我们的生活有哪一点儿好呢？命运啊！……”

“拿你们两位对生活的看法来说，粪虫，您太枯燥乏味了，蚂蚁，您太悲观了，”蚱蜢插嘴说。“不，粪虫，我倒爱叫爱跳，这没有什么关系！良心并不折磨我。而且你并没有触及蜥蜴太太提出来的问题：她问的是：‘世界是什么东西？’您却讲您自己的粪球；这甚至是不礼貌的举动。世界，照我看来，世界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嫩草，有太阳，还有微风。不错，它真大！您在这儿，在这些树木中间简直没法想出它有多大。我在田上的时候，我有时尽可能地往高处跳，我要您相信我的确达到了很高的高度了。我从那高处看来，我看见世界是没有尽头的。”

“真的，”栗色马带着沉思的样子证实道。“不过，你们连我一辈子看见过的百分之一也不会见到的。可惜你们不能够了解一个维尔斯特是什么意思。……离这里一个维尔斯特远便是那个叫做鲁帕列夫加的村庄：我每天带一个桶到那儿去装水来。可是在那儿从来没有人给我东西吃。往另一个方向去，那是叶非莫夫加和基司立亚科夫加；在基司立亚科夫加，有一个有钟楼的教堂。再远些便是司维亚多—特洛伊次科叶，然后是波果雅夫林斯克。在波果雅夫林斯克他们总是给我干草吃，不过那是很坏的干草。然而在尼可拉也弗，——那是个了不起的城市，离这儿有二十八个维尔斯特——干草却好多了，他们还给我燕麦吃；只是我并不高兴到那儿去，因为总是主人骑着我们去的，他命令车夫赶快走，车夫就拿马鞭子痛打我们。……然后还有亚历山德洛夫加，别罗撒尔加，赫尔森——赫尔森也是一个城市。只是你们怎么懂得这一切呢！……这就是世界；我们承认，这并不是全部，不过这是相当大的一部分啊。”

栗色马不作声了，可是它的下嘴唇还在颤动，好像在小声讲话似的。这是因为它上了年纪的缘故：它已经十七岁了，拿马来说，马到了十七岁，就跟人到了七十七岁一样。

“我不懂您的贤明的马言马语，而且我说老实话，我也不想勉强去了解它们，”蜗牛说。“只要有牛蒡，我就满足了。我已经在这棵牛蒡上面爬了四天，可是还没有爬到它的尽头。即使爬完了这棵牛蒡，仍然有别的牛蒡在，而且我相信别的牛蒡上面也有蜗牛在坐着。你什么都有了。你用不着跳来跳去

——那完全是荒唐、空话；安心地坐着慢慢吃那片你坐在那上面的树叶。要不是我爬得懒一点，我早就走得离你们远远的，听不到你们的争论了，你们的争论教我头痛，我的话完了。”

“不，请让我说，那么为什么呢？”蚱蜢插嘴说。“叫两声是非常愉快的事，特别是谈到像无穷这一类的好事情的时候。当然，也有一些天性讲究实际的生物，它们一天只想喂饱肚皮，就像您，就像这位漂亮的蝴蝶幼虫那样。”

“啊不，不要打扰我；我求你们，不要打扰我，不要麻烦我，”蝴蝶幼虫不满意地嚷起来。“我这样做是为了未来的生活，只是为了未来的生活。”

“为了一种什么样的未来的生活呢？”栗色马问道。

“您还不知道我死后要变成长着彩色翅膀的蝴蝶吗？”

栗色马、蜥蜴和蜗牛不知道这个，可是昆虫们对这个却有一点概念。大家全静了一忽儿，因为关于未来的生活没有谁能够说一句中肯的话。

“我们对于坚定的信心得表示敬意，”蚱蜢最后喳喳道。“没有谁要发言吗？也许你们要讲罢？”它转身向着苍蝇。一个年纪较大的苍蝇答道：

“我们不能说我们的境遇不好。我们刚刚从屋子里出来；太太正在把新鲜的果酱盛在盆子里头，我们就钉在盖子下面饱餐一顿。我们很满意。固然我们的妈妈给粘在果酱上面了，可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它在这世界上已经活得够了。可是我们很满意。”

“各位先生，”蜥蜴说，“我以为你们都完全有理！不过在

另一方面……”

可是蜥蜴并没有说出在另一方面有些什么，因为它觉得有什么东西沉重地把它的尾巴压进地里去了。

原来车夫安东睡了一觉刚刚醒来，走过来牵走栗色老马；他无意地把他的大靴子踏在会场上，把会场里的生物全踏碎了。只有苍蝇飞走了，它们飞去舐它们那个粘在果酱上面死掉的妈妈，蜥蜴也逃掉了，不过却失去了一截尾巴。安东抓住栗色马的额毛，带它出花园，把水桶缚在它身上，赶它去取水，并且不停地说：“喂，走，你这个毛尾巴！”栗色马只是用人听不见的叽咕来回答。

可是蜥蜴就没有尾巴了。固然过了不多几时尾巴又生了出来，但是这尾巴总是有点粗而短，而且颜色带黑。每逢谁问到蜥蜴，它怎样伤了它的尾巴，它就谦虚地答道：

“因为我下了决心说出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们弄断了我的尾巴。”

它讲得很对。

一八八二年

旅行的蛙

从前在这个世界上有过一只蛙。它总是坐在一块沼地上，捉蚊子、飞虫吃。到了春天它就爱跟朋友们一块儿阁阁地大声叫个不停。要不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它就会快乐地活过它这一辈子——自然，还得加上一句，倘使后来没有一只鹳鸟吃掉了它的话。

有一天它坐在一根伸出水面的弯曲的树枝上面，痛快地淋着一阵暖和的毛毛雨。

"啊呀，今天这个潮湿天气多美！"它想道。"活着多快活！"

毛毛雨弄潮了它那有条纹的光亮的背，雨点一滴一滴地流到它的脚爪后面肚皮底下来，这是一件异常痛快的事——的确太痛快了，它几乎因此阁阁地叫了起来。不过幸而它记得现在已经是秋天了，蛙不在秋天里阁阁地叫——春天才是该蛙叫的时候——倘使它在秋天叫了，它就会失掉它的"蛙的"尊严。所以他不响了，它仍旧安闲地休息着。

空中忽然响起了一阵断续的、清朗的吹哨声。

这是鸭子里面的一种①，这种鸭子在飞的时候要用它的

① 这应该是野鸭吧。

在空中展动的翅膀做出唱歌的(或者更可以说是吹哨的)声音。每逢一群这样的鸭子高高地飞过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虽然看不见它们(因为它们飞得太高了),却听见"夫悠,夫悠,夫悠,夫悠!"的声音在空中响着。在这种时候,鸭子们画过了一个大的半圆,然后朝地面扑下来,它们就停留在蛙住的这块沼地上面。

"嘎嘎!"其中一只鸭子说。"我们还有长的路程要飞呢;我们得找点东西吃。"

蛙立刻躲藏起来,它虽然知道自己是一只又大又肥的蛙,鸭子们不会吃掉它,它还是钻进水里去,躲在一根大木头底下,预防着意外的灾难。不过它在水里好好地想了一番,打定主意把它的头跟那对突出的眼睛伸出水面来。它很想知道鸭子们现在飞到什么地方去。

"嘎,嘎!"另一只鸭子说。"现在已经很冷了。我们还是尽快地到南方去吧。"

所有的鸭子一齐嘎嘎地大声叫起来,表示赞成。

"诸位鸭太太,"蛙鼓起了勇气说,"你们要飞去的'南方'是什么啊?请原谅我打扰了你们。"

鸭子把蛙团团地围住。起先它们很有意吃掉它,可是经过了一番考虑之后,大家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它太大了,没法吞下它。它们一齐嘎嘎地叫起来,一面又在拍翅膀。

"南方非常好!那儿现在很暖和!那儿有很好的暖和的沼地!多好的小虫!南方非常好!"

它们嘎嘎地大声说着,几乎把蛙吵得耳聋了。它好不容

易地劝它们安静下来，它恳求一只鸭子，一只在它看来是最肥、最聪明的鸭子，跟它解释“南方”是一个什么地方。那只鸭子把南方的一切情形全告诉了它，它欢喜、兴奋得不得了，不过它究竟是一只小心谨慎的蛙，它听完了鸭子的详细说明之后，它又问了一句：

“那儿有飞虫，有蚊子吗？”

“啊，我正要告诉你这个——它们多得很！”鸭子回答道。

“阁阁！”蛙叫道，它马上掉头往四面看了看，看有没有朋友在近旁会听到它的叫声，会责备它在秋天里阁阁地叫。它实在没法制止自己连一声轻轻的阁阁声也不发出来。“你们把我带去罢！”

“您吓我一跳！”鸭子大声说。“我们怎么能够带您去呢？您又没有翅膀！”

“你们什么时候起飞？”蛙问道。

“马上，马上！”所有的鸭子一齐叫起来。“嘎，嘎，嘎！这儿冷！到南方去！到南方去！”

“请你们给我五分钟的时间让我考虑，”蛙说道。“我立刻就回来。我相信会想出一个好办法。”

它从它先前又爬上来的那根树枝上跳下水去，钻进污泥里，把自己完全埋在污泥里面，免得外边的事情来搅乱它的思想。五分钟过去了，鸭子们集合在一块儿，正预备起飞，这时候就在蛙先前坐过的那根树枝的旁边突然从水里露出了蛙的嘴来，而且嘴上带着一种只有蛙嘴上才能够有的快乐的表情。

“我想出它来了；我找到一个办法了！”它说。“在你们中

间随便找哪两位把一根树枝衔在嘴里，每一位衔着树枝的一头，我就吊在树枝上中间的一段。你们就朝前飞，我也就在旅行。只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们绝不可以嘎嘎地叫，我也不可以阁阁地嚷——那么事情就万无一失了。”

带着一只蛙飞三千维尔斯特。而且沿途一直不能开口——虽然老老实实地说这绝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可是这个计划的巧妙使得鸭子们欢喜得要发狂了，它们居然一致地决定下来：抬着蛙一块儿飞走。它们商量好每两个钟头换一次班，而且因为鸭子的数目非常多，蛙却只有一只，所以每一只鸭子抬着蛙飞的次数很少。它们找到一根很结实的树枝，两只鸭子把树枝的两头衔在嘴里，蛙也用它的嘴紧紧地咬住中间的一段，这一群鸭子一齐升到空中去了。它们飞得那么高，把蛙吓得没有办法。而且鸭子飞得并不平稳，弄得树枝不停地跳动。这只可怜的蛙就像一个玩具的纸人一样在空中摇来摆去，它用尽力气拿牙床咬紧树枝，免得给扔下来，摔在地上。不过它不久就习惯了它的处境，它居然还用眼睛看它的四周。在它的下面，田亩、草地、河、山接连着很快地过去了，可是它很难看到这些，因为它吊在树枝上，却只能够看见前后的天空；然而它也设法看见了一点东西，因此它很高兴，并且很骄傲。

“我这个主意想得多好！”它心里想道。

头一对鸭子抬着它在飞，所有其余的鸭子都跟在后面飞着，它们一边飞一边大声唤它，恭维它。

“我们这个蛙有一个惊人的聪明脑袋，”它们说。“就是在

我们鸭子里头恐怕也难找到像这样的东西。”

蛙差一点儿没法制止自己不感谢它们了，不过它记起要是它把嘴张开，它就会从高得可怕的高空摔下来，因此它便把它的牙床闭得更紧些，它下了决心要抗拒这个引诱。它就照这个样子地摇摆了一个整天。抬着它飞的鸭子们巧妙地衔住树枝，就在飞着的时候换班。这是最可怕的。有几次蛙差一点儿吓得要阁阁地叫起来，可是这个时候需要着很大的镇静，这个，蛙倒并不缺少。傍晚全体安歇在一个沼地上面。天刚亮，鸭子们又带着蛙继续往前飞走了，可是这一次它们的客人为了要看清楚沿途的情形，它把背和头朝前，仍旧用牙床咬住树枝。鸭子们飞过一些已经收割了的田地和叶子变黄了的树木，飞过堆满了麦秸的村庄。它们听见人们的讲话声和打谷机打稞麦的响声。村里人抬起头在望鸭子，他们看出鸭子中间有个奇怪的东西，便伸手指着它。蛙只想朝下飞低一点，好让人们看到它，同时也好听见人们怎样在谈论它。在第二天停下来以后它就对它们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要飞得那么高？太高了使我头晕，而且我害怕要是我突然觉得不舒服，我就会摔下来。”

那些好心的鸭子答应它飞低一点，下一天它们就飞得很低，所以连人们讲的什么话都听得见。

“看啊，看啊！”某一个村庄里的小孩们大声嚷着，“鸭子抬着一只蛙在飞！”

蛙听见了这句话，它的心跳得厉害。

“看啊，看啊！”别一个村庄里的成人们大声嚷着。“这是

一桩很古怪的事!”

“它们知道不知道这个主意是我想出来的,不是鸭子想的?”它在心里这样想。

“看啊,看啊!”第三个村庄里的人们大声嚷着。“真是了不起的事! 这样一个聪明的好办法究竟是哪个想出来的?”

“是我——我!”

蛙刚刚叫出这一声,它就摔下来,从空中一直摔到地上。鸭子们嘎嘎地大叫,其中有一只鸭子在它们这个不幸的旅伴正往下摔的时候,还想去抓它,可是没有能把它抓住。蛙发狂地舞动所有它的四个脚爪,很快地就跌落在地上了,不过鸭子飞得很快,所以蛙并没有落在它在上空大嚷的那个地方,那是一条坚硬的大路,现在它却摔得更远,远得多,这倒是它的极大的幸运,因为它落在这村庄边上的一个泥塘里面。

它连忙从水里钻出来,用尽力气大声叫道:

“是我——是我想出来的!”

可是它旁边连一个生物也没有。当地的蛙们给那一下料想不到的扑通声和水花四溅吓坏了,全躲到水里去了。它们再从水里钻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惊愕地定睛望着这位新来的客人。

它跟它们讲它的了不起的故事,就是它怎样想了一辈子,到后来终于发明了一个靠鸭子旅行的不寻常的新方法。它又说,它还有它自己的专门抬它旅行的鸭子,它要到哪儿去,它们就抬它到哪儿去。它又说,它以前住在美丽的南方,那儿好得很,那儿有很好的暖和的沼地,又有那么多的飞虫,和其他

的各种各类可以吃的昆虫。

“我到这儿来看你们怎样生活，”它说。“我要跟你们一块儿住到春天，住到我那些给我差遣走了的鸭子回来接我的时候。”

可是鸭子们始终没有回来。它们以为这只蛙已经摔得粉碎了，它们很替它伤心。

译 后 记

一 《红 花》[①]

以上的两篇小说是根据英国 R.Smith 的《信号集》(*The Signal and Other Stories*, 1912)的英译文,对照着一九五〇年苏联国家艺术文学出版局刊行的《红花》的原文译出的。《信号集》里面一共收了迦尔洵的十七篇小说(迦尔洵一生就只写过二十多个短篇),《红花》里则只有《红花》和《信号》两篇,封面上印着苏联艺术家 U.Rostontsev 的木刻,现在重印在这本小书里面了。

迦尔洵的全名是 Vsevolod Michailovich Garshin, 他是旧俄的一位青年作家。他生于一八五五年,只活了三十三岁。他在一八七四年进过矿山技师专科学校。一八七六年俄土战争爆发,他在一个步兵联队里当一名普通兵,后来腿上带伤,便退伍回家。一八八七年狂病发作,他跳楼自杀,跌在石级上,受伤未死。不久他进医院治疗,一八八八年四月死在医院里面。

---

① 《红花》: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他的最著名的作品，除了《红花》和《信号集》外，还有一篇反战的小说《四日》，鲁迅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把它介绍过来了。

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

二 《一件意外事》[①]

以上的两个短篇是根据英国 Rowland Smith 的《信号集》(*The Signal and Other Stories*, 1912)的英译文转译的。

作者迦尔洵(V.M.Garshin, 1855—1888)的生平我已在《红花》的“后记”中简略地讲过了。昨天翻读波兰瓦里雪夫斯基的《俄国文学史》，看到一段关于迦尔洵的文字，现在把它摘译出来：

> ……他在爱斯拉战役里中了弹，带伤回家，后来在《四日》里面叙述了他的经历，这篇小说被人称赞为可以跟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颇的回忆》相比的名著。几个月以后发生了行刺罗利司-麦里可夫的事件，迦尔洵的一个朋友被牵连在里面，判了死刑。在行刑的前夜迦尔洵想尽了方法营救他的朋友，可是他没有成功。这以后不久他就发了狂给送进疯人院去了。后来他病愈出院，跟一个年轻小姐结了婚，那是一个女医生，她小心照料他，竭力阻止他的狂

① 《一件意外事》：一九五一年五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病的再发。可是不久《红花》发表，它的读者们就不得不断定这位年轻的作者仍然摆脱不掉疯人院中生活的回忆。这篇小说描写一个多少知道一点自己的身份的狂人，他用尽力气作了超人的努力去拿一朵罂粟花，他以为这朵花是用人类牺牲的赤血染红了的。他想，要是这朵花被毁掉了，人类也就会得救了。几年以后迦尔洵从楼梯上跳下，终于因此死去。（一九〇〇年伦敦版）

英国利却德·赫尔在他的《俄国文学史》中也说：

……《红花》是迦尔洵的一篇最有力也最悲惨的小说。狂人想象着毒害全世界的恶都集中在这几朵在病院天井里生长的罂粟花里面，要是他牺牲自己的性命去把这几朵花毁掉，他就可以拯救世界了。……迦尔洵本人有时也发生过像他在《红花》中所描写的精神错乱的状态，他相信自己真的发见了治疗人间疾苦的万应药，他终于自杀了。（一九四七年伦敦版）

苏联达玛尔秦科在《论迦尔洵的创作》中说：

……在小说《红花》中，被称为"世界的恶"（作"资本主义"解释）的那种可怕的苦难，以及明白跟它斗争难有结果的自觉被作者用了大的艺术的力量和光彩表现了出来。因此无怪乎迦尔洵在他的创作的这一个时期中只知道一种满足——自我牺牲和死的满足了。……（一九三一年莫斯科国家艺术文学出版局版《迦尔洵选集》）

《红花》出版后，有个朋友向我提意见说，《红花》需要一点

说明的文字，所以我在这里抄译了如上的几段文章。至于收在这个小集子里面的两篇小说，它们都是写实的作品，用不着加上多余的解说了。

一九五一年三月

三 《癞虾蟆和玫瑰花》①

他（伏谢渥罗德·米海罗维奇·迦尔洵）的父亲是胸甲骑兵队的一位军官，他的外祖父是一个海军军官。在他五岁的时候，他的母亲跟一个革命者（就是他两个哥哥的教师）一块儿离家出走，并且带走了他的两个哥哥；等他到了九岁时，她把他也从他父亲那儿带走了。伏谢渥罗德后来长成了一个反对残暴的专制政治的斗士。……

据说迦尔洵的启蒙读本便是某一些秘密出版的期刊；他八岁的时候就读了《何为》②。在他幼年对他有影响的其他的书是《汤姆叔叔的小屋》③ 和《巴黎圣母院》④。社会问题并不是他的唯一的兴趣；就是在他做孩子的时候他已经很喜欢博物学了，再后他又研究生理学

① 《癞虾蟆和玫瑰花》：一九五二年一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② 《何为》：即小说《怎么办》，俄国车尔尼雪夫著，蒋路译，一九五三年九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③ 《汤姆叔叔的小屋》：美国司妥夫人（H.E.Stowe，1811—1896）著小说，我国旧译名为《黑奴吁天录》。

④ 《巴黎圣母院》：法国雨果（V.Hugo，1802—1885）著小说。

与精神病学。

迦尔洵有一个时期很让当时的斯拉夫派的宣传迷住了(那种宣传除了获取东方市场外再没有更高的目的)，所以他在一八七八年就去报名，想参加塞尔维亚的军队；在一八七七年他在俄国步兵中当了一名普通兵，并且参加了俄土战争(1877—1878)，俄国方面从这个得到的唯一的好处就是《四日》，这篇小说奠定了迦尔洵的文学声望的基石。他还写了别的几个短篇，说明那种战争的无意义以及帝俄军队生活的不合理，这些短篇在当时流传很广，并且得到读者群的赞美。

迦尔洵一家中有精神病的遗传；他那两个哥哥都自杀了，一个死在伏谢渥罗德自杀前，一个死在他的自杀以后。伏谢渥罗德虽然是一个性情快活、身体强壮的青年，可是他在十七岁就发过一次精神病；一八八〇年迦尔洵在深夜到一个贵族出身的酷吏[①] 那儿去，跪在地上哭着哀求酷吏赦免那个图谋行刺酷吏未成事实的凶手[②]，他个人的这番哀求并没有成功，这以后他就发了厉害的精神错乱症，过了几个月还没有完全复元，后来他住过了两个精神病院，他的病才痊愈了。在这个时期他到过亚斯那雅·波良那去拜见了托尔斯泰。……

① 指罗利司-麦里可夫伯爵(M. Loris-Melihov, 1825—1888)，一八八〇至一八八一年间俄国的内务大臣。

② 这是迦尔洵的朋友。

作为诗人、短篇小说家、社会心理小说的创始者(这种小说后来让契诃夫发展到异常完善的地步)、寓言作家、艺术批评家、翻译家,迦尔洵在俄国文学中留下他的影响,而且在那里占了高的地位。在不到十年的创作生活中间,他一直充满着利他心和热烈的仁爱在工作……

以上五段是从盖尔奈(B.G.Guerney)的一篇关于迦尔洵的短文中摘译出来的。既说是"摘译",便不是按照原文文法结构的逐字翻译。我不过在这儿引用几段旁人的话简单地说明迦尔洵的短短的一生的故事。对于这本小书的读者,它们或许会有一点帮助。

盖尔奈提到的迦尔洵拜见托尔斯泰的事,在西蒙斯(E.J.Simmons)的《托尔斯泰传》中有着比较详细的叙述,我现在把它摘译在下面:

年轻的迦尔洵当时已经接近精神错乱的状态了,他在一八八〇年一个初春的早晨来到了亚斯那雅.波良那。他不经通报就在门口出现,托尔斯泰问他要什么,他却回答道:'我要的头一样东西就是一杯伏特加和一条青鱼尾巴。'他那使得托尔斯泰喜欢的豪放、快乐的表情和孩子气的笑容上面就现出一种疯狂的样子。酒和食物都拿来了,他不久便讲出他就是那篇轰动社会的短篇小说《四日》的作者,这小说托尔斯泰也读过,很赞美它。他接着就对托尔斯泰和孩子们讲起他在俄土战争中的经验

来，他们全听得出神。接着他又一口气不停地讲起他那个实现普遍的万人幸福的计划，托尔斯泰对这个很感兴趣，迦尔洵的道德的感受性和他对战争恐怖的抨击一定感动了托尔斯泰。迦尔洵这个人有一种陀思妥也夫斯基式的无限的同情心和怜悯心，这在托尔斯泰身上很容易引起反应。几天以后有人看见这个半疯的作家骑在一匹马上，一边自言自语，一面乱舞着手。

迦尔洵是屠格涅夫的朋友。屠格涅夫的传记的作者曾经提到屠格涅夫劝托尔斯泰读迦尔洵的小说的事。西蒙斯也说过屠格涅夫责备托尔斯泰不该拿他的宗教的著作影响年轻的作家，说是迦尔洵已经成了托尔斯泰的追从者了。屠格涅夫在一八八三年逝世的时候，迦尔洵还写了《红花》纪念他。季莫菲叶夫说的“迦尔洵的《红花》中的罹了疯病，不过是高贵的疯病的主人公”，我想，在《红花》作者的心目中大概就是指屠格涅夫吧，季莫菲叶夫又说：“优秀的俄罗斯作家① 把关于人的自由、关于他同凶恶的压迫者的斗争的梦想放进了他们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形象。……迦尔洵的《红花》的主人公也是这样，他准备为了别人的幸福献出自己的生命。”

然而收在这个小集子里面的四个短篇却是迦尔洵的另一类的作品。前面的三篇跟《红花》一样是达玛尔秦科所说的

① 指十九世纪的一般作家，译文引自《苏联文学史》，叶水夫译，一九五〇年海燕书店出版。

"迦尔洵的创作的第二个时期的小说和故事"。达玛尔秦科说：

> 迦尔洵创作的第二个时期的作品的特征就是完全明白的、确定的对现实的态度。它们全充满着这样的意识，那就是：在人民的理想与资产阶级的现实中间存在着不能调和的矛盾的意识，自己的理想毫无力量的意识。
>
> 在迦尔洵创作的这种演进上反映出来了七十年代某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意识的历史的发展……

在另一处达玛尔秦科又说：

> 英勇的棕榈树阿塔勒亚·卜林塞卜斯的不可避免的灭亡和故事《并没有的事》，里面的昆虫们在大靴子踏来时候的无力自卫，跟小说《夜》的主人公的自杀决心一样明白地说明了'哭的人'(迦尔洵在他的某一篇小说下面署了这样一个笔名)的世界观的本质。①

中译者不想在这里添说什么了。

四篇故事(我想叫它们做"寓言小说")中，第一篇和第四篇是根据英国 R.Smith 的《信号集》(*The Signal and Other Stories*, 1912)的英译文转译的。第二篇和第三篇则是根据一九三一年莫斯科国家艺术文学出版局刊行的《迦尔洵选集》

---

① 引自一九三一年莫斯科版《迦尔洵选集》中达玛尔秦科的《论迦尔洵的创作》一文。

(只收了八个短篇)中的原文,对照着 R.Smith 的英文译文译出的。译完了重读一遍,觉得译笔实在拙劣,没有能保留下原著的风格,记得盖尔奈曾经概叹迦尔洵的著作没有好的英文译本,他说几种英译全不好,他指的当然是风格,我担心我的译文比英译文还差。

巴　　金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

快乐王子集

〔俄〕王尔德 著

《快乐王子集》，一九四八年三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迄一九五三年五月共印行六版；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海平明出版社新一版；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一九五九年七月、一九八一年九月先后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各印一版。

童　话

快乐王子

快乐王子的像在一根高圆柱上面，高高地耸立在城市的上空。他满身贴着薄薄的纯金叶子，一对蓝宝石做成他的眼睛，一只大的红宝石嵌在他的剑柄上，灿烂地发着红光。

他的确得到一般人的称赞。一个市参议员为了表示自己有艺术的欣赏力，说过："他像风信标① 那样漂亮，"不过他又害怕别人会把他看作一个不务实际的人(其实他并不是不务实际的)，便加上一句："只是他不及风信标那样有用。"

"为什么你不能像快乐王子那样呢？"一位聪明的母亲对她那个哭着要月亮的孩子说；"快乐王子连做梦也没想到会哭着要东西。"

"我真高兴世界上究竟还有一个人是很快乐的，"一个失意的人望着这座非常出色的像喃喃地说。

"他很像一个天使，"孤儿院的孩子们说，他们正从大教堂出来，披着光亮夺目的猩红色斗篷，束着洁白的遮胸。

---

① 风信标：或译定风针。

"你们怎么知道?"数学先生说,"你们从没有见过一位天使。"

"啊! 可是我们在梦里见过的,"孩子们答道;数学先生皱起眉头,板着面孔,因为他不赞成小孩子做梦。

某一个夜晚一只小燕子飞过城市的上空。他的朋友们六个星期以前就到埃及去了,但是他还留在后面,因为他恋着那根最美丽的芦苇。他还是在早春遇见她的,那时他正沿着河顺流飞去,追一只黄色飞蛾,她的细腰很引起他的注意,他便站住同她谈起话来。

"我可以爱你吗?"燕子说,他素来就有马上谈到本题的脾气,芦苇对他深深地弯一下腰。他便在她的身边不停地飞来飞去,用他的翅子点水,做出许多银色的涟漪。这便是他求爱的表示,他就这样地过了一整个夏天。

"这样的恋爱太可笑了,"别的燕子呢喃地说,"她没有钱,而且亲戚太多;"的确河边长满了芦苇,到处都是。后来秋天来了,他们都飞走了。

他们走了以后,他觉得寂寞,讨厌起他的爱人来了。他说:"她不讲话,我又害怕她是一个荡妇,因为她老是跟风调情。"这倒是真的,风一吹,芦苇就行着最动人的屈膝礼。他又说:"我相信她是惯于家居的,可是我喜欢旅行,那么我的妻子也应该喜欢旅行才是。"

"你愿意跟我走吗?"他最后忍不住了问她道;然而芦苇摇摇头,她非常依恋家。

"原来你从前是跟我寻开心的,"他叫道。"我现在到金字

塔那边去了。再会吧!”他飞走了。

他飞了一个整天,晚上他到了这个城市。“我在什么地方过夜呢?”他说:“我希望城里已经给我预备了住处。”

随后他看见了立在高圆柱上面的那座像。他说:“我就在这儿过夜罢,这倒是一个空气新鲜的好地点。”他便飞下来,恰好停在快乐王子的两只脚中间。

“我找到一个金的睡房了,”他向四周看了一下,轻轻地对自己说,他打算睡觉了,但是他刚刚把头放到他的翅子下面,忽然大大的一滴水落到他的身上来。“多么奇怪的事!”他叫起来,“天上没有一片云,星星非常亮,可是下起雨来了。北欧的天气真可怕。芦苇素来喜欢雨,不过那只是她的自私。”

接着又落下了一滴。

“要是一座像不能够遮雨,那么它又有什么用处?”他说;“我应该找一个好的烟囱去,”他决定飞开了。

但是他还没有张开翅膀,第三滴水又落了下来,他仰起头去看,他看见——啊!他看见了什么呢?

快乐王子的眼里装满了泪水,泪珠沿着他的黄金的脸颊流下来。他的脸在月光里显得这么美,叫小燕子的心里也充满了怜悯。

“你是谁?”他问道。

“我是快乐王子。”

“那么你为什么哭呢?”燕子又问;“你看,你把我一身都打湿了。”

“从前我活着,有一颗人心的时候,”王子慢慢地答道,“我

并不知道眼泪是什么东西，因为我那个时候住在无愁宫里，悲哀是不能够进去的。白天有人陪我在花园里玩，晚上我又在大厅里领头跳舞。花园的四周围着一道高墙，我就从没有想到去问人墙外是什么样的景象，我眼前的一切都非常美。我的臣子都称我做'快乐王子'，不错，如果欢娱可以算作快乐，我就的确是快乐的了。我这样地活着，我也这样地死去。我死了，他们就把我放在这儿，而且立得这么高，让我看得见我这个城市的一切丑恶和穷苦，我的心虽然是铅做的，我也忍不住哭了。"

"怎么，他并不是纯金的？"燕子轻轻地对自己说；他非常讲究礼貌，不肯高声谈论别人的私事。

"远远的，"王子用一种低微的、音乐似的声音说下去。"远远的，在一条小街上有一所穷人住的房子。一扇窗开着，我看见窗内有一个妇人坐在桌子旁边。她的脸很瘦，又带病容，她的一双手粗糙、发红，指头上满是针眼，因为她是一个裁缝。她正在一件缎子衣服上绣花，绣的是西番莲，预备给皇后的最可爱的宫女在下一次宫中舞会里穿的。在这屋子的角落里，她的小孩躺在床上生病。他发热，嚷着要橙子吃。他母亲没有别的东西给他，只有河水，所以他在哭。燕子，燕子，小燕子，你肯把我剑柄上的红宝石取下来给她送去吗？我的脚钉牢在这个像座上，我动不了。"

"朋友们在埃及等我，"燕子说。"他们正在尼罗河上飞来飞去，同大朵的莲花谈话。他们不久就要到伟大的国王的坟墓里去睡眠了。那个国王自己也就睡在那里他的彩色的棺材

里。他的身子是用黄布紧紧裹着的，而且还用了香料来保存它。一串浅绿色翡翠做成的链子系在他的颈项上，他的一只手就像是干枯的落叶。"

"燕子，燕子，小燕子，"王子要求说，"你难道不肯陪我过一夜，做一回我的信差么？那个孩子渴得太厉害了，他母亲太苦恼了。"

"我并不喜欢小孩，"燕子回答道，"我还记得上一个夏天，我停在河上的时候，有两个粗野的小孩，就是磨坊主人的儿子，他们常常丢石头打我。不消说他们是打不中的；我们燕子飞得极快，不会给他们打中，而且我还是出身于一个以敏捷出名的家庭，更不用害怕。不过这究竟是一种不客气的表示。"

然而快乐王子的面容显得那样地忧愁，叫小燕子的心也软下来了。他便说："这儿冷得很，不过我愿意陪你过一夜，我高兴做你的信差。"

"小燕子，谢谢你，"王子说。

燕子便从王子的剑柄上啄下了那块大红宝石，衔着它飞起来，飞过栉比的屋顶，向远处飞去了。

他飞过大教堂的塔顶，看见那里的大理石的天使雕像。他飞过王宫，听见了跳舞的声音。一个美貌的少女同她的情人正走到露台上来。"你看，星星多么好，爱的魔力多么大！"他对她说。"我希望我的衣服早点送来，赶得上大跳舞会，"她接口道，"我叫人在上面绣了西番莲花；可是那些女裁缝太懒了。"

他飞过河面，看见挂在船桅上的无数的灯笼，他又飞过犹

太村，看见一些年老的犹太人在那里做生意讲价钱，把钱放在铜天平上面称着。最后他到了那所穷人的屋子，朝里面看去，小孩正发着热在床上翻来覆去，母亲已经睡熟，因为她太疲倦了。他跳进窗里，把红宝石放在桌上，就放在妇人的顶针旁边。过后他又轻轻地绕着床飞了一阵，用翅子扇着小孩的前额。“我觉得多么凉，”孩子说，“我一定好起来了；”他便沉沉地睡去，他睡得很甜。

燕子回到快乐王子那里，把他做过的事讲给王子听。他又说：“这倒是很奇怪的事，虽然天气这么冷，我却觉得很暖和。”

“那是因为你做了一件好事，”王子说。小燕子开始想起来，过后他睡着了。他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只要一用思想，就会打瞌睡。

天亮以后他飞下河去洗了一个澡。一位禽学教授走过桥上，看见了，便说：“真是一件少有的事，冬天里会有燕子！”他便写了一封讲这件事的长信送给本地报纸发表。每个人都引用这封信，尽管信里有那么多他们不能了解的句子。

“今晚上我要到埃及去，”燕子说，他想到前途，心里非常高兴。他把城里所有的公共纪念物都参观过了，并且还在教堂的尖顶上坐了好一阵。不管他到什么地方，麻雀们都吱吱叫着，而且互相说：“这是一位多么显贵的生客！”因此他玩得非常高兴。

月亮上升的时候，他飞回到快乐王子那里。他问道：“你在埃及有什么事要我办吗？我就要动身了。”

"燕子，燕子，小燕子，"王子说，"你不肯陪我再过一夜么？"

"朋友们在埃及等我，"燕子回答道。"明天他们便要飞往尼罗河上游到第二瀑布去，在那儿河马睡在纸草中间，门浪神[1]坐在花岗石宝座上面。他整夜守着星星，到晓星发光的时候，他发出一声欢乐的叫喊，便沉默了。正午时分，成群的黄狮走下河边来饮水。他们有和绿柱玉一样的眼睛，他们的叫吼比瀑布的吼声还要响亮。"

"燕子，燕子，小燕子，"王子说，"远远的，在城的那一边，我看见一个年轻人住在顶楼里面。他埋着头在一张堆满稿纸的书桌上写字，手边一个大玻璃杯里放着一束枯萎的紫罗兰。他的头发是棕色的，乱蓬蓬的，他的嘴唇像石榴一样地红，他还有一对朦胧的大眼睛。他在写一个戏，预备写成给戏院经理送去，可是他太冷了，不能够再写一个字。炉子里没有火，他又饿得头昏眼花了。"

"我愿意陪你再待一夜，"燕子说，他的确有好心肠。"你要我也给他送一块红宝石去吗？"

"唉！我现在没有红宝石了，"王子说，"我就只剩下一对眼睛。它们是用珍奇的蓝宝石做成的，这对蓝宝石还是一千年前在印度出产的，请你取出一颗来给他送去。他会把它卖给珠宝商，换钱来买食物、买木柴，好写完他的戏。"

"我亲爱的王子，我不能够这样做，"燕子说着哭起来了。

① 门浪神(Memnon)：古埃及神像，相传日出时能发出竖琴般的声音。

"燕子，燕子，小燕子，"王子说，"你就照我吩咐你的做罢。"

燕子便取出王子的一只眼睛，往学生的顶楼飞去了。屋顶上有一个洞，要进去是很容易的，他便从洞里飞了进去。那个年轻人两只手托着脸颊，没有听见燕子的扑翅声，等到他抬起头来，却看见那颗美丽的蓝宝石在枯萎的紫罗兰上面。

"现在开始有人赏识我了，"他叫道；"这是某一个钦佩我的人送来的。我现在可以写完我的戏了，"他露出很快乐的样子。

第二天燕子又飞到港口去。他坐在一只大船的桅杆上，望着水手们用粗绳把大箱子拖出船舱来。每只箱子上来的时候，他们就叫着："杭唷！……""我要到埃及去了！"燕子嚷道，可是没有人注意他，等到月亮上升的时候，他又回到快乐王子那里去。

"我是来向你告别的，"他叫道。

"燕子，燕子，小燕子，"王子说，"你不肯陪我再过一夜么？"

"这是冬天了，"燕子答道，"寒冷的雪就快要到这儿来了，这时候在埃及，太阳照在浓绿的棕榈树上，很暖和，鳄鱼躺在泥沼里，懒洋洋地朝四面看。朋友们正在巴伯克① 的太阳神庙里筑巢，那些淡红的和雪白的鸽子在旁边望着，一面在讲情

① 巴伯克(Baalbec)：即 Heliopolis，古埃及城市，在尼罗河三角洲上，建有祀奉太阳神的庙宇。

话。亲爱的王子，我一定要离开你了，不过我决不会忘记你，来年春天我要给你带回来两粒美丽的宝石，偿还你给了别人的那两颗。我带来的红宝石会比一朵红玫瑰更红，蓝宝石会比大海更蓝。"

"就在这下面的广场上，站着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王子说。"她把她的火柴都扔在沟里了，它们全完了。要是她不带点钱回家，她的父亲会打她的，她现在正哭着。她没有鞋、没有袜，小小的头上没有一顶帽子。你把我另一只眼睛也取下来，拿去给她，那么她的父亲便不会打她了。"

"我愿意陪你再过一夜，"燕子说，"我却不能够取下你的眼睛。那个时候你就要变成瞎子了。"

"燕子，燕子，小燕子，"王子说，"你就照我吩咐你的话做罢。"

他便取下王子的另一只眼睛，带着它飞到下面去。他飞过卖火柴女孩的面前，把宝石轻轻放在她的手掌心里。"这是一块多么可爱的玻璃！"小女孩叫起来；她一面笑着跑回家去。

燕子又回到王子那儿。他说："你现在眼睛瞎了，我要永远跟你在一块儿。"

"不，小燕子，"这个可怜的王子说，"你应该到埃及去。"

"我要永远陪伴你，"燕子说，他就在王子的脚下睡了。

第二天他整天坐在王子的肩上，给王子讲起他在那些奇怪的国土上见到的种种事情。他讲起那些红色的朱鹭，它们排成长行站在尼罗河岸上，用它们的长嘴捕捉金鱼。他讲起

司芬克斯①，它活得跟世界一样久，住在沙漠里面，知道一切的事情。他讲起那些商人，他们手里捏着琥珀念珠，慢慢地跟着他们的骆驼走路；他讲起月山的王，他黑得像乌木，崇拜一块大的水晶。他讲起那条大绿蛇，它睡在棕榈树上，有二十个僧侣拿蜜糕喂它；他讲起那些侏儒，他们把扁平的大树叶当作小舟，载他们渡过大湖，又常常同蝴蝶发生战争。

“亲爱的小燕子，”王子说，“你给我讲了种种奇特的事情，可是最奇特的还是那许多男男女女的苦难。再没有比贫穷更不可思议的了。小燕子，你就在我这座城的上空飞一转罢，你告诉我你在城里见到些什么事情。”

燕子便在这座大城的上空飞着，他看见有钱人在他们的漂亮的住宅里作乐，乞丐们坐在大门外挨冻。他飞进阴暗的小巷里，看见那些饥饿的小孩伸出苍白的瘦脸没精打采地望着污秽的街道。在一道桥的桥洞下面躺着两个小孩，他们紧紧地搂在一起，想使身体得到一点温暖。“我们真饿啊！”他们说。“你们不要躺在这儿，”看守人吼道，他们只好站起来走进雨中去了。

他回去把看见的景象告诉了王子。

“我满身贴着纯金，”王子说，“你给我把它一片一片地拿掉，拿去送给我那些穷人，活着的人总以为金子能够使他们幸福。”

---

① 司芬克斯(Sphinx)：古希腊与埃及神话中狮身人面的怪兽。现在埃及境内尚有司芬克斯的石像。

燕子把纯金一片一片地啄了下来，最后快乐王子就变成灰暗难看的了。他又把纯金一片一片地拿去送给那些穷人。小孩们的脸颊上现出了红色，他们在街上玩着，大声笑着。"我们现在有面包了，"他们这样叫道。

随后雪来了，严寒也到了。街道仿佛是用银子筑成的，它们是那么亮，那么光辉，长长的冰柱像水晶的短剑似的悬挂在檐前，每个行人都穿着皮衣，小孩们也戴上红帽子溜冰取乐。

可怜小燕子却一天比一天地更觉得冷了，可是他仍然不肯离开王子，他太爱王子了。他只有趁着面包师不注意的时候，在面包店门口啄一点面包屑吃，而且拍着翅膀来取暖。

但是最后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他就只有一点力气，够他再飞到王子的肩上去一趟。"亲爱的王子，再见罢！"他喃喃地说，"你肯让我亲你的手吗？"

"小燕子，我很高兴你到底要到埃及去了，"王子说，"你在这儿住得太久了；不过你应该亲我的嘴唇，因为我爱你。"

"我现在不是到埃及去，"燕子说。"我是到死之家去的。听说死是睡的兄弟，不是吗？"

他吻了快乐王子的嘴唇，然后跌在王子的脚下，死了。

那个时候在这座像的内部忽然起了一个奇怪的爆裂声，好像有什么东西破碎了似的。事实是王子的那颗铅心已经裂成两半了。这的确是一个极可怕的严寒天气。

第二天大清早市参议员们陪着市长在下面广场上散步。他们走过圆柱的时候，市长仰起头看快乐王子的像。"啊，快乐王子多么难看！"他说。

“的确很难看!”市参议员们齐声叫起来,他们平日总是附和市长的意见的,这时大家便走上去细看。

“他剑柄上的红宝石掉了,眼睛也没有了,他也不再是黄金的了,”市长说;“讲句老实话,他比一个讨饭的好不了多少!”

“比一个讨饭的好不了多少,”市参议员们说。

“他脚下还有一只死鸟!”市长又说,“我们的确应该发一个布告,禁止鸟死在这个地方。”书记员立刻把这个建议记录下来。

以后他们就把快乐王子的像拆了下来。大学的美术教授说:“他既然不再是美丽的,那么不再是有用的了。”

他们把这座像放在炉里熔化,市长便召集一个会来决定金属的用途。“自然,我们应该另外铸一座像,”他说,“那么就铸我的像吧。”

“不,还是铸我的像,”每个市参议员都这样说,他们争吵起来。我后来听见人谈起他们,据说他们还在争吵。

“真是一件古怪的事,”铸造厂的监工说。“这块破裂的铅心在炉里熔化不了。我们一定得把它扔掉。”他们便把它扔在一个垃圾堆上,那只死燕子也躺在那里。

“把这座城里两件最珍贵的东西给我拿来,”上帝对他的一个天使说;天使便把铅心和死鸟带到上帝面前。

“你选得不错,”上帝说,“因为我可以让这只小鸟永远在我天堂的园子里歌唱,让快乐王子住在我的金城里赞美我。”

夜莺与蔷薇

“她说过只要我送给她一朵红蔷薇，她就同我跳舞，”年轻的学生大声说；“可是我的花园里，连一朵红蔷薇也没有。”

夜莺在她的常青橡树上的巢里听见了他的话，她从绿叶丛中向外张望，非常惊讶。

“找遍我整个花园都找不到一朵红蔷薇，”他带哭说，他美丽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唉，想不到幸福就系在这么细小的事情上面！我读过了那些聪明人写的东西，一切学问的秘密我都知道了，可是因为少了一朵红蔷薇，我的生活就变成很不幸的了。”

“现在到底找到一个忠实的情人了，”夜莺自语道。“我虽然不认识他，可是我每夜都在歌颂他。我一夜又一夜地把他的故事讲给星星听，现在我亲眼看见他了。他的头发黑得像盛开的风信子，他的嘴唇就像他想望的蔷薇那样红。可是热情使他的脸变得像一块失色的象牙，忧愁已经印上了他的眉梢。”

“王子明晚要开跳舞会，”年轻的学生喃喃说，“我心爱的人要去赴会。要是我带一朵红蔷薇去送给她，她会同我跳舞到天亮。要是我送她一朵红蔷薇，我便可以搂着她，让她的头

靠在我肩上,她的手捏在我手里。可是我的园子里并没有红蔷薇,我不得不寂寞地枯坐在那儿,她会走过我面前不理我。她不理睬我,我的心就要碎了。"

"这的确是一个忠实的情人,"夜莺说。"我所歌唱的,正是使他受苦的东西。在我是快乐的东西,在他却成了痛苦。爱情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它比绿宝石更珍贵,比猫眼石更值价。用珠宝也买不到它。它不是陈列在市场上的,它不是可以从商人那儿买到的,也不能称轻重拿来换钱。"

"乐师们会坐在他们的廊厢里,"年轻的学生说,"弹奏他们的弦乐器,我心爱的人会跟着竖琴和小提琴的声音跳舞。她会跳得那么轻快,好像她的脚就没有挨着地板似的,那些穿漂亮衣服的朝臣会团团地围住她。可是她不会同我跳舞,因为我没有红蔷薇带给她,"于是他扑倒在草地上,双手蒙住脸哭起来。

"他为什么哭?"一条小小的绿蜥蜴竖起尾巴跑过学生面前,这样问道。

"的确,为的什么?"一只蝴蝶说,他正跟着一线日光飞舞。

"的确,为的什么?"一朵雏菊温和地对他的邻人小声说。

"他为了一朵红蔷薇在哭!"夜莺答道。

"为了一朵红蔷薇!"他们嚷起来;"多么可笑!"小蜥蜴素来爱讥诮人,他大声笑了。

然而夜莺了解学生的烦恼,她默默地坐在橡树枝上,想着爱情的不可思议。

突然她张开她的棕色翅膀,往空中飞去。她像影子似地

穿过树林，又像影子似地飞过了花园。

在草地的中央有一棵美丽的蔷薇树，她看见了那棵树，便飞过去，栖在它的一根小枝上。

“给我一朵红蔷薇，”她大声说，“我要给你唱我最好听的歌。”

可是这棵树摇摇它的头。

“我的蔷薇是白的，”它回答，“像海里浪花那样白，比山顶的积雪更白。你去找我那个长在旧日晷仪旁边的兄弟罢，也许他会把你要的东西给你。”

夜莺便飞到那棵生长在日晷仪旁边的蔷薇树上去。

“给我一朵红蔷薇，”她大声说，“我要给你唱我最好听的歌。”

可是这棵树摇摇它的头。

“我的蔷薇是黄的，”它答道，“就像坐在琥珀宝座上的美人鱼的头发那样黄，比刈草人带着镰刀到来以前在草地上开花的水仙更黄。去找我那个长在学生窗下的兄弟罢，也许他会把你要的东西给你。”

夜莺便飞到那棵长在学生窗下的蔷薇树上去。

“给我一朵红蔷薇，”她大声说，“我要给你唱我最好听的歌。”

可是这棵树摇摇它的头。

“我的蔷薇是红的，”它答道，“像鸽子脚那样红，比在海洋洞窟中扇动的珊瑚大扇更红。可是冬天已经冻僵了我的血管，霜已经冻枯了我的花苞，风雨已经打折了我的树枝，我今

年不会再开花了。”

“我只要一朵红蔷薇,”夜莺叫道。“只是一朵红蔷薇！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得到它吗?”

“有一个办法,”树答道;“只是那太可怕了,我不敢对你说。”

“告诉我罢,”夜莺说,“我不怕。”

“要是你想要一朵红蔷薇,”树说,“你一定要在月光底下用音乐造成它,并且用你的心血染红它。你一定要拿你的胸脯抵住我一根刺来给我唱歌。你一定要给我唱一个整夜,那根刺一定要刺穿你的心。你的鲜血也一定要流进我的血管里来变成我的血。”

“拿死来换一朵红蔷薇,代价太大了,”夜莺大声说,“生命对每个人都是很珍贵的。坐在绿树上望着太阳驾着他的金马车,月亮驾着她的珍珠马车出来,是一件多快乐的事。山楂的气味是香的,躲藏在山谷里的橘梗同在山头开花的石南也是香的。可是爱情胜过生命,而且一只鸟的心怎么能跟一个人的心相比呢?”

她便张开她的棕色翅膀飞起来,飞到空中去了。她像影子似地掠过花园,又像影子似地穿过了树丛。

年轻的学生仍然躺在草地上,跟她先前离开他的时候一样;他那美丽眼睛里的泪水还不曾干去。

“你要快乐啊,”夜莺大声说,“你要快乐啊;你就会得到你那朵红蔷薇的。我要在月光底下用音乐造成它,拿我的心血把它染红。我只要求你做一件事来报答我,就是你要做一个

忠实的情人，因为不管哲学是怎样地聪明，爱情却比她更聪明，不管权力是怎样地伟大，爱情却比他更伟大。爱情的翅膀是像火焰一样的颜色，他的身体也是像火焰一样的颜色。他的嘴唇像蜜一样甜；他的气息香得跟乳香① 一样。”

学生在草地上仰起头来，并且侧着耳朵倾听，可是他不懂夜莺在对他讲些什么，因为他只知道那些写在书本上的事情。

可是橡树懂得，他觉得难过，因为他很喜欢这只在他枝上做窠的小夜莺。

“给我唱个最后的歌罢，”他轻轻地说；“你死了，我会觉得很寂寞。”

夜莺便唱歌给橡树听，她的声音好像银罐子里沸腾着的水声一样。

她唱完歌，学生便站起来，从他的衣袋里拿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

“她长得好看，”他对自己说，便穿过树丛走开了——“这是不能否认的；可是她有情感吗?”我想她大概没有。事实上她跟大多数的艺术家一样；她只有外表的东西，没有一点真诚。她不会为着别人牺牲她自己。她只关心音乐，每个人都知道艺术是自私的。不过我还得承认她的声音里也有些美丽的调子。只可惜它们完全没有意义，也没有一点实际的好处。”他走进屋子，躺在他那张小床上，又想起他的爱人，过一忽儿，他便睡熟了。

---

① 乳香：以色列民族烧的一种香。

等着月亮升到天空的时候，夜莺便飞到蔷薇树上来；拿她的胸脯抵住蔷薇刺。她把胸脯抵住刺整整唱了一夜，清澈的冷月也俯下头来静静听着，她整整唱了一夜，蔷薇刺也就刺进她的胸膛，越刺越深，她的鲜血也越来越少了。

她起初唱着一对小儿女心里的爱情①。在蔷薇树最高的枝上开出了一朵奇异的蔷薇，歌一首一首地唱下去，花瓣也跟着一片一片地开放了。花起初是浅白的，就像罩在河上的雾，浅白色像晨光的脚，银白色像黎明的翅膀。最高枝上开花的那朵蔷薇，就像一朵在银镜中映出的蔷薇花影，就像一朵在水池中映出的蔷薇花影。

可是树叫夜莺把刺抵得更紧一点。"靠紧些，小夜莺，"树大声说，"不然，蔷薇还没有完成，白天就来了。"

夜莺便把蔷薇刺抵得更紧，她的歌声也越来越响亮了，因为她正唱着一对成年男女心灵中的热情②。

一层娇嫩的红晕上了蔷薇花瓣，就跟新郎吻着新娘的时候，他脸上泛起的红晕一样。可是刺还没有达到夜莺的心，所以蔷薇的心还是白的，因为只有夜莺的心血才可以把蔷薇的心染红。

树叫夜莺把刺抵得更紧一点。"靠紧些，小夜莺，"树大声说，"不然，蔷薇还没有完成，白天就来了。"

夜莺便把蔷薇刺抵得更紧，刺到了她的心。一阵剧痛散

① 原文是"爱情的产生"，现略去"产生"一辞。

② 原文是"热情的产生"，现略去"产生"一辞。

布到她全身。她痛得越厉害,越厉害,她的歌声也唱得越激昂,越激昂,因为她唱到了由死来完成的爱,在坟墓里永远不朽的爱。

这朵奇异的蔷薇变成了深红色,就像东方天空的朝霞。花瓣的外圈是深红的,花心红得像一块红玉。

可是夜莺的歌声渐渐地弱了,她的小翅膀扑起来,一层薄翳罩上了她的眼睛。她的歌声越来越低,她觉得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于是她唱出了最后的歌声。明月听见它,居然忘记落下去,却只顾在天空徘徊。红蔷薇听见它,便带了深的喜悦颤抖起来,张开花瓣去迎接清晨的凉气。回声把它带到山中她的紫洞里去,将酣睡的牧童从好梦中唤醒。它又飘过河畔芦苇丛中,芦苇又把它的消息给大海带去。

“看啊,看啊!”树叫起来,“现在蔷薇完成了;”可是夜莺并不回答,因为她已经死在长得高高的青草丛中了,心上还带着那根蔷薇刺。

正午学生打开窗往外看。

“啊,真是很好的运气啊!”他嚷起来;“这儿有一朵红蔷薇!我一辈子没有见过一朵这样的蔷薇。它真美,我相信它有一个长的拉丁名字;”他弯下身子到窗外去摘了它。

于是他戴上帽子,拿着红蔷薇,跑到教授家中去。

教授的女儿坐在门口,正在纺车上绕缠青丝,她的小狗躺在她的脚边。

“你说过要是我送你一朵红蔷薇,你就会跟我跳舞,”学生

大声说。“这儿有一朵全世界中最红的蔷薇。你今晚上就把它带在你贴心的地方，我们一块儿跳舞的时候，它会对你说，我多么爱你。”

可是少女皱着眉头。

“我怕它跟我的衣服配不上，”她答道；“而且御前大臣的侄儿送了我一些上等珠宝，谁都知道珠宝比花更值钱。”

“好罢，我老老实实告诉你，你是忘恩负义的，”学生带怒地说；他把花丢到街上去，花刚巧落进路沟，一个车轮在它身上辗了过去。

“忘恩负义！”少女说。“我老实对你说，你太不懂礼貌了；而且你究竟是什么人？你不过是一个学生。嗯，我不相信你会像御前大臣的侄儿那样鞋子上钉着银扣子，”她站起来走进屋里去了。

“爱情是多无聊的东西，”学生一边走，一边说。“它的用处比不上逻辑的一半。因为它什么都不能证明，它总是告诉人一些不会有的事，并且总是教人相信一些并不是实有的事。总之，它是完全不实际的，并且在我们这个时代，什么都得讲实际，我还是回到哲学上去，还是去研究形而上学罢。”

他便回到他的屋子里，拿出一本满是灰尘的大书读起来。

自私的巨人

每天下午，孩子们放学以后，总喜欢到巨人的花园里去玩。

这是一个可爱的大花园，园里长满了柔嫩的青草。草丛中到处露出星星似的美丽花朵；还有十二棵桃树，在春天开出淡红色和珍珠色的鲜花，在秋天结着丰富的果子。小鸟们坐在树枝上唱出悦耳的歌声，它们唱得那么动听，孩子们都停止了游戏来听它们。“我们在这儿多快乐！”孩子们互相欢叫。

有一天巨人回来了。他原先离家去看他的朋友，就是那个康华尔地方的吃人鬼，在那里一住便是七年。七年过完了，他已经把他要说的话说尽了（因为他谈话的才能是有限的），他便决定回他自己的府邸去。他到了家，看见小孩们正在花园里玩。

“你们在这儿做什么？”他粗暴地叫道，小孩们都跑开了。

“我自己的花园就是我自己的花园，”巨人说；“这是随便什么人都懂得的，除了我自己以外，我不准任何人在里面玩。”所以他就在花园的四周筑了一道高墙，挂起一块布告牌来：

不准擅入　违者重惩

他是一个非常自私的巨人。

那些可怜的小孩们现在没有玩的地方了。他们只好勉强在街上玩,可是街道灰尘多,到处都是坚硬的石子,他们不喜欢这个地方。他们放学以后常常在高墙外面转来转去,并且谈论墙内的美丽的花园。"我们从前在那儿多么快活啊",他们都这样说。

春天来了,乡下到处都开着小花,到处都有小鸟歌唱。单单在巨人的花园里却仍旧是冬天的气象。鸟儿不肯在他的花园里唱歌,因为那里再没有小孩的踪迹,树木也忘了开花。偶尔有一朵美丽的花从草间伸出头来,可是它看见那块布告牌,禁不住十分怜惜那些不幸的孩子,它马上就缩回在地里,又去睡觉了。觉得高兴的只有雪和霜两位。他们嚷道:"春天把这个花园忘记了,所以我们一年到头都可以住在这儿。"雪用她的白色大氅盖着草,霜把所有的树枝涂成了银色。她们还请北风来同住,他果然来了。他身上裹着皮衣,整天在园子里四处叫吼,把烟囱管帽也吹倒了。他说:"这是一个适意的地方,我们一定要请雹来玩一趟。"于是雹来了。他每天总要在这宅子屋顶上闹三个钟头,把瓦片弄坏了大半才停止。然后他又在花园里绕着圈子用力跑。他穿一身的灰色,他的气息就像冰一样。

"我不懂为什么春天来得这样迟,"巨人坐在窗前,望着窗外他那寒冷的、雪白的花园,自言自语;"我盼望天气不久就会变好。"

可是春天始终没有来，夏天也没有来。秋天给每个花园带来金色果实，但巨人的花园却什么也没有得到。“他太自私了，”秋天这样说。因此冬天永远留在那里，还有北风，还有雹，还有霜，还有雪，他们快乐地在树丛中跳舞。

一天早晨巨人醒在床上，他忽然听见了动人的音乐。这音乐非常好听，他以为一定是国王的乐队在他的门外走过。其实这只是一只小小的梅花雀在他的窗外唱歌，但是他很久没有听见一只小鸟在他的园子里歌唱了，所以他会觉得这是全世界中最美的音乐。这时雹也停止在他的头上跳舞，北风也不叫吼，一股甜香透过开着的窗来到他的鼻端。“我相信春天到底来了，”巨人说；他便跳下床去看窗外。

他看见了什么呢？

他看见一个非常奇怪的景象。孩子们从墙上一个小洞爬进园子里来，他们都坐在树枝上面，他在每一棵树上都可以见到一个小孩。树木看见孩子们回来十分高兴，便都用花朵把自己装饰起来，还在孩子们的头上轻轻地舞动胳膊。鸟儿们快乐地四处飞舞歌唱，花儿们也从绿草中间伸出头来看，而且大笑了。这的确是很可爱的景象。只有在一个角落里冬天仍然留着，这是园子里最远的角落，一个小孩正站在那里。他太小了，他的手还挨不到树枝，他就在树旁转来转去，哭得很厉害。这株可怜的树仍然满身盖着霜和雪，北风还在树顶上吹，叫。“快爬上来！小孩，”树对孩子说，一面尽可能地把枝子垂下去，然而孩子还是太小了。

巨人看见窗外这个情景，他的心也软了。他对自己说：

“我多么自私啊！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春天不肯到这儿来了。我要把那个可怜的小孩放到树顶上去，随后我要把墙毁掉，把我的花园永远永远变作孩子们的游乐场。”他的确为着他从前的举动感到十分后悔。

他轻轻地走下楼，静悄悄地打开前门，走进院子里去。但是孩子们看见他，非常害怕，他们立刻逃走了，花园里又现出冬天的景象。只有那个最小的孩子没有跑开，因为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使他看不见巨人走过来。巨人偷偷地走到他后面，轻轻地抱起他，放到树枝上去。这棵树马上开花了，鸟儿们也飞来在枝上歌唱，小孩伸出他的两只胳膊，抱住巨人的颈项，跟他接吻。别的小孩看见巨人不再像先前那样凶狠了，便都跑回来。春天也就跟着小孩们来了。巨人对他们说：“孩子们，花园现在是你们的了，”他拿出一把大斧，砍倒了围墙。中午人们赶集，经过这里，他们看见巨人和小孩们一块儿在他们从未见过的这样美的花园里面玩。

巨人和小孩们玩了一整天，天黑了，小孩们便来向巨人告别。

“可是你们那个小朋友在哪儿？我是说那个由我放到树上去的孩子。”巨人最爱那个小孩，因为那个小孩吻过他。

“我们不知道，他已经走了，”小孩们回答。

“你们不要忘记告诉他，叫他明天一定要到这儿来，”巨人嘱咐道，但是小孩们说他们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而且他们以前从没有见过他；巨人觉得很不快活。

每天下午小孩们放学以后，便来找巨人一块儿玩。可是

巨人喜欢的那个小孩却再也看不见了。巨人对待所有的小孩都很和气,可是他非常想念他的第一个小朋友,并且时常讲起他。“我多么想看见他啊!”他时常这样说。

许多年过去了,巨人也很老了。他不能够再跟小孩们一块儿玩,因此他便坐在一把大的扶手椅上看小孩们玩各种游戏,同时也欣赏他自己的花园。他说:“我有许多美丽的花,可是孩子们却是最美丽的花。”

一个冬天的早晨,他起床穿衣的时候,把眼睛掉向窗外望。他现在不恨冬天了,因为他知道这不过是春天在睡眠,花在休息罢了。

他突然惊讶地揉他的眼睛,并且向窗外看了再看。这的确是一个很奇妙的景象。园子的最远的一个角里有一棵树,枝上开满了可爱的白花。树枝完全是黄金的,枝上低垂着累累的银果,在这棵树下就站着他所爱的那个小孩。

巨人很欢喜地跑下楼,进了花园。他急急忙忙地跑过草地,到小孩身边去。等他挨近小孩的时候,他的脸带着愤怒胀红了,他问道:“谁敢伤害了你?”因为小孩的两只手掌心上现出两个钉痕,在他两只小脚的脚背上也有两个钉痕。

“谁敢伤害了你?我立刻拿我的大刀去杀死他,”巨人叫道。

“不!”小孩答说;“这是爱的伤痕啊。”

“那么你是谁?”巨人说,他突然起了一种奇怪的敬畏的感觉,便在小孩面前跪下来。

小孩向着巨人微笑了,对他说:“你有一回让我在你的园

子里玩过，今天我要带你到我的园子里去，那就是天堂啊。”

那天下午小孩们跑进园子来的时候，他们看见巨人躺在一棵树下，他已经死了，满身盖着白花。

忠实的朋友

有天早晨一只老河鼠从他的洞里伸出头来。他有明亮的小眼睛和坚硬的灰色颊须，他的尾巴好像是一条长长的黑橡皮。小鸭们在池塘里游来游去，看起来真像一群黄色的金丝雀，他们的母亲全身纯白，配上一对真正的红腿，她正在教他们怎样在水中倒立。

"你们要是不会倒立，就永不会有跟上等人来往的机会，"她不断地对他们说，并且她时常做给他们看，怎样才可以倒立起来。可是小鸭们并不注意她。他们太年轻了，完全不知道跟上等人来往的好处。

"多么不听话的孩子！"老河鼠嚷道；"他们实在应当淹死。"

"不是的，"母鸭答道；"开头不容易，对谁都是一样，做父母的要有耐心才好。"

"啊！ 我一点也不懂做父母的情感，"河鼠说。"我不是个有家室的人。其实，我从没有结过婚，也决不想结婚。爱情就它本身来说也很不错，可是友谊却比它高尚得多。老实说，我不知道在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忠实的友谊更高贵、更难得的东西。"

"那么请问,你以为一个忠实的朋友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义务?"一只绿色梅花雀坐在近旁一棵柳树上面,听见他们的谈话便插嘴问道。

"对啊,我也就是想知道这一点,"母鸭说,她便游到池子的那一头去,倒立起来,给她的孩子们做一个好榜样。

"你问得多傻!"河鼠大声说。"自然啊,我希望我的忠实的朋友对我忠实。"

"那么你又怎样报答呢?"小鸟说,他拍起他的小翅膀,跳上了一根银色的丫枝。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河鼠答道。

"我给你讲一个这方面的故事罢,"梅花雀说。

"这是跟我有关的故事吗?"河鼠问道。"要是那样的话,我倒高兴听,因为我很喜欢小说。"

"这个故事也可以用到你身上,"梅花雀答道,他飞下来,站在河岸上,开始讲着"忠实的朋友"的故事。

"从前,"梅花雀说道,"有一个非常老实的小家伙名叫汉斯。"

"他很出名吗?"河鼠问道。

"不,"梅花雀答道,"我一点儿也不觉得他出名,不过他的心肠好,而且有一张很滑稽的、和善的圆脸,那倒是很多人知道的。他一个人住在一间小茅屋里,每天在他的园子里劳动。在他那一带地方没有一个花园像他的那样可爱的。那儿有美洲石竹,有紫罗兰,有荠,有法国的松雪草。有淡红色蔷薇,有黄蔷薇,有番红花,有金色、紫色和白色的堇菜。耧斗菜和碎

米荠，牛膝草和野兰香，莲香花和鸢尾，黄水仙和丁香都按照季节依次开花，一种花刚谢了，另一种花又跟着开放，园中永远看得见美丽的东西，永远闻得到好闻的香气。

“小汉斯有许多朋友，不过里面最忠实的却要算磨面师大修。的确这个有钱的磨面师对小汉斯是极忠实的，他每次走过小汉斯的花园一定要靠在篱笆上折一大束花，或者拔一把香草，要是在有果子的季节，他一定要拿梅子和樱桃装满他的衣袋。

“磨面师常常对小汉斯说：‘真朋友应当共享一切，’小汉斯听着，点头微笑，他觉得自己有一个思想这么高超的朋友，是很可骄傲的事。

“的确，有时候邻居们也觉得奇怪：那个有钱的磨面师不管他有一百袋面粉存在他的磨坊里，又有六头奶牛和一大群绵羊，他却从没有给过小汉斯一点东西；不过小汉斯始终没有想过那些，而且磨面师常常对他讲些关于真正友谊的不自私的事情，在他，再没有什么比听他的朋友讲那些奇妙事情更使他高兴的了。

“小汉斯就这样一直在他的园子里劳动着。在春、夏、秋三季里他很快乐，可是冬天一来，他没有果子或者鲜花带到市场去卖，他就得大大地挨饿受冻，常常连晚饭也吃不上，只吃一两个干梨或者硬核桃就上床睡觉了。在冬天他还很寂寞，因为磨面师在那些时候从没有来看过他。

“磨面师常常对他妻子说：‘雪还没有化的时候，我去看小汉斯，是没有好处的，因为人在困难的时候，应该让他安静，不

应当有客人去打扰他。这至少是我对于友谊的看法，我相信我是对的。所以我要等到春天来才去探望他，那时他便可以送给我一大篮樱草，这会使他非常高兴。'

"他的妻子正坐在壁炉旁一把舒适的圈手椅上，对着一炉旺柴火，便答道：'你为别人想得很周到，的确很周到。听你谈起友谊，真叫人满意。我相信连牧师本人也讲不出这样美丽的事，哪怕他住在一所三层的楼房里，小手指上还戴了一个金戒指。'

"这时磨面师的最小的儿子在旁边插嘴说：'可是我们不能请小汉斯到这儿来吗？要是可怜的汉斯有困难的话，我愿意把我的粥分一半给他，我还要给他看我的小白兔。'

"磨面师听见这番话便嚷起来：'你这孩子多傻！我真不明白送你上学念书有什么用。你好像什么都没有学到。你听我说，要是小汉斯到了我们这儿，看见我们的一炉旺火，看见我们的好的饮食和大桶的红酒，他说不定会妒忌的，妒忌是件最可怕的事，它会损害人的天性。我决不愿意叫汉斯的天性给损害了。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要永远照管他，并且留心他不要受到任何的诱惑。而且，要是汉斯到了这儿，他也许会要求我赊欠点面粉给他，这是我办不到的事。面粉是一件事，友谊又是一件事，不能够混在一块儿。你看，这两个词儿念起来声音差得很远，意思也完全不同。每个人都看得出来。'

"磨面师的妻子给自己斟了一大杯温热的麦酒，一面称赞道：'你说得多好！真的我在打瞌睡了。真正像在礼拜堂里听讲一样。'

“磨面师答道：‘做得好的人多，可是说得好的人却很少，可见两者之中还是说话更难，而且也更漂亮；’他用严厉的眼光望着坐在桌子那面的小儿子，那个孩子十分不好意思，埋下头，满脸通红，眼泪偷偷地掉到他的茶杯里去了。然而，他年纪还这么小，你们得原谅他啊。”

“这是故事的收场吗？”河鼠问道。

“当然不是，”梅花雀答道，“这是开头啊。”

“那么你太落伍了，”河鼠说。“现在会讲故事的人都是从收场讲起，然后讲到开头，最后才是中段，这是新方法。前些时候我听见一个批评家讲起这些话，那天他正同一个年轻人在池塘边散步。他谈起这个问题发了长篇大论，我相信他说得不错，因为他头顶全秃了，鼻梁上架着一副蓝眼镜，并且只要年轻人一讲话，他就回答一声‘呸！’，不过请你还是把你的故事讲下去罢。我很喜欢那个磨面师。我自己也有一大堆美丽的情感，所以我非常同情他。”

“好的，”梅花雀说，他时而用这只腿跳，时而又用那只腿跳，“等到冬天一过去，樱草开出浅黄色的星花来的时候，磨面师马上对他妻子说，他想下山去探望小汉斯。

“他的妻子大声称赞道：‘啊，你心肠多好啊！你总是想着别人。你千万不要忘记把大篮子带去装花回来。’

“磨面师便用一根结实的铁链把风车的翅子缚在一块儿，又将篮子挂在他的胳膊上走下山去。

“磨面师见着小汉斯便招呼道：‘早安，小汉斯。’

“汉斯把身子支在他的铁铲上，满面笑容地回答：‘早安。’

"磨面师问道:'这一个冬天你过得怎样?'

"汉斯大声说:'啊,承你问起这个,你实在太好了,你真是太好了。过去我倒有过一点儿困难,可是春天已经来了,我真快乐,我所有的花全开得很好。'

"磨面师说:'这个冬天我们常常讲起你,我们常常担心你怎样地在过日子。'

"汉斯说:'你太厚道了,我倒有点害怕你已经把我忘记了。'

"磨面师说:'汉斯,你这个想法真叫人惊奇,友谊绝不会使人忘记。这就是友谊的了不起的地方,不过我想你也许不懂生活的诗意。还有,啊,你的樱草多好看!'

"汉斯答道:'它们的确很好看,并且我今年运气真好,会有这么多的樱草,我要把它们带到市上去,卖给市长小姐,得到钱来赎回我的小车。'

"磨面师说:'赎回你的小车?你是说你已经把小车卖掉了吗?这多傻啊!'

"汉斯说:'啊,我不得不这样做。你知道冬天对我是个很艰难的时期,我真的没有一个钱买面包。所以我最初卖掉我礼拜天穿的衣服上的银钮扣,随后卖掉我的银链子,后来又卖掉我的大烟斗,最后卖掉我的小车。可是我现在就要把它们全赎回来。'

"磨面师说:'汉斯,我愿意把我的小车给你。它不算十分完好;的确,它有一边是落了,轮条也有点毛病;可是不管这个,我还是要把它送给你。我知道,我是非常慷慨的,并且很

多人都会认为我送掉它是件很傻的举动，可是我跟一般人不同。我以为慷慨就是友谊的精华，并且我还给自己留着一辆新的小车。不错，你大可以放心，我会把我的小车给你。'

"小汉斯一张滑稽有趣的圆脸上充满了喜色，他说：'啊，你真慷慨。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它修好，因为我屋里有一块木板。'

"磨面师说：'一块木板！啊，我正想找块木板来补我的仓顶。我的仓顶上有个大洞，要是我不塞住它，谷子都会受潮的。幸好你提起了它！一件好事常常引起另一件来，这句话真不错。我已经把我的小车给了你，现在你要把你的木板给我了。不用说，小车比木板贵得多，可是真正的友谊从来不留心这样的事情。请你马上把木板拿来，我今天就要动手修我的仓。'

"小汉斯大声说：'我马上去，'他跑进他的小茅屋，把木板拖了出来。

"磨面师望着木板，一面说：'这块木板并不很大，我担心我用来补了我的仓顶以后就没有留给你补小车的了；不过，这当然不是我的错。并且我既然把我的小车给了你，我相信你一定高兴给我一些花作报答。篮子在这儿，请你给我装得满满的。'

"小汉斯接着篮子，带点烦恼地说：'装得满满的吗？'因为这个篮子实在很大，他知道要是他把它装满，就没有花留下来拿到市上去卖了，可是他很想把他的银钮扣赎回来。

"磨面师答道：'当然啊，我既然把我的小车给了你，我觉

得向你讨一点花，也不为过。我也许错了，可是我总以为友谊，真正的友谊是不带一点儿私心的。’

“小汉斯大声嚷起来：‘我亲爱的朋友，我最好的朋友，所有我园子里的花全听你自由使用。我宁愿早得到你的看重，至于我那银钮扣随便哪天都成，’他便跑去，把他园里所有的美丽的樱草全摘下来，装满了磨面师的篮子。

“磨面师说：‘小汉斯，再见，’他把木板扛在肩头，大篮子拿在手里上山去了。

“小汉斯说：‘再见，’他又很高兴地继续挖起土来，那辆小车太使他满意了。

“第二天，他正把耐冬钉在门廊上的时候，听见磨面师的声音在大路上唤他。他便从梯子上跳下来，跑到花园里去，向墙外张望。

“磨面师站在那儿，背上扛着一大袋面粉。

“磨面师说：‘亲爱的小汉斯，你肯替我把这袋面粉扛到市上去吗？’

“汉斯说：‘啊，真对不起，不过我今天实在很忙。我得把我那些藤子全钉起来，把我那些花全浇了水，把我那些草全剪平。’

“磨面师说：‘好，你说得不错，不过我就要把我的小车送给你了，你还拒绝我，我觉得你未免不讲交情。’

“小汉斯大声说：‘啊，你不要这样说，我无论如何，不会不讲交情；’他便跑进屋去拿了帽子，然后出去接过了那一大袋面粉，扛在他的肩头，动身往市上去了。

“这是一个大热天，路上尘土多得可怕，汉斯还不曾走到第六个里程石，他就累得没有办法，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了。可是他又勇敢地继续向前走去，后来他到了市场。他在市上等了一忽儿，便把那袋面粉卖出去了，卖价很高，他得到钱立刻回家去，因为他害怕，要是他在市场上耽搁久了，说不定会在路上遇见强盗的。

“晚上小汉斯上床睡觉的时候，他对自己说：‘今天实在是很吃力，不过我倒高兴我并没有拒绝磨面师，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并且他就要把他的小车送给我。’

“第二天大清早磨面师就下山来拿卖面粉的钱，可是小汉斯太疲倦了，他还睡在床上。

“磨面师说：‘说老实话，你太懒了。我就要把我的小车给你，你应当更勤快点才像话。懒惰是一件大罪，我当然不喜欢我有个偷懒的朋友。你一定不会怪我跟你很坦白地直说。自然啊，我要不是你的朋友，我决不会这样做的。可是如果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意思直说出来，那么还用得着友谊干吗？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说漂亮话，讨好人，巴结人，可是一个真心朋友却总是说些不中听的话，并且不惜给人苦吃。的确，一个真正的真心朋友是高兴这样做的，因为他知道他是在做好事。’

“小汉斯揉着他的眼睛，脱下他的睡帽来，一面说：‘请你原谅，我实在太累了，我还想在床上躺一忽儿，听听小鸟儿唱歌。你知道我听过小鸟儿唱歌以后做事情总是更有精神吗？’

“磨面师拍着小汉斯的背说：‘好，我听见很高兴，因为我要你穿好衣服马上就到我磨坊来，给我补谷仓顶。’

“可怜的小汉斯很想就到他自己的园子里去劳动，因为他的花已经有两天没有浇水了，可是磨面师是他一个极好的朋友，他不愿意拒绝他。

“他便用一种半羞惭半害怕的声调问道：‘如果我说我很忙，你会以为我不讲交情吗？’

“磨面师答道：‘是啊，我并不觉得我对你要求得太多，既然我要把我的小车送给你；不过要是你不肯，我就自己动手做。’

“小汉斯连忙叫起来：‘啊，绝不可以；’他从床上跳下来，穿好衣服，走到谷仓那儿去了。

“他在那儿做了一整天，一直做到黄昏，黄昏时分磨面师来看他究竟做得怎样了。

“磨面师快乐地叫起来：‘小汉斯，你把屋顶上的洞补好了吗？’

“小汉斯从梯子上爬下来，答道：‘完全补好了。’

“磨面师说：‘啊，世界上再没有比替别人做事情更快乐的了。’

“小汉斯坐下来，揩着额上的汗答道：‘听你谈话，的确是大的光荣，极大的光荣，可是我害怕我永远不会有你这样的美丽的思想。’

“磨面师说：‘啊，你慢慢儿就会有的，不过你得再努力些。现在你才只做到友谊的实行；将来有一天你也会有理论的。’

“小汉斯便问：‘你真的以为我会吗？’

“磨面师答道：‘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不过现在你既然补好

了屋顶，你最好就回家去休息，因为我明天还要你把我的羊赶到山上去。’

“可怜的小汉斯对这件事情连一句话也害怕说，第二天大清早磨面师便把他的羊赶到茅屋外面来了，汉斯只好带它们上山去。这样的来回一趟就花了他整天的工夫；他回到家的时候，人疲倦得要命，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一直睡到大天亮。

“他对自己说：‘我今天在园子里一定多快活啊，’他马上就去劳动了。

“然而他还是永远不能够照料他的花，因为他的朋友磨面师仍旧常常跑来麻烦他，派他去出长差，不然就叫他到磨坊里去帮忙。小汉斯有时也很痛苦，他害怕他的花会以为他已经忘记了它们，不过他还用这样的一个想法来安慰自己，就是，磨面师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常常对自己说：‘况且他就要把他的小车给我，那完全是一种慷慨的行为。’

“小汉斯就这样不断地替磨面师做事，磨面师也不断地对他讲起种种关于友谊的美丽事情，汉斯把那些话全记在一本笔记本上，晚上常常拿出来读，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

“有一天晚上小汉斯正坐在家里烤火，忽然听见响亮的敲门声。这个夜里天气很坏，风一直在房屋四周怒吼狂吹，他起初还以为这只是风暴声。可是第二下敲门声又响起来了，随后又是第三下，比前两下声音更大。

“小汉斯对自己说：‘这是一个穷苦的出门人，’他便跑去开门。

“门前站着磨面师，一只手提一个灯笼，另一只手拿一根

手杖。

“磨面师看见他，便叫起来：‘亲爱的小汉斯，我碰到很不幸的事情了。我的小儿子从梯子上跌下来受了伤，我现在去请医生。可是医生住在很远的地方，今晚上天气又是这么坏，我刚才忽然想起，要是你替我跑一趟，那倒好得多。你知道我就要把我的小车给你，所以你应该替我做点事情来报答，这是很公平的。’

“小汉斯大声说：‘当然啊，你跑来找我，我觉得非常荣幸，我马上就动身。不过你得把你的灯笼借给我，因为夜里黑得很，我害怕我会跌到沟里去。’

“磨面师却答道：‘对不起，这是我的新灯笼，要是它出了毛病，对我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小汉斯大声说：‘好，不要紧，我不用它了，’他把他那件宽大的皮衣和那顶暖和的红色便帽取下来穿戴好，又缠了一根围巾在颈项上，便动身了。

“这真是一个可怕的夜！天很黑，小汉斯伸手看不见自己的指头，风刮得很厉害，他几乎站不稳了。可是他非常勇敢，他大约走了三个钟头以后，居然走到了医生的家，他敲着门。

“‘谁呀？’医生从他寝室的窗里伸出头来，大声问道。

“他说：‘医生，我是小汉斯。’

“医生又问：‘小汉斯，你来做什么？’

“他答道：‘磨面师的儿子从梯子上跌下来受了伤，磨面师要你马上就去。’

“医生说：‘很好，’他便叫人备马，又穿好靴子，拿了灯笼，

走下楼来，骑着马，朝着磨面师家的方向走去，小汉斯吃力地跟在马后。

“可是风暴越来越厉害，雨下得像河流一样，小汉斯看不清路，也赶不上马了。后来他迷了道，就在一片沼地上面转来转去，那是一块很危险的地方，因为到处都是很深的洞穴，可怜的小汉斯就淹死在这儿了。第二天他的尸首被几个牧羊人找到了，正浮在一个大池塘的水面上，他们把他抬回他的茅屋里去。

“小汉斯下葬的时候，大家都去参加，因为他平日很得人心，丧主便是磨面师。

“磨面师说：‘我既然是他最好的朋友，那么理应由我占最好的地位，’所以他便走在行列的最前头，穿一件黑色长袍，时时用一块大的手帕揩眼睛。

“葬礼完毕，送葬的人都舒舒服服地坐在客栈里面，喝香料酒，吃甜点心，铁匠忽然说：‘小汉斯的死对每个人的确都是一个大损失。’

“磨面师答道：‘无论如何对我是个大损失，我差不多已经把我的小车给他了，我现在真不知道拿它来做什么好。它放在我家里对我很不方便，它破烂得没有办法，我又不能拿它卖钱。我以后一定要小心不再把任何东西送人。人常常吃慷慨的亏。’”

“又怎样呢？”过了好一忽儿河鼠说。

“怎样，我的故事讲完啦，”梅花雀说。

“可是磨面师的结果怎样呢？”河鼠问道。

“啊！老实说我并不知道，”梅花雀答道；“我相信我不会关心这个。”

“显然你天性里面并没有同情，”河鼠说。

“我害怕你还不大明白这个故事里面含的教训，”梅花雀说。

“你说什么？”河鼠嚷道。

“教训。”

“你是说这个故事里面有一种教训吗？”

“当然啊，”梅花雀说。

“好罢，”河鼠很生气地说，“我觉得你讲故事以前，就应当先告诉我那个。要是你那样做了，我一定不会听你的；说实在话，我应当像批评家那样说一声‘呸’。不过我现在还可以说；”所以他拚命地叫出了一声“呸”，又拿尾巴扫了一下，便回到他的洞里去了。

“你喜不喜欢河鼠？”过了几分钟母鸭用脚拍着水浮上水面来了，她向梅花雀问道。“他有很多的优点，不过拿我来说，我有一般的母亲的情感，看见决心不结婚的人，总要掉眼泪的。”

“我害怕我把他得罪了，”梅花雀说。“因为我对他讲了一个带教训的故事。”

“啊哟！这倒常常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母鸭说。

我完全同意她的话。

了不起的火箭

国王的儿子要结婚了，国内准备着普遍的庆祝，王子等他的新娘整整等了一年，后来她毕竟来了。她是一位俄国公主，坐着六匹驯鹿拉的雪车从芬兰一路赶来的。雪车的形状很像一只金色大天鹅，小公主就坐在天鹅的两只翅膀中间。她那件银鼠皮的长外套一直盖到她的脚，她头上戴了一顶银线小帽，她的脸色苍白得就像她平时住的雪宫的颜色。她是那么苍白，所以她的雪车经过街上的时候，百姓们都感到惊奇。“她像一朵白蔷薇！”他们嚷道，他们从露台上朝着她丢下花来。

王子在宫城门口等着迎接她。他有一对爱梦想的青紫色眼睛，和纯金一般的头发。他看见她来，便跪下一只腿，吻她的手。

“你的照相很美，”他喃喃地说，“可是你本人比照相还要美；”小公主脸红起来。

“她先前像一朵白蔷薇，可是现在她像一朵红蔷薇了，”一个年轻的侍从对他的朋友说，整个宫里的人听见了都很高兴。

这以后的三天里面人人都说着：“白蔷薇，红蔷薇，红蔷薇，白蔷薇；”国王便下令把那个侍从的薪金增加一倍。其实

他根本就没有薪金，加薪的命令对他并没有什么用处，不过这是一种大的荣誉，并且照例在《宫报》上公布了。

过了这三天，婚礼便举行了。这是一个隆重的仪式，一对新人在一幅绣着小珍珠的紫天鹅绒华盖下面手拉手地走着。随后又举行盛大的宴会，一共继续了五个钟头。王子同公主坐在大殿的首位，用一个透明的水晶杯子喝酒。据说只有真诚的爱人才能够用这个杯子喝酒，要是虚假的爱情的嘴唇一挨到杯子，杯子马上就会变成灰暗无光而混浊了。

"他们分明互相爱着，就跟水晶一样地洁白！"那个小侍从又说，国王第二次下令给他加薪。"多大的光荣啊！"朝臣们全这样地嚷着。

大宴后又举行跳舞会。新娘和新郎应当一块儿跳蔷薇舞，国王答应吹笛子。他吹得很坏，可是没有人敢当面对他说，因为他是国王。事实上他只知道两个调子，并且他从来就不能确定他吹的是哪一个调子，可是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不管他吹什么，大家都一样高声叫起来："好极了！好极了！"

程序单上最后一个节目是大放烟火，燃放的时间规定在当天的午夜。小公主一辈子没有见过烟火，因此国王下令在她结婚那一天要皇家花炮手到场伺候。

"烟火是什么样子？"小公主有天早晨在露台上散步的时候，这样问过王子。

"它们就像北极光，"国王说，他素来喜欢插嘴替别人回答问话，"不过它们更自然得多。拿我自己来说，我喜欢它们，不喜欢星星，因为你永远知道它们什么时候要出现，它们跟我自

已吹笛子一样地有趣味。你一定得看看它们。”

在御花园的尽头已经搭起了一座高台，等着皇家花炮手把一切安排好以后，烟火们就交谈起来。

“世界的确很美，”一个小爆竹大声说。“你只看看那些黄色的郁金香，嘿！假使它们是真的炮仗，它们也不会比现在更好看的。我很高兴我旅行过了。旅行很能增长见识，并且会消除一个人的一切成见。”

“国王的花园并不是世界啊，你这傻爆竹，”一个大的罗马花筒说；“世界是个很大的地方，你要看遍世界，得花三天的工夫。”

“不论什么地方，只要你爱它，它就是你的世界，”一个多思虑的轮转炮嚷道，她年轻时候爱过一个旧的杉木匣子，常常以她的失恋自夸；“不过爱情不再是时髦的了，它已经给诗人们杀死了。他们写了那么多谈爱情的东西，弄得没有人相信了，我觉得这是毫不足怪的。真的爱情是痛苦的，而且还是沉默的。我记得我自己从前——。可是现在没有什么关系了。浪漫史是过时的东西了。”

“胡说！”罗马花筒说，“浪漫史是永不会死的。它就跟月亮一样，永远活着。例如，新娘和新郎就是那么热烈地互相爱着。今天早晨有个棕色纸做的火药筒把他们的事情详细地对我说了，他知道最近的宫廷新闻，他刚巧跟我同住在一个抽屉里头。”

可是轮转炮摇着头，喃喃说：“浪漫史已经死了，浪漫史已经死了，浪漫史已经死了。”她是这样一种人，她认为，要是你

把一件事情翻来覆去地说许多次,到头来假的事情也会变成真的了。

突然听见一声尖的干咳,他们都掉头朝四面张望。

咳嗽的是一个高高的、样子傲慢的火箭,他给绑在一根长棍子的头上。他每次要说话,总得先咳一两声嗽,来引起人们注意。

"啊哼! 啊哼!"他说,大家都侧耳静听,只有那个可怜的轮转炮仍旧摇着她的头喃喃说:"浪漫史已经死了。"

"守秩序! 守秩序!"一个炮仗叫起来。他是政客一流的人物,在地方选举里面他总是很出风头,所以他会使用议会里的习惯用语。

"死绝了,"轮转炮低声说,她去睡了。

等着四周完全静下来的时候,火箭又第三次咳嗽而且说起话来了。他说话声音很慢,而且很清楚,好像他在读他的论文让人记录似的,他从不正眼看听话的人。他的确有一副堂堂的仪表。

"国王的儿子运气多好,"他说,"他的婚期就定在我燃放的那天。真的,即或这是预先安排好了的,对他也不能够再有更好的结果了;不过王子们总是很幸运的。"

"啊,奇怪!"小爆竹说,"我的想法完全相反,我以为我们是燃放来恭贺王子的。"

"对你们可能是这样,"他答道,"的确,我相信是这样,可是对我情形就两样了,我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火箭,我出身在一个了不起的人家。我母亲是她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轮转炮,她

以舞姿优美出名。每当她公开登场的时候，她总要旋转十九次才出去。她每转一次就要抛出七颗粉红色的星到空中去。她的直径有三英尺半，她是用最好的火药做成的。我的父亲跟我一样是火箭，他生在法国。他飞得那么高，人都以为他不会再下来了。然而他还是下来了，因为他心地很好，并且他变作一阵金雨非常光辉堂皇地落下来。报纸上用了非常恭维的字句记载他的表演。的确，《宫报》上称他为化炮术的一大成功。”

“花炮，你是说花炮罢，”旁边一个蓝色烟火说；“我知道是花炮，因为我看见我自己的匣子上写得有这样的字。”

“唔，我说‘化炮’，”火箭用了庄严的声调说，蓝色烟火觉得自己给火箭压倒了，心里不舒服，马上就去欺负旁边那些小爆竹，为的表示他仍旧是一个有点重要的人。

“我在说，”火箭继续说下去，“我在说——我在说什么呢？”

“你在讲你自己，”罗马花筒答道。

“不错；我知道我正在讨论一个有趣味的题目就让人很无礼地打岔了。我讨厌一切粗鲁无礼的举动，因为我非常敏感。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敏感的，我十分相信。”

“什么是一个敏感的人？”炮仗问罗马花筒道。

“一个人因为自己生鸡眼，就老是去踏别人的脚指头，他就是敏感的人，”罗马花筒低声答道；炮仗差不多要笑破肚皮了。

“请问你笑什么？”火箭问道；“我并不在笑。”

“我笑,因为我高兴,”炮仗答道。

“这个理由太自私了,”火箭生气地说。“你有什么权利高兴?你得想到别人。事实上你得想到我。我常常想到我自己,我希望每个别的人都想到我。这就是所谓同情。这是一个美丽的德性,我倒有很多很多。譬如,假设今晚上我出了什么事,那么对每个人都会是多大的不幸!王子和公主永远不会再高兴了,他们整个的结婚生活都给毁了,至于国王呢,我知道他一定受不了这个。真的,我一想起我自己地位的重要来,我差不多感动得流眼泪了。”

“要是你想使别人快乐。你最好不要流眼泪弄湿你的身子,”罗马花筒大声说。

“的确,”蓝色烟火现在兴致好多了,他接嘴嚷道:“这只是极普通的常识。”

“不错,常识!”火箭愤怒地说;“你忘了我是很不寻常,很了不起的。唔,不论谁,只要是没有想象力的人,就可以有常识。可是我有想象力,因为我从不照着事物的真相去想它们;我老是把它们当作完全不同的东西来想。至于说不要流眼泪,很明显,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欣赏多情善感的天性的。幸而我自己并不介意。只有想着任何人都比我差得很多,只有靠着这个念头,一个人才能够活下去,我平日培养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你们全是没有心肠的。你只顾在笑,开玩笑,好像王子同公主刚才并没有结婚似的。”

“嗯,不错,”一个小火球嚷道,“为什么不可以呢?这是桩大喜事,我飞到天空里的时候,我要把这一切对星星详说。我

跟它们讲起美丽的公主的时候，你会看见它们眼睛发亮。”

“啊！多么平凡的人生观！”火箭说；“不过这正如我所料。你心里什么都没有；你是空空洞洞的。就说，也许王子同公主会住在一个有河的地方，那是一条很深的河，也许他们会有一个独生子，那个小孩就跟王子一样有一头金发和一对青紫色的眼睛；也许有一天他会跟他的保姆一块儿出去散步；也许保姆会在一棵大的接骨木树下睡着了，也许小孩会跌进那条深的河里淹死了。多么可怕的灾祸！可怜的人，他们要失掉他们的独生子了！的确太吓人了！我永远忘不了它。”

“可是他们并没有失掉他们的独生子呢，”罗马花筒说；“他们根本就没有遇到什么灾祸。”

“我并没有说他们已经失掉了他们的独生子，”火箭答道；“我是说他们可能失掉。要是他们已经失掉了他们的独生子，那还用得着我来多讲。我就恨那班事后追悔的人。可是一想到他们可能失掉他们的独生子，我就非常难过。”

“虚伪[①]？你的确是的！”蓝色烟火大声说。“你实在是我所见过的最虚伪的人。”

“你是我所见过的最无礼的人，”火箭说；“你不能了解我跟王子的友情。”

“唔？你连他都不认识呢，”罗马花筒吼道。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认识他，”火箭回答道。“我敢说，要是我认识他，我就不会做他的朋友了。要认识自己的朋友，那

① 原文一个字有两个意思，蓝色烟火故意把“难过”解释作“虚伪”。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的确你还是不要流眼泪好，”火球说，“这倒是要紧的事。”

“我相信，对你倒是很要紧的，”火箭答道，“但是我要哭就哭，”他真的流出了眼泪来，泪水像雨点似地流下他的棍子，两个小甲虫正打算一块儿安家，要找一块干燥的地方住进去，差一点被这泪水淹死了。

“他一定有一种真正浪漫的天性，”轮转炮说，“因为并没有一点值得哭的事情，他会哭得那么伤心。”她发出一声长叹，又想起了杉木匣子来了。

可是罗马花筒和蓝色烟火非常不高兴，他们不停地大声叫着：“骗人！骗人！”他们素来是很实际的，无论什么，只要是他们不赞成的，他们就说是“骗人”。

“明月像一面很出色的银盾似的升了起来，星星开始闪光，从宫中传出来乐声。

王子同公主这对新人开舞。他们跳得非常美，连那些亭亭玉立的白莲花也靠窗偷看他们的舞姿，大朵的红罂粟花不住地点他们的头，敲拍子。

十点钟敲了，十一点钟敲了，现在敲十二点钟，十二点的最后一下刚敲过，所有的人都走到露台上来，国王便派人叫来皇家花炮手。

“放烟火罢，”国王吩咐道；皇家花炮手深深地一鞠躬，便走下露台，到花园的尽头去。他带了六个随从人员，每人拿一根竹竿，竿头绑了一段点燃的火把。

这的确是一个壮观。

呼呼！呼呼！轮转炮走了，她一路旋转着。轰隆！轰隆！罗马花筒走了。然后爆竹们到处跳舞，蓝色烟火使得每样东西都带着深红色。“再见，”火球嚷着就飞向天空去，撒下了不少蓝色小火星来，砰！砰！炮仗们响应道，他们非常快活。每个都很成功，就除了那个了不起的火箭。他哭得一身都湿透了，他完全不能燃放了。他身上最好的东西便是火药，火药被眼泪浸湿，哪里还有什么用处。所有他的穷亲戚们，他平日间不屑对他们讲话，偶尔讲一两句话总要带一声冷笑，现在他们都飞上天空去了，就像一些开放火红花朵的出色的金花。“好呀！好呀！”宫里的人全叫起来；小公主高兴地笑了。

“我想，他们一定把我留到举行大典的时候用，”火箭说；“一定就是这个意思，”他做出比以前更傲慢的样子。

第二天工人们来收拾园子。“这明明是个代表团，”火箭说；“我要带着相当的尊严来接见他们，”所以他摆出昂然得意的神气，庄严地皱起眉头来，好像在思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似的。可是他们一点也不注意他。他们正要走开，忽然其中一个人看见了他。“喂，”那个人大声说，“一个多么坏的火箭！”便把他丢到墙外，落进阴沟里去了。

“坏火箭，坏火箭？”他在空中旋转翻过墙头的时候一面自言自语，“不可能！大火箭，那个人是这样说的。‘坏’和‘大’，说起来声音简直是一样，的确常常是一样的；”他落进烂泥里去了。

“这儿并不舒服，”他说，“不过这一定是个时髦的矿泉浴

场，他们送我来休养，让我恢复健康的。我的神经的确受了很大的损害，我需要休息。”

随后一只小蛙（他有一对嵌宝石的发光的眼睛和一件绿色斑点的上衣）向着火箭泅水过来了。

“原来是个新来的！”蛙说。“啊，毕竟再也找不出像烂泥那样好的东西。我只要有落雨天和一条沟，我就很幸福了。你看下午会落雨吗？我倒真希望落雨，可是天很蓝，一片云也没有。多可惜！”

“啊哼！啊哼！”火箭说，他咳起嗽来。

“你的声音多有趣！”蛙大声说。“真的它很像蛙叫，蛙叫自然是世界上最富音乐性的声音。今晚上我们有个合唱会，你可以听听。我们在农人房屋旁边那个老鸭池里面，等到月亮一升起来，我们就开始。这实在好听极了，每个人都睁着眼躺在床上听我们唱，事实上我昨天还听见农人妻子对她母亲说，她因为我们的缘故，夜里一点儿也睡不好觉。看见自己这么受欢迎，的确是一件最快活的事。”

“啊哼！啊哼！”火箭生气地说。他看见自己连一句话也插不进去，非常不高兴。

“的确，悦耳的声音，”蛙继续说；“我希望你会到鸭池那边来。我现在去找我的女儿。我有六个漂亮的女儿，我很怕梭鱼会碰到她们。他真是个怪物，他会毫不迟疑地拿她们当早饭吃。好罢，再见；说真话，我们这番谈话使我满意极了。”

“谈话，不错！”火箭说。“完全是你一个人在讲话。这并不是谈话。”

“总得有人听，”蛙说，“我就喜欢我自己一个人讲话。这节省时间，并且免掉争论。”

“可是我喜欢争论，”火箭说。

“我不希望这样，”蛙得意地说。“争论太粗野了，因为在好的社会里，大家的意见都是一样的。再说一次，再见罢；我看见我的女儿们在远处了；”小蛙便泅着水走开了。

“你是个很讨厌的人，”火箭说，“教养很差。我就恨你们这一类人：像我这样，人家明明想讲讲自己，你却喋喋不休地拚命讲你的事。这就是我所谓的自私，自私是最叫人讨厌的，尤其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人，因为我是以富有同情心出名的。事实上你应当学学我，你的确不能再找一个更好的榜样了。你既然有这个机会，就得好好地利用它，因为我差一点儿马上就要回到宫里去了。我是宫里很得宠的人；事实上昨天王子和公主就为了祝贺我而举行婚礼。自然你对这些事一点儿也不会知道，因为你是一个乡下人。”

“你跟他讲话，没有什么好处，”一只蜻蜓接嘴说，他正坐在一棵大的棕色菖蒲的顶上；“完全没有好处，因为他已经走开了。”

“那么这是他的损失，并不是我的，”火箭答道。“我并不单单因为他不注意听我就不跟他讲下去。我喜欢听我自己讲话。这是我一个最大的快乐。我常常独自一个谈很久的话，我太聪明啦，有时候我讲的话我自己一句也不懂。”

“那么你的确应当去讲哲学，”蜻蜓说；他展开一对可爱的纱翼飞到天空去了。

“他不留在这儿多傻!”火箭说。“我相信他并不常有这种进修的机会。不过我倒一点儿也不在乎。像我这样的天才总有一天会给人赏识的,”他在烂泥里又陷进去一点儿。

过了一忽儿一只大白鸭向他游了过来。她有一对黄腿和一双蹼脚,而且因为她走路摇摆的姿势被人当作一个绝世美人。

“嘎,嘎,嘎,”她说。“你形状多古怪!我可以问一句,你是生下来这样的,还是遇到什么意外事弄成这样的?”

“很显然你是一直住在乡下,”火箭答道,“不然你一定知道我是谁。不过我原谅你的无知。要想别人跟我自己一样了不起,未免不公平。要是我告诉你我能够飞到天空中去,再落着一大股金雨下来,你一定会吃惊的。”

“我并不看重这个,”鸭子说,“因为我看不出它对什么人有益处。要是你能够像牛一样地耕田,像马一样地拉车,像守羊狗一样地看羊,那才算一回事。”

“我的好人啊,”火箭用了很傲慢的声调嚷道,“我现在明白你是下等人了。像我这样身份的人永远不会有用处。我们有一点才学,那就很够了。我对任何一种勤劳都没有好感,尤其对你好像在称赞的那些勤劳我更不赞成。的确我始终认为苦工不过是这班无事可做的人的退路。”

“好的,好的,”鸭子说,她素来性情平和,从不同任何人争吵,“各人有各人的趣味。我想,无论如何,你要在这儿住下来罢。”

“啊,不会,”火箭大声说,“我只是一位客人,一位尊贵的

客人。事实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讨厌。这儿既无交际，又不安静，事实上，这本来就是郊外。我大概要回到宫里去，因为我知道我是命中注定要轰动世界的。”

“我自己从前也曾想过服务社会，”鸭子说；“社会上需要改革的事情太多了，前不久我做过一次会议的主席，我们通过决议反对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东西。然而那些决议好像并没有多大的效果。现在我专心料理家事，照管我的家庭。”

“我是生来做大事的，”火箭说，“我所有的亲戚全是这样，连那些最卑贱的也是一样的。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们一出场，我们就引起广泛的注意。实在说我自己还没有出场，不过等我出场，那一定是一个壮观。至于家事，它会使人老得更快，使人分心，忘掉更高尚的事。”

“呀！人生更高尚的事，它们多么好啊！”鸭子说；“这使我想起来我多么饿，”她向下游泅水走了，一路上还说着：“嘎，嘎，嘎。”

“回来！回来！”火箭用力叫道，“我有许多话跟你说；”可是鸭子并不理他。“我倒高兴她走了，”他对自己说，“她的心思实在太平凡了；”他在烂泥里又陷得更深一点，他想起天才的寂寞来，忽然有两个穿白色粗外衣的小男孩提着水壶抱着柴块跑到岸边来。

“这一定是代表团了，”火箭说，他极力做出庄严的样子。

“喂！”一个孩子嚷道，“看这根旧棍子！我不明白它怎么会到这儿来；”他把火箭从沟里拾起。

“旧棍子！”火箭说，“不可能！金棍子，他说的就是这个，

金棍子，金杖，这是很有礼貌的话。事实上他把我错认做朝中大官了！”

“我们把它放进火里去罢！”另一个孩子说，“它会帮忙把水烧开的。”

他们便把柴堆在一块儿，再将火箭放在顶上，燃起火来。

“这可了不得，”火箭嚷道，“他们要在青天白日里燃放我，让每个人都看得见。”

“我们现在要睡觉了，”孩子们说，“等我们醒来，水就会烧开了；”他们便在草地上躺下来，闭上了眼睛。

火箭很潮湿，所以过了许久才燃得起来。最后他终于着火了。

“现在我要燃放了！”他嚷道，他把身子挺得很直、很硬。“我知道我要飞得比星星更高，比月亮更高，比太阳更高。事实上我要飞得那么高——”

嘶嘶！嘶嘶！嘶嘶！他一直升到天空中去了。“真有趣！”他叫道，“我要像这样飞个不停。我多么成功！”

可是没有一个人看见他。

这时他觉得全身起了一种奇怪的刺痛的感觉。

“现在我要爆炸了，”他嚷起来。“我要轰动全世界，我要那么出风头，使得以后一年里面没有一个人再谈论别的事情。”他的确爆炸了。砰！砰！砰！火药燃了。那是毫无可疑的。

可是没有人听见他，连那两个小孩也没有，因为他们睡熟了。

现在他就只剩下棍子了，这根棍子落在一只正在沟边散步的鹅的背上。

“天呀！”鹅叫起来。“要落棍子雨了；”她便跳进水里去。

“我知道我要大出风头的，”火箭喘息地说，他灭了。

少年国王

在加冕日前一天晚上，少年国王一个人坐在他那漂亮的房间里。他的朝臣们都按照当时的规矩鞠躬到地行了礼，退出去，到宫内大殿中，向礼仪教师再学几遍宫廷礼节，因为他们中间有几位还不谙熟朝礼，朝臣而不熟悉朝礼，不用说，这是大不敬的事。

这个孩子(因为他还只是一个孩子，今年才十六岁)看见他们全走开了并不觉得难过，他畅快地吐出一口长气，把身子往后一靠，靠在他那绣花长椅的软垫上，他躺在那儿，睁大眼睛张着嘴，活像一位褐色的森林牧神，或者一只刚被猎人捉住的小野兽。

的确是猎人把他找到的，他们差不多偶然地碰到了他，那时候他光着脚，手里拿着笛子，正跟在那个把他养大的穷牧羊人的羊群后面，他始终认为自己是那个人的儿子。其实他的母亲是老王的独养女儿，她偷偷地跟一个地位比她低得多的男人结了婚生下他来。(有人说那个男人是一个外地人，会一种很出色的吹笛的魔术，叫年轻的公主爱上了他；又有人说，那是一个里米尼[1] 的美术家，公主很看重他，也许太看重他

---

① 里米尼(Rimini)：意大利的海港。

了，后来他突然离开了这个地方，连大礼拜堂的壁画都没有完成。）孩子出世只有一个星期，在他母亲睡着的时候，就让人把他从她身边偷走了，交给一对普通的农家夫妇去照管，这对夫妇自己没有孩子，住在僻远的树林里，从城里骑马去，有一天多的路程。生他的那个颜色苍白的少女醒过来不到一个钟头就死了，她究竟是让悲哀杀死的呢，还是像御医所宣布的，染了时疫死去，抑或照某一些人隐隐约约地说的，喝了放在香料酒里的意大利急性毒药致死呢，这就没有人知道了；一个忠心的公差骑着马把孩子搭在鞍桥上带走，在他从倦马上弯下身子去叩牧人茅屋的门的时候，公主的尸体正让人放进一个开着的墓穴，这个墓穴是在城外一个荒凉的坟地里面，据说墓穴里还有一具尸首，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外国男子，他双手被绳子反缚在背后，胸膛上满是带血的伤痕。

至少人们偷偷地互相传述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内容。有一件事倒是确实的：老王临死的时候，不知是因为忏悔自己的大罪过，还是单单为了不让他的国土从他的嫡系落到别人的手里，他差人去把那个孩子找了来，并且当着内阁大臣们的面承认孩子是他的继承人。

孩子刚刚被指定作继承人以后，好像立刻就表现出那种奇怪的爱美的热情来，这热情注定了对他的一生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些把他送到给他预备好的房间去的人常常讲起，他看见留给他穿戴的华美衣服和贵重珠宝，就发出了快乐的叫声，并且他又是多么高兴地脱下他身上穿的粗皮衣和粗羊皮外套。有时候他的确也想念他从前那种优游自在的山林生

活,繁重的宫廷礼节占去了他一天那么多的时间,这常常使他感到厌烦,可是这座富丽堂皇的宫殿(人们称它做"欢乐宫",他现在是它的主人了),对他仿佛是一个为了满足他的快乐刚造出来的新世界;只要他能够从会议席上或者引见室里逃出来,他总是立刻跑下那道装饰着镀金的铜狮和亮云斑石级的大楼梯,从一间屋子走到另一间屋子,从一条走廊走到另一条走廊,好像一个人要在美里面找出一副止痛的药,一种治病的仙方似的。

他把这称为探险旅行,事实上在他看来这真是漫游奇境,有时候还有几个披着斗篷垂着漂亮飘带的金发长身的内侍陪伴他;不过在更多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他从一种差不多等于先知预见的敏捷的本能上觉得艺术的秘密最好在暗中求得,美同智慧一样,都喜欢孤寂的崇拜者。

在这个时期中流传着不少关于他的古怪的故事。据说有位胖胖的市长代表全城市民来讲一大篇堂皇的效忠的话,曾经看见他非常恭敬地跪在一幅刚从威尼斯送来的画面前,那幅大画好像有崇拜新神的意思。又有一次他失踪了几个钟头,人们到处找寻,后来才在宫内北部小塔中一个小房间里找到了他,他正在出神地望着一块雕刻着爱多尼思① 像的希腊宝石。又传说,有人看见他拿他的暖热的嘴唇去吻一座大理石古雕像的前额,那座石像是人们修建石桥的时候在河床中

① 爱多尼思(Adonis):美神维娜斯所爱的美少年。

挖出来的，像上还刻着海得利安① 的俾斯尼亚② 奴隶③ 的名字。他还花了整夜的工夫去观察月光照在一座恩地眠④的银像上是怎样的景象。

凡是稀有的和值钱的东西对他的确都有很大的魔力，他非常迫切地想得到这些东西，便派了许多商人出去，有的去向北海的渔民买琥珀，有的到埃及去找寻只有在帝王陵墓中才找得到的神奇的绿玉，据说那种绿玉具有魔术的效力，有的去波斯收集丝绒的毡毯和着色的陶器，还有一些人便到印度去买轻纱和染色的象牙，月长石和翡翠手镯、檀香、蓝色珐琅器和细毛披肩。

可是最费他心思的却是他在加冕时候穿的袍子，那件金线织的袍子，那顶嵌满红宝石的王冠和那根垂着珍珠串的节杖。的确他今晚靠在豪华的长沙发椅上望着大段的松柴在壁炉中渐渐烧尽的时候，心里所想的正是这个。它们都是由当时最出名的美术家设计的，图样在许多个月前就进呈给他看过了，他还下过命令要工匠们不分昼夜地赶工，照图样做出来，并且要人到处去搜求那些配得上他们的手艺的珠宝，就是找遍全世界他也不在乎。他在想象中看见他自己穿着华贵的王袍站在大礼拜堂中高高的祭坛上，他的孩子的嘴唇上现出

---

① 海得利安(Hadrian)：罗马皇帝(76—138)名。

② 俾斯尼亚(Bithynia)：在小亚细亚北部的一古国名。

③ 奴隶：即美少年 Antinous，为报答 Hadrian 的爱，他自愿投水祭神，后来 Hadrian 立庙供祀他。

④ 恩地眠(Endymion)：月神(Sellene)钟爱的美少年。

了微笑，他那双深黑的森林人的眼睛也灿烂地发光了。

过了一忽儿他站起来，身子靠着壁炉的雕花庇檐，把这间灯光阴暗的屋子四处望了一下。墙上挂着表现美的胜利的华贵壁衣。一个嵌镶玛瑙和琉璃的大橱把一个角落填满了，面对窗户立着一个非常精巧的柜子，它那些漆格子都是洒着金粉和镶金的，上面放了几个精致的威尼斯玻璃酒杯，和一个黑纹玛瑙的杯子。绸子床单上绣着浅色的罂粟花，它们像是从睡着的倦手里掉下来的；有凹槽的长象牙柱撑起天鹅绒的华盖，大簇的鸵鸟毛像白泡沫似地从那里伸向天花板上的灰白色银浮雕。一个青铜的拉息沙斯[①] 满脸笑容，两手伸出头上，高高地捧着一面光亮的镜子。桌上放了一个紫水晶盆。

窗外，现出礼拜堂的大圆顶，像一个大气泡，隐约地露在一大片阴暗的房屋上面，疲乏的哨兵在夜雾笼罩的河边台地上踱来踱去。远远地在一座果树园里有一只夜莺在唱歌。素馨花的淡香从开着的窗送进来。他把他的棕色鬈发从前额向后掠回去，然后拿起一只琵琶，信手漫弹着。他的沉重的眼皮往下垂，他感到一种奇怪的倦意。他从没有像这样强烈地或者像这么快乐地感觉到美的东西的魔力与神秘。

钟楼敲午夜钟的时候，他打一下铃，内侍们进来了，他们按照繁重的礼节给他脱去衣服，在他手上洒了玫瑰香水，又在他的枕头上撒了些鲜花。他们退去后不多久，他就睡着了。

---

① 拉息沙斯（Narcissus）：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他看见水池中映出的自己的影子，便爱上了它。

他睡着了，做了一个梦，他的梦是这样的：

他觉得自己站在一间又长又矮的顶楼里面，周围是许多织布机的旋转声和拍击声。微弱的阳光从格子窗外射进来，给他照出俯在织架上面的织工们的憔悴的身影。一些带病容的苍白的小孩蹲在大的横梁上。梭子急急穿过经线的时候，他们便把沉重的狭板拿起，梭子一停下来，他们又放下狭板，把线压在一起。他们的脸上带着被饥饿蹂躏的面容，他们的手不住地震摇、颤抖。几个瘦弱的妇人坐在一张桌子前面缝纫。这个地方充满了可怕的臭气。空气不干净，又气闷，墙壁潮湿，还在滴水。

少年国王走到一个织工的面前，站在他身边，望着他工作。

那个织工带怒地看他，说道："你为什么守着我？你是不是我们主人派来侦查我们的侦探？"

"你们的主人是谁？"少年国王问道。

"我们的主人！"那个织工痛苦地大声说。"他是一个跟我一样的人。的确我跟他中间就只有这一个小小的区别——他穿漂亮衣服，我却总是穿破衣裳，我饿坏了身体，他却饱得不舒服。"

"这是一个自由国家，"少年国王说，"你不是任何人的奴隶。"

"打仗的时候，强者强迫弱者做奴隶，"织工答道，"和平的时候有钱人强迫穷人做奴隶。我们不得不做工来养活自己，可是他们只给我们那样少的工钱，我们简直活不了。我们整

天给他们作苦工,他们箱子里金子装满了,我们的儿女不到成年就夭折了,我们所爱的人的脸色也变得凶恶难看了。我们的脚踏出了葡萄汁,却让别人来喝葡萄酒。我们种了谷子,我们的饭桌却是空的。我们都带着链子,虽然链子是肉眼看不见的;我们都是奴隶,不管人们说我们怎样自由。"

"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吗?"国王问道。

"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织工答道,"不论是年轻人或者是老年人,不论是女或者是男,不论是小孩或者是老头儿都是一样。商人剥削我们,我们只好听他们的话。教士骑着马从我们身边走过,只顾数他的念珠,并没有人关心我们。贫穷张着一双饥饿的眼睛溜过我们那些见不到阳光的小巷,它后面紧紧跟着那个酒糟面孔的罪恶。早晨来唤醒我们的是惨苦,晚上跟我们待在一块儿的是耻辱。不过这些事跟你有什么相干?你不是我们一伙的人。看你这张脸,你太快乐了。"他不高兴地掉开头,把梭子投过织机,少年国王看见梭子上面系的是金线。

他大吃一惊,便问织工道:"你织的是什么袍子?"

"这是小王加冕时穿的袍子,"他答道,"它跟你有什么相干?"

少年国王大叫一声,便醒过来了,啊!他是在他自己的屋子里面,穿过窗户他看见蜜色的大月亮挂在朦胧的天空。

他又睡着了,做梦了,他的梦是这样的:

他觉得自己躺在一只大船的甲板上,一百个奴隶正在给

这只船荡桨。船长就坐在他旁边一幅毯子上。这个人黑得像乌木，包着一张红绸头巾。厚厚的耳朵肉上垂着一对大的银耳坠，他手里拿着象牙的天秤。

奴隶们除了一块破烂的腰布外，全身再没有穿别的；每个人都和他的邻人锁在一块儿。炎热的太阳直射到他们身上，一些黑人在过道上跑来跑去，拿皮鞭乱打他们。他们伸出干瘦的膀子扳动沉重的桨。咸水从桨上溅起来。

最后他们到了一个小小的海湾，开始测量水深。从岸上吹来一阵微风，给甲板和大三角帆都罩上一层细细的红沙。三个阿刺伯人骑着野驴跑近，把长枪对着他们投过来。船长拿起一只画弓，一箭射在一个阿刺伯人的咽喉上。那个人重甸甸地跌进岸边的激浪中去，他那两个同伴骑着驴飞跑开了。一个蒙黄面纱的女人骑着一匹骆驼，慢慢地跟在后面，她不时回过头来看那死尸。

黑人们抛了锚、收了帆以后，马上就走进底舱去，拿出一架长的绳梯来，梯上缚了铅，增加不少梯身的重量。船长将绳梯丢进海里，只把梯头拴在两根铁柱上面。随后黑人们抓住一个年纪最轻的奴隶，敲去他的脚镣，在他鼻孔和耳朵孔里涂满蜡，还在他的腰间缚上一块大石头。他疲倦地爬下绳梯，隐在海水里去了。在他沉下去的地方，水面上浮起了几个气泡。有几个奴隶好奇地望着海面。一个赶鲨鱼的人坐在船头，单调地击着鼓。

过了一忽儿，潜水人升到水面上来了，他喘着气，左手抓紧梯子，右手拿着一颗珍珠。黑人们从他手里抢过珍珠来，又

把他丢进海里去。奴隶们俯在桨上睡着了。

他又上来好几次，每次他上来的时候，他都带来一颗美丽的珍珠。船长把珍珠一一地称过，全放在一只绿皮小袋里面。

少年国王想说话，可是他的舌头好像粘在他的上膛上面，他的嘴唇也不会动了。黑人们不停地谈话，他们为了一串亮珠子吵起来。两只白鹤绕着船飞来飞去。

潜水人最后一次浮上水面来，这次他带来的珠子比所有奥马兹[①]的珍珠都美，因为它圆得像一轮满月，并且比晨星还要白。可是他的脸白得出奇，他一倒在甲板上，耳朵和鼻孔里立刻冒出血来。他略略颤抖了一下，便不动了。黑人们耸了耸肩头，把他的身体丢到海里去了。

船长笑了，他伸出手来拿起那颗珠子，他看了看它，便把它按到他的前额上，俯下头行了一个礼。"它应当用来装饰小王的节杖，"他说，就打个手势叫黑人起锚。

少年国王听到这句话，他大叫一声，便醒过来了，穿过窗户，他看见黎明的灰色长指头正在摘取垂灭的星星。

他又睡着了，做梦了，他的梦是这样的：

他觉得他正走过一个阴暗的树林，树上悬垂着奇异的果子和美丽而有毒的花朵。他经过的时候，毒蛇向他咝咝地叫着，彩色鹦鹉带着尖叫声飞过树丛。大龟在热的泥水中昏睡。林中到处都是猴子和孔雀。

① 奥马兹(Ormuz)：波斯湾中的一个岛。

他继续向前走着，走到树林口便站住了，他看见一大群人在一条干了的河床上做工。他们像蚂蚁似地挤在崖上。他们在地上挖了些深坑，自己下到坑里去。有的人拿着大斧在劈岩石；有的人在沙里掏摸。他们连根拔起仙人掌，又随意践踏红花。他们你叫我、我喊你地忙来忙去，并没有一个偷懒的人。

死和贪欲躲在一个石洞的阴处守着他们，死说："我厌烦啦，把他们分给我三分之一，让我走罢。"

可是贪欲摇头不肯。她答道："他们是我的用人。"

死对她说："你手里是什么东西?"

"我有三粒谷子，"她回答；"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给我一粒，"死说，"来种在我的园子里；只要一粒，我就会走开的。"

"我什么也不给你，"贪欲说，她把她的手藏在她的衣服褶子里面。

死笑了，他拿出一个杯子，把它浸在水池里，于是从杯中出来了疟疾。疟疾走过人丛中，三分之一的人倒下来死了。她后面起了一阵冷雾，无数的水蛇在她旁边跑窜。

贪欲看见人死了三分之一，便捶胸大哭。她捶着她那干瘦的胸膛，哭得很伤心。"你杀死了我三分之一的用人，"她哭道，"你去罢。鞑靼人的山中正有战争，双方的国王都在唤你去。阿富汗人杀了黑牛，正开去参战。他们用他们的长矛打他们的盾牌，并且戴上了铁盔。我这山谷跟你有什么相干，你为什么留在这儿不走呢? 你去罢，不要再到这儿来了。"

"不,"死答道,"你不给我一粒谷子,我就不走。"

可是贪欲捏紧了手,牙齿也闭得紧紧的。"我什么也不给你,"她喃喃地说。

死笑了,他在地上捡起一块黑石子,掷进树林中去,从野松丛中走出来热病,穿着一件火焰的袍子。她走过人丛中,随意挨着人们,凡是被她挨到的人都倒下死了。她的脚踏过草上,草也枯了。

贪欲颤抖起来,把灰抹到头上。"你太残忍了,"她说:"你太残忍了。在印度各大城[①]内正发生饥荒,撒马耳罕的蓄水池已经干了。在埃及各大城[②]内正发生饥荒,蝗虫已经从沙漠飞来了。尼罗河水并没有涨上岸,僧侣们埋怨着爱西斯[③]和阿西利斯[④]。你到那些需要你的人那儿去罢,不要弄我的用人。"

"不,"死答道,"你不给我一粒谷子,我就不走。"

"我什么也不给你,"贪欲说。

死又笑了,他举起手在指缝间吹起哨子,一个女人在空中飞来。她额上写着"瘟疫"二字,一群瘦老鹰在她周围盘旋。她的翅膀罩住了整个山谷,所有的人全死了。

贪欲哭叫着穿过树林逃走了,死跳上他的红马骑着走了,他的马跑得比风还快。从谷底粘泥中爬出来龙和有鳞的怪

① 大城:原文是"有城墙的城"。
② 大城:同前注。
③ 爱西斯:古埃及的蕃殖女神。
④ 阿西利斯:古埃及的主神,爱西斯女神的丈夫。

物，一群胡狼在沙上跑着，仰起鼻孔大声吸气。

少年国王哭了，他说："这些人是谁呢？他们在找寻什么东西？"

"他们找寻国王王冠上面嵌的红宝石，"站在他背后的一个人答道。

少年国王吃了一惊，他转过身子，看见了一个香客打扮的人，手里捧着一面银镜。

他脸色发白，又问："哪一个国王？"

香客答道："看这面镜子罢，你就会看见他。"

他看那面镜子，却见到他自己的脸孔，他大叫一声，便醒了，明亮的阳光流进屋子里来，窗外，花园和别苑的树上，鸟群正在唱歌。

御前大臣和文武官员进来向他行礼，内侍们给他捧来金线的王袍，又把王冠和节杖放在他面前。

少年国王望着那些东西，它们非常美。它们比他以前见过的任何东西都更美。可是他记起了自己的梦，便对他的大臣们说："把这些东西拿开，我不要穿它们。"

朝臣们大吃一惊，有的人笑了，他们以为他是在开玩笑。

可是他又严肃地对他们说："把这些东西拿开，把它们藏起来，不要给我看见。虽然是我加冕的日子，我也不穿戴它们。因为我这件袍子是在忧愁的织机上用痛苦的白手织成的。红宝石的心上有的是血，珍珠的心上有的是死。"他把他的三个梦都对他们讲了。

朝臣们听了他这三个梦以后,他们面面相觑,低声交谈说:"他一定疯了;因为梦不过是一个梦,幻觉也不过是幻觉罢了。它们并不是真的,值不得我们去注意。并且那些替我们做工的人的生命跟我们有什么相干呢?难道一个人没有见过播种人就不应该吃面包,没有跟葡萄园丁谈过话就不应该喝酒吗?"

御前大臣向少年国王进言道:"陛下,我求您把这些阴郁的思想丢开,穿起这件漂亮的袍子,戴起这顶王冠。因为要是您没有一件王袍,百姓怎么知道您是国王呢?"

少年国王望着他。"真的是这样吗?"他问道。"要是我没有一件王袍,他们会认不出我是国王吗?"

"他们会认不出的,陛下,"御前大臣大声说。

"我从前还以为真有带帝王相的人,"少年国王答道。"可是也许倒是你说的不错。不过我还是不穿这件袍子,也不戴这顶王冠,我进宫来的时候是怎样打扮,现在也就怎样打扮着出宫去。"

他吩咐他们全退出,只留下一个内侍,那是一个比他小一岁的孩子。他留下这孩子来伺候他。他在清洁的水里洗了澡,打开一口大的漆上颜色的箱子,拿出他在山腰给牧人看羊时候穿的皮衣和粗羊皮外套。他把它们穿在身上,他手里拿着他那根牧人杖。

那个小内侍惊奇地圆睁着一双大的蓝眼睛,含笑对他说:"陛下,我看见您的王袍和节杖,可是您的王冠在哪儿呢?"

、少年国王随手折下一枝爬在露台上面的荆棘。把它折弯，做成一个圆圈，放在他自己的头上。“这就是我的王冠，”他答道。

他这样打扮好了，就走出他的屋子到大殿上去，贵族们正在那儿等候他。

贵族们拿他取笑，有的对他叫起来：“陛下，百姓们等着看他们的国王，您却扮一个乞丐给他们看；”有的动了怒说：“他丢了我们国家的脸，不配做我们的主子。”可是他一个字也不回答，便走了过去，他走下亮云斑石的楼梯，出了铜门，上了马，到礼拜堂去，小内侍在他旁边跑着。

百姓们笑着，嚷着：“国王的弄臣骑马走过了！”他们一路嘲笑他。

他勒住马缰说：“不，我就是国王。”他便把他的三个梦对他们讲了。

人丛中走出一个男人来，他痛苦地对少年国王说：“皇上，您不知道穷人的生活是从富人的奢华中来的吗？我们就是靠您的阔绰来活命的，您的恶习给我们面包吃。给一个严厉的主子做工固然苦，可是找不到一个要我们做工的主子却更苦。您以为乌鸦会养活我们吗？您对这些事又有什么补救办法？您会对买东西的人说：‘你得出这么多钱买下，’又对卖的人说：‘你得照这样价钱卖出’吗？我不相信。所以您还是回到您的宫里去，穿上您的紫袍、细衣罢。您跟我们同我们的痛苦有什么关系呢？”

“富人和穷人不是弟兄吗？”少年国王问道。

"是的,"那个人答道,"那个阔兄长的名字叫该隐[1]。"

少年国王的眼里充满了泪水,他策着马在百姓们的喃喃怨声中缓缓前进,那个小内侍害怕起来,便走开了。

他走到礼拜堂的大门口,兵士们横着他们的戟拦住他说:"你在这儿找什么!这道门只有国王才能进来。"

他气红了脸,对他们说:"我就是国王,"他把他们的戟挥开,走进去了。

老主教看见他穿一身牧羊人衣服走进,便惊讶地从宝座上站起来,走去迎接他,对他说:"孩子,这是国王的衣服吗?那么我拿什么王冠给你加冕呢?我拿什么节杖放在你手中呢?事实上这在你应该是一个最快乐的日子,不是一个屈辱的日子。"

"那么快乐穿愁苦做的衣服吗?"少年国王说。他把他的三个梦对主教讲了。

主教听完了他的梦,便皱着眉头说:"孩子,我是一个老人,已经临到我的晚年了,我知道这个广大的世界上有过许多坏事情。凶恶的土匪从山上跑下来绑走一些小孩,拿去卖给摩尔人[2]。狮子躺着等候商队走过,抓骆驼吃。野猪挖起山沟里的谷子,狐狸咬了山上的葡萄藤。海盗洗劫了海岸,焚烧渔船,抢走渔网。麻风病人住在盐泽里,用芦苇杆子造房屋,没有人可以走近他们。乞丐们流落街头,到处漂泊,跟狗一块

① 该隐(Cain):该隐曾杀死其弟亚伯(Abel)。事见《旧约·创世记》第四章。

② 摩尔人:非洲西北部的一种民族。

儿吃饭。你能够叫这些事情不发生吗？你会跟麻风病人同床睡眠，让乞丐跟你一块儿进餐吗？你会叫狮子听你的吩咐，野猪服从你的意志吗？难道那位造出贫苦来的他[1]不比你聪明？因此我并不赞美你所做的事情，我却要你回到你的宫里去，做出快乐的面容，穿上适合国王身份的衣服，我要拿金王冠来给你加冕，我要把珍珠的节杖放在你手中。至于你那些梦，不要再去想它们。现世的担子太重了，不是一个人担得起的，人世的烦恼也太大了，不是一颗心受得了的。”

“你在这个地方讲这种话吗？”少年国王说，他大步走过主教面前，登上祭坛的台阶，立在基督的像前。

他立在基督像前，在他右手边和在他左手边有着灿烂的金盆，盛黄酒的圣餐杯和装圣油的瓶子。他跪在基督像前，珠宝装饰的神座旁边蜡烛燃得十分明亮，香的烟云盘成青色细圈在圆顶下缭绕。他垂着头祈祷，那些穿着硬法衣的教士都下了祭坛让开了。

突然从外面街上传来一阵吵闹声，羽缨颤摇的贵族们拿着出鞘的剑和发光的钢盾牌进来了，“那个做梦的人在哪儿？”他们叫着。“那个打扮得像乞丐的国王——那个给我们国家丢脸的孩子在哪儿？我们一定要杀死他，因为他不配统治我们。”

少年国王又埋下他的头祈祷，他祷告完毕便站起来，他转过身子忧愁地望着他们。

---

① 这里的“他”指上帝。

看啊！太阳穿过彩色玻璃窗照在他身上，日光在他四周织成一件金袍，比那件照他的意思做成的王袍还要好看。那根枯死的杖开花了，开着比珍珠还要白的百合花。干枯的荆棘也开花了，开着比红宝石还要红的玫瑰花。百合花比最好的珍珠更白，梗子是亮银的。玫瑰花比上等红宝石更红，叶子是金叶做的。

他穿着国王的衣服站在那儿，珠宝装饰的神龛打开了，从光辉灿烂的"圣饼台"[①] 的水晶上射出一种非凡的神奇的光。他穿着国王的服装站在那儿，这个地方充满了上帝的荣光，连那些雕刻的壁龛中的圣徒们也好像在动了。他穿着华贵的王袍立在他们面前，风琴奏出乐调来，喇叭手吹起他们的喇叭，唱歌的孩子们唱着歌。

百姓们敬畏地跪了下来，贵族们把宝剑插回剑鞘，向他行着敬礼，主教脸色发白，他的手颤抖着。"比我伟大的已经给你加冕了，"他大声说，跪倒在国王的面前。

少年国王从高高的祭坛上走下来，穿过人丛中回宫去。没有一个人敢看他的脸，因为这跟天使的面容极相似。

① "圣饼台"：天主教的规矩，"圣饼台"即放"圣饼"的台架。"圣饼"又称"圣体"，即"圣餐"时用的"圣饼"，因此"圣饼台"又称"圣体匣"。

西班牙公主的生日

这是西班牙公主的生日。她刚满十二岁，这天御花园里阳光十分灿烂。

她虽是一个真正的公主，一位西班牙公主，可是她跟穷人的小孩完全一样，每年只有一个生日，因此全国的人自然把这看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她的生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晴天。那天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晴天。高高的有条纹的郁金香挺直地立在花茎上，像是长列的士兵，它们傲慢地望着草地那一头的蔷薇花，一面说："我们现在完全跟你们一样漂亮了。"紫色蝴蝶带着两翅的金粉在各处翻飞，轮流拜访群花；小蜥蜴从墙壁缝隙中爬出来，晒太阳；石榴受了热裂开，露出它们带血的红心。连缕花的棚架上，沿着阴暗的拱廊，悬垂着的累累的淡黄色柠檬，也似乎从这特别好的日光里，得到一种更鲜明的颜色，玉兰树也打开了它们那些闭着的象牙的球形花苞，使得空气中充满了浓郁的甜香。

小公主本人同她的游伴们在阳台上走来走去，绕着石瓶和长了青苔的古石像玩捉迷藏游戏。在平日公主只可以和那些跟她身份相同的小孩玩，因此她总是一个人玩，没有谁来陪伴她。可是她生日这一天却是一个例外，国王下了命令，她在

这天可以邀请她所喜欢的任何小朋友进宫来跟她一块儿玩。这班身材细长的西班牙小孩走起路来，姿势非常优美，男的头上戴着装饰了大羽毛的帽子，身上披着飘动的短外衣，女的提着锦缎长衣的后裾，用黑、银两色的巨扇给她们的眼睛遮住太阳。公主却是他们中间最优雅的，而且她打扮得最雅致，还是依照当时流行的一种相当繁重的式样。她的衣服是灰色缎子做的，衣裾和胀得很大的袖子上绣满了银花，硬的胸衣上装饰了几排上等珍珠。她走动的时候衣服下面露出一双配着浅红色大蔷薇花的小拖鞋。她那把大纱扇是淡红色和珍珠色的，她的头发像一圈褪色黄金的光环围绕着她那张苍白的小脸，头发上戴了一朵美丽的白蔷薇。

那位愁闷不快的国王① 从宫中一堵窗里望着这群小孩。他所憎厌的兄弟，阿拉贡② 的唐·彼德洛，立在他背后，他的忏悔师，格拉那达③ 的大宗教裁判官，坐在他的身边。这时候国王比往常更加愁闷，因为他望着小公主带了一种小孩的认真样子向她面前那群小朝臣俯身答礼，或者向那个时常跟她在一块儿的面目可憎的阿布奎基公爵夫人用扇子掩着脸娇笑的时候，他不由得想起了她的母亲，他觉得好像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情，那位年轻的王后从欢乐的法国来到西班牙，在西班

① 似指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1527—1598)，但也有不合史实的叙述。在有些地方又像是指腓力五世(1683—1746)。

② 阿拉贡(Aragon)：西班牙东北部的一省。下文的“忏悔师”，就是听教徒忏悔的长老。

③ 格拉那达(Granada)：西班牙南部的一省。

牙宫廷那种阴郁的华贵生活中憔悴死去，留下一个半岁的女孩，她来不及看见园子里的杏树二度开花，也没有能在院子中央那棵多节的老无花果树上采摘第二年的果实，院子里现在已经长满杂草了。他对她的爱是这样地大，所以他不肯把她埋在坟墓里让他见不到她的面。他叫一个摩尔族的医生用香料保存了她的尸体，这个医生因为信邪教和行魔术的嫌疑据说已经被宗教裁判所判了死刑，国王为了他这件工作便赦免了他。她的身体现在还睡在宫中黑大理石的礼拜堂内张着帷幔的尸架上，跟将近十二年前那个起风的三月天里僧侣们把她抬到那里去的时候完全一样。一个月里总有一次，国王用一件黑大氅裹住身子，手里提一个掩住光的灯笼走进这个礼拜堂，跪在她的旁边唤着："我的王后！我的王后！①"有时他甚至不顾礼节（在西班牙个人任何行为都得受礼节的拘束，连国王的悲哀也得受它的限制），在悲痛突然发作的时候抓住她那只戴珠宝的没有血色的手，狂吻她那冰冷的化妆过的脸，想把她唤醒。

今天他好像又看见她了，就像他在芳丹白露宫② 里第一次看见她那样，他那时只有十五岁，她更年轻。他们就在那个时候正式订婚，由罗马教皇的使节主持典礼，法国国王和全体朝臣都在场参加。以后他便带着一小圈黄头发回到他的西班牙王宫去了，他进马车的时候，两片孩子气的嘴唇埋下来吻他

① 原文为"Mi reina! Mireina!"。

② 芳丹白露宫：富丽豪华的皇家宫苑，位于巴黎东南。

的手，这回忆伴着他回国。婚礼后来在蒲尔哥斯（法西两国边境上一个西班牙小城）匆促地举行了，随后回到京城马德里，才公开举行盛大的庆祝，依着旧例在拉·阿多奇亚教堂里做一次大弥撒，并且举行一次比平常更庄严的判处异教徒火刑的典礼，把将近三百个异教徒（里面有不少的英国人）交给刑吏烧死在火柱上。

他的确疯狂地爱着她，他的国家当时正为了争夺新世界① 的帝国和英国战争，许多人认为就是他的这种爱使他的国家战败了的。他几乎不能够跟她离开片刻；为了她，他忘记了或者似乎忘记了一切国家大事；激情使他盲目到这样可怕的地步，他竟然看不出来他为了使她高兴苦心想出的那些繁重礼节，反而加重了她那个奇怪的病症。她死后，有一个时期他好像发了狂一样。并且要不是他害怕他退位后小公主会受到他那个著名残酷的兄弟的虐待，他一定会正式逊位到格拉那达的特拉卜教派② 大寺院中修道去，他已经是那个寺院的名誉院长了。他的兄弟的残酷就是在西班牙也是很出名的，许多人还疑心他毒死了王后，说是王后到他的阿拉贡宫堡中访问的时候，他送了她一双有毒的手套。为了纪念死去的王后，国王曾通令全国服丧三年，甚至在三年期满之后他还不许

① 这里的“新世界”指美洲。

② 特拉卜教派（Trappists）：天主教 Cistercians 的一支派，由诺曼底地方的 La Trappe 寺院得名。教规极严，注重沉默，完全素食。但特拉卜教派的创立却是腓力二世死后的事（一六六四年）。

大臣们向他提续弦的事，后来皇帝[1] 本人出面要把侄女波希米亚郡主（一位可爱的郡主）嫁给他，他却吩咐使臣们对他们的皇帝说，西班牙国王已经同“悲哀”结了婚，虽然她只是一个不会生育的新娘，他却爱她比爱“美丽”更多。他这个答复便使他的王国失去了尼德兰的富裕省份[2]。那些省份不久就在皇帝的鼓动下，由少数改革教派[3] 的狂信者领导，发动了反对他的叛乱。

今天他望着公主在园子里阳台上游戏的时候，他全部的结婚生活似乎在他眼前重现了，他又经历了一次他结婚生活中那些强烈的、火热的欢乐，和因这生活的突然结束所引起的可怕的痛苦。死去的王后所有的一切动人的傲慢态度，小公主都有，她也有她母亲那种任性的摆头的样子，她母亲那张骄傲的美丽的弯弯的嘴，她母亲那种非常漂亮的微笑（的确是所谓“真正法国的微笑”[4]）；她偶尔仰起头来看这堵窗，或者伸出她的小手给西班牙显贵们亲的时候，他看到了这种微笑。可是小孩们的尖锐的笑声刺着他的耳朵，明媚而无情的阳光嘲弄着他的悲哀，连清爽的早晨空气也被一种古怪香料（就像

---

① 似指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1527—1576），原为奥地利大公，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国王，一五六四年即帝位。

② 指后来的荷兰国，前由西班牙统治，一五六八年爆发的反西班牙殖民统治延续八十年，一六四八年逐出了西班牙统治者。

③ 改革教派：指由马丁·路德（1483—1546）派分离出来的新教改革派。西班牙国王压迫荷兰新教徒，于一五六七年对新教徒大肆杀害，造成荷兰的反叛和独立。

④ Vrai sourire de France。

人用来保存尸体使它不会腐烂的那种香料)的沉滞的香味弄脏了——或者这只是他的幻想罢?他把脸埋在两只手里。等到小公主再抬起头看窗户的时候,窗帘已经垂了下来,国王走开了。

她稍稍撅起嘴做出失望的样子,又耸了耸肩。今天是她的生日,他实在应该陪她。那些愚蠢的国事有什么要紧呢?或者他是到那个阴沉的礼拜堂去了罢?那个地方是不许她进去的,她知道那儿永远燃着蜡烛。他多傻,太阳这样亮,大家都这样高兴,他却一个人躲在那儿!并且假斗牛戏的号声已经响起来了,他会错过它的,更不必说傀儡戏和别的出色的游艺了。她的叔父和大宗教裁判官倒更近人情。他们到了阳台上来给她道喜。所以她摇摆着她那美丽的头,拉着唐·彼德洛的手,慢慢儿走下了石级,朝着一座搭在园子尽头的长长的紫绸帐篷走去,别的小孩们严格地依着次序跟在她后面:谁的姓名最长,就在最前头。

一队化装为斗牛士的贵族男孩们走出来迎接她,年轻的新地伯爵(一个非常漂亮的十四岁光景的孩子)带着西班牙贵胄世家的全部优雅态度向她脱帽致敬,庄重地引她进去,走到场内高台上一把镶金的小象牙椅前面。女孩们围成一个圈子在四周坐下,一面挥着她们的大扇子低声交谈。唐·彼德洛和大宗教裁判官带笑地立在场子的入口。连那位公爵夫人(一个脸色严厉的瘦女人,还戴着一圈黄色绉领,人们叫她做“侍从女官长”)今天也不像往常那样地板着面孔了,一个冷淡的

微笑在她的起皱纹的脸上掠过，使她那消瘦的没有血色的嘴唇抽动起来。

这的确是一场了不起的斗牛戏，而且照小公主看来，比真的斗牛戏还好（那次帕马公爵来访问她父亲的时候，她在塞维尔[①] 被人带去看过真的斗牛戏）。一些男孩骑着披了华贵马衣的木马在场子里跑，他们挥动着长枪，枪上挂了用颜色鲜明的丝带做的漂亮的长幡，另一些男孩徒步走着，在“牛”面前舞动他们的猩红色大氅，要是“牛”向他们进攻，他们便轻轻地跳过栅栏，至于“牛”呢，虽然他不过是用柳枝细工和张开的牛皮做成的，他却跟一条活牛完全一样，只是有时候他单用后腿绕着场子跑，这却是活牛从没有梦想到的了。他斗得也很不错，女孩们兴奋得不得了，她们竟然在长凳上站起来，挥舞她们的花边手帕，大声叫着：“好呀！ 好呀！”她们好像跟成人一样地懂事。这场战斗故意拖长下去，有几匹木马被戳穿了，骑马的人也下了马来，最后那个年轻的新地伯爵把“牛”弄得跪在地上，他央求小公主允许他下那“致命的一击”，他得着她的许可，便将他的木剑刺进那个畜生的颈子里去，他用力太猛，一下就把牛头砍掉了，小罗南先生的笑脸露了出来，那是法国驻马德里大使的儿子。

在众人长久拍掌欢呼声中，场子收拾干净了，两个摩尔族的侍役穿着黄黑两色的制服庄严地拖走了木马的尸体，又来一段短短的插曲：一个法国走绳师做了一次走绳的表演，然后

---

① 塞维尔(Seville)：西班牙南部的一省。

在一个特地建筑来演傀儡戏的小剧院的舞台上由意大利傀儡戏班演出了半古典的悲剧《莎福尼士巴》。傀儡们演得很好，它们的动作非常自然，戏演完公主的眼里已经充满泪水了。有几个女孩真的哭了起来，得拿糖果去安慰她们，连大宗教裁判官也很受感动，他忍不住对唐·彼德洛说，像这样用木头和染色的蜡做成，并且由提线机械地调动着的东西居然会这样地不快乐，又会遇到这么可怕的恶运，他觉得实在太难过了。

接着是一个非洲变戏法人的表演。他提了一个大而扁平的篮子进来，篮子上面覆着一块红布，他把篮子放在场子的中央，从他的包头帕下拿出一根奇怪的芦管吹起来。过了一会儿，布开始动了，芦管声愈来愈尖，两条金绿两色的蛇从布下面伸出它们古怪的楔形的头，慢慢地举起来，跟着音乐摆来摆去，就像一棵植物在水中摇动一样。小孩们看见它们有斑点的头顶和吐出来很快的舌头，倒有点害怕，不过后来看见变戏法人在沙地上种出一棵小小的橙子树，开出美丽的白花，并且结了一簇真的果子，他们却很高兴了；最后变戏法人拿起拉斯·多列士侯爵小女儿的扇子，把它变成一只青鸟在帐篷里飞来飞去，唱着歌，这时孩子们很高兴又很惊愕。还有华拉尔圣母院礼拜堂的跳舞班男孩们表演的庄严的“梅吕哀舞”① 也是很动人的。这个盛典每年五月里要在圣母的主祭坛前举行一次，来礼拜圣母，可是小公主以前从没有见过；并且自从一

① “梅吕哀舞”：一种徐缓而端庄的舞蹈。

个疯教士(许多人认为他是被英国伊利沙伯女王① 收买了的)企图用一块有毒的圣饼谋害阿斯都里亚王② 以后,的确就没有一位西班牙王族讲过萨拉各萨③ 的大教堂。因此她只听见别人传说"圣母舞"怎样怎样(那种舞蹈就叫做圣母舞)。这确实很好看。跳舞的男孩们都穿着白色天鹅绒的旧式宫装,他们的奇特的三角帽上垂着银的缕子,帽顶上饰着大的鸵鸟毛,他们在日光里迈着舞步的时候,他们那身眩目的白衣裳衬着他们的带黑色的皮肤和黑色的长发越显得灿烂夺目。他们在这错杂的跳舞中自始至终都带着庄重尊严的神情,他们的徐缓的舞步和动作有一种极考究的优雅,他们的鞠躬也是很气派的,所有的人都被这一切迷住了。最后他们表演完毕,脱下他们的羽毛大帽向小公主致敬,她非常客气地答礼,并且答应送一支大蜡烛到毕拉尔圣母的神坛上去,报答圣母赐给她的快乐。

于是一群漂亮的埃及人(当时一般人称吉卜赛人为埃及人)走进场子里来,他们围成一个圈子,盘着脚坐下,轻轻地弹起他们的弦琴,他们的身子跟着琴调摆动,并且差不多叫人听不见地低声哼着一支轻柔的调子。他们看见唐·彼德洛,便对他皱起眉头来,有的人还露出惊恐的样子,因为才只几个星期以前,他们有两个同胞被唐·彼德洛用行妖术的罪名绞死在塞

① 伊利沙伯女王(1533—1609):指伊利沙伯一世,英格兰与爱尔兰的女王。

② 阿斯都里亚王:一三八八年以后西班牙王太子的称号。

③ 萨拉各萨(Saragossa):西班牙东北部的一省。

维尔的市场上。不过小公主把身子向后靠着，她一对大的蓝眼睛从扇子上头望着他们的时候，她的美丽把他们迷住了，他们相信像她这样可爱的人决不能对别人残酷的。因此他们很文静地弹着弦琴，他们的长而尖的指甲刚刚挨到琴弦，他们的头开始点着，好像他们在打瞌睡似的。突然间他们发出一声非常尖锐的叫声，小孩们全吃了一惊，唐·彼德洛的手连忙握住他短剑的玛瑙剑柄，以为发生了什么变故，原来那些弹琴的人跳了起来，疯狂地绕着场子旋转，一面敲手鼓，一面用他们那种古怪的带喉音的语言唱热烈的情歌。后来响起了另一声信号，他们全体又扑到地上去，就静静地躺在那儿，真是静得很，整个场子里就只有一阵单调的琴声。他们这样做了几次之后就不见了，过了一忽儿，又用链子牵了一只毛茸茸的褐色大熊回来，他们的肩头上还坐了几个小巴巴利① 猴子。熊非常严肃地倒立起来，那些枯瘦的猴子跟两个吉卜赛小孩（他们好像是猴子的主人）玩着各种有趣的把戏，比剑、放枪，并且做完像国王的禁卫军那样的正规兵的操练。吉卜赛人的表演的确是很成功的。

然而整个早晨的游艺节目中最有趣的倒还是小矮人的跳舞。小矮人摇摇晃晃地移动那双弯曲的腿，摆动他那个畸形的大头，连跌带滚地跑进场子里来的时候，小孩们高兴得大声欢呼起来，小公主也禁不住放声大笑。因此那位"侍从女官"不得不提醒她说，一位国王的女儿在一些跟她同等的人面前

① 巴巴利：位于北非洲。

哭，这样的事在西班牙虽有不少的先例，可是却不曾见过一位皇族公主在一班身份比她低下的人面前这样高兴的。然而矮人的魔力太大了，真正是无法抗拒的，西班牙宫廷素来以培养恐怖的嗜好著称，却也从没有见过一个这么怪相的小怪物。并且他还是第一次出场。他是刚刚在昨天被人发现的。两个贵族在环城的大软木树林的最远的一段打猎，他正在林子里乱跑，他们遇见了他，便把他带进宫里来，打算给小公主一番惊喜；矮人的父亲是个贫穷的烧炭伕，看见有人肯收养这个极丑陋又毫无用处的孩子，倒是求之不得。关于矮人的最有趣的事也许就是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难看。的确他好像很快乐，而且很有精神似的，孩子们笑的时候，他也笑，而且笑得跟他们中间任何人一样随便，一样快乐；每次跳舞完毕，他都要给他们每个人鞠个最滑稽的躬，对他们点头微笑，就好像他真的是跟他们同类的人，并不是大自然怀着作弄的心思特地造出来给别人戏弄的一个畸形小东西。至于小公主呢，他完全被她迷住了。他不能够把眼睛从她身上拿开，他好像专为她一个人跳舞似的。等他表演完毕，小公主记起来从前有一次教皇把他自己礼拜堂里唱歌的意大利著名最高音歌者加法奈利① 派到马德里来，用他美好的歌喉治疗西班牙国王的愁闷，那个时候她亲眼看见宫廷贵妇们向加法奈利投掷花束，她便从她头发上取下那朵美丽的白蔷薇，一半开玩笑，一半戏弄

① 加法奈利(Caffarelli，1703—1787)：意大利歌者。真名为 Gaetano Majorano。他晚生于腓力二世一百七十余年，与腓力五世同时代。

那个“侍从女官”，她带着最甜蜜的微笑，把花丢到场子里去给他；他把事情看得十分认真，拿起花按在他粗糙的嘴唇上，一手拊着心跪在她面前，嘴张得大大的，一对小小的亮眼睛射出喜悦的光辉。

小公主更没有办法保持她的庄严了，小矮人跑出场子以后许久她还在笑，并且对她的叔父表示她希望这种跳舞马上再来一次。然而那位“侍从女官”说是太阳太大了，公主殿下应当立刻回宫去，宫里已经为她预备了盛宴，有一个生日大蛋糕，上面用彩色的糖做出她名字的缩写字母，还有一面可爱的小银旗在上面飘舞。小公主便很尊严地站起来，吩咐小矮人在午睡时间以后再表演跳舞给她看，又道谢年轻的新地伯爵今天这番殷勤的招待，然后回宫去了。小孩们仍旧依照先前进来时候的次序跟着走出。

小矮人听说叫他在公主面前再表演一次跳舞，而且是公主自己特别吩咐的，他十分得意，便跑进花园里去，他高兴得忘记了自己，居然接连不断地吻着白蔷薇，做出些最笨拙、最难看的快乐的动作。

花看见他居然大胆闯进他们美丽的家里来，非常不高兴，他们看到他在花径里跳来跳去，那么可笑地举起两手不住地挥舞，他们再也忍耐不下去了。

“他实在太难看了，不应当让他到我们在的任何地方来玩，”郁金香嚷道。

“他应当喝罂粟汁(鸦片水)睡一千年才成，”大的红百合

花说，他们气得不得了。

“他是个十足可怕的东西！”仙人掌叫道。“他身子矮胖，又扭歪得不成形，他的头大得跟腿完全不成比例。他的确使我看着不舒服，要是他走近我身边，我就要拿我的刺去刺他。”

“他倒的确得到了我一朵最漂亮的花！”白蔷薇树大声说。“我今早晨亲自送给公主，作为生日的礼物，他从公主那儿把它偷走了。”于是她拚命地叫起来：“贼，贼，贼！”

连平日不大装腔作势的红风露草（他们自己也有不少的穷亲戚，这是尽人皆知的事）看见小矮人也憎厌地盘起身子；紫罗兰在旁边谦虚地说小矮人的确很难看，可是他自己也没有办法，风露草立刻做出很公平的样子反驳道，那是他主要的短处，而且没有理由因为一个人有不治的病症就应当恭维他；其实有一些紫罗兰也觉得小矮人的丑陋大半是他自己故意做出来的，并且要是他带着愁容，或者至少带着沉思的神情，不要像这样快乐地跳来跳去，做出种种古怪的傻样子，那么他看起来也要顺眼一点。

至于老日晷仪呢，他是一位很著名的人物，他从前还亲自向查理五世皇帝陛下[1]报告过时刻，他看见小矮人，大吃一惊，他几乎忘记用他那带影子的长指头指出整整两分钟了，他忍不住对那位在栏杆上晒太阳的乳白色大孔雀表示意见说，谁都知道，国王的孩子也是国王，烧炭伕的孩子也是烧炭伕，

① 查理五世(1500—1558)：即卡尔五世，德意志皇帝兼西班牙王，一五五六年逊位后，西班牙王位由腓力二世继承。

没法希望事情不是这样；孔雀完全赞成他这种说法，并且的确叫起来："不错，不错。"她声音那样大，那样粗，连住在清凉的喷泉池子里的金鱼们也从水里伸出头来，向那些石头雕的大海神① 探问世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是鸟儿却喜欢他。他们常常看见他在林子里玩，有时像妖精似地追逐在空中旋转的落叶跳舞，有时蹲在一棵老橡树的洞孔里，把他的硬壳果分给松鼠们吃。他们一点儿也不介意他的丑陋。是啊，夜莺晚上在橙子林里唱歌唱得那么甜，明月有时候也俯下身子来听她，连她也并不是那么好看的。并且小矮人过去对待鸟儿都很仁慈，譬如在那个可怕的严冬，树上再没有果子了，土地又像铁一样地硬，狼群居然跑到城门口来找食物，他也不曾忘记他们，他常常把他的小块黑面包揉成屑给他们吃，不管他自己的早餐怎样坏，他总要分一些给他们。

所以他们现在绕着他飞来飞去，他们飞过他头上的时候便用翅膀轻轻挨一下他的脸颊，他们吱吱喳喳地交谈，小矮人非常高兴，他忍不住把那朵美丽的白蔷薇拿给他们看，并且告诉他们，这是公主亲自给他的，因为她爱他。

他讲的话他们连一个字也不懂，可是并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把头偏在一边，做出很明白的神气，这跟真正了解是一样地好，并且更容易得多。

蜥蜴也很喜欢他，他跑倦了躺倒在草地上休息的时候，他

① 海神(Tritons)：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鱼的海神。

们在他周身爬着,玩着,竭力使他高兴。他们大声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蜥蜴那样地漂亮。那是过分的要求了。并且说起来虽然有点不近情理,但事实却是这样,要是我们闭上眼睛不看他,他倒也并不太难看。”蜥蜴生就了一种完全哲学家的气质,在他们无事可做,或者雨水太多他们不能外出的时候,他们常常坐着沉思几个钟头。

然而他们这种举动和鸟儿的举动,都使花非常担心。花说:“显而易见,这样不停地跳跳蹦蹦,会有一种很坏的影响,有教养的人总是像我们这样规规矩矩地待在一个地方。从没有人看见我们在花径里跳来跳去,或者疯狂地穿过草丛追逐蜻蜓。要是我们想换换空气,我们就去找了园丁来,他便把我们搬到另一个花坛上去。这是很尊严的,而且应当是这样。可是鸟和蜥蜴却不懂休息,并且鸟连一个固定的地址也没有。他们不过是跟吉卜赛人一样的流浪人,他实在应当受到对那种人的待遇。”他们便昂起头,做出高贵的神气,过了一忽儿他们看见小矮人从草地上爬起来,穿过阳台往宫里走去,他们非常高兴。

“他应当一辈子都关在房里,”他们说。“看他的驼背同他的弯腿,”他们吃吃地笑起来。

可是小矮人对这些一点也不知道,他很喜欢鸟和蜥蜴,他以为花是全世界中最好的东西,自然要除开小公主,但是小公主已经给了他一朵美丽的白蔷薇,她爱他,那就大有区别了。他多么希望他同她一块儿回到林子里去!她会让他坐在她右手边,对他微笑,他永远不离开她身边,他要她做他的游伴,教

给她各种有趣的把戏。因为虽然他以前从没有进过王宫，他也知道许多了不起的事情。他能够用灯心草做出小笼子，关住蚱蜢叫它在里面唱歌，又能把细长的竹管做成笛子，吹起调子来连牧神[1] 也爱听。他懂得每只鸟的叫声，他能够从树梢唤下欧掠鸟，从小湖里唤起苍鹭。他认识每头兽的脚迹，能够凭着轻微的脚印追赶野兔，靠着大熊践踏过的树叶追踪大熊。风的各种舞蹈他都知道，秋天穿着红衣的狂舞，穿着蓝草鞋在谷上的轻舞，冬天戴着白的雪冠的跳舞，春天果园中的花舞。他知道斑鸠在什么地方做窝，有一次捕鸟人把老鸠捉去了，他便亲自担负起养育幼鸟的责任；他在一棵剪去顶枝的榆树的洞孔里为它们造了一个小小的鸠舍。它们很驯，已经习惯了每天早晨在他手上吃东西。她会喜欢它们，还有在长凤尾草丛中窜来窜去的兔子，有着硬羽毛和黑嘴的樫鸟，能够蜷缩成带刺圆球的刺猬，以及摇摆着头、轻轻咬着嫩叶、慢慢地爬着的大智龟，她都会喜欢的。是的，她一定要到林子里来跟他一块儿玩。他会把他的小床让给她，自己在窗外守着她守到天亮，不要叫长角的野兽伤害她，也不让面目狰狞的豺狼走近茅屋来。天亮后他会轻轻敲着窗板，唤醒她，他们会一块儿出去，跳舞跳一个整天。林子里的确一点儿也不寂寞。有时一个主教骑着他的白骡子走过，手里还拿着一本有图的书在读。有时一些饲鹰人戴着他们的绿绒便帽，穿着他们的熟鹿皮短上衣走过去，手腕上站着蒙了头的鹰。在葡萄收获期中，采葡

① 牧神：希腊神话中的潘(Pan)，即畜牧神。

萄做酒的人来了，满手满脚都是紫色，头上戴着新鲜常春藤编的花冠，拿着还在滴葡萄酒的皮酒袋；烧炭人晚上围了大火盆坐着，望着干柴在火中慢慢燃烧，把栗子埋在热灰中烘着，强盗们从山洞里出来跟他们一块儿作乐。还有一回，他看见一个美丽的行列在长而多尘土的去托列多① 的路上蜿蜒地前进。僧侣走在前头，口里唱着好听的歌，手里拿着颜色鲜明的旗子和金十字架，随后跟着穿银盔甲执火绳枪与长矛的兵士，在这队兵士中间还有三个赤脚的人，身穿古怪的黄袍，袍上绘满了奇怪的像，手中拿着点燃的蜡烛。的确林子里有好多值得看的东西，要是她倦了，他便会找一个长满青苔的浅滩给她休息，或者就抱着她走，因为他虽然知道自己长得并不高，他却是很强壮的。他会用一种蔓草的红果给她做一串项链，这种红果子一定会跟她装饰在衣服上面的白果子(指珍珠)一样美，要是她看厌了它们，她可以把它们丢开，他会给她另外找一些来。他会给她找些皂斗和露水浸透了的秋牡丹，还有萤火虫可以做她淡金色头发中间的星星。

可是她在什么地方呢？他问白蔷薇，白蔷薇不回答他。整个王宫好像都睡着了，就是在百叶窗没有关上的地方，窗上也放下了厚厚的窗帷来遮住阳光。他到处转来转去，想找个进门地方，后来他看见一道小小的便门开着。他便溜了进去，原来这是一座漂亮的厅子，他觉得它比树林漂亮得多，到处都是金光灿烂的，地板是用五色的大石头砌的，安放得十分平

① 托列多：指托列多大教堂。

正，没有一点歪斜，简直跟一个整块一样。可是公主并不在那儿，只有几个非常漂亮的白石像从他们的绿玉像座上，埋下忧愁而茫然的眼睛望着他，他们的嘴唇上露出奇怪的微笑。

在厅子的尽头挂着一幅绣得很华丽的黑天鹅绒的帷幔，上面点缀了一些太阳和星星，这是国王最得意的设计，并且绣的是他最爱的颜色。也许她藏在那后面罢？无论如何他要过去看一下。

因此他便悄悄地走过去，把帷幔拉开了。不；那儿不过是另一个房间，只是他觉得它比他刚才离开的那间屋子好看多了。墙上的绿色挂毡，绣着一幅行猎图，画中人物很多，是几个佛兰德斯①美术家花了七年以上的时间完成的。这房间以前是"傻约翰"（那个疯王的绰号）的寝室，那个疯王太喜欢打猎了，他在精神错乱的时候还常常想骑上画中那些扬起前蹄的大马，拖开那只大群猎狗正在围攻的公鹿，吹起行猎的号角，用他的短剑刺一只奔逃的母鹿。现在房间改作为会议室了，在屋中央那张桌子上放着国务大臣们的红色文书夹。上面印着西班牙的国徽金郁金香，和哈普斯堡皇室②的纹章和标识。

小矮人惊奇地看着四周，他有点害怕再往前走了。那些奇怪的沉默的骑马人那么轻捷地驰过树林中一段长长的草

---

① 佛兰德斯：古地名。今属法、比、荷三国。佛兰德斯画派在十六、十七世纪时极盛。

② 哈普斯堡皇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奥国王室名，为日耳曼皇室的一支，一五一六至一七〇〇年的西班牙国王也属哈普斯堡皇室。

地，连一点声音也没有，他觉得他们好像是他听见烧炭伕们讲过的那种可怕的鬼怪“康卜拉却”，他们只有在夜间出来打猎，要是碰到一个人，他们就使他变成赤鹿，然后来猎他。可是小矮人想起了美丽的公主，胆子又大起来了。他盼望他找到她一个人在屋子里，他要告诉她，他也爱她。也许她就在隔壁那间屋子里。

他跑过柔软的摩尔地毯，打开了门。不！她也不在那儿。屋子空得很。

这是一间御殿，用来接见外国使臣的，要是国王同意亲自接见他们（这样的事近来少有了），就叫他们到这里来；许多年以前，英国专使到西班牙来安排他们的女王（她是当时欧洲天主教君主之一）① 同皇帝的长子② 联婚，就在这间屋子晋见国王。屋里挂的帷幔都是用镀了金的西班牙皮做的，黑白二色的天花板下面垂着一个很重的烫金的烛架，架上可以插三百支蜡烛。一个金布大华盖上面用小粒珍珠绣成了狮子和加斯的尔③ 的塔，华盖下便安放了国王的宝座，是用一块华贵的黑天鹅绒罩衣盖着的，罩衣上到处都是银色的郁金香，并且很精巧地配着银和珍珠的缝子。在宝座的第二级上面放着公主用的跪凳，垫子是用银线布做成的，在跪凳下面，放着教皇使节的椅子，但已经出了华盖的界线了，只有教皇使节才有权

① 似指英国女王玛丽一世（1516—1558），一五五四年与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结婚。

② 似指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他是德国皇帝查理五世（即卡尔五世）之子。

③ 加斯的尔：位于西班牙中部。

在举行任何公开典礼的时候当国王的面坐着，并且把他那主教的礼帽（帽上有缠结着的深红色帽缨）放在前面一个紫色炕几上。墙上正对着宝座挂了一幅查理五世的猎装像，跟活人一样大小，身边还站着一只獒犬，另一面墙壁的正中挂着一幅腓力二世受尼德兰各省朝贡时的画像。在两堵窗户的中间放着一个乌木橱，上面嵌了一些象牙碟子，碟子上刻着和尔彭①的《死的跳舞》中的人物，据说还是这位大师亲手雕刻的。

然而小矮人对这一切庄严堂皇的景象一点儿也不注意。他不肯拿他的蔷薇花来换华盖上的全部珍珠，也不肯牺牲一片白花瓣来换那宝座。他所想望的，只是在公主到帐篷去以前见她一面，要求她等他跳舞完毕以后，跟他一块儿走。在这儿宫里空气是很郁闷的，可是在林子里风自由自在地吹着，日光用飘动不停的金手拨开颤抖的树叶。林子里也有花，也许不及这花园里的花漂亮，可是它们更香；早春有风信子在清凉的幽谷中和草覆的小丘上泛起一片紫浪；还有黄色樱草一小簇一小簇地丛生在多节的橡树根的四周；更有颜色鲜明的白屈菜、蓝色的威灵仙、紫红和金色的鸢尾。榛树上有灰色的葇荑花，顶针花上面悬垂着有斑点的、蜜蜂常住的小房，累得它身子都弯了。栗树有它的白色星的尖塔，山楂有它的苍白的美丽的月亮。是的，只要他能够找到她，她一定会跟他去的！她会跟他一块儿到那美好的树林里去，他要跳舞一整天给她看，使她快乐。他这样一想，眼睛上便露出微笑了，他走进隔

① 和尔彭（1497—1543）：德国画家。

壁屋子里去。

在所有的屋子里面这一间算是最亮，最美丽的。墙壁上蒙着浅红色花的意大利花缎，缎上有鸟的图样，还点缀了很好看的银花；家具是用大块银子做的，上面装饰着鲜花的花彩和转动的小爱神；两个大壁炉前面都放了绣着鹦鹉和孔雀的屏风，地板是海绿色的条纹玛瑙，望过去，就仿佛没有边际似的。并且房里不只他一个人。屋子的另一头，门阴下，有一个小小的人影正在望他。他的心颤抖起来，他的嘴唇里发出一声快乐的叫唤，他便走出这间屋子到日光里去。他这样做的时候，那个人影也跟着他往外走，他现在看清楚那个东西了。

公主！不，这是一个怪物，他所见过的最难看的怪物。它并不像常人那样，身材端正，它驼背，拐脚，还有一个摇摇晃晃的大脑袋，和一头鬃毛似的黑发。小矮人皱眉头，怪物也皱眉头。他笑，它也跟着他笑，他把两手放在腰间，它也把两手放在腰间。他嘲弄地给它鞠一个躬，它也同样地还一个礼。他向着它走去，它也走过来迎他，它每一步都摹仿他，他站住时它也站住。他感到有趣地叫起来，跑上前去，伸出他的手，怪物的手挨着他的手，它的手像冰一样地冷。他害怕起来，把手伸过去，怪物的手也很快地伸过来了。他想再向前推去，可是有什么光滑、坚硬的东西挡住了他。怪物的脸现在跟他自己的脸挨得很近了，那脸上仿佛充满了恐怖似的。他把垂下的头发从眼睛上抹开。它也摹仿他。他动手打它，它也还手打，并且是一下还一下的。他做出厌恶的样子，它也对他做怪相。他退回来，它也跟着退开了。

它是什么东西呢？他想了一忽儿，并且掉转头看了看屋子里其余的地方。真奇怪，每样东西在这堵看不见的清水墙上都有一个跟它完全一样的副本。是的，这儿一幅图像，墙上也有同样的一幅图像，那儿一张榻，墙上也有同样的一张榻。那个躺在门口壁龛中的酣睡的牧神[1]也有一个孪生兄弟在睡着，那个立在日光里的银美神[2]也向着一个跟她一样可爱的美神伸出两只胳膊来。

难道这又是"回声"吗？他有一次在山谷中唤过她（指回声），她一个字一个字照样地回答。难道她能够摹仿眼睛像她摹仿声音那样？难道她能够造出一个跟真实世界完全一样的假世界？难道物件的影子能够有颜色、生命和动作吗？难道这能够是？——

他吃了一惊，便从怀里拿出那朵美丽的白蔷薇来，掉转身子吻着花。那个怪物也有一朵蔷薇，花瓣跟他的蔷薇完全一样！它也在吻花，而且吻法也是一样，它一样地把花按在它的胸上，做出可怕的动作。

当他明白了真相的时候，他发出一声绝望的狂叫，倒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原来那个畸形怪状、驼背的丑八怪就是他。他自己就是那个怪物！所有的小孩都在笑他，他原以为小公主在爱他，其实她也不过是在嘲笑他的丑陋，拿他的拐脚开

---

① 牧神：即 Faun，见罗马神话，具人形而有锐耳小角，有时并具山羊尾，或半羊半人状。

② 银美神：即维娜斯，罗马神话中司美与爱情的女神。

心。为什么他们不让他待在树林里面呢？那儿没有镜子告诉他，他生得多丑陋。为什么他父亲不杀死他却卖他出去丢丑呢？热泪流下了他的脸颊，他把白蔷薇撕碎了。那个爬在地上的怪物也照样做了，把残花瓣朝空中乱丢。它在地上爬行；他朝它看，它那张带了痛苦皱着的脸也在望他。他害怕再看见它，便爬开了，还用两只手蒙住眼睛。他像一只受伤的动物似地爬进阴影里去，就躺在那儿呻吟。

就在这一刻小公主本人带着她的一群游伴从开着的落地窗进来了，他们看见丑陋的小矮人躺在地上，捏紧拳头打着地板，样子极古怪，极夸张，他们高兴得大笑起来，便围在他四周望着他。

“他的跳舞很有趣，”公主说；“可是他演戏更有趣。的确他差不多跟木偶人一样地好，不过不用说他还不够自然。”她摇着她的大扇子，喝彩。

可是小矮人并不抬起头来看一眼，他的抽泣声渐渐地减弱，突然他发出一阵奇怪的哮喘，把手在身上乱抓。随后他又倒下去，一点儿也不动了。

“这好极了，”公主停了一忽儿说；“可是现在你得给我跳舞了。”

“是啊，”小孩们齐声叫起来，“你得站起来跳舞，因为你跟巴巴利猴子一样聪明，你却比它们更可笑。”

可是小矮人一声也不回答。

小公主顿着脚，唤她叔父，她叔父正跟御前大臣一块儿在阳台上散步，读着刚从墨西哥(宗教裁判所最近已经在那个地

方成立了)来的紧要公文。她大声对她叔父说:"我这个有趣的小矮人生气了,您得叫他起来,要他跳舞给我看。"

他们两个人对望着笑了笑,慢慢地走了进来。唐·彼德洛俯下身去,用他的绣花手套打小矮人的脸颊。他说:"你得跳舞啊,小怪物。你得跳舞啊。西班牙和东印度群岛的公主要娱乐啊。"

可是小矮人连动也不动一下。

"应该找个掌鞭者来敲他一顿,"唐·彼德洛厌烦地说,他便回到阳台上去了。可是御前大臣面带庄容,跪在小矮人的身旁,把一只手按在小矮人的心上。过了一忽儿,他耸了耸肩头,站起来,向着公主深深地鞠了一躬,说道:

"我美丽的公主,您那个有趣的小矮人永不会跳舞了。真可惜,他是这么丑陋,他一定会使国王陛下发笑的。"

"可是他为什么不再跳舞呢?"公主带笑问道。

"因为他的心碎了,"御前大臣答道。

公主皱着眉头,她那可爱的蔷薇叶的嘴唇瞧不起地朝上动了一下。"以后凡是来陪我玩的人都要没有心的才行,"她大声说,就跑出屋子到花园里去了。

打鱼人和他的灵魂

每天晚上年轻的打鱼人出海打鱼，撒下他的网到水里去。

遇到风从陆地上吹来的时候，他便捉不到鱼，或者最多捉到一丁点儿，因为那是一种厉害的有黑翅膀的风，而且巨浪涌了起来迎接它。然而要是风向岸上吹的时候，鱼便从水底浮起，游到他的网里去，他捉住了它们拿到市场上去卖。

每天晚上他出海打鱼，有一晚，他拽网时网重得不得了，他差一点儿没法把网拖到船上来。他笑了，他对自己说："我一定把所有的游鱼全捉到了，不然就是什么讨厌的怪物进了网，那个东西在一般人看来也许是一种珍奇的异物，再不然就是伟大的女王喜欢玩的一种可怕的东西。"他便用尽力气拉粗绳，直拉到他两只胳膊上长长的血管暴起来，就跟盘绕在一个铜花瓶上面的蓝釉条纹一样。他又用力拉细绳，那个扁平软木浮子的圈儿越来越近，最后网就升到水面上来了。

可是里面一尾鱼都没有，也没有怪物，也没有可怕的东西，只有一个小小的人鱼躺在网中酣睡。

她的头发像是一簇簇打湿了的金羊毛，而每一根细发都像放在玻璃杯中的细金线，她的身体像白的象牙，她的尾巴是银和珍珠的颜色。银和珍珠颜色的便是她的尾巴，碧绿的海

草缠在它上面;她的耳朵像贝壳,她的嘴唇像珊瑚。冰凉的波浪打着她冰凉的胸膛,海盐在她眼皮上闪光。

她实在太美了,那个年轻的打鱼人一眼看到她,就充满了惊讶、赞叹,他伸出手,将网拉到自己身边,埋下身子,把她抱在怀里。他挨到她的时候,她像一只受了惊的海鸥似地叫出声来就醒了,她用她那紫水晶一般的眼睛惊恐地看他,一面挣扎着,想逃出来。可是他把她抱得紧紧的,不肯放开她。

她看见自己实在无法逃走了,便哭起来,一面说:“我求你放我走,因为我是一位国王的独养女,我父亲上了年纪,而且只有一个人。”

可是年轻的打鱼人答道:“我不放你走,除非你答应我不论在什么时候,只要我唤你,你就来唱歌给我听,因为鱼喜欢听人鱼的歌声,那么我的网就会装满了。”

“要是我答应了你这个,您真的放我走吗?”人鱼大声说。

“我真的放你走,”年轻的打鱼人说。

她照他所想望的答应了,并且用了人鱼的誓言赌了咒。他松开两只胳膊,她带着一种奇怪的恐惧浑身抖着,沉到水里去了。

每天晚上年轻的打鱼人出海打鱼,他唤人鱼,她便从水中升起,给他唱歌。江猪成群地游到她四周来。野鸥们在她的头上盘旋。

她唱一首很出色的歌。因为她唱的是人鱼们的事情:他们把他们的家畜从一个洞里赶到别一个洞里去,将小牛扛在

他们的肩头；她又唱到半人半鱼的海神[①]，他们生着绿色的长须，露着多毛的胸膛，每逢国王经过的时候他们便吹起螺旋形的海螺；她又唱到国王的宫殿，那是完全用琥珀造成的，碧绿的绿宝石盖的屋顶，发光的珍珠铺的地；又唱到海的花园，园中有许多精致的珊瑚大扇整天在搧动，鱼群像银鸟似地游来滑去，秋牡丹扒在岩石上，浅红的石竹在隆起的黄沙中出芽。她又唱到从北海下来的大鲸鱼，它们的鳍上还挂着尖利的冰柱；又唱到会讲故事的海中妖女，她们讲得那么好，叫过往的客商不得不用蜡塞住两耳，为的是怕听见她们的故事，会跳进海里淹死；又唱到有高桅杆的沉船，冻僵的水手们抱住了索具，青花鱼穿过开着的舱门游来游去；又唱到那些小螺蛳，它们都是大旅行家，它们粘在船的龙骨上周游了世界；又唱到住在崖边的乌贼鱼，它们伸出它们黑黑的长臂，它们可以随意使黑夜降临。她又唱到鹦鹉螺，她有自己的猫眼石刻出来的小舟，靠着一张绸帆航行；又唱到那些弹竖琴的快乐的雄人鱼，他们能够把大海怪[②] 催睡；又唱到一些小孩子，他们捉住光滑的海豚，笑着骑在它们的背上；又唱到那些美人鱼，她们躺在白泡沫中，向水手们伸出胳膊来；又唱到生长弯曲长牙的海狮，和长着飘动的鬃毛的海马。

她这样唱着的时候，所有的金枪鱼都从水深处浮上来听她的歌声，年轻的打鱼人在它们的四周撒下网捉住了它们，不

① 海神：参看第二一二页注①。他们常吹一种贝壳喇叭以兴浪或止浪。
② 海怪(Kranken)：相传见于斯干狄那维亚海的一种怪物。

在网中的那些又被他用鱼叉擒住了。他的船上载满了鱼，小人鱼就对他微微一笑，沉到海里去了。

然而她从来不肯走近他，让他挨到她的身子。他常常唤她，求她，可是她不答应；要是他想去捉住她，她立刻就跳进水里去了，快得像海豹一样，并且那一整天他就再也看不到她了。她的歌声在他的耳里听来一天比一天更好听。她的声音是那么美好，他听得连他的网和他的本领都忘记了，他也不去管他的行业了。金枪鱼成群地游过他面前，朱红色的鳍和凸起的金眼非常显明，可是他并没有注意它们。他的鱼叉搁在旁边不用了，他那柳条编的篮子也是空空的。他张着嘴，惊异地瞪着眼，呆呆地坐在他的船上倾听，一直听到海雾在他四周升起，浪游的明月将他的褐色的四肢染上银白。

一天晚上他唤她，并且对她说："小人鱼，小人鱼，我爱你。让我作你的新郎吧，因为我爱你。"

可是人鱼摇摇她的头。"你有一个人的灵魂，"她答道。"要是你肯送走你的灵魂，我才能够爱你。"

年轻的打鱼人便对自己说："我的灵魂对我有什么用处呢？我不能够看见它。我不可以触摸它。我又不认识它。我一定要把它送走，那么我就会得到很大的快乐了。"于是他发出一声快乐的叫喊，就在漆着彩色的船上立起来，向人鱼伸出他的胳膊。"我要送走我的灵魂，"他大声说，"你就会做我的新娘，我要做你的新郎，我们要一块儿住在海底下，凡是你所歌唱过的你都引我去看，你愿望的事我都要做，我们一辈子永不分离。"

小人鱼快乐地笑出声来，她把脸藏了在手中。

"可是我怎样把我的灵魂送走呢？"年轻的打鱼人大声说。"告诉我要怎样才办得到，是啊，我一定会照办的。"

"啊呀！我不知道啊，"小人鱼说，"我们人鱼族是没有灵魂的。"她带着沉思的样子望望他，就沉下去了。

第二天大清早，太阳从山头升起还不到一拃[①]高，年轻的打鱼人就走到神父的家里去，叩了三下门。

门徒从门洞中往外面看，看见是他，便拉开了门闩，对他说："进来。"

年轻的打鱼人进去了，他跪在地板上铺的清香的灯心草上，向着那位正在诵读圣书的神父大声喊着说："神父啊，我爱上了一个人鱼，我的灵魂在阻拦我，不让我随心所欲。请告诉我，要怎样才能够送走我的灵魂，因为我实在用不着它。我的灵魂对我有什么价值呢？我不能够看见它。我不可以触摸它。我又不认识它。"

神父打着自己的胸膛，回答道："唉，唉，你疯了，再不然你就是吃了什么毒草了，因为灵魂是人的最高贵的一部分，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应当把它用到高贵的地方。世间再没有比人的灵魂更宝贵的东西，任何地上的东西都不能跟它相比。把全世界的黄金集在一块儿，才有它那样的价值，它比国王们的红宝石贵重得多。所以，我的孩子，不要再想这件事，

---

① 一拃：从大拇指尖至小拇指尖伸开的长度，一般为九英寸。

因为这是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过啊。至于人鱼，他们是无可救药的，什么人跟他们交往，也会是无可救药的。他们就跟那些不分善恶的野兽一样，主并不是为着他们死的啊。”

青年渔人听了神父这番不入耳的严厉的话，眼里充满了泪水，他站起来，对神父说：“神父啊，牧神住在树林里，他们很快乐，雄人鱼坐在岩石上弹红金的竖琴。我求您，让我也像他们那样罢，因为他们过的日子就跟花的日子一样。至于我的灵魂，要是我的灵魂在跟我所爱的东西中间作梗，那么它对我还有什么好处呢？”

“肉体的爱是淫邪的，”神父皱着眉头大声说，“上帝听任在他的世界中出现的那些邪教的东西都是邪恶的。林中的牧神是该诅咒的，海里的歌者也是该诅咒的！我在夜晚听见过她们的声音，她们想引诱我抛开我的晚课经。她们敲我的窗，大声笑。她们在我的耳边悄声地讲她们那些有毒的欢乐的故事。她们用种种的诱惑来诱惑我，我要祷告的时候，她们却跑来揶揄我。她们是无可救药的，我告诉你，她们是无可救药的了。对于她们既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更不会让她们到天堂或者地狱里面去赞美上帝的名字。”

“神父啊，”年轻的打鱼人叫喊道，“您不知道您说的什么。有一天我下网捉住了一位国王的女儿。她比晨星还要美，比月亮还要白。为了她的肉体我甘愿舍掉我的灵魂，为了她的爱我甘愿放弃天国。我求您的事，请您告诉我罢，让我平安地走回去。”

“去！去！”神父叫道；“你的情妇是无可救药的了，你也会

跟着她弄到无可救药的地步。”神父不给他祝福，却把他赶出门去。

年轻的打鱼人从神父那里出来便走到市场去，他走得很慢，埋着头，好像有什么忧愁似的。

商人们看见他走来，便低声交谈，其中一个人走到他面前，唤他的名字，对他说：“你要卖什么东西？”

“我要把我的灵魂卖给您，”他答道；“我求您把它给我买去罢，因为我讨厌它。我的灵魂对我有什么用处呢？我不能够看见它。我不可以触摸它。我也不认识它。”

可是商人们拿他开玩笑，对他说：“人的灵魂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它连半边破银元也不值。把你的身体卖给我们作奴隶罢，我们给你穿上海紫色的衣服，在你手指头上戴一个戒指，把你拿去给伟大的女王作弄臣。可是不要再提你的灵魂，因为它对我们毫无用处，而且一文不值。”

年轻的打鱼人便对自己说：

“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神父对我说，灵魂的价值比得上全世界的黄金，商人们却说它不值半边破银元。”

他出了市场走下海边去，他坐在那里沉思他究竟应该怎样做。

到了正午他记起来他一个同伴（那是一个采集伞形草的）曾经对他讲过，有一个年轻的女巫，住在海湾头一个洞窟里，她的巫术十分高明。他便站起来跑去找她，他非常着急地要弄掉他的灵魂，他沿了海边沙滩跑着，在他后面扬起一股尘

雾。那个年轻的女巫由于自己手掌发痒知道他走来了，她笑着，把她一头红发散开来。她站在洞口等他，她的红头发长长地垂在她四周，她手里拿着一枝正在开花的野毒芹。

他气咻咻地跑上悬崖来向她俯身行礼的时候，她大声问道："你缺少什么呢？你缺少什么呢？你是要在逆风的时候鱼进你的网来么？我有一支小芦管，只要我吹起它来，鲻鱼就会游进海湾里来的。可是这有个代价，漂亮的孩子，这有个代价。你缺少什么呢？你缺少什么呢？你是要风暴打翻船，好把珠宝箱子给冲到岸上来么？我有的风暴比风有的还多，因为我所伺候的主人比风更有力，用一个筛子和一桶水我就能够把大船送到海底去。可是我要个代价，漂亮的孩子，我要个代价。你缺少什么呢？你缺少什么呢？我知道有株花生在山谷里，就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它。它的叶子是紫色的，有一颗星长在花心，它的汁像牛奶一样的白。要是你用花去挨王后的坚贞的嘴唇，她就会跟随你走到天涯海角。她会从国王的床上起来，跟着你走遍全世界。但这有个代价，漂亮的孩子，这有个代价。你缺少什么呢？你缺少什么呢？我能够把蟾蜍拿来在研钵中捣碎，将粉末作成羹，用一只死人的手去搅拌它。等你的仇人睡着的时候，把羹洒在他身上，他就会变成一条黑黑的毒蛇，他自己的母亲会将他杀死。我能够用一个轮子把月亮从天上拉下来，我可以拿一块水晶让你在那里面看见死。你缺少什么呢？你缺少什么呢？告诉我你要什么，我就会把它给你，你得偿给我一个代价，漂亮的孩子，你得偿给我一个代价。"

“我要的只是一件小事，”年轻的打鱼人说，“然而神父却跟我生气，把我赶出来。这只是一件小事，商人们都拿我开玩笑，拒绝了我。所以我才来找你，不管人们都说你是坏人，并且不论你要的代价是什么，我要付给你。”

“那么你要做什么事呢？”女巫走到他跟前，问他。

“我要送走我的灵魂，”年轻的打鱼人答道。

女巫的脸色马上发白，她浑身发抖，把她的脸藏在她的青色大氅里边。“漂亮的孩子，漂亮的孩子，”她喃喃地说，“那是一桩可怕的事情啊。”

他摇了摇他的棕色鬈发，笑起来。他回答道，“我的灵魂对我毫无用处。我不能够看见它。我不可以触摸它。我也不认识它。”

“要是我告诉了你，那么你给我什么呢？”女巫用她那美丽的眼睛望着他，问道。

“五个金元，”他说，“还有我的网，我住的树条编的房子，我用的那只漆着彩色的船，只要你告诉我怎样去掉我的灵魂，我就把我所有的东西全给你。”

她嘲弄地笑他，又拿她手里那枝毒芹去打他。“我能够把秋天的树叶变成黄金，”她答道，“只要我肯，我就能把苍白的月光织成银子。我所伺候的主人比世界上一切的国王都阔，他的领土有他们全体的那么大。”

他叫起来：“倘使你的代价既不是金子，又不是银子，那么我得给你什么呢？”

女巫用她那纤细的白手抚摩他的头发。“你一定得跟我

一块儿跳舞，漂亮的孩子，”她喃喃地说，一面对他微笑。

“就只有那样吗?”年轻的打鱼人惊奇地大声说，他站了起来。

“就只有那样，”她答道，她又向他微笑。

他说：“那么等到太阳落下去的时候，我们就找一个秘密地方一块儿跳舞，跳过舞，你就得告诉我，我要知道的那件事。”

她摇她的头。“等到月亮圆的时候，等到月亮圆的时候，”她喃喃地说。随后她向四周张望一下，又侧耳倾听一忽儿。一只青鸟唧唧地叫着从巢里飞起来，在沙丘上空打圈子，三只有斑点的小鸟在灰色的野草丛中跳着，发出沙沙的声响，它们在低声讲话。此外就只有海浪在冲洗下边光滑石子的声音。她便伸出她的手，拉他到她身边来，把她的干嘴唇放在他耳边。她低声说：

“今天晚上你一定得到山头来。今天是安息日，‘他’要来的。”

年轻的打鱼人吃了一惊，他望着她，她露出她的白牙齿笑着。“你说的‘他’是什么人?”

“你不用管，”她答道。“今晚上你去站在黑见风干树下等着我来。要是有只黑狗向着你跑来，你用一枝柳条去打它，它就会跑开的。要是有只猫头鹰跟你讲话，你不要答它。等到月亮圆的时候，我就会跟你在一块儿，我们在草地上一块儿跳舞。”

“可是你肯对我发誓，你一定告诉我，怎样送走我的灵魂

吗?"他发问道。

她走到大太阳下面去,风微微吹动她的红头发。"我拿山羊蹄子来起誓,"她答道。

"你是女巫里面最好的,"年轻的打鱼人大声说,"我今晚上一定要跟你在山头上跳舞。说实话,我倒愿意你向我要金要银呢。不过你要的代价既然是这样,你就会得到的,因为这只是一件小事。"他向她脱帽,深深地点一个头,满心欢喜地跑回城里去了。

女巫目送着他的背影,等到他不见了的时候她才回到她的洞里去,她从一个雕花的杉木匣子里面拿出一面镜子来放在架上,在架子面前一块燃红的木炭上烧起马鞭草来,于是从烟圈中去望镜子。过了一忽儿她气愤地捏紧拳头。"他应当是我的,"她喃喃地说,"我跟她一样地好看。"

那天晚上,月亮升起以后,年轻的打鱼人便爬到山顶上去,站在黑见风干树枝下面。圆形的海像一面磨光的金属的盾似地横在他的脚下,在小海湾中移动着渔船的影子。一只大猫头鹰长着一对硫磺般的黄眼睛,在唤他的名字,可是他并不答应。一条黑狗向着他跑来,对他狂叫。他用一枝柳条去打它,狗汪汪地哀号着走开了。

到了半夜女巫们蝙蝠似地从空中飞来了。她们落到地上的时候,马上叫起来:"呸! 这儿有个生人!"她们用鼻子到处嗅着,彼此交谈着,又做着暗号。最后那个年轻的女巫来了,她的红头发在空中飘动。她穿一件金线衣裳,上面绣了许多

孔雀的眼睛，一顶绿色天鹅绒的小帽戴在她的头上。

女巫们看见她的时候，她们尖声叫起来："他在哪儿？他在哪儿？"但她只是笑了笑，她跑到黑见风干树那儿，拉起打鱼人的手，把他带到月光里，开始跳起舞来。

他们不停地转来转去，年轻的女巫跳得那么高，他可以看见她那对深红色的鞋跟。于是一阵马蹄声迎着跳舞的人们冲过来，这是一匹马快跑的声音，可是他看不见马，他害怕起来了。

"更要快，"年轻女巫叫道，她把胳膊挽在他的颈项上，她的气息热热地挨到他的脸。"更要快，更要快！"她叫道，地好像在他的脚下旋转起来，他觉得头晕，他忽然感到一种大的恐惧，仿佛有什么凶恶的东西在望着他似的，后来他看见在一块岩石的阴影下面有一个人，可是先前并没有人在那个地方。

那是一个男人，穿一身黑天鹅绒衣服，是照西班牙样式剪裁的。他的脸色苍白得很古怪，可是他的嘴唇却像一朵骄傲的红花。他好像很疲倦，身子向后靠着，没精打采地玩弄他的短剑的剑柄。在他身旁草地上放着一顶装饰着羽毛的帽子，还有一副骑马的手套，镶着金边，并且缝了珍珠在上面，设计非常巧妙。一件黑貂皮里子的短上衣挂在他的肩上，他一双纤细洁白的手上戴满了指环，重重的眼皮垂在他的眼睛上。

年轻的打鱼人呆呆地望着他，就好像中了魔法似的。后来他们两个人的眼睛对上了，不管他跳舞到什么地方去，他总觉得那个人的眼睛在盯着他。他听见年轻的女巫在笑，便搂紧了她的腰，带着她疯狂地旋转。

忽然间一条狗在树林里叫起来，跳舞的人全停止了，她们两个两个地走过去，跪下，吻那个人的手。她们这样做的时候，小小的微笑便挨到他的骄傲的嘴唇，就像一只小鸟的翅膀挨着水，使得水发笑一样。可是他的微笑中含得有轻蔑的意味。他还是不停地望着年轻的打鱼人。

“来！我们也去礼拜去，”年轻的女巫悄声说，她拉着他过去，他忽然有了一个强烈的欲望，愿意去做她求他做的事，他便跟着她过去。可是等他走近的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他在胸上划了一个十字，并且唤了圣名。

他刚刚这样做了，女巫们立刻像老鹰似地尖叫起来，飞走了，而那张老是望着他的苍白脸孔上也起了痛苦的痉挛。那个人走到一个小树林去，吹起口哨。一匹戴着银辔头的小马跑来接他。他跳上了马鞍，还回转头来忧愁地望望年轻的打鱼人。

那个红头发的女巫也想飞走，可是打鱼人捉住她的手腕，紧紧地捏着。

“放开我，”她叫道，“让我走罢。因为你说了不应该说的名字，做了我们不可以看的记号。”

“不，”他答道，“除非你把秘密告诉我，我就不放你走。”

“什么秘密呢？”女巫说，她像一头野猫似地跟他挣扎，一面咬着她那在冒泡沫的嘴唇。

“你知道的，”他回答。

她那草绿色的眼睛被泪水弄暗了，她对打鱼人说：“你向我要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要提这个。”

他笑着，把她捏得更紧了。

她看见她跑不掉了，便悄悄地对他说："实在说，我跟海的女儿一样地好看，我跟那些住在碧海里的姑娘一样地漂亮，"她说着便向他献媚，把她的脸挨在他的脸上。

可是他皱着眉头把她推开，对她说："要是你不遵守你给我的诺言，我就要把你当作一个假的女巫杀死。"

她的脸立刻变成灰色，像一朵洋苏木的花一样，浑身战抖起来。"好，就那样罢，"她喃喃地说。"这是你的灵魂，又不是我的。你高兴怎样就怎样办罢。"她从她的腰带里拿出一把有着绿蛇皮刀柄的小刀来，给了他。

"这东西对我有什么用处呢？"他惊奇地问她道。

她沉默了一忽儿，脸上现出了恐怖的表情。随后她把她垂下的头发从前额抹上去，她带着古怪的微笑对他说："人们所谓身体的影子，并不是身体的影子，却是灵魂的身体。你把背朝着月亮站在海滩上，从你双脚的四周切开你的影子，那就是说你的灵魂的身体，你再叫你的灵魂离开你，它就会照你的话做的。"

年轻的打鱼人打起颤来。"这是真的吗？"他低声说。

"这是真的，我倒宁愿不曾告诉你啊，"她大声说，就抱住他的双膝哭起来。

他推开她，让她留在繁茂的草丛中，他把小刀放在腰带里，走到了山边，便爬下去。

他的灵魂在他的身体内唤他，对他说："喂！我跟你同住了这许多年，又做了你的用人。现在不要把我赶走罢，我对你

作过什么坏事呢?”

年轻的打鱼人笑起来,他答道:“你并没有对我作过什么坏事,不过我现在用不着你了。世界大得很,有天堂,也有地狱,还有在这两者之间的那所昏暗不明的房子。你高兴去哪里就去哪里,可是不要来麻烦我,因为我的爱人现在在唤我。”

他的灵魂向他苦苦地哀求,但是他并不理它,他只顾一个岩一个岩地跳过去,脚步轻快得像一头野山羊,最后他到了平地,到了黄沙的海滩。

他站在沙滩上,背朝着月亮,他有着青铜色的四肢和结实的身材,看起来就跟一座希腊人雕塑的像一样,从海的泡沫里伸出好些只雪白的胳膊来招呼他,从海的波浪中站出好些个朦胧的人形来对他行礼。在他的前面躺着他的影子,那就是他的灵魂的身体,在他的后面蜂蜜色的空中挂着一轮明月。

他的灵魂对他说:“倘使你真要赶走我的话,你一定得在我走之前给我一颗心。这个世界是残酷的,把你的心给我一块儿上路罢。”

他摇摇头微笑。“要是我把我的心给了你,我拿什么去爱我的爱人呢?”他大声说。

“你存点好心罢,”他的灵魂说;“把你的心给我,这个世界太残酷了,我害怕。”

“我的心是属于我的爱人的,”他答道,“你不要耽搁了,走你的!”

“难道我就不应该爱吗?”他的灵魂问道。

“走你的,因为我用不着你了,”年轻的打鱼人不耐烦地叫

起来，他拿出那把带绿蛇皮刀柄的小刀从他双脚的四周把他的影子切开了，影子站起来就立在他面前，望着他，它的相貌跟他完全一样。

他向后退，把小刀插进他的腰带里去，他感到了恐惧。“走你的，”他喃喃地说，“不要让我再看见你的脸。”

“不，我们一定要再见的，”灵魂说。它的声音很低，又好像笛声一样，它说话的时候，它的嘴唇仿佛就没有动似的。

“我们怎么会再见呢？”年轻的打鱼人大声说。“你不会跟着我到海底下去罢？”

“我每年要到这儿来一次，来唤你，”灵魂说。“也许你会用得着我。”

“我用你来做什么呢？”年轻的打鱼人大声说，“不过随你的便罢，”他说完就钻进水里去了，那些半人半鱼的海神吹起他们的号角，小人鱼便浮上来迎他，伸出她的两只胳膊抱住他的颈项，吻他的嘴。

灵魂站在寂寞的海滩上，望着他们。等他们沉到海里去了以后，它就哭哭啼啼地穿过沼地走了。

一年过完了，灵魂回到海边来，唤着年轻的打鱼人，他从海底浮上来，对它说：“你唤我做什么？”

灵魂回答道：“走近一点，我好跟你讲话，因为我看见了好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他便走近一点，蹲在浅水里，用手托着头静静地听着。

灵魂对他说：“我离开你以后，便转过脸向东方旅行。一

切聪明的事物都是从东方来的。我走了六天，在第七天的早晨我到了一座小山下面，那是鞑靼人国境内的山。我坐在一棵柽柳树的荫下躲避太阳。地是干的，而且热得烫人。人们在平原上不断地来来往往，就像苍蝇在打磨得很光的铜盘子上面爬来爬去一样。

"在正午时候，地平线上扬起大股红沙尘的雾。鞑靼人看见了，便张起他们的画弓，跳上他们的小马，朝着那儿跑去。女人们尖声叫着跳进大车里，躲藏在毛帘子后边。

"到了黄昏时候，鞑靼人回来了，可是他们中间少了五个人，就是回来的人里面受伤的也不少。他们把马套在大车上，急急忙忙地赶着车子走了。三只胡狼从洞里出来，在后面望着他们。它们用鼻孔吸了几口气，便朝相反的方向走开了。

"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我看见平原上燃起了营火，便朝那儿走去。一群商人围着火坐在毡上。他们的骆驼拴在他们后面的桩上，服侍他们的黑奴们正在沙地上搭起熟皮帐篷，还用霸王树[1] 做了高高的围墙。

"我走近他们的时候，商人中间的头领站起来，抽出他的刀，问我来干什么。

"我回答说：我是我自己国里的一个王子，鞑靼人要拿我做他们的奴隶，我逃了出来。头领微微笑了，他指给我看挂在长竹竿上的五个头颅。

"然后他又问我谁是上帝的先知，我回答他说穆罕默德。

---

① 霸王树：仙人掌的一种。

“他听见了假先知的名字，便深深地鞠躬，拿起我的手，叫我坐在他的身边。一个黑奴拿木盆盛了一点儿马奶给我送来，还拿来一块烤小羊肉。

“天刚刚亮，我们便动身了。我骑在一匹红毛骆驼上，在头领的旁边慢慢地走着，一个‘跑前站的’擎着一根长枪跑在我们前面。战士们在两边走，骡子驮着商货跟在后面。这个商队里一共有四十匹骆驼，骡子的数目却有两个四十。

“我们从鞑靼人的国土走进了诅咒月亮的人的国境。我们看见鹰狮① 在白岩石上看守它们的黄金，有鳞甲的龙在它们的洞穴里酣睡。我们走过山上的时候，大家都不敢吐气，恐怕雪会落在我们的身上，各人的眼睛上都绑了一条纱帕。我们穿过山谷的时候，矮人们躲在大树窟窿里用箭射我们，夜晚我们还听见野人擂鼓。我们到猴塔的时候，我们在猴子面前放了些果子，它们便没有伤害我们。我们到蛇塔的时候，我们用铜碗盛了热牛奶给蛇喝，蛇便放我们平安地过去。我们在路上有三次到过奥古萨斯河② 岸边。我们坐在拴着吹胀了的大皮口袋的木筏上渡过河去。河马气冲冲地朝着我们，它们想把我们弄死。骆驼看见它们，就打颤。

“每个城的王都向我们征收过境税，却不许我们走进他们的城门。他们从城墙上丢下面包来给我们，还有小的蜂蜜玉麦糕和大枣馅的细面饼。每一百个篮子的东西换我们一颗琥

---

① 鹰狮(Gryphons)：一种鹰头、鹰翼、狮身的怪兽。

② 奥古萨斯河(Oxus)：即今之阿母河(Amu Darya)，位于中亚细亚。

珀珠子。

“乡村里的人看见我们走近，就在井里放下毒药，自己逃到山顶去了。我们同马加代人(Magadae)打了仗，那种人生下来是老人，却一年比一年地越长越年轻，长到小孩的时候就死了；我们又同拉克土伊人(Laktroi)打了仗，那种人说自己是老虎的儿子，把浑身涂成黄黑两种颜色；又同奥南特人(Aurantes)打了仗，那种人把死人埋在树顶上，自己却住在黑洞里，为的是害怕太阳(那是他们的神)会杀死他们；又同克林尼安人(Krimnians)打了仗，那种人崇拜一只鳄鱼，给它戴上了绿玻璃耳环，还拿牛油和鲜鸡去喂它；又同长着狗脸的阿加中拜人(Agazonbae)打了仗；又同长着马脚的西班人(Sibans)打了仗，他们跑得比马还快。我们商队里有三分之一的人战死了，另外三分之一的人饿死了。剩下的人都抱怨我，说我给他们带来了恶运。我从一块石头底下捉到一条有角的毒蛇，让它刺我。他们看见我没有病痛，都害怕了。

“在第四个月，我们到了伊勒尔城(Illel)。我们走到城外小树林的时候，已经是夜晚了，空气十分闷热，因为月亮到天歇宫里旅行去了。我们从树上摘下熟了的石榴，剖开它们喝它们的甜汁。然后我们躺在毡上等待天明。

“天一亮，我们就站起来，叩城门。城门是用红铜铸的，上面刻着海龙和飞龙。守城人从城垛上看下来，问我们来干什么。商队的通译人说，我们是从叙利亚岛上带了许多商货来做生意的。他们向我们要了几个人质，然后告诉我们，正午给我们开城门，叫我们等到那个时候。

“正午他们果然开了城门，我们走进去的时候，人们成群地从房屋里跑出来看我们，一个市集通告人吹着海螺到城内各处去通知。我们站在市场上，黑奴们解开花布包，打开雕花的枫木箱。等他们做完了他们的事情，商人们便摆出他们的珍奇的货物来，有埃及的涂蜡的麻布，有埃塞俄比亚国内来的花布，有太尔城[①]的紫色海绵，有西顿[②]的蓝色帷幔，有冰凉的琥珀杯子，有上等的玻璃器和珍奇的陶器。某一处房屋的屋顶上有一群女人埋下眼光望着我们。其中有一位戴着一副烫金的皮面具。

“第一天是僧侣们来跟我们交易，第二天是贵族，第三天是匠人同奴隶。凡是商人耽搁在这个城里的时候，他们对待商人的规矩总是这样。

“我们在这儿耽搁了一个月，月缺的时候，我觉得无聊，便在城内各处街上闲荡，我走到了本城神的花园里面。僧侣们披着黄袍默默地穿过绿树丛中，在黑色大理石铺砌的地上有一座玫瑰红的神庙。门是上过金漆的，上面凸出来灿烂的金铸的公牛和孔雀。房顶是用海绿色瓷瓦盖的，伸出的屋檐上挂着小铃子。每当白鸽飞过的时候，它们用翅膀打着铃，叫铃子叮当地响起来。

“庙前有一个条纹玛瑙修的净水池。我躺在池子旁边，用我的苍白的手指摩着那些宽大的树叶。一个僧侣朝着我走

① 太尔城(Tyre)：海港城市，古腓尼西亚首都，今属叙利亚。

② 西顿(Saida)：即古 Sidon，位于地中海，属叙利亚。

来，站在我背后。他脚上穿着草鞋，一只是软蛇皮做的，另一只用鸟的羽毛做成。他头上戴一顶黑毡的僧帽，帽上装饰了一些银的新月。他的袍子上绣着七道黄色，他鬈曲的头发上抹着锑粉。

“过了一忽儿他便跟我讲起话来，他问我要什么。

“我告诉他我要拜见神。

“僧侣用他那对小小的斜眼睛奇怪地望着我，他说：‘神在打猎。’

“我答道：‘告诉我，在哪一个林子里，我要陪他一块儿跑马。’

“他用他那又长又尖的指甲理顺袍子边上细软的缕子。他喃喃地说：‘神在睡觉。’

“我答道：‘告诉我，在哪一张床上，我要去守护他。’

“他大声说：‘神在开宴会。’

“我回答：‘倘使酒是甜的，我要和他同饮，倘使酒是苦的，我也要和他同饮。’

他惊奇的埋下头，拉着我的手，把我拉起来，领我进庙里去。

在第一间屋子里我看见一尊偶像坐在用东方大明珠镶边的碧玉宝座上。这尊偶像是用乌木雕成的，身材跟常人的一样大小。前额上有一块红宝石，浓的油从它的头发上滴下来，一直滴到腿上。它的双脚用新杀的小山羊的血染得鲜红，腰间束着一根铜带，带上嵌了七颗绿柱玉。

“我对那个僧侣说：‘这就是神吗？’他回答我：‘这就是

神。'

"我大声喊道:'引我去见神,不然我一定要杀死你。'我摸他的手,他的手立刻就干瘪了。

"僧侣哀求我说:'请主人把他的仆人治好罢,我就要引他见神去。'

"我便吹一口气到他那只手上,他的手又长好了,他浑身发颤,就把我领到第二间屋子里去,我看见一尊偶像立在一朵翡翠的莲花上面,莲花四周悬垂了好些大的绿宝石。这尊偶像是用象牙雕成的,身材比常人的大过一倍。前额上有一块黄玉,胸前涂着没药和肉桂末。它一只手拿着一根弯弯的翡翠玉节,另一只手里捏着一块圆圆的水晶。脚上穿的是黄铜的靴子,在它的粗的颈项上套了个透明石膏的圈子。

"我对那个僧侣说:'这就是神吗?'他回答我说:'这就是神。'

"我大声喊道:'引我去见神,不然我一定要杀死你。'我摸他的眼睛,他两只眼睛都瞎了。

"僧侣哀求我说:'请主人把他的仆人治好罢,我就要引他见神去。'

"我便吹一口气到他的眼睛上,他那两只眼睛立刻就看见了,他又浑身发颤,把我引进第三间屋子,啊! 这间屋子里面并没有偶像,也没有任何种类的画像,就只有一面圆圆的金属镜子放在一个石头祭坛上。

"我对僧侣说:'神在哪儿?'

"他回答我道:'我们并没有神,就只有您看见的一面镜

子，因为这是“智慧镜”。它把天上地下的一切的东西都反映出来，只有那个向镜子里面看的人的脸它才不反映。它不反映这个，所以向镜子里面看的人就可能是聪明的。世间有许多别的镜子，不过那都是“意见镜”。只有这个才是“智慧镜”。有这面镜子的人什么事都知道，没有一件事情能够瞒过他。没有这面镜子的人就没有“智慧”。因此它便是神，我们都拜它。’我听了这番话，朝镜子里一看，果然跟他对我说的一样。

“我做了一件奇怪的事，不过我做的也算不了什么，因为我把‘智慧镜’藏了起来，藏在离这个地方一天路程的一个山谷里面。我只求你允许我再进到你身体里去，做你的仆人，那么你就会比一切聪明的人都更聪明，‘智慧’也就属于你的了。我求你允许我进你的身体里去，那么你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了。”

可是年轻的打鱼人笑了。“‘爱’比‘智慧’好，”他大声说，“而且小人鱼爱我。”

“不，世界上并没有比‘智慧’更好的东西，”灵魂说。

“‘爱’更好，”年轻的打鱼人答道，他便沉到海底去了，灵魂哭哭啼啼地穿过沼地走了。

第二年过完了，灵魂又回到海边来，唤着年轻的打鱼人，他从海底浮上来，对它说：“你唤我做什么？”

灵魂回答道：“走近一点，我好跟你讲话，因为我看见好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他便走近一点，蹲在浅水里，用手托着头静静地听着。

灵魂对他说："我离开你以后，我就转过脸向南方旅行。一切宝贵的东西都是从南方来的。我顺着上爱席脱(Ashter)城的大路走了六天，我顺着进香人平常走的尘土飞扬的红色大道走着，第七天的早晨我抬起眼睛，看啊！城就在我的脚下，因为它在山谷里面。

"这座城有九道门，每一道城门前立着一匹青铜马，每当伯都因人[①] 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九匹马便齐声长嘶。城墙用铜皮包镶着，城墙上的守望塔是用黄铜作屋顶的。每一个守望塔中站着一个手里拿弓的射手。日出的时候他用一根箭敲铜锣，日落的时候他吹号角。

"我想进城去，守城人拦住我问我是什么人。我回答说我是一个回教的僧侣，要到麦加城[②] 去，那儿有一幅绿色帐幔，幔上有天使们用银字绣成的《可兰经》。他们听见我的话，充满了惊奇，便请我进城去。

"城里就好像是一个商场。你的确应当跟我一块儿去的。华丽的纸灯笼像许多只大蝴蝶似地在那些窄狭的街上飘舞。风吹过屋顶的时候，它们一起一落，好像是一些五颜六色的肥皂泡。商人们坐在他们的货摊前的丝毯上。他们长着笔直的黑胡子，他们的头帕用金币[③] 作装饰，长串的琥珀和刻花桃

① 伯都因人(Bedouins)：住在北非、阿剌伯或叙利亚的阿剌伯人。

② 麦加(Mecca)：位于沙特阿剌伯西北部，伊斯兰教创立人穆罕默德的诞生地和回教的发源地。

③ 金币(Sequin)：威尼斯的古金币。

核在他们的冰凉的手指中间滑来滑去。他们里面有的人卖枫脂香和甘松香，还有从印度海的岛屿上来的珍奇的香水、浓浓的红玫瑰油、没药和小钉形的丁香。要是有人站住跟他们谈话，他们便把一撮一撮的乳香投在炭火盆里，使四周的空气变香。我看见一个叙利亚人手里拿着一根像芦苇似的细棒。棒头上升起灰色的烟丝，棒燃着的时候气味就跟春天里淡红扁桃的气味一样。有的人卖着上面镶了乳蓝色土耳其玉的银手镯，和用铜丝串的小珍珠踝环，还有镶了金座子的老虎爪，和金黄猫（就是豹子）的脚爪，也是镶了金座子的，还有穿了眼的绿宝石耳环，和中间空的翡翠戒指。从茶馆里传出来的六弦琴的声音，抽鸦片烟的人带了他们苍白的笑颜望着行人。

"你实在应当跟我一块儿去的。卖酒的人肩头扛着黑色大皮婆，在人群中用肘拐挤开路。他们大半都卖'西拉兹酒'①，那种酒甜得像蜂蜜一样。他们用金属杯子盛着酒卖给顾客，再把玫瑰花瓣铺在上面。市场里站着卖水果的，他们卖着各色各样的水果，熟透的无花果带着受伤的紫色鲜肉，甜瓜像麝香一般的香，像黄玉一般的黄。香橼、番石榴、一球一球的白葡萄、圆圆的金红橘子、椭圆的金绿柠檬。有一次我看见一匹大象走过。它身上涂着银朱和姜黄，它耳朵上戴了个朱红丝线网子。它在一个货摊前面站住，吃起橘子来，那个卖水

① "西拉兹酒"(Schiraz)："西拉兹"原指龙河沿岸培养的一种红葡萄苗，"西拉兹酒"是否指红葡萄酒，未详。

果的人只是笑着。你想不到他们是多么古怪的一种民族。他们高兴的时候，他们到卖鸟人那儿去买一只养在笼里的鸟，开笼把鸟放走，这样他们可以更高兴一点；他们不快活时候，他们用荆棘鞭打他们自己，免得他们的忧愁消减。

“一天傍晚我遇见几个黑人抬着一乘沉重的轿子走过商场。轿子是用刷金的竹子做的，轿杆漆成了朱红色，上面装饰着黄铜的孔雀。轿窗上挂着薄薄的纱帘，窗帘上绣着些甲虫翅膀和小粒珍珠，轿子走过的时候一个脸色苍白的塞加西亚[1]女人从轿里往外望，对着我微笑。我跟在后面，黑人们便加快脚步，皱起眉头来。可是我并不去管它。我觉得我让一种大的好奇心抓住了。

“最后他们在一所四方形的白屋前面停下来。这所房屋没有窗户，就只有一道墓门似的小门。他们放下轿子，用一个铜锤敲了三下门。一个穿绿皮长袍的亚美尼亚人从门洞里往外张望一下，他看见他们，便把门打开了，还铺了一张毯子在地上。那个女人走出轿来。她进门去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再对我一笑。我从没有见过像这样苍白的人。

“月亮出来的时候，我回到那个地方去，找寻那所房屋，可是房屋已经没有了。我看见这情形，我便知道那个女人是谁，而且为什么她向我微笑。

“你确实应当跟我一块儿去。在‘新月节’，年轻的皇帝从他的宫里出来到庙里去祷告。他的头发和胡须都是用玫瑰花

① 塞加西亚(Circassia)：位于高加索山脉的北方。

瓣染红的，他的脸颊上擦了极细的金粉。他的手掌和脚心都用蕃红花染成了黄色。

“日出的时候他穿着银袍从宫里出来，日落的时候他穿着金袍回去。百姓们都跪在地上把脸藏起来，可是我不这样做。我站在一个卖枣子的货摊旁边等待着。皇帝看见了我，便扬起他那画过的眉毛，站住了。我静静地直立在那儿，也不向他跪拜。百姓们对我的大胆都表示惊讶，都劝我逃出城去。我不理他们。我却走到那些出卖外教神像的人那儿去，跟那班人坐在一块儿，那班人由于他们的行业在这儿是受到人们厌恶的。我告诉他们我做过了什么事情，他们每个人都给我一个神像，请我离开他们。

“当天夜晚我正躺在石榴街那家茶馆里的垫子上面，皇帝的卫士便走进来，把我带到宫里去。等我进去以后，他们一道门一道门接连地关上了，并且加了锁。里面有一个大院子，四面环绕着一带拱廊。墙是用白色雪花石膏做的，有些地方嵌着蓝色和绿色的花砖。柱子是绿色大理石的，铺地的是一种桃花色的大理石。我从没有见过像这样的东西。

“我跨过院子的时候，有两个戴面纱的女人从露台上望下来，一面在咒骂我。卫士们急急地走着，他们的矛头在擦磨得光亮的地板上不停地发响。他们打开了一道精制的象牙门，我便走进一个有七个花坛的带水的花园了。园里种的是郁金香、牛眼菊、银色点点的芦荟。一股喷泉在阴暗的空中悬垂着仿佛一根细长的水晶棒。柏树就像燃过了的火把。在一棵柏树上有一只夜莺在唱歌。

"花园的尽头有一座小小的亭子。我们走近那儿,两个太监出来迎接我们。他们走起路来,肥胖的身子一直在颤摇,他们用那黄色眼皮的眼睛好奇地望着我。其中的一位把卫士长拉在一边,小声在他耳边说了一些话。另一位太监装腔作势地从一个淡紫色珐琅的椭圆形盒子中拿出些香锭来细嚼着。

"过了一忽儿卫士长把卫士们遣散了。卫士们便回到宫里去,两个太监慢慢地跟在后面,他们一边走,一边从树上摘下甜的桑果来吃。有一回那个年纪较大的太监回过头来,怀着恶意地对我微笑。

"然后卫士长向我示意,要我走进亭子去。我毫不胆怯地走上前,拉起那幅重的帘子进去了。

"年轻的皇帝躺在染了色的狮皮榻上,手腕上栖着一只白隼。在他背后站着一个头戴铜帽的牛比亚[①] 人,腰以上完全裸着,两只穿了洞的耳朵上挂着一副重的耳环。榻旁边一张桌子上放了一把弯弯的大钢刀。

"皇帝看见我,便皱起眉头对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你不知道我是这座城的皇帝吗?'可是我不回答他。

"他用手指头指着钢刀,那个牛比亚人拿起它来往前一冲,对着我的身子用力砍下去,刀锋飒飒地从我身上穿过,但是我没有受到一点伤。那个人扑倒在地上,他再立起来的时候,他吓得牙齿直打颤,他躲到榻后面去了。

① 牛比亚(Nubia):位于非洲近红海处。牛比亚人是黑人的一种。

“皇帝马上跳起来，从武器架上拿起一根长矛，向我掷过来。我接住了它，把矛杆折成两段。他又用箭射我，可是我举起手，箭就在半空中停住了。他随后从一根白皮带里抽出一把短剑，刺进牛比亚人的咽喉，他害怕牛比亚人会说出他丢脸的事情。那个人像一条给人践踏了的蛇似地把身子猛扭几下，从他的嘴唇里冒出红色的泡沫来。

“那个人一死，皇帝又转向着我，用一方镶花边的紫绸小巾揩去了额上一颗颗亮晃晃的汗珠，对我说：‘你是一个我不应当伤害的先知呢，还是一个我不能加害的先知的儿子？我求你今晚上离开我这座城，因为有你在这里，我就不再是一城之主了。’

“我回答他道：‘把你的财宝分我一半，我就走。把你的财宝分一半给我，我就走开。’

“他拿起我的手，把我引进花园里去。卫士长看见我，他吃了一惊。太监们看见我，他们的膝头打起颤来，他们吓得跪倒在地上。

“宫里有一间屋子，有着八面墙壁，都是红云斑石造的，天花板上包了一层铜皮，悬着一些灯。皇帝伸手去摸某一面墙，那面墙就开了，我们走了进去。里面是一条长廊，廊上燃了许多支火炬。廊两旁都是壁龛，每个龛里放着大酒缸，缸里银元装得满满的。我们到了走廊中央的一段，皇帝说了句平时不可以说的话，一道装得有暗弹簧的花岗石门马上弹开了，他用手遮住他的脸，恐怕会弄花他的眼睛。

“你不会相信这是个多么奇妙的地方。大的龟壳里满满

的装着珍珠,中间空的大型月长石[1] 内堆满了红宝石。黄金藏在象皮箱中,金粉盛在皮酒瓶内。还有猫眼石和青玉,猫眼石放在水晶杯里,青玉盛在翡翠杯内。圆圆的绿柱玉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薄薄的象牙碟子上面,一个角落里堆着些绸口袋,有的袋里装满绿松石,有的袋里满是绿玉。象牙角杯中满满堆着紫玉英,黄铜角杯中满满堆着玉髓和红玉髓。杉木柱子上挂着成串的黄山猫石。扁平的椭圆形盾牌上堆着红玉,有的像葡萄酒的颜色,有的却跟草的颜色一样。我对你说了这许多,还不过是那儿有的十分之一呢。

"皇帝把手从脸上拿开,他对我说:'这是我的宝库,这里面有的东西一半归你,就照我答应你的那样办。我还要送给你骆驼和赶骆驼的人,他们会听你的吩咐,把你那份财宝带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这件事情今晚上就要办好,因为我不愿意让太阳(那是我的父亲)看见我的城里有一个我不能杀死的人。'

"可是我回答他说:'这儿的黄金是你的,白银也是你的,贵重的珠宝和值钱的东西都是你的。至于我呢,这些东西我一点儿也用不着。你的东西我什么也不要,我只要你手指上戴的那个小指环。'

"皇帝皱起了眉头。他喊着说:'这不过是一个铅指环,它没有一点儿价值。所以还是请你带着你那一半财宝离开我这座城罢。'

---

① 月长石:英国 Cornwell 所产的一种花岗石。

"我答道:'不,我什么都不要,就只要那个铅指环,因为我知道指环里面写得有什么,而且那有什么用处。'

"皇帝浑身打颤,向我哀求,他说:'你把所有的财宝全拿去,快离开我这座城罢。我那一半现在也归你。'

"我做了一件奇怪的事,不过我做的也算不了什么,因为我把'财富指环'藏起来,藏在离这个地方一天路程的一个洞里面。离这个地方只有一天的路程,它等着你去呢。谁得到这个指环,他就比世界上所有的国王都有钱。所以请你来把它拿去,那么世界上的财富就是你的了。"

可是年轻的打鱼人笑了。"'爱'比'财富'好,"他大声说,"而且小人鱼爱我。"

"不,世界上并没有比'财富'更好的东西,"灵魂说。

"'爱'更好,"年轻的打鱼人答道,他便沉到海底去了,灵魂哭哭啼啼地穿过沼地走了。

第三年过完了,灵魂又回到海边来,唤着年轻的打鱼人,他从海底浮上来对它说:"你唤我做什么?"

灵魂回答道:"走近一点,我好跟你讲话,因为我看见了好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他便走近一点,蹲在浅水里,用手托着头静静地听着。

灵魂对他说:"在我所知道的一个城市里,河边上有一家客栈。我同水手们一块儿坐在那儿,他们喝两种颜色的葡萄酒,吃大麦面包,还有和着醋放在桂叶里的小咸鱼。我们正坐着取乐的时候,从外面进来一个老年人,他肩上搭了一幅皮

毡,手中拿一张琴,琴上有两个琥珀角。他把毡子铺在地板上,用'弦拔'弹着琴弦,一个戴面网的少女马上跑进客栈,在我们面前跳起舞来。她戴的是纱面网,但是她却光着双脚。她的双脚是光着的,他们在毡子上跳来跳去,好像一对小白鸽似的。我从没有看见过像这样美好的东西,并且她在那儿跳舞的城市离这个地方只有一天的路程。"

年轻的打鱼人听见了他灵魂的话,便想起来小人鱼没有脚,不能够跳舞。于是一个大的欲望把他抓住了,他对自己说:"只有一天的路程,我能够回到我爱人身边的,"他笑了,便在浅水里站起来,大步向岸上走去。

他到了岸上的干地,又笑了,向着他的灵魂伸出了两只胳膊。他的灵魂快乐地大叫一声,跑过来迎接他,进到他的身体里面,年轻的打鱼人便看见他面前沙滩上现出他身体的影子,那就是他灵魂的身体。

他的灵魂对他说:"我们不要耽搁了,快到那儿去罢,因为海神会妒嫉,它们又有不少的怪物可以听它们指挥。"

他们便急急地走着,整个晚上他们在月亮下面赶路,第二天他们整天在太阳下面走,当天傍晚,他们到了一个城市。

年轻的打鱼人对他的灵魂说:"你对我讲的她就在这座城里跳舞吗?"

他的灵魂答道:"不是这座城,是另外一座。不过我们还是进去看看罢。"

他们便走进城去,穿过一些街道,他们走过珠宝商街的时

候,年轻的打鱼人看见一个货摊上摆着一只漂亮的银杯。他的灵魂对他说:“拿起那个银杯藏起来。”

他便拿起银杯藏在他的袍子的褶缝里,他们连忙走出城去。

他们离开城走了一“里”① 路以后,年轻的打鱼人皱起眉头,把杯子扔掉了,对他的灵魂说:“你为什么叫我拿这个杯子藏起来呢? 这是一件坏事啊!”

可是他的灵魂回答他说:“安静点,安静点。”

第二天傍晚他们到了一个城市,年轻的打鱼人对他的灵魂说:“你对我讲的她就在这座城里跳舞吗?”

他的灵魂答道:“不是这座城,是另外一座。不过我们还是进去看看罢。”

他们便走进城去,穿过一些街道,他们走过草鞋商街的时候,年轻的打鱼人看见一个小孩站在水缸旁边。他的灵魂对他说:“打那个小孩。”他便动手打小孩把小孩打哭了,他们连忙走出城去。

他们离开城走了一“里”路以后,年轻的打鱼人生起气来,对他的灵魂说:“你为什么叫我打小孩呢? 这是一件坏事啊!”

可是他的灵魂回答他说:“安静点,安静点。”

第三天傍晚他们到了一个城市,年轻的打鱼人对他的灵魂说:“你对我讲的她就在这座城里跳舞吗?”

他的灵魂回答他说:“也许就在这座城里,那么我们进去

① 原文为“里格”(League),一里格约等于三英里。

罢。”

他们便走进城去，穿过一些街道，可是年轻的打鱼人始终找不到那条河，也找不到河边的客栈。城里的人都张大眼睛好奇地望着他，他害怕起来，便对他的灵魂说：“我们走罢，那个用一双小白脚跳舞的她并不在这儿。”

可是他的灵魂回答说：“不，我们住下来罢，因为夜太黑，路上又有强盗。”

他便在市场里坐下来休息，过了一忽儿，来了一个戴头巾的商人，身上披一件鞑靼布的斗篷，打着一个牛角灯笼，吊在一根有节的芦杆头上。商人对他说：“你为什么还坐在市场上呢，你不看见货摊都收了，东西也都打好包了！”

年轻的打鱼人回答他说：“我在这座城里找不到一家客栈，我也没有一个亲戚可以留我住宿。”

“我们不都是亲戚吗？”商人说。“不是都由一个上帝造出来的吗？那么你跟我来罢，我有一间客房。”

年轻的打鱼人便站起来，跟着商人到他家去了。他穿过了一个石榴园进到屋里，商人用一个铜盘盛了玫瑰香水来让他洗手，又送来熟的甜瓜给他解渴，后来还给他端来一碗米饭和一块烤小山羊肉。

他吃完以后，商人就引他进客房里去，请他安睡休息。年轻的打鱼人谢了主人，并且吻了商人手上戴的指环，随后就倒在染了色的山羊毛毯上面。他拿一幅黑羔毛被子盖好身子，便呼呼地睡着了。

到了天亮前三点钟，还是黑夜的时候，他的灵魂唤醒了

他，对他说："起来，到商人的屋子里去，就到他睡觉的屋子里去，杀死他，拿走他的金子，因为我们需要它。"

年轻的打鱼人便起来，爬到商人的房间里去。商人的脚上面放着一把弯刀，商人身边那个盘子里有九包金子。他伸出手去拿刀，他的手刚刚挨到刀，商人便惊醒了，马上跳起来，自己抓住刀，对年轻的打鱼人喊着说："难道你以怨报德，我好心款待你，你反以流血来报答吗?"

年轻的打鱼人听到他的灵魂对他说："揍他，"他把商人打得晕了过去，便拿起九包金子，连忙穿过石榴园逃走了。他朝着晨星的方向走去。

他们离开城走了一"里"路以后，年轻的打鱼人便打着他自己的胸膛，对他的灵魂说："为什么你教我杀那个商人，拿走他的金子呢？你实在很坏。"

可是他的灵魂回答他说："安静点，安静点。"

"不，"年轻的打鱼人大声说："我不能够安静，因为你教我做过的那一切事情我都恨。连你，我也恨：我要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教我那样做法。"

他的灵魂回答他说："你从前把我送到世界上去的时候，你并没有给我一颗心，所以我学会了做那一切的事，并且爱那一切的事。"

"你说什么?"年轻的打鱼人喃喃地说。

"你知道的，"他的灵魂回答道，"你知道得很清楚。难道你忘记了你没有给过我一颗心吗？我不相信。所以你不要担心你自己，也不要担心我，你放心罢，世间并没有你去不掉的

痛苦，也没有你享不到的快乐。"

年轻的打鱼人听到这些话以后，他浑身发颤，对他的灵魂说："不，是你坏，你使我忘记了我的爱人，你用种种的诱惑来引诱我，你使我的脚踏上罪恶的路。"

他的灵魂回答他："你没有忘记罢：你把我送到世界上去的时候，你并没有给我一颗心啊！来，我们到另一座城去，作乐去，我们还有九包金子呢！"

年轻的打鱼人拿起九包金子，扔在地下，用脚踩着。

"不，"他叫道，"我用不着你，我再也不要跟你一块儿去什么地方。我上次既然把你送走过，现在我还是要像那样地送走你，因为你对我没有好处。"他便转过身把背朝着月亮，拿出带绿蛇皮刀柄的小刀来，想把他身体的影子，也就是他灵魂的身体从他双脚的四周切开。

可是他的灵魂并不动一下离开他一点儿，也不理会他的吩咐，却对他说："那个女巫教给你的魔法再也不灵了。因为我不能离开你，你也不能把我赶走。一个人一辈子只可以把他灵魂送走一次，可是谁把他的灵魂送走以后又收了回来，就得永远留住它，这是他的惩罚，也是他的报酬。"

年轻的打鱼人脸色变白，捏紧拳头，叫起来："她没有把这一点告诉我，真是个骗人的女巫。"

"不，"他的灵魂答道，"可是她对于她所礼拜的'他'却是很忠实的，她要永远做'他'的仆人。"

年轻的打鱼人知道他不能够再去掉他的灵魂，并且那还是一个坏的灵魂，又得永远跟他在一块儿，他便倒在地上伤心

地哭起来。

到了天亮以后，年轻的打鱼人又站起来，对他的灵魂说："我要绑住我的手，免得我会照你的吩咐做事；我要闭紧我的嘴唇，免得我会说你要说的话；我要回到我所爱的她住的地方去。我甚至要回到海里去，回到她平常在那儿唱歌的小海湾去；我要唤她，告诉她我做过的坏事，和你对我做过的坏事。"

他的灵魂又诱惑他，说："谁是你的爱人，你得回到她哪儿去？世界上有很多比她更漂亮的。沙马利司的舞女能学各种鸟兽的样子跳舞。她们的脚用凤仙花染上了红色，她们的手里捏着小小的铜铃。她们一边跳舞一边笑，她们的笑声跟水的笑声一样清朗。跟我来，我引你去看她们。你为着什么要担心罪恶的事呢？难道美味可口的东西不是做来给人吃的吗？难道味道甘美的饮料里面就有毒药吗？你不要焦心了，跟我一块儿到另一座城去。就在这儿附近有一座小城。城里有一个百合树的花园。在这个可爱的花园里养着一些白孔雀和蓝胸脯的孔雀。它们向着太阳开屏的时候，那尾巴就像象牙的圆盘和镀金的圆盘一样。那个喂它们的女人常常跳舞给它们开心，她有时候用手跳，有时候用脚跳。她的眼睛染上了锑色，她的鼻孔形状像燕子的翅膀。有一个鼻孔里用一根小钩子挂着一朵珍珠雕成的花。她一边跳舞一边笑，脚踝上一对银镯像银铃似地叮当响着。所以你不要再焦心了，跟我一块儿到这座城里去罢。"

可是年轻的打鱼人并不答话，却用沉默的封条封住他的

嘴唇，用结实的绳子绑住他的双手，动身回到他来的地方去，甚至走到他爱人平常在那儿唱歌的小海湾去。他的灵魂一路上不停地引诱他，可是他总不理睬，他也不肯去做它要他做的任何一件坏事；在他的心里爱的力量太大了！

他到了海边，把手上的绳子解开，将嘴上沉默的封条撕去，他唤起小人鱼来。可是她并没有应声上来会他。虽然他唤了她一整天；求她出来，却始终看不到她。

他的灵魂嘲笑他，对他说："你实在没有从你爱人那儿得到多少快乐。你就像那个在天旱时候往漏船里倒水的人。你把你所有的全给掉了，却没有得到一点儿报酬。你还不如跟我去，因为我知道欢乐谷在什么地方，那儿有的是些什么东西。"

可是年轻的打鱼人并不理睬他的灵魂，他在一个岩石缝隙里自己用树条编造了一所房屋，在那里住了一年。他每天早晨唤着人鱼，每天正午又唤她，到了晚上他又叫她的名字。可是她始终没有从海里出来会过他，他在海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她，虽然他在洞穴里，在浅水中，在海潮的漩涡里，在海底的井内到处找寻她，都不见她的踪迹。

他的灵魂不断地拿恶来引诱他，老是在他耳边悄悄地讲些可怕的事情。可是这对他并没有效力，他的爱的力量太大了。

这一年过去了，灵魂暗暗地想道："我用了恶引诱过我的主人，可是他的爱比我强。现在我要用善去引诱他，他也许会跟着我走的。"

他就对年轻的打鱼人说："我对你讲过世界上的快乐，可是你不肯听我。现在让我告诉你世界上的痛苦，也许你要听的就是这个。说句老实话，痛苦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没有一个人能够从它的网里逃出来。有的人没有衣服，有的人缺少面包。有的寡妇穿紫袍，有的寡妇穿破衣。大麻风病人在沼地上走来走去，他们对彼此都很残酷。讨饭的在大路上来来往往，他们的乞食袋常常是空的。在各个城市大街小巷里走着的是饥荒，坐在每道城门口的是瘟疫。来，让我们去，设法改善这些事情，使它们不再发生。既然你爱人不肯应着你的唤声出来，为什么你还老是待在这儿唤她呢？爱究竟是什么，你得为它付出这样高的代价？"

可是年轻的打鱼人并不答话，他的爱的力量太大了。他每天早晨唤着人鱼，每天正午又唤她，到了晚上他又叫她的名字。可是她始终没有从海里出来会过他，他在海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她，虽然他在海中的河里，在浪下的谷里，在被黑夜染成紫色的海里，在被黎明涂上灰色的海里到处找寻她，都不见她的踪迹。

第二年又过去了，有天晚上年轻的打鱼人孤单地坐在树条房子里的时候，他的灵魂对他说："喂！我用恶引诱过你，我又用善引诱过你，可是你的爱比我更强。所以我不再引诱你了，不过我求你允许我进到你心中去，那么我就可以像从前那样跟你成为一体了。"

"你当然可以进来，"年轻的打鱼人说，"因为你没有一颗心在世界上漂流的那些日子里，你一定吃了不少的苦了。"

"哎呀!"他的灵魂叫起来,"我找不到地方进去呢,你的心让爱缠得那么紧紧的。"

"可是我倒愿意我能够给你帮忙,"年轻的打鱼人说。

他说话的时候,海里起了很大的一声哀叫,跟人鱼族死的时候人们听见的叫声完全一样。年轻的打鱼人跳起来,走出他的树条房子,跑到海滩去。黑色的浪涛急急地向岸上打来,载着一个比银子还要白的东西。它跟浪头一样白,并且在海涛上面飘飘荡荡像一朵花似的。浪头把它从浪涛中拿走,泡沫又把它从浪头上拿开,后来是海岸接受了它,于是年轻的打鱼人看见在他的脚下躺着小人鱼的身体。她躺在他的脚下死了。

他哭得像一个痛苦万分的人,扑倒在她身边,他吻着她那冰冷的红唇,拨弄着她头发上打湿了的琥珀。他扑倒在沙滩上,躺在她旁边,他哭得像一个因快乐而打颤的人,他用他两只褐色的胳膊把她紧紧抱在怀里。她那两片嘴唇已经冷了,可是他仍然吻着它们。她头发上的蜜是咸的,可是他仍然带着痛苦的快乐去尝它。他吻着紧闭的眼皮,她眼角上挂的浪沫还不及他的眼泪咸。

他对着死尸忏悔起来。他把他的经历的苦酒倾倒在她的耳朵里。他把她两只小小的手挽在他的颈项上,他用他的手指头去摸她那细细的咽喉管。他的快乐越来越苦,越苦了,他的痛苦里又充满了奇异的欢快。

黑色的海水愈来愈近,白色的泡沫像大麻风病人似地呻吟着。海水用它的泡沫的白爪来抓海岸。从海王的宫里又响

起了哀叫声，远远地在海上半人半鱼的海神们的号螺吹出嘶涩的声音来。

“快逃开，”他的灵魂说，“海水越来越近了，要是你还在这儿耽搁，它会弄死你的。快逃开，我实在害怕，我知道因为你的爱太大了，你的心便拦住我不让我进去。快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你一定不会不给我一颗心就送我到另一个世界去罢？”

可是年轻的打鱼人并没有听他灵魂的话，却只顾唤着小人鱼说：“‘爱’比‘智慧’更好，比‘财富’更宝贵，比人间女儿们的脚更漂亮。火不能烧毁它，水不能淹没它。我在天明时候唤你，你不来会我。月亮听见了你的名字，可是你也没有理睬我。因为我不该离开了你，我跑开了害了我自己。可是你的爱永远跟我在一块儿，它永远是有力的，没有什么能够胜过它，不管我面对着恶也好，面对着善也好。现在你死了，我一定要跟你一块儿死。”

他的灵魂要求他走开，可是他不肯，他的爱太大了。海水逐渐逼近，它要用它的浪盖住他，他知道他的死期就在眼前的时候，他疯狂地吻着人鱼的冰冷的嘴唇，他的那颗心碎了。他的心因为充满了爱而碎裂的时候，灵魂就找到一个入口进去了，它好像以前一样地跟他成为一体了。海用浪盖住了年轻的打鱼人。

早晨神父出去给海祝福，因为海骚动得厉害。僧侣、乐手、拿蜡烛的、摇香炉的，还有一大堆人跟着他一块儿去。

神父到了海边，看见年轻的打鱼人躺在浪头上淹死了，怀里还抱着小人鱼的尸体。他便皱起眉头往后退。他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然后高声叫着说："我不要祝福海，也不要祝福海里的任何东西。人鱼族是该诅咒的，凡是跟人鱼族有来往有关系的人都是该诅咒的。至于他呢，他为了爱情的缘故离开了上帝，所以他现在同他那个被上帝的裁判杀死了的情妇一块儿躺在这儿，搬开他的身体同他的情妇的身体，把它们埋在漂洗工地的角上，上面不要插什么标牌，也不要做什么记号，免得有一个人知道他们安息的地方。因为他们在生是该诅咒的，他们死后也是该诅咒的。"

人们照着他吩咐他们的做了，漂洗工地的角上，没有长着一棵香草的地方，他们就在那儿挖了一个深的坑，把死尸放进里面去。

第三年又过去了，在一个祭日，神父走到礼拜堂去，他要给人们看见主的伤痛①，他要向他们讲解上帝的愤怒。

他穿好法衣，走进礼拜堂，在祭坛前行礼的时候，他看见祭坛上放满了他从未见过的奇怪的鲜花。这些花看起来很奇怪，而且有着异样的美，它们的美使他心乱，它们的气味在他的鼻孔里闻着很香。他觉得很快乐，却不知道他为什么快乐。

他打开了圣龛，在里面的圣饼台前焚了香，把美丽的圣饼拿给人们看，然后又将它在帐幔后面藏起来。他开始对人们讲话，他想对他们讲解上帝的愤怒。可是那些白花的美使他

① 指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所受的伤。

心乱，它们的气味在他的鼻孔里闻着很香，另一种话到他的嘴唇来了，他讲解的不是上帝的愤怒，却是那个叫做“爱”的上帝。为什么他这样说，他不知道。

神父说完了他的话，人们就哭了，他回到圣器所① 里，眼中充满了泪水。执事们进来，给他脱法衣，给他脱下了白麻布法衣，解下腰带、饰带② 和圣带。他站在那里就像在梦中似的。

他们给他脱下了法衣以后，他望着他们说：“坛上放的是什么花，它们从哪儿来的？”

他们回答他：“我们说不出它们是什么花，不过它们是从漂洗工地的角上采来的。”神父浑身发颤。他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开始祷告起来。

早晨，天刚刚发亮，他便同僧侣、乐手、拿蜡烛的、摇香炉的，还有一大群人走到海边，祝福了海，以及海中的一切野东西。他也祝福了牧神，和森林中跳舞的小东西，以及从树叶缝中偷偷张望的亮眼睛的东西。在上帝的世界中所有的东西他都祝福了，人们充满了快乐和惊奇。可是从此在漂洗工地的角上再也长不出任何一种鲜花来，那个地方仍然成了从前那样的不毛地。人鱼们也不再像平日那样到这个海湾里来，因为他们都到海中别的地方去了。

---

① 圣器所：寺院（教堂）中收藏圣器的地方。

② 饰带：罗马教士在举行圣餐礼时佩于左臂的饰带。下文的“圣带”(stole)是一种披在肩上，两边下垂及地，主教或司祭服用的。

星　孩

从前有一天晚上两个穷樵夫正穿过一个大松林走回家去。这是冬天，又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地上雪铺得很厚，树枝上也是一样地积了雪。他们走过的时候，两旁的小树枝接连地被霜折断；他们走到瀑布跟前，她也静静地悬在空中，因为她已经被冰王吻过了。

这个夜晚真冷得厉害，连鸟兽也不知道该怎样保护自己。

狼夹着尾巴从矮林中一颠一跛地走出来，嗥道："唔！真是很怪的天气。为什么政府不想个办法？"

"啾！啾！啾！"绿梅花雀叫道，"衰老的大地死了，人们用白寿衣把她收殓了。"

"大地要出嫁了，这是她的结婚礼服，"斑鸠在悄悄地说。他们的小红脚冻伤得厉害，可是他们觉得对这个情景应当取一种带浪漫性的看法。

"胡说！"狼咆哮道。"我告诉你们，这全是政府的错，要是你们不相信我的话，我就要吃掉你们。"狼有着非常实际的头脑，他永远不愁没有正当的理由。

"啊，至于我呢，"啄木鸟是一个天生的哲学家，他插嘴道："我不喜欢这种原子论的解释。一件事要是怎样的，它便是怎

样的，现在天气太冷了。”

天气的确太冷。住在高高杉树上的小松鼠们接连擦着彼此的鼻子取暖，兔子们在他们洞里缩着身子，不敢朝门外看一眼！唯一似乎喜欢这种天气的就是大角鸮。他们的羽毛让白霜冻得很硬，可是他们并不介意，他们骨轳轳地转动他们又黄又大的眼睛，隔着树互相呼唤着："吐毁特！吐伙！吐毁特！吐伙！天气多好啊！"

两个樵夫只顾向前走着，一路上起劲地向他们的手指头吹气，用他们笨重的有铁钉的靴子在雪块上乱踏。有一回他们陷进一个雪坑里去，爬起来的时候，他们一身白得就像正在磨面的磨面师；又有一回他们在坚硬光滑的冰(沼地上的水冻成了冰)上失了脚，他们的柴捆跌散了，他们不得不拾起来绑在一块儿；还有一回他们觉得已经迷了路，害怕得不得了，因为他们知道雪对待那些睡在她怀里的人素来是很残忍的。不过他们信任那位守护着一切出门人的好圣马丁①，便顺着原路退回去；他们小心地下着脚步，后来终于走到了树林口，看见下面山谷里远远地闪着他们村子的灯光。

他们看见自己脱了险，高兴得不得了，便大声笑起来，在他们眼里大地仿佛是一朵银花，月亮就像一朵金花。

然而他们笑过以后，就忧愁起来了，他们想起了自己的贫穷，一个樵夫便对他的伙伴说："我们为什么还要高兴呢，既然生活偏向有钱人，不是向着像我们这样的穷人？我们还不如

① 圣马丁(St. Martin)：司旅行之神。

冻死在林子里，或者让野兽抓住我们来弄死。”

“真的，”他的伙伴答道，“有的人享受得很多，有的人享受得很少。不平已经把世界分掉了，可是除了忧愁以外，没有一件东西是分配得平均的。”

可是他们正在互相悲叹他们的贫苦的时候，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从天上掉下一颗很亮、很美的星来。它从别的星星旁边经过，溜下了天边，他们惊奇地望着它，他们觉得它好像落在小羊圈旁边大约有一箭之远的一丛柳树后面。

“呀！哪个找到它就可以得到一坛金子！”他们叫道，便跑起来，因为他们太想金子了。

一个樵夫比他的伙伴跑得快，他追过了那个人，从柳树丛中穿出去，到了柳树外面，看呀！白雪上面的确有一个金的东西。他连忙跑过去，到它跟前，弯下身子，用两只手去摸它，这是一件精致地绣着许多星星的金线斗篷，叠成了许多褶子。他大声对他的伙伴说他已经找到天上掉下来的宝物了，等他的伙伴走近，他们就在雪中坐下来，打开斗篷的褶子，准备把金子拿来平分。可是啊哟！那里面没有金，也没有银，的确，连任何宝物都没有，只有一个睡着的婴孩。

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便说：“我们的希望就只得着这个痛苦的收场，我们的运气实在不好，一个小孩对男人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还是把他丢在这儿，走我们的路罢。你我都是穷人，又还有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不应当把我们孩子的饮食分给别人。”

可是另一个人却回答道：“不，把这个小孩丢在这儿，让他

冻死在雪里，会是一件坏事情，虽然我跟你一样穷，还要养活好几口人，锅子里的东西又很少，可是我要把他带回家去，我的妻子会照应他的。”

他很慈爱地抱起小孩来，用斗篷裹住小孩的身子，免得小孩受寒，随后便走下山回到村子里去，他的傻气和他的软心肠叫他的伙伴非常惊奇。

他们到了村子里，他伙伴对他说：“你得了小孩，那么把斗篷给我罢，我们应当平分的。”

可是他回答：“不，因为斗篷既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它是小孩一个人的。”他便跟他的朋友告了别，走到自己家里去了。他敲着门。

他的妻子开了门，看见丈夫平安回来了，她搂住他的颈项接了吻，又把他背上的柴捆放下来，还刷去他靴子上的雪，然后要他进屋去。

可是他对她说：“我在林子里找到一个东西，我把它带了回来要你照应。”他站在门外不进来。

“是什么呢？”她大声问。“快拿给我看，我们家里空空的，我们正需要很多的东西。”

他拉开斗篷，把睡着的小孩给她看了。

“啊哟，丈夫啊！”她喃喃地说，“难道我们自己的小孩不够多，你还得带一个换来的孩子① 到我们家里来吗？谁知道他

① 传说有个仙女拿一奇丑的孩子换走了别人美丽的孩子，所以“换来的孩子”指不受欢迎的孩子。

会不会给我们招来厄运呢？我们又用什么来养他呢？”她对他生气了。

“可是这是一个星孩啊，”他答道，他便把他怎样奇怪地找到那个小孩的经过情形对她讲了。

可是她还不肯息怒，她却挖苦他，生气地讲话，并且嚷着：“我们自己的小孩都吃不饱，难道还要养别人的小孩吗？谁来照应我们呢？谁又来给我们饮食吃呢？”

“不要这样，上帝连麻雀也要照应的，上帝连它们也养，”他答道。

“麻雀在冬天不是也常常饿死吗？”她问道。“现在不就是冬天？”

她丈夫并不回答，却站在门外不进来。

一股冷风从树林里吹进门内，她打了一个寒栗，颤抖起来。她就对他说：“你不把门关上吗？一股冷风吹进屋里来了，我冷啊。”

“吹进硬心肠人家里来的风不总是冷风吗？”他反问道。妻子并不回答，却更靠近炉火了。

过了一忽儿，她掉过头去看他，她眼里充满了泪水。他连忙走进来，把孩子放在她的怀里。她吻着孩子，把他放到一张小床上去，他们自己最小的孩子就睡在那儿。第二天樵夫拿开那件珍奇的金斗篷，放进一个大柜子去，他妻子也取下孩子颈项上戴的琥珀项链放进柜子里。

星孩便跟樵夫的孩子们一块儿养育起来，在同一张食桌上吃饭，和他们在一处玩。他一年比一年地长得更好看，村子

里所有的人都非常惊奇：怎么大家都是黑色皮肤，黑头发，单单他一个人又白又娇嫩，像上等的象牙一样，他的鬈发又像黄水仙的花环。他的嘴唇像红色花瓣，他的眼睛像清水河畔的紫罗兰，他的身体像还没有人来割过的田地上的水仙。

可是他的美貌给他带来了祸害。因为他长成骄傲、残酷而自私了。他看不起樵夫的儿女，也看不起村子里别的小孩，说他们出身微贱，而他自己却是很高贵的，从一颗星生出来的，他自命为他们的主子，称他们做他的用人。他毫不怜惜穷人，对瞎子或别的有残疾的、有任何病苦的人，他没有丝毫的同情心，他反而向他们丢石头，把他们赶到大路上去，吩咐他们到别处去讨饭。因此在他那个村子里除了无赖汉外，就再没有人第二次来求周济的。的确他迷恋美，瞧不起孱弱和丑陋的人，拿他们开玩笑；他爱他自己，在夏天风静的时候，他会躺在牧师的果园内水井旁边，望着水上映出的他自己的漂亮脸孔，并且因为他的美貌高兴得笑起来。

樵夫夫妇两人常常责备他，说："我们并没有像你对待孤苦无助的人那样地对待过你。为什么你对一切需要怜悯的人总是这么残酷呢？"

老牧师常常找他去，想教会他爱一切生物，对他说："苍蝇是你的弟兄。你不要害它。那些在林子里飞来飞去的野鸟有它们的自由。不要图你高兴就把它们捉来。蛇蜥和鼹鼠都是上帝造的，各有各的地位。你是谁，怎么可以给上帝的世界带来痛苦呢？就连耕田的马、牛也知道赞美上帝。"

可是星孩并不注意他们的话，却做出不高兴和藐视的样

子,走开去找他那些同伴,又去领导他们。他的同伴都服从他,因为他长得很美,而且脚步轻快,会跳舞,会吹笛,会弄音乐。不管星孩引他们到什么地方,他们都跟他去;不管星孩吩咐他们做什么事,他们都做。他用一根尖的芦苇刺进鼹鼠的朦胧眼睛里的时候,他们都笑了;他拿石子去打大麻风病人的时候,他们也笑了。在无论什么事情上面他都支配他们,他们的心肠也变硬了,就跟他的完全一样。

有一天一个穷苦的讨饭女人走进村子里来。她一身衣服破烂不堪,她的脚让崎岖不平的道路弄得血淋淋的,她的情形十分悲惨,她走乏了,坐在一棵栗子树下休息。

可是星孩看见她,便对他的同伴们说:"看啊! 一个肮脏的讨饭女人坐在那棵好看的绿叶子树下面。来,我们把她赶走,她太丑、太难看了。"

他便走近她,朝着她丢石子,嘲笑她,她带着惊恐的眼光看他,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樵夫正在近旁一个草料场里砍木头,看见了星孩的行为,便跑过去责备他,对他说:"你实在残忍,没有一点慈悲心,这个可怜的女人对你做了什么坏事情,你要这样待她呢?"

星孩气得一张脸通红,顿着脚说:"你是什么人,敢来管我的行动? 我不是你的儿子,不要听你的吩咐。"

"你说的是真话,"樵夫答道,"不过我在林子里找到你的时候,我对你也动过怜悯心的。"

女人听见这句话,大叫一声,就晕倒了。樵夫把她抱进他家里去,让他的妻子看护她,等她清醒过来了,他们又拿食物

和饮料款待她。

可是她不肯吃，也不肯喝，却只顾问樵夫："你不是说这个孩子是在林子里找到的吗？是不是在十年前的今天？"

樵夫答道："是，我是在林子里找到他的，就是在十年前的今天。"

"你找到他的时候，他带得有什么信物吗？"她叫道。"颈项上不是有一串琥珀项链吗？他身上不是包着一件绣着星星的金线斗篷吗？"

"不错，"樵夫答道，"恰恰跟你所说的一样。"他从柜子里拿出斗篷和琥珀项链来，给她看。

她看见它们，高兴得哭起来，她说："他正是我在林子里丢失的小儿子。我求你快快叫他来。我为了找寻他，已经走遍了全世界。"

樵夫和他妻子便走出去，唤了星孩来，对他说："快进屋去，你会在那儿见到你的母亲，她正在等你。"

星孩充满了惊奇和狂喜地跑进屋去。可是他看见她在那儿等他，便轻蔑地笑起来，说："喂，我母亲在哪儿？这儿就只有这个下贱的讨饭女人。"

女人回答他说："我就是你的母亲。"

"你明明疯了才说这种话，"星孩恼怒地嚷道。"我不是你的儿子，因为你是个讨饭女人，又丑，又穿一身破衣服。你还是滚开罢，不要让我再看见你讨厌的脏脸。"

"不，你的确是我的小儿子，我在林子里生的，"她大声说，她便跪在地上，伸出两只胳膊向着他。"强盗们把你从我身边

偷走，丢在林子里让你死去，”她喃喃地说，“可是我一看见你，我就认得你，我也认得那些信物：金线斗篷和琥珀项链。我求你跟我来，我为了找寻你，已经走遍全世界了。我的儿，你跟我来，因为我需要你的爱啊。”

可是星孩连动也不动一下，她的话一点儿也打动不了他的心，在这屋子里除了那个女人的痛苦的哭声外再听不见别的声音。

最后他对她说话了，他的声音是残酷无情的：“倘使你真的是我母亲，那么你还是走得远远的，不到这儿来让我丢脸，倒好得多。因为我始终以为我是某一颗星的孩子，没有想到我是像你刚才告诉我的那样，一个讨饭女人的小孩。所以你还是走开罢，不要再让我看见你。”

“啊哟！我的儿，”她叫道，“那么我走以前你不肯亲我吗？我为了找寻你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啊。”

“不，”星孩说，“你太难看了，我宁肯亲毒蛇、亲蟾蜍，也不要亲你。”

那个女人站起来，伤心地哭着走进树林里去了。星孩看见她走了，他非常高兴，就跑回他游伴那儿去，还想同他们一块儿玩。

可是他们看见他来了，大家都挖苦他，说：“看啊，你跟蟾蜍一样地难看，跟毒蛇一样地可恶。你滚开，我们不许你跟我们一块儿玩。”他们把他赶出了花园。

星孩皱着眉头自言自语：“他们对我讲的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要到水井旁边去看看，水井会告诉我，我多漂亮。”

他便走到水井旁边，往井里看去，啊！他的脸就跟蟾蜍的脸一样，他的身子就像毒蛇那样地长了鳞。他扑倒在草上哭起来，他对自己说："这一定是我的罪过给我招来的。因为我不认我的母亲，赶走了她，对她又傲慢又残忍。所以我要去，要走遍全世界去找她，不把她找到，我就不休息。"

樵夫的小女儿走到他身边来，她把她的手放在他的肩上，对他说："你失掉了你的美貌，那有什么关系？请你留在我们这儿，我不会挖苦你。"

他对她说："不，我待我母亲太残忍了，这个灾难就是给我的惩罚。所以我应当走开，我应当走遍全世界，一直到我找着她，得到她饶恕的时候。"

他便跑进树林里去，一路上唤着他的母亲，请她到他身边来，可是他听不见一声回应。他唤了她一个整天，到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便躺下来，睡在树叶铺成的床上，鸟和兽看见他都逃开了，因为他们还不曾忘记他的残忍，除了蟾蜍和毒蛇，他身边没有别的生物，蟾蜍守望着他，迟钝的毒蛇在他面前爬过。

早晨他起身来，从树上摘下几个苦果吃了，又伤心地哭着，穿过大树林往前走去。不管他遇到什么东西，他都向他们探问，有没有看见他的母亲。

他对鼹鼠说："你能够在地底下走路。告诉我，我母亲在那儿吗？"

鼹鼠答道："我的眼睛已经给你弄瞎了。我怎么会知道呢？"

他对梅花雀说："你能够飞过高树顶上，能够看见全世界。告诉我，你能够看见我母亲吗？"

梅花雀答道："我的翅膀已经给你在取乐的时候剪掉了。我怎么会飞呢？"

他又问那只住在杉树上过着寂寞日子的小松鼠："我母亲在哪儿？"

松鼠回答："你已经杀了我的母亲。难道你还想杀死你的母亲吗？"

星孩哭了，他垂着头，恳求上帝创造的生物们宽恕他，又继续穿过林子走去，找寻那个讨饭女人。到第三天他走完了树林，又到平原上去。

他走过村子的时候，小孩们都嘲笑他，丢石子打他，乡下人连谷仓也不让他睡，他们看他那样脏，怕他会使贮藏的麦子发霉，他们的长工也赶走他，没有一个人怜悯他。他始终得不到一点儿关于那个生他的讨饭女人的消息。虽然三年来他走遍了全世界找寻她，他常常觉得她就在他前面走着，他唤她，追她，一直到他的脚给又尖又硬的石头弄出血来。可是他永远追不上她，那些住在路旁的人都说没有看见过她或跟她相像的女人，他们都拿他的悲痛来开玩笑。

三年来他走遍了全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得不着爱，得不着亲切，也得不着仁慈，然而这正是他从前得意的时候为他自己创造的世界啊。

有天晚上他走到一个城门口，这座城建筑在河边，四周围

着坚固的城墙，他虽然很疲倦，而且脚又痛，可是他还准备进城去。然而守城的兵士们横着戟把城门拦住，粗暴地对他说："你进城有什么事？"

他答道："我找寻我的母亲，我求你们准许我进去，因为她可能就在这个城里。"

可是他们挖苦他，一个兵摆动他那部黑胡须，放下他的盾牌，大声说："你母亲一定不高兴看见你，因为你比沼地上的蟾蜍和泽地上爬行的毒蛇还要难看。滚开。滚开。你母亲不住在这座城里。"

另一个手里拿黄旗的兵问他道："谁是你的母亲，你为什么要找她？"

他答道："我的母亲就跟我一样也是个讨饭的，我以前待她很坏，我求你们准许我进去，让我求到她的饶恕，说不定她会在这座城里。"他们仍然不让他进去，他们还拿长矛戳他。

星孩哭着转身走了，可是有一个人走了过来，这个人穿一件嵌金花的铠甲，他的盔上蹲着一头有翅膀的雄狮，他向守兵询问什么人要进城。守兵回答道："那是一个讨饭的，又是一个讨饭女人的小孩，我们已经把他赶走了。"

"不必，"那个人笑着大声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丑东西当奴隶卖出去，会卖到一碗甜酒的价钱。"

旁边正走过一个相貌凶恶的老人，他大声说："我愿意出那个价钱买他，"便付了钱，拉着星孩的手带他进城去了。

他们走了好几条街，来到一个人家，墙头露出一棵石榴树，就在树荫下墙上开了一道小门。老人用一只雕花的碧玉

戒指在门上挨了一下，门开了。他们走下五级铜阶，进到一个长满了黑色罂粟花的花园，园里还放了不少绿色瓦罐。老人便从他的缠头布上拿下一块花绸巾缚在星孩的眼睛上，赶着星孩在前面走。等到他把绸巾给星孩取开的时候，星孩才看见自己在一个地牢里，那儿燃着一盏牛角灯。

老人用一个木盘盛着发霉的面包放到星孩面前说一句："吃罢，"又用一个杯子盛着带盐味的水递给他，说一句："喝罢，"等他吃了喝了以后，老人便走出去，锁上了门，又用一根铁链把门拴牢。

第二天老人到地牢里来。这个老人其实是利比亚魔术家中最能干的，他的本领还是从一个住在尼罗河坟墓中的魔术家那儿学来的。他带着凶恶的样子看星孩，吩咐道："在这儿邪教徒城的城门附近一个树林里，有三块金钱。一块是白金，另一块是黄金，第三块金钱却是红的。今天你把白金给我拿回来，要是你不拿回来的话，我就要打你一百下。你快点去，在太阳下去的时候，我在花园门口等你。当心你要把白金拿回来，否则会对你不利，因为你是我的奴隶，我花了一碗甜酒的价钱买了你的。"他又用那块花绸巾绑住星孩的眼睛引着星孩走出房屋，穿过那个种罂粟花的园子，走上了那五级铜阶。他又用那个戒指开了门，把星孩放到街上去了。

星孩走出了城门，走到魔术家所说的树林前面。

从外面看来，林子是十分美观的，好像里面充满了鸟语花香似的，星孩快乐地进去了。可是树林的美对他并没有好处，

因为不管他走到哪里，地上到处都有又尖又粗的荆刺，拦住他的路，凶恶的荨麻刺痛他，蓟也拿它的刺来戳他，弄得他痛苦不堪。他从早到午，又从午到晚在林子里到处找遍了，始终找不着魔术家所说的那块白金。到了日落时候他伤心地哭着转身回去，因为他知道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他。

可是他刚走出了林子，忽然听见树丛中一声哀叫，好像是什么人在痛苦中发出来的叫声。他忘记了自己的烦恼，又跑回到那个地方，他看见一只小兔掉在猎人设下的陷阱里给捉住了。

星孩可怜它，把它放了，对它说："我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奴隶，可是我还可以给你自由罢。"

兔子回答他："你的确给了我自由，我拿什么来报答你呢？"

星孩对它说："我在寻找一块白金，可是我到处都找它不到，要是我不把它给我主人带回去，他就要打我。"

"你跟我来罢，"兔子说，"我带你到它那儿，因为我知道它藏在什么地方，而且为什么要藏着。"

星孩便跟着兔子走了，看啊！在一棵老橡树的裂缝中现出他正在寻找的那块白金。他十分高兴，抓起它来，对兔子说："我不过给你做了一点儿小事，你已经加上许多倍地偿还我了；我对你不过施了一点儿恩惠，你已经加上一百倍地报答我了。"

"不是这样，"兔子答道，"这不过是你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你罢了。"它说完便连忙跑开了，星孩也就走回城去。

城门口坐着一个大麻风病人。脸上罩着一块绿麻布的头巾，一对眼睛像烧红的炭似地从麻布小孔里射出光来。他看见星孩走近了，便敲着一个木碗，摇着他的铃，唤着星孩道："给我一块钱，不然我就要饿死了。他们把我从城里赶了出来，没有一个人可怜我。"

"唉！"星孩叹息说，"我袋子里就只有一块钱，要是我不把它带给我的主人，他会打我，因为我是他的奴隶啊。"

可是大麻风病人不停地向星孩哀求，后来星孩动了怜悯心，便把白金给了他。

星孩回到魔术家那儿，魔术家给他开了门，带他进去，问他："你拿到那块白金吗？"星孩答道："我没有。"魔术家便扑到他身上去，打了他一顿，随后放了一个空木盘在他面前，说一句："吃罢，"又给了他一个空杯子，说一句："喝罢，"最后又把他推到地牢里去了。

第二天魔术家又来对他说："要是你今天不把那块黄金拿来，我一定要把你当作我的奴隶，给你三百下鞭子。"

星孩便动身到树林去，他在林子里寻找黄金找了一整天，却始终找不着。到了日落时候他便坐下来，开始哭着，他哭得正伤心，他救过的那只小兔子又跑来了。

兔子对他说："你为什么哭？你在林子里寻找什么东西？"

星孩答道："我在寻找这儿藏的一块黄金，要是我找不着它，我的主人就要打我，拿我当奴隶。"

"你跟我来，"兔子大声说，它带了他在林子里跑着，一直跑到一个池子旁边。那块黄金就在池子底。

“我要怎样谢你呢?”星孩说,“你看,这是你第二次救我了。”

“不啊,还是你先对我起怜悯心的,”兔子说完,连忙跑开了。

星孩拿了黄金,把它放进他的袋子,急急走回城里去。可是那个大麻风病人看见他走来,便跑过去迎着他,跪在地上,嚷着:“给我一块钱,不然我就要饿死了。”

星孩回答他:“我袋子里就只有一块黄金,要是我不把它带给我的主人,他就要打我,把我当奴隶看待。”

可是大麻风病人再三要求,星孩又动了怜悯心,把黄金给了他。

星孩回到魔术家那儿,魔术家给他开了门,带他进去,问他:“你拿到那块黄金吗?”星孩回答:“我没有。”魔术家便扑到他身上去,打了他一顿,给他戴上链子,又把他丢进地牢里去。

第二天魔术家又来对他说:“要是你今天把那块红金给我拿了来,我就放你走,不过你要是不带它回来,我一定要杀死你。”

星孩便动身到树林去,他在林子里寻找红金找了一整天,却始终找不着。到了傍晚,他坐下,哭起来,他哭得伤心的时候,小兔子又跑来了。

兔子对他说:“你寻找的那块红金就在你背后那个洞里面。所以你不要再哭,你要高兴啊。”

“我怎样报答你呢?”星孩叫道,“你看,这是你第三次救了我了。”

“不啊，还是你先对我起怜悯心的，”兔子说完，连忙跑开了。

星孩进了洞，在洞中最远的角落里找到了红金。他把它放在他的袋子里，急急走回城去。那个大麻风病人看见他走来，便站到路中间唤他，对他说：“给我那块红的钱，不然我就得死了。”星孩又动了怜悯心，给了他那块红金，一面说：“你的需要比我的更大。”然而他的心却是很沉重的，因为他知道什么样的恶运在等待他。

可是看啊，他走过城门的时候，守兵都躬身，对他行礼，说着：“我们的皇上多漂亮！”一群市民跟在他后面，欢呼：“的确世界上再没有更漂亮的人了！”星孩听见却哭起来，一面对自己说：“他们瞧不起我，拿我的不幸开心。”人越聚越多，他在拥挤中迷了路，后来发觉自己在一个大广场上，前面就是一座王宫。

宫门大开，僧侣和大臣们一齐跑来迎接他，对他躬身行礼，说道：“您是我们在恭候的皇上，您是我们国王的儿子。”

星孩回答他们说：“我不是国王的儿子，我是一个穷讨饭女人的儿子。你们怎么说我漂亮呢？我知道我很难看。”

这时候那个甲上嵌着金花、盔上蹲着一头双翼雄狮的人拿起一面盾牌，大声说：“皇上怎么说他不漂亮啊？”

星孩看那面盾牌，他的脸又是从前那样的了，他的美貌恢复了，并且他还看见他的眼睛里有一种从前不曾有过的东西。

僧侣和大臣们跪在地上对他说：“从前有人预言过那个应该来统治我们的人要在今天来。所以请我们皇上接受这顶王

冠和这根节杖,在公正与仁慈这两点上做统治我们的国王罢。”

可是他对他们说:“我是不配的,因为我不认我的生母,除非我找着她,得到她的饶恕,我不能够休息。你们还是让我走罢,因为我还得走遍全世界去找她,虽然你们把王冠和节杖拿给我,我也不该在这儿耽搁。”他这样说了,便把脸掉向通往城门的街道,看啊!在兵士们四周拥挤着的一大群人中间,他看见了那个生他的讨饭女人,在她旁边站着的便是那个坐在路旁的大麻风病人。

他忍不住发出一声欢呼,连忙跑过去,跪下来,亲他母亲脚上的伤口,拿他的眼泪去洗它们。他把头俯到尘埃,抽泣着,像一个心碎了的人一样,他对她说:“母亲,在我得意的时候我不认你。现在在我卑屈的时候你收了我罢。母亲,我恨过你。现在请你爱我罢。母亲,我拒绝过你。现在请你收留你这个孩子罢。”可是讨饭女人连一个字也不回答。

他又伸出手去拖住大麻风病人的一双没有血色的脚,对那个人说:“我对你动过三次怜悯心。请你叫我母亲对我讲一次话罢。”可是大麻风病人也不回答他一个字。

他又哭起来,说:“母亲,我的痛苦大得我实在不能忍受了。饶恕我罢,让我回到林子里去。”讨饭女人把她的手放在他的头上,对他说:“起来,”大麻风病人也把手放在他的头上,说:“起来。”

他站了起来,望着他们,啊!他们原来是国王和王后。

王后对他说:“这是你的父亲,你曾经救过的。”

国王说:"这是你的母亲,你用眼泪洗过她的脚。"

他们抱住他的颈项,吻他,带他进宫里去,给他穿上华贵的衣服,把王冠戴在他的头上,把节杖放到他的手里,他治理着这个建筑在河边的大城,做它的主人。他对所有的人都表示公正和仁慈,赶走了那个坏魔术家,又送了许多值钱的礼物给樵夫夫妇两人,对他们的儿女也赐了大的恩典。他不许任何人虐待鸟兽,却拿爱、亲切和仁慈教人,他让穷人吃得饱,对赤身露体的人他给他们衣服穿。在他的国里充满着和平与繁荣的景象。

然而他治理的期间并不长久,他受的苦太大了,他受的磨炼也太苦了,所以他只活了三年。他死后继承他的却是一个很坏的国王。

散 文 诗

艺 术 家

一天晚上他心灵里忽然起了一种欲望，他想雕塑一个“一时的快乐”的像。他便到世界中去找寻青铜。因为他只能用青铜表现他的思想。

可是世界上所有的青铜都不见了；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青铜；除了那个“永恒的悲哀”的像，它倒是用青铜雕塑的。

这铜像是他自己所有的，他亲手雕塑的，他把它安放在他生平唯一钟爱的东西的墓上。在他一生所最爱的那死去的东西的墓上，他安放了他这个亲手雕塑的像，作为一个人的不死的爱的表记，作为一个永久存在的悲哀的象征。在全世界中除了这个像外，就没有别的青铜了。

他拿了他从前雕塑的像，把它放进一个大熔炉里，给火来熔化它。

用了“永恒的悲哀”①，他雕塑出一个“一时的欢乐”②来。

---

①② 这下面本来还有“的像”两个字，现由译者删去了。

行　善　者

这是在夜间，他[1]又是一个人。

他看见远远的有一座圆形城的城墙，便向这座城走去。

他走近了时，听见城里有欢乐的脚步声、喜悦的笑声和许多张琵琶嘈杂的弹奏声。他敲门，有一个守门人给他开了门。

他看见一所大理石的房屋，屋前立着漂亮的大理石柱。柱上挂满了花环，屋里屋外燃着杉木火炬。他走进屋内去。

他走过玉髓的厅子，和碧玉的厅子，到了一间宴客的长厅。他看见一个人躺在一张海紫色的榻上，头上戴着红玫瑰的花冠，嘴唇给葡萄酒染得通红。

他走到他背后，拍拍他的肩头，问他道：

"你为什么过这样的生活？"

年轻人掉过头来，认出是他，便答道："我本来害大麻风病，你把我治好了。我怎么不该过这样的生活？"

他走出这所房屋，又到街上去。

过了一会儿，他看见一个女人，脸上涂着脂粉，身上穿着彩衣，脚上饰着珍珠。一个穿着两色衣服的青年慢步地跟在

① 指耶稣。

她后面，像一个猎人似的。这女人的脸庞好像一个偶像的好看的脸，青年的眼睛里燃着色情的火。

他迅速地跟着他们，他碰碰那青年的手，对他说："你为什么望着这个女人，而且带着这种神情望她？"

青年掉过头来，认出是他，便说："我本来是一个瞎子，你使我能看见。我不望她，还要望什么呢？"

他跑上前去，挨了一下女人的彩衣，对她说："难道除了罪孽的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吗？"

女人掉过头来，认出是他，便笑了，她说："可是你已经饶恕了我的罪，这条路是快乐的路啊。"

他便走出城去。

他走到城外，看见一个年轻人坐在路旁哭着。

他走到他跟前，摸一下他长长的鬈发，问他："你为什么哭？"

年轻人抬起头来，认出了他，便回答道："我本来已经死了，你使我活转来。我除了哭，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弟　子

拉息沙斯[①] 死去的时候，他的欢乐的池子从一杯甜甜的水变成了一杯咸咸的眼泪，山中仙女们[②] 哭着穿过树林走来，她们想对池子唱歌，给它些许的安慰。

她们看见池子从一杯甜水变成了一杯咸泪，她们便解开她们的绿色发辫，对池子哭着说："我们并不怪你这样地哀悼拉息沙斯，他实在太美了。"

"拉息沙斯美吗?"池子说。

"谁能够比你知道得更清楚呢?"山中仙女们答道。"我们，他从来就不注意，可是他却追求你，常常躺在你的岸边，埋着头看你，在你池水的镜子里面照出他自己的美。"

池子回答："可是我爱拉息沙斯，只因为他躺在我的岸边埋下头来看我，在他眼睛的镜子里我看见我自己的美映了出来。"

---

① 拉息沙斯(Narcissus)：参看第一八六页注①。这个美少年拒绝了女仙Echo的爱，使她忧伤死去，后来他爱上了自己的影子，终于憔悴而死，变为水仙花。

② 仙女们(Oreads)：即 Nymphae，品级较低的女神。

老　师

黑暗降临大地的时候，亚马利太的约瑟[1]燃着一根松木火把，从山上走下谷里来。因为他自己家里有事情。

他看见凄凉谷里燧石上面跪了一个年轻人，裸着全身在那儿哭泣。他的头发是蜜一样的颜色，他的身子好像一朵白花；可是他满身都是荆棘刺的伤痕，他头发上还顶着一堆灰，就像是作为一顶王冠似的。

这个很有钱的财主便向那个一件衣服也不穿的年轻人说："我并不奇怪你的悲痛是这样地大，因为他[2]的确是一个正直的人。"

年轻人回答："我并不是为着他在哭，我为着我自己。我也曾把水变做了酒，我治好了大麻风病人，让瞎子重见光明。我也曾在水面上走过，我曾从在坟里居住的人身上赶出了魔鬼。在没有食物的沙漠中我喂饱了饥饿的人，我让死人从他们的窄屋里活起来，由于我的吩咐，一棵不结果的无花果树在

---

① 亚马利太的约瑟：亚利马太（犹太的地名）一财主名。耶稣被钉死十字架后，他来收殓耶稣，将耶稣葬在尚未用过的他自己的新墓里（见《新约·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

② 指耶稣。

一大群人的面前枯萎。这个人[1]所做过的一切事我也都做过。然而他们并没有把我在十字架上钉死。”

① 指耶稣。上面说的那些事都是耶稣做过的(据《四福音》的记载)。

裁　判　所

裁判所里寂静无声。人裸着身体来到上帝的面前。

上帝打开了人的《生命簿》。

上帝对人说："你一生都做坏事，对那些需要救济的人你表示残酷；对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你表示凶狠和无情。贫穷的人向你求助，你不去听他们，你不理睬我那些受苦的人的哀叫声。你将遗产据为己有，你把狐狸放进你邻人的葡萄园。你夺去小孩们的面包拿给狗吃，我那些大麻风病人居住在沼地上，过着和睦的生活，赞美着我，你却把他们赶到大路上去；我用土造出你来，可是你却在我的土地上流着无辜者的血。"

人回答说："我的确做过这些事情。"

上帝又打开了人的《生命簿》。

上帝对人说："你一生都做坏事：我显示出来的'美'，你追求它，我隐藏着的'善'，你却毫不注意。你房间的墙壁上绘满了图像，你听见笛声就从你放荡的床上起来。你筑了七个祭坛来奉祀我所受的罪孽，你吃了不应当吃的东西，你衣服上绣着三个耻辱的记号。你崇拜的不是能够久存的金或银的偶像，却是会死去的肉身。你用香膏涂在他们的头发上，又放了石榴在他们的手中。你用蕃红花擦他们的脚，又在他们面前

铺上地毯。你用锑粉[1]染他们的眼皮,用没药[2]擦他们的身体。你在他们面前鞠躬到地,你把你的偶像的宝座放在太阳光里。你给太阳看见你的丑行,给月亮看见你的疯狂。”

人回答说:“我的确做过这些事情。”

上帝又打开了人的《生命簿》。

上帝对人说:“你一生都做坏事,你以恶报善,用侵害报答仁慈。你弄伤抚养你的双手,你轻视给你吃奶的乳房。向你讨水喝的人忍渴而去,亡命的人晚上把你藏在他们的帐幕里,你不等到天亮就告发了他们。你的仇敌没有害你的性命,你却暗算了他,你的朋友跟你在一块儿走路,你得到钱就出卖了他,对那些给你带来‘爱’的人,你却以‘欲’报答。”

人回答说:“我的确做过这些事情。”

上帝关上了人的《生命簿》;说:“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地狱里去。我的确就要送你到地狱里去。”

人叫起来:“你不能。”

上帝对人说:“为什么我不能送你到地狱,又有什么理由?”

“因为我一直就住在地狱里面,”人回答道。

裁判所中寂静无声。

过一会儿上帝说话了,他对人说:“我既然不可以把你送进地狱,那么我一定要送你到天堂。我的确就要送你到天堂

① 锑粉:一种易碎的白色的金属。

② 没药:阿剌伯一种灌木树皮上渗出的树脂制成的香料。

里去。”

人叫起来:“你不能。”

上帝对人说:“为什么我不能送你进天堂,又有什么理由?”

人回答:“因为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在什么地方,我绝对想象不出天堂来。”

裁判所里寂静无声。

智慧的教师

从他幼年时代起他就像一个有着关于上帝的充分知识的成人，并且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的言辞[1] 中所含的深邃的智慧就已使本城[2] 许多男女圣徒大为吃惊了。

等到他的父母把成人的戒指和衣服给了他以后，他吻过他们，便离开他们到世界中去了，他去向世人宣讲上帝的事情。因为当时世界上有许多人完全不知道上帝，也有不少的人略略知道一点，可是他们关于上帝的知识又太不完备了，还有好些人崇拜着假神，那些假神住在树林里，对于崇拜它们的人，它们从不关心。

他便朝着太阳动身旅行，他看见圣徒们走路不穿草鞋，他也不穿，他腰带上挂一只皮口袋，和一只小小的瓦水瓶。

他沿了大路走着的时候，他心里充满快乐，这快乐是从他那关于上帝的充分知识来的，同时他不停地唱着赞美上帝的歌：过了一些时候，他就到了一个奇怪的国土，那里有许多城市。

---

① 言辞：原文作“回答”。指他对圣徒们问话他所作的回答。

② 本城：原文作“他出生的自由城市”。

他走过了十一个城市。这些城有的在山谷里，有的在大河岸上，还有些是在山上。在每个城里他都找到一个弟子，是爱他而又追随他的；他从每个城出来都有一大群人跟在他后面，关于上帝的知识在全国传遍了，好些统治者都改信教了，那些供奉偶像的庙宇里的教士们也减少了一半的收入，他们在正午擂鼓的时候，只有寥寥几个人（甚或一个人也没有）带了孔雀或鲜肉供物到庙里来，那是他来到以前这些地方的风俗。

可是跟他的人愈多，他的弟子的数目愈大，他的烦恼也愈增多。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的烦恼。因为他永远在讲上帝的事情，而且这是从上帝亲自传给他的极完备的关于上帝的充分知识来的。

一天晚上他走出了第十一座城，那是亚美尼亚的城市，他的弟子们和一大群人跟在他后面：他走上一座山，在山上一块岩石上坐下来，他的弟子们站在他的四周，那一群人却跪在山谷里。

他把头埋下，放在自己两只手里，哭起来，他又对他的灵魂说："为什么我充满了忧愁和恐惧，为什么我的每个弟子都好像是一个在青天白日走着的仇人呢？"

他的灵魂回答他说："上帝给了你关于他的充分的知识，你却把这知识给了别人。贵重的珍珠被你剖开送人了，无缝的衣衫给你剪开分散了。凡是把智慧给了别人的人就是让人抢走了自己的东西。他就像是把自己的财宝送了给强盗。难道上帝不比你更聪明？你是什么人，你就可以把上帝告诉你

的秘密送给别人？我从前是富有的，你却使我变穷了。我以前见过上帝，现在你却把他给我藏起来了。”

他又哭起来，因为他知道他的灵魂对他说的是真话，他知道他已经把关于上帝的充分的知识送给别人了，他现在就像一个拉住上帝衣角的人，并且信他的人愈是增多，他的信仰便愈是减少。

他便对自己说：“我以后不再讲上帝的事。凡是把智慧给了别人的人就是让人抢走了自己的东西。”

过了几个小时以后，他的弟子们走近他，鞠躬到地，对他说：“老师，给我们讲上帝的事，因为你有关于上帝的充分知识，这知识除了你以外就没有一个人有。”

他回答他们说：“我要给你们讲所有天上地下的事情，就单单不讲上帝的事。不但现在，就是在将来任何时候，我都不给你们讲上帝的事。”

他们跟他生气了，对他说：“你把我们领到沙漠里来，听你讲话。现在你就叫我们、我们和那一大群被你引来跟随你的人饿着肚子走开吗？”

他回答他们说：“我不给你们讲上帝的事。”

群众抱怨他，对他说：“你把我们领到沙漠里来不给我们饮食吃。给我们讲上帝的事罢，那就会使我们饱足的。”

他不回答他们一句话。因为他知道要是他对他们讲了上帝的事，他就会丧失他的财宝。

他的弟子们忧戚地走开了，那一群人也回他们自己的家去了。其中有不少的人死在中途。

到了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站起来，把脸朝着月亮，动身走了七个月，不同任何人交谈，也不回答谁一句话。等到第七个月的月亮也缺了时，他走到那个称为大河沙漠的沙漠。他找到一个半人半马的怪物[1] 从前住过的洞穴，作为自己的住处，自己编了一幅芦席，睡在那上面，他变成了一个隐士。这隐士每小时都在赞美上帝，为了上帝允许他保持若干关于他和他的伟大[2] 的知识。

有天晚上，这隐士正坐在他居住的洞穴里，他看见一个年轻人打从他的洞口走过，那个人有着一张邪恶而又漂亮的脸，穿着一身粗衣服，两手空空。从此，每天晚上那个年轻人都空着手走过他的洞口，每天早晨他都是双手捧满了珍珠和紫袍走回来。他是一个强盗，他抢劫了旅行的商人队。

隐士望着他，他怜悯他。可是他并不说一句话。因为他知道说了一句话，就会失去自己的信仰。

一天早晨那个年轻人双手捧满珍珠和紫袍回来时，在洞口站住了，皱着眉头，在沙上顿着脚，对隐士说："我走过时你为什么老是这么样地望着我？我在你眼睛里看到的那究竟是什么？因为这以前从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地望过我。你那眼光对我像是一根刺，它使我不安。"

隐士回答他说："你在我眼里看见的是怜悯。从我眼里向

---

① 怪物(Centaur)：见于希腊神话。他的腰以上是人，腰以下是马。

② 这里的"伟大"是个名词，原文上面还有一个形容词"了不起的"，被我略去了。

你望出来的就是怜悯。"

年轻人轻蔑地笑起来,用一种带讽刺的声音对他说:"我手里有的是珍珠和紫袍,你却只有你躺在那上面的一床芦席。你对我应该有什么样的怜悯呢?你有什么理由要起这种怜悯心?"

"我怜悯你,"隐士说,"因为你没有关于上帝的知识。"

"这种关于上帝的知识是宝贵的东西吗?"年轻人问道,他走近洞口来了。

"它比全世界所有的紫袍和珍珠都珍贵,"隐士答道。

"那么你有了它吗?"年轻的强盗问道,他走得更近了。

"的确从前我有过关于上帝的充分的知识,"隐士答道。"可是在我发傻的时候我送掉了它,我把它分了给别人。然而就是现在我还保留着的一点点那样的知识,也要比紫袍或珍珠更珍贵。"

年轻的强盗听到这番话,马上扔掉他手里捧着的珍珠和紫袍,拔出一把锋利的、弯弯的钢刀来,他对隐士说:"把你有的这种关于上帝的知识立刻给我,否则我一定要杀死你。要是一个人有的财宝比我有的更大、更多,我为什么不该杀死他?"

隐士伸出他的双手,说:"在我,与其没有关于上帝的知识而活在这世界上,还不如到上帝的内庭去赞美上帝更好呢!要是你想杀我,就杀罢,可是我不放弃我那关于上帝的知识。"

年轻的强盗跪下向隐士恳求,可是隐士不肯跟他谈上帝的事,也不肯把自己的财宝给他,于是年轻的强盗站起来,对

隐士说："随你高兴怎样吧。至于我呢，我要到七罪[1] 城去，那儿离这个地方只有三天的路程，我的紫袍在那儿可以换到愉快，我的珍珠可以买到欢乐。"他拾起紫袍和珍珠，急急地走了。

隐士在后面叫唤他，跟着他，求他。整整三天里面，隐士一直在路上跟着这年轻的强盗，恳求他回来，恳求他不要进七罪城去。

年轻的强盗时时回过头来看隐士，唤着他说："你肯把那个比紫袍和珍珠更宝贵的关于上帝的知识给我吗？要是你肯把它给我，我就不进城去。"

每一次隐士总是回答道："凡是我有的东西，我都肯给你，就只除开那一件。因为我没有权利放弃那个。"

第三天黄昏时分他们走到七罪城的朱红色大门前。人们的笑声从城内送出来。

年轻的强盗用笑声回答，他伸出手要去敲城门。隐士突然跑上去，拉住他的衣裾，对他说："伸出你的手来，用你的手膀围着我的颈项，把你的耳朵放在我的嘴唇上，我要把我现在还剩着的那一点关于上帝的知识给你。"

年轻的强盗便不去敲门了。

隐士把他的关于上帝的知识送掉以后，便跌倒在地上，伤心地哭着，一层深的黑暗把那座城和年轻的强盗藏起来，他再也看不见城和人了。

---

① 七罪：即所谓七戒。它们是骄、贪、欲、怒、馋、妒、惰。

他躺在那里哀哀哭着的时候，他觉得那一个人站在他的旁边；那个站在他旁边的他有着一双黄铜的脚，头发跟细羊毛一样。他把隐士拉起来，对他说："在这时以前你有着关于上帝的充分的知识。现在你要有上帝的充分的爱了。为什么你还在哭着呢？"

他吻了他。

讲故事的人*

从前有过一个人，他那村子里的人都喜欢他，因为他常常讲故事给他们听。每天早晨他离开村子去别处，到傍晚才回来，他回来的时候，全村子的长工忙了整一天现在休息了，便都来围着他对他说："现在跟我们讲个故事罢。你今天看见了些什么？"

这个人说："我在林子里看见了牧畜神在吹笛子，让一群小仙女跳舞。"

"讲下去；你还看见了什么呢？"人们会这样说。

"我走到海滩，我看见三个人鱼在浪边用金梳子梳她们的绿色头发。"

村子里的人喜欢他，因为他常常跟他们讲故事。

有天早晨，他像平日那样离开了村子，他走到了海滩，他看见三个人鱼在海边用金梳子梳她们的绿色头发。他在路上

---

* 王尔德的《散文诗》一八九四年在《两周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上发表时就只前面六首。这一章原是王尔德讲给法国作家安得列·纪德(1869—1951)听的一个小故事。后来般搭克(Raymond Bantock)编辑《各家散文诗抄》(英文)时把它收在《王尔德的散文诗集》内，并且替这故事加了《讲故事的人》这样一个题目。

又看见树林旁边有一个牧畜神在对着一群仙女吹笛。

那天傍晚他回到村子的时候，人们像每晚那样地对他说："跟我们讲个故事罢；你看见了些什么？"

那个人回答道："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后　　记

二十年前我起过翻译英国诗人奥斯加·王尔德(1854—1900)的童话的念头。可是我始终不敢动笔。他那美丽完整的文体,尤其是他那富于音乐性的调子,我无法忠实地传达出来。他有着丰丽的辞藻,而我自己用的字汇却是多么贫弱。

可是到了一九四二年不知为了什么缘故,我却开始做起这种我不能胜任的工作来。时间是三月中旬,地点是广西省的河池。我想大约是我在旅途中只带了一本王尔德的童话集,在等候客车的长日里,觉得无聊,译书消遣,也未可知。在我当时写的《旅途杂记》中曾有过这样的话:

> 在这里我醒得早,早晨常常沿着公路散步,再转到田畔山脚,去听绿树上群鸟的歌唱。散步回来,在旅舍的小屋内,因为爱惜明媚的阳光,我还坐在窗前译了一篇王尔德的题作《自私的巨人》的童话。

那一年里我还在重庆翻译了《快乐王子》,在成都翻译了《夜莺与蔷薇》。然而我不满意自己的译文,我失了勇气。于是我把原书搁回在书架上,不去动它。一九四四年湘桂战争中桂林的大火烧毁了我的住处,两个竹书架上的书也完全化

为灰尘了。

到了一九四六年正月，为了给上海朋友们办的《少年读物》月刊寄稿，我想起王尔德的童话来，决定在重庆继续那个中断已久的翻译工作，仍旧根据美国出版的《现代丛书》本，原书是我一个弟弟代我向他的朋友借来的，我每月翻译一篇寄到上海去。这一年内我居然译了五篇，王尔德的全部童话中没有译出的就只剩《打鱼人和他的灵魂》一篇了。

今年五月我开始翻译这一篇王尔德的最长的童话，到九月完成。十月我译完他的六首"散文诗"，和最后的一篇可以称为散文诗的"小故事"[1]。这样我编好了王尔德选集的第一册《快乐王子集》。第二册将是《狱中记》，包含两篇较长的作品，*De Profundis* 和 *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这是我喜欢的两篇文章[2]。

说到王尔德的童话，我们都知道他一共写了九篇，分两次出版，第一册叫做《快乐王子和别的故事》，一八八八年出版，共收《快乐王子》、《夜莺与蔷薇》、《自私的巨人》、《忠实的朋友》和《了不起的火箭》五篇；第二册叫《石榴之家》，一八九一年出版，收《少年国王》、《西班牙公主的生日》、《打鱼人和他的灵魂》、《星孩》四篇。《现代丛书》本的《王尔德童话集》（附散文诗）则将九篇童话合印一册，而把《石榴之家》中的四篇放在前面。我是根据《现代丛书》本翻译的，所以排列次序也依照

① "小故事"：即本书末篇《讲故事的人》。

② 第二册未译出。

那个版本。Franz Blei 和 Felix Paul Greve 两人的德文译本也是照这次序排列的,并且有 Heinrich Vogeler - Worpswede 的插图。此外我还有一种 Hanns Heinz Ewers 的德文译本,童话部分少了一篇《了不起的火箭》,排列次序也和有插图的那本不同,这倒是依照出版的先后排列的。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不是王尔德童话的适当的翻译者,我的译文只能说是试译稿。但他的原著却是很成功的作品。许多人都认为它们是他最好的、最有特色的散文著作。R.H.谢拉尔德说:"在英文中找不出来能够跟它们相比的童话。写作非常巧妙;故事依着一种稀有的丰富的想象发展;它们读起来(或者讲起来)叫小孩和成人都感到兴趣,而同时它们中间贯穿着一种微妙的哲学,一种对社会的控诉,一种为着无产者的呼吁,这使得《快乐王子》和《石榴之家》成了控诉现社会制度的两张真正的公诉状。"(《王尔德传》,一九〇六年)L.C.英格列比第一次读到《快乐王子》时曾说:"……这第一个故事就使我觉得王尔德还有一颗小孩子的心。"他称赞这些童话"表现得精妙绝伦,丰富的想象给每篇故事都装饰了珠玉。作者有驾驭文字的能力,每一句话都是经过熟思以后写出来的,但同时却有自发的动人力量"(《王尔德论》)。

《石榴之家》的初版是献给作者的妻子康斯坦司·玛利·王尔德的。作者坦白地称这一册小书为一卷"美丽的故事"。他后来曾对人表示他喜欢这个集子里的《少年国王》。又有一次他说,在文体上他觉得《西班牙公主的生日》是他的最好的故事(H.皮尔生的《王尔德的生平和机智》)。但这些美丽的故

事同时也是“对于现社会制度的严正的控诉”(英格列比:《王尔德论》)。英格列比还说:“当王尔德把《石榴之家》献给他妻子的时候,他那对于美的爱和对于人类的爱还是并行不悖的。”

单从这一册童话和散文诗集看来我们也可以知道王尔德一生所爱的东西只有两样:美与人类。因此我也同意亨特生的话:“空想的童话,中间贯穿着敏感而美丽的社会的哀怜,恰如几幅锦绣镶嵌的织物,用一根深红的线牢牢地缀成一帖。”(《人生与现代精神的解释者》)

巴　　金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迟开的蔷薇

〔德〕斯笃姆 著

《迟开的蔷薇》，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迄一九五三年六月，共印六版。

附录《在厅子里》系这次补入。

迟开的蔷薇

我现在住在德国北部某城市近郊朋友的别墅里。我和这位朋友年轻时候在一块儿度过大部分的光阴，后来因为职业不同才分开了。二十年来我们没有见过面，在这期间他开办了一家相当大的商店，自己做商店的经理；我却为境遇所迫，去了外国，就一直在那边住下去。现在我终于回到故乡来了。

这家的主妇我这次还是第一次见面。——她并不年轻，可是她的举止还带着年轻人的轻快，她的平静的眼光也还带着孩子气的明净。我不久便有机会看出来他们夫妇间还维持着一种相互的差不多和新婚时一样的关系。譬如她穿得整齐漂亮地走进厅子里吃早饭的时候，她的眼光总是先去找寻他，仿佛默默地问他，是不是喜欢她这样装束。他的额上的皱纹马上消失了，即刻捏住她伸过来的手。有时候他在书房里写字桌前坐着，她便从寝室里或者从屋前的花厅里走来，静静地坐在他旁边；或者她悄悄地走到他的椅子背后，默默地把手按在他的肩上，好像她要使他知道她是在他的身边，她为他留在这里。

这是十月里一个晴朗的下午。我的朋友刚刚办完事情从城里回来，我们坐在屋前阳台上，谈着旧日的事情。从这阳台

我们的眼光越过下面的庭园和园外一片绿色草地，望见了东海湾的褐色海水，再望过去又见到一带山毛榉林的柔梢，树叶已经在变色了。这一切景色映在深蓝的秋日晴空里，配上阳台两旁高高的白杨树，像阴暗的舞台布景似的给白杨树镶了一道边。——朋友的太太手牵着她的小女儿从开着的花厅的侧门走出来，带着宁静的微笑走过我们面前；她不愿意挤进我们这个荫凉世界里来，好像这里并没有她的份。她抱着孩子站在阳台口望着一只驶过的轮船，船轮的喧响声已经有一阵子打破了景色的静寂。她的亭亭的身材，她的高贵的头的轮廓很清晰地在阴暗的天空里映了出来。

我们两人的眼光不由自主地跟随着她，谈话便停止了。我无意地伸手去拿放在我们面前大理石桌上玻璃盆里的葡萄。

"这倒是当初料不到的事，"我末了说，接着我们的话题谈下去。"我家里本来做生意的，我却成了一个文人；你呢——你在大学念二年级时候写的悲剧怎样了？"

"意大利式的簿记是一种消灭诗意的厉害的药，"他含笑答道；"不过我还得加上坚强的意志才行。"

他用他那暗黑的眼睛望着我，我看出来他青年时期有的那种特征——理想的光辉，至今仍旧保留在他的眼里。

"这一定使你够辛苦罢，"我说。

"辛苦？"他慢声念了一遍，——"说到辛苦，我好像不觉得什么辛苦。"他望了他妻子一眼，眼光里带着一种那么深的柔情，和一种占有的喜悦，仿佛他新近才赢得他的爱人似的。

我不觉想起了我来到这里第一天中的一件事情。那天我

走进我朋友的书房，第一眼就看到挂在他写字桌旁边的一幅少女的画像。这是油画，用的是明朗的颜色，有一种真正明净的华美与鲜艳。我问这是什么人，鲁多夫回答说："这是我妻子的像。就是说，那个少女，她后来做了我的新妇，再后又做了我的妻子。这是绘来送给她的祖父和祖母的，在他们去世以后又作为遗产回到她自己手里来了。"他走到画像前面，我却拿这年轻的容貌和刚才看见一面的主妇的面颜在心里比较了一番。——我过了一会转过头去看他，正看见他脸上有一种明显的、差不多是痛苦的爱恋的表情，对他的这种表情我以后在这里住得愈久，也愈加不理解了。这个少女已经变成了他的夫人；她还活着，而且看起来，她现在还使他幸福。

我望见面前这个美丽而安静的身影从阳台上走下花园里去了，不怕触到那个难治的创伤，我再也不能够把我那时的看法隐瞒下去。"这是怎么一回事，鲁多夫?"我说，便拿起我这位少年时期的老友的手，"倘使你可以说的话，就对我说罢。"

他又朝下望了望花园，在花园后面，草地上暮霭已经升起来了，他摩了摩额上光泽的头发，用我从前非常熟习的那种真挚的声音说："这没有什么不好，也没有什么祸害；只要说出来大体上无妨碍，我都可以告诉你。——你当时从我的信里已经知道差不多十五年以前我怎样在我父母的家里认识了我的妻子。她常常来看我的妹妹，她同我妹妹是在我们西海岛的浴场里认识的。我那时的工作情形正是十分劳累，十分艰难。我们那个刚刚创办的商店里一个股东突然退出了，他的股本是我们商店的一部分资金，我必须设法在另一方面并且在极

短的时间里将这差额填补起来。另外我筹划了多时的轮船公司又在这个时候成立，可是我们邻近的人因为妒忌的缘故老是来妨碍它。因此在一天的工作和激动以后，我需要一种鼓舞人的同情，和一个可以让我的心休息的逃避所。这两者我都在我妹妹的年轻朋友那儿找到了。傍晚我们在我父母家的花园里，女贞树篱中间来回散步，我们谈的便是关于我的计划和焦虑一类的话；她什么都听得进去，什么都能够了解。她的态度纯朴、稳静，这是你在刚到的那一天就赞美过的，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年轻人的活泼在她身上也是常见的。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同这两位姑娘坐在凉亭里古老的花园桌旁边。这一天各种各样的灾祸都落到我的头上来了。我在一阵绝望的时候不觉嚷起来：'我再也没有力量了！'她并不答话，却默默地用手支着腮生气似地，惊讶似地望着我。然后她掉头向着我妹妹，微笑地说：'你看！他就不再相信他自己了！'她说得对；在下一个星期里我就觉得我有着充分的力量了。这差不多是很显然的事，她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里；我把她的手紧紧握着。别人对我讲起她的美丽；我也看得出来；不过我并没有想到这个，以后也更没有想到这个。她就这样成了我的妻子；一个我生活的伴侣，在我的生活里新的问题接连不断地发生，等待我解决，她来给我帮了忙。你应该还记得——当时我常常写信给你——就从那个时候起好些难题一个一个地解决了。在我看来差不多都是经她的手解决似的；因为她知道在最适当的时候安排一切事情；她了解事物的无声的语言，就像童话里的金玛利一样，她走过苹果树跟前会听见树丛中

发出叫声：'摇我们下来，我们这些苹果一个一个都熟了！'——过了几年我便购置了这所别墅，还是照我们的意思设计修建的。命运待我很厚，可是跟着这幸运，我的事务也加多了；不是我支配着事务，倒是事务支配着我，事业接连成立，我是陷落在事业的网里了；我全部精神的力量都消耗在这个事业上面，而且它一天比一天地对我更加苛求。"

我的朋友闭了口；他的十二岁的长女从屋里朝我们走来，找她的母亲。他把她抱在怀里，一面倾听下面花园里的声音。在花园墙边树丛中露出白屋顶来的温室的那一面，有着小孩的笑声，笑声中还夹杂着母亲的抚爱的声音。"去罢，燕尼！"他微笑说，"两个大的无花果熟了；你得去摘下来！"她点点头，便走开了；她走下台阶，穿过阶下的一片草地，转入旁边树丛中不见了。

父亲望了望她，又说下去："是在春天里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们刚才差到她母亲那儿去的瘦瘦的小姑娘那时不过半岁光景。通阳台的花厅刚油漆好，春天的阳光照在铺道上，从开着的侧门送进来发芽含苞的花香树香。我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本书，这一类的书我很久不曾翻阅了，我不知道这次我是想着你我从前热心从事的古德文的研究呢，还是我只是为了给自己证明，在这城市里我书房阴暗的墙壁之外，对我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我读的是哥特弗利特① 大师的《特列斯

① 哥特弗利特：哥特弗利特·冯·司特拉斯堡，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的德国大诗人。下文的《特列斯坦》是他未完稿的长诗。

坦》。离我不多远，妻坐在我对面的窗前，正埋头做针线活；隔壁屋子里孩子在摇篮中睡着了。四周非常静；没有什么打扰我，让我跟着特列斯坦和伊莎德开始了海行。

“龙骨在水上滑动。在寂寞的正午，伊莎德坐在甲板上。夏天的风吹拂着她的金发，她的眼里却装满了泪水。她悲伤地思念家乡，又恐惧地想到异邦的景象，到了那里她就要做老王的妻子。特列斯坦想安慰她，却被她拒绝了；她恨他，因为他杀死了她的叔父莫洛特。空气闷热，她口渴了。舱房里有‘爱的药酒’，这是准备用来燃起伊莎德对老新郎的情焰的，却没有藏得好。一个年轻的宫女说：‘看，这儿有酒！’特列斯坦无心地顺手把酒杯递给了王后。

‘她踌躇地端起杯饮，她的心很沉重，
她把杯递还他，他也饮了杯中的酒。’

“现在古诗人的魔力开始了；我们跟他们一块儿生活，分担着他们的疑惑和心愿，他们怎样不愿意这样做，却又不得不这样做，他们怎样相信可以得着自由，却又害怕得到自由。优美的诗句喷泉似地不停地涌出；它们的隐秘的紧迫的调子抓住了我的心。我看见那一对美丽的年轻人在我的面前，他们肩并肩地靠在船边。他们凝望着海水，为了不要看见两人的手偷偷地放在一块儿了；他们陶醉在相互爱恋中，偶尔谈起一些陌生的话，他们谈着海和雾，谈着风和水……

“这位古代巨匠给他的读者带来的酒杯的余香逐渐在扩散，我也中了他的魔术了。这诗篇唤醒了我内部的一种东西，

这是生活至今还让它沉睡着的；我还不曾知道这另外一个世界，这个强迫特列斯坦同伊莎德去接受它的峻严的法律的世界，正如诗人在他的作品的开篇所说，他自己也是跟着这个世界浮沉的。

“我从书上抬起眼睛去看妻。朋友，那个时候青春的光彩仍然留在她的双颊。白杨嫩叶的阴影从窗外射进来映在她的额上微微地来回移动，她的眼睛落在手里的活计上——她不是就像‘爱的玩偶伊莎德’那样地美丽吗？或许所谓爱的杯并不只是一个象征，事实上真要一种药酒来创造这爱的迷梦吗？

“就在这个时候隔壁的小孩醒了。年轻的母亲放下活计站起来；她走过厅子的时候却用她那美丽清澄的眼睛看我，要我跟随她去。——

“我倒想笑了。‘你要做什么？’我轻声对自己说，便关上了这本魔书。她已经回来了，把孩子也给我带了来，孩子一双带睡意的大眼睛朝着春天的阳光睁开了……

“我们仍然像从前那样平静地过着日子。一年跟着一年地过去了；在这个时期我的年轻美丽的妻在我的身边渐渐地褪了色。我没有看到这个；我没有工夫去注意她那可爱的容貌怎样悄悄地失去了青春的柔嫩的外形，她那一头金发怎样逐渐消失了丝一样的光泽；只是她的精神方面在我的眼里愈来愈明显了，我明确地感到她的这方面一天比一天地坚定了，我对她的尊敬也不断地在增加。

“距今三年前我们的第二个女儿出世了——你听！她们都在温室里；她正在同她姐姐争论呢！——

“这个时候我的工作也渐渐地简单化了，事务上了轨道，因此许多事情我都可以交给别人去办理。我的生活里现在毕竟有地方容纳别的东西了。既然没有什么急务来拘束我，那么人们生来就具有的对于美的需要也就再活动起来。我把花园布置成它目前的这个样式，并且就在那儿下面添设了一个蔷薇园。——你已经听见我说过，她在花中间最爱蔷薇。——过了一年我又在蔷薇园后面修建了一座宽敞的凉亭。地板的镶木细工、椅子以及其他的家具陈设都是由一位相熟的建筑师绘图设计，请一些手艺精巧的细木匠做的；高高的窗上挂了半幅浅灰色的窗幔，让亭子里发出一种朦胧的悦目的光。就在这儿，在庭园的寂静里我第一次没有干扰地阅读那些不朽的古诗篇如《奥德赛》[1] 和《尼泊龙根之歌》……，我大声念起来，她坐在我旁边，静静地听着，她那双勤劳的手不知不觉地停止了针线活。家庭音乐我们也没有忘记；我一生没有工夫学一种艺术，不过我妻子却会唱歌，她老是喜欢在我同孩子的面前唱。有时候还有别的人参加；不知不觉间喜欢唱歌和喜欢听唱的人就结成了小小的一群。

“去年六月我的四十岁生日到了。——朝阳唤醒了我；别人都在睡觉。我穿好衣服经过静静的房屋，到了阳台上。阳台下的草地还隐藏在浓荫里；只有树梢和园亭的金顶在朝日的光辉中发亮；水面上横着一片白雾，只有一根摇动的桅杆尖

① 《奥德赛》：古希腊史诗，相传为荷马（古希腊诗人，约公元前九至八世纪）所作。下文的《尼泊龙根之歌》为德国中世纪一部伟大的英雄叙事诗。

有时在雾中间露出来。我慢慢地走下台阶进了花园，浑身有一种舒适、清新的感觉；我轻轻地往前走，好像害怕会把白昼惊醒似的。

“在前一个晚上我又读了哥特弗利特大师的《特列斯坦》，完全沉醉在这本古书里面。我读到诗人优美的笔下写出来的最后的那些篇章。

“爱的药酒证实了它的魔力。美丽的王后伊莎德和国王的外甥特列斯坦彼此分不开了。那个宽容的老王终于把有罪的人放逐出去；可是诗人却使他的颤动的心得到了满足，他把这一对爱人引入远离人群的荒野里去了。没有间谍跟踪他们。太阳照耀着，草散发出芳香。辽阔的荒原上就只有他们两个人。陪伴他们的还有微语的树林和隐身在高空的小鸟的不停的歌唱。他们浴着夕阳在草原上徘徊，听着冷泉的叮咚；他们坐在菩提树下回头望那个岩洞，那儿就是他们过夜的地方。早晨太阳一出，他们便起身骑着马驰过露湿的荒野，手里握着弓箭，两匹马紧紧靠着，伊莎德的金发飘拂在特列斯坦的肩头。

“在静寂的晓风里这幅诗的图画像梦似的在我的脑际浮现。——在这之间，时光继续向前流去；太阳暖和地照着园中小径，树叶飘落下来，花香逐渐向四处散布，空中开始了昆虫的美妙的音乐。我感到大自然的丰富，同时一种青春的感觉征服了我，仿佛人生的秘密还没解开地放在我面前。我加快了脚步，急急往前走去；我无意间伸出手，在草地旁边树丛中折下一枝花。下面凉亭前几张园椅，还是昨晚我们离开它们

时的那个样子；露水顺着关住的百叶窗下滴。我从台阶下藏钥匙的地方取出钥匙，打开门，让晓风吹进亭里。然后我又走回去，经过温室，我推着它那紧闭的门，过了一会，我穿过花厅，走进我妻子的卧房。宅子里还没有一点响动，四周仍然保留着清晨的安静。可是一股浓郁的新鲜的蔷薇花香似乎给我指出这附近有一份生日礼物。——我开了书房门，马上看见一幅装在椭圆形的奖牌式框子里的油画放在我的写字桌上。这是一个少女的头部的侧面像，照一般人头部那样大小；在这油画的重甸甸的金框上面放着一个红色百叶蔷薇花扎的花环——头略微向后面仰，灿烂的金丝发好像刚刚被一支轻快的画笔绘出来似的；在那半张开的嘴唇上露出了宝贵的青春的骄傲。

"我屏住气站在那儿，凝神望着这张美丽的年轻的脸庞；好像我不敢表示我在这儿似的，好像我害怕不小心吐了一口气就会把一切吹散似的。——这双带笑的年轻的眼睛是在望着一个充满春日阳光的世界罢。我不由自主地埋下了头。她——她原本应该是这个少女。我原本也应该跟着她逃进那荒原上去，那是每个人的心总有一度渴望着的地方。——"

鲁多夫握住我的手。

"那么为什么她又不是这个少女呢，——你知道那幅画像。我看见的并不是画家的幻想，也不是金发王后伊莎德，那个美人也许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我眼前这个面容是属于生活，属于我自己的生活的，她曾经一度是这样的，她在好些年前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里，她今天仍然活在我身边。

“我又凝视这画像；它不肯放开我；那种对于美的渴望完全抓住了我。我想起了一首古歌的头一句：‘啊，青春，啊，美丽的蔷薇花开时！’——她当时常常在我父母家里唱的。我向着画像伸出了胳膊，好像她还可以回来，好像这个温柔年轻的面颜并没有永远落进了‘往昔’里面。

“我的心正在被悔恨和徒然的渴慕折磨的时候，突然间一种确实的说不出的幸福之感把我占有了。她，曾经一度是这画像的她，她本人现在仍然活着，她就在近旁，我现在，就在这一刻，还可以在她的身边。

“我离开书房，我去找寻她；可是她不在屋子里。我走进花园的时候，她正从阳台下面走来同我相遇了。她含笑地望着我，仿佛她想在我的眼睛里看出我见到她的生日礼物后的喜悦。可是我并不让她有空的工夫，我默默地捏起她的手，拉着她走下花园里去。——当她穿着白晨衣，带着少女般的姿态在我的身边走着时，当她用她那平静的眼睛询问地，惊讶地望着我时，当她的手轻轻地送到我手中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拜倒在她面前，于是我生活里的激情全醒过来了，热烈地，不停地向她奔放。”

鲁多夫静了一会儿；然后他轻声说：“这样我也在那爱杯里喝过了大大的一口；迟了——不过也不算太迟！”这时他望了望他面前的夕阳，它只有最后一点霞光留在天际。

我们默默地坐在一起；暮色渐渐降下。园内非常静；可是在下面凉亭里灯已经亮了，树丛中透出光来。有人在钢琴上奏出和弦，一个女低音唱起了歌，那如怨如诉的歌辞在黑夜里

荡漾着：

“啊，青春，啊，美丽的蔷薇花开时！”

马尔特和她的钟

在我求学时期的最后几年里，我寄宿在一个小市民的家中。这一家的父母和不少的兄弟姊妹都不在这儿了，只剩下一个年老未嫁的女儿。双亲和两个兄弟都死了，姊妹中，一直到那个同本地某医生结婚的最小的妹妹为止，都跟着她们的男人到远方去了。只有马尔特一个人留在她父母的家里，靠着出租她家族从前住的房间，得一笔小小的租金节省地度日。她只有在星期日才可以好好地吃一顿，可是她并不觉得苦；她对于外表的生活差不多没有什么要求：这是她父亲那种严格节俭教育的结果，这父亲一方面为了自己的主张，另一方面为了清贫的家境对他的儿女全都实施这样一种教育。虽然马尔特在她年轻时候只受到一点普通的学校教育，可是因为她后来在孤独的生活里常常沉思默想，加之她又有一种敏锐的理解力和一种真诚的性格，所以到我认识她的时候，她的教育程度已经比一般的平民阶级的妇人高得很多了，虽然她讲起话来并不常常合文法。她读书很多，并且读得很仔细，又爱读一些历史的和诗的作品；而且她对于所读的东西大都能够下一个正确的批评，并能够依据自己的意见判断作品的好坏，这就

不是多数人所能做到的了。当时出现的梅利克[①]的《画家诺尔顿》给了她一个很深的印象，因此她老是反来复去地阅读，起初是读全部，然后选读她喜欢的那些部分。诗人笔下的人物对她却成了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行为不再是为了作品的结构的必要而产生的了；有时她会花很大的工夫去深思，有什么方法，可以使那许多可爱的人避免他们所遭遇的那种定数。

马尔特在她的孤独中并不曾感到无聊，可是有时一种对于她的生活毫无目的的感觉迫使她的心向外寻求安慰；她需要一个人，为了这个人她可以操劳照料。因为她缺少亲近的人，她这种可赞美的情感便惠顾到她某一个时期的房客身上，我就受过她不少的慈爱和小心的照应。——她非常爱花，花中间她最爱白花，白花中间她更爱简单朴素的，在我看来这便是她那安分的毫无奢望的表白。每一年她妹妹的孩子将花园里初开的雪钟花和三月花折下给她送来的时候，这就是她一年中的第一个节日；这时她便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磁瓶，小心爱护地把花插上，在这一个星期里她那小小的寝室有了装饰了。

马尔特自从父母死后，很少同人们来往，尤其是在漫长的冬夜里，她差不多总是一个人在房内度过，因此她所特有的那种活动的善于造形的空想便给她四周的东西都加上了一种生命和知觉。她把她自己灵魂的小部分借了给她房里的旧家

① 梅利克(E.F.Merike,1804—1875)：德国抒情诗人。小说《画家诺尔顿》出版于一八三二年，当时很受读者欢迎。

具,这些家具便得到了同她交谈的能力;自然这是一种无声的谈话,可是因此反而是更亲近,而且不会有误解。她的纺车,她的褐色雕花的扶手椅都是很古怪的东西,它们常常有一种最特别的幻想;可是其中最古怪的是一个旧式的摆钟,这是她已故的父亲五十几年前在阿姆斯特丹旧货摊上买来的,当时已经是很古老的了。这个东西样子自然很奇特:钟面上有两个铅刻的着色的人鱼从两边将她们的披着长发的人面靠在变成了黄色的针板上,她们从前镀过金的有鳞片的鱼身又从下面将针板包围着;指针仿佛是蝎子尾巴那一种形状。齿轮大约年久用坏了;因此钟摆振动的声音很强,而且很不规则,有时候下摆还会突然下垂出几吋的光景。

这个钟便是马尔特的最会讲话的伴侣;不论她在想什么,它都要参加。当她想沉落在孤寂的默想中去的时候,钟摆便笛答笛答地响得更厉害了,并且老是带着催逼的调子;它不让她安静,老是在她沉思的时候报起时刻来,后来她便不得不抬起了头;——太阳很暖和地照在窗上,窗台上的石竹花发出了甜甜的香味,窗外一些燕子唱着歌在空中飞舞。她又会变得高兴了,她四周的世界实在是十分亲切可爱的。

这个钟其实也有着它自己的思想:它不能够适合新时代了;因此应该打十二点钟的时候,它老是只打六下,过些时候好像补足似的,它又会不停地打起来,直到马尔特把白蜡从铁链上拿走才止住。最奇怪的是它有时候会完全打不响了,只听见齿轮中间查查的声音,可是敲锤却总不肯举起来,这事情大半发生在半夜里。马尔特每次都会醒过来;不管是在最冷

的冬天和漆黑的深夜，她总要下床来，并且非等到她把这老钟的困难解除以后不肯再睡觉。然后她回到床上去，反复地想着，为什么钟要把她唤醒呢，又问她自己，她在白天的工作里面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事情，或者没有把什么事情好好地做了的。

现在又是圣诞节了。在圣诞夜里，大雪阻止我回家去，我便到一个孩子很多的友人家中去过节；圣诞树上的蜡烛点燃了，孩子们欢欢喜喜地跑进那间刚刚开放的圣诞节室去；然后我们吃了应景的鲤鱼，喝了葡萄酒；凡是习惯上过节应做的事我们都做了，没有忘掉一件。——第二天早晨我走进马尔特的屋子，向她照例地贺节喜，她坐在桌前，两手支着下颔，她好像已经休息了很久似的。

“昨天您怎样地过您的圣诞节？”我问她道。

她低着头望着地回答道：“在家里过的。”

“在家里？没有到您姐妹的孩子们那儿去吗？”

“呵，”她说，“自从我母亲十年前的昨天在这张床上死去以后，我就没有在圣诞夜出去过。我姊妹们昨天也来邀请过，天黑的时候我也想出去走走；可是——这个老钟却这么古怪；它老是这么清楚地对我说：不要去，不要去，你去那儿做什么？你的圣诞节不该在那儿过。”

因此她就留在家中这间小屋子里，这间屋子是她小时候玩耍过的，后来还是给她父母送终的地方，在这小屋里老钟仍旧笛答笛答地响着，跟从前完全一样，可是现在等到马尔特顺从了钟的意思，她把已经取出来的好衣服又放回衣橱之后，钟

的声音却低下去了，是这么低，而且越来越低，最后竟至完全听不见了。马尔特正应该安安静静地回想着她一生中那许多圣诞夜的事情：她父亲又坐在那把褐色雕花的扶手椅上，他戴着上等的天鹅绒小帽，穿一件好的黑上衣；他的严肃的眼睛今天也显得非常和善了；因为这是圣诞夜啊，许多许多年以前的圣诞夜啊！固然桌子上没有一棵点着蜡烛的圣诞树——那是只有有钱人家才可以备办的；——可是作为圣诞树的代替桌上点起了两支又高又粗的蜡烛，把小屋子照得通亮，因此孩子们被允许从黑暗的前房走进这屋子来的时候，便不得不把手放到眼睛上遮蔽烛光。然后大家都走到桌前，依着这一家的规矩，不得着急，不得欢叫，好好地看着圣诞老人送给各人的东西，这些自然不是贵重的玩具，但也不是廉价的东西，都是一些很有用的必需的物品：一套衣服，一双鞋子，一块石坂，一本赞美诗集，或者别的这一类东西；孩子们得到石板和新的赞美诗集以后也是一样地快乐，他们便一个一个地向着那个坐在扶手椅上满意地微笑着的父亲吻手道谢。母亲头上包着窄小的头巾，她带着温和慈爱的面容或者给孩子们系上新的围裙，或者在新的石板上写些数目字和字母给孩子们去摹写。然而她没有较长的空闲同孩子们在一起，她还得上厨房去做苹果饼，因为这是圣诞夜里给孩子们的主要的礼物，必需亲自做好。父亲便打开新的赞美诗集，用他那明朗的歌声唱起："大家快乐，赞美上帝，"孩子们谙熟这个调子，便和着唱下去："救世主已经来到；"他们围着父亲的椅子站到把这首赞美诗唱完为止。只有在歌声暂停的中间，才听得见母亲在厨房里

操作和苹果饼在锅里煎烤的声音。……

笛答！钟又在响了；笛答！声音越来越大，越像在催逼人。马尔特抬起头来，四周差不多全黑了，外面只有凄凉的月光躺在积雪上面。除了钟声外，家里是死一般的静寂。小屋子里没有孩子们的歌声，厨房里也没有煎烤的声音。只有她一个人还留在家里；别的都走了。——那么这个老钟又在想什么呢？——是啊，它在报告十一点钟了——另一个圣诞夜的情景又在马尔特的记忆里浮现了，唉，一个完全不同的圣诞夜；这又是在那以后的许多许多年了。她的父亲和弟兄们都死了，姊妹们也都出嫁了；现在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和马尔特住在一起，母亲早已代替了父亲坐在褐色扶手椅上，家庭的琐事完全交给女儿去料理；因为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就生起病来，她的温和的面容日见苍白，她的慈祥的眼睛也渐渐失却光芒而变成朦胧的了；最后她便不得不成天躺在床上。她已经躺了三个星期，现在是圣诞夜了。马尔特坐在母亲的床边，静静的听着这昏睡者的呼吸。屋子里是死一般地静寂，只有老钟笛答地在响。钟报了十一下，母亲睁开眼睛要水喝。“马尔特，”她说，“等春天到了，我也恢复了气力的时候，我们去看你妹妹汉纳罢，我刚刚在梦里看见了她的孩子；——你在这儿也太辛苦了。”——母亲完全忘记汉纳妹妹的孩子们已经在深秋死了；马尔特也没有提醒她，只是默默地点点头，紧紧捏住她的枯瘦的手。钟在敲十一点了。

现在这钟也在敲十一点了，但是轻轻地，仿佛从远远的，远远的地方传来似的。——

马尔特听见了一声长的呼吸;她想,母亲是要睡了罢。她仍然坐在那儿,不敢出声,也不敢动一下;后来她自己也落进了一种类似昏睡的状态里面。像这样地过了一个钟头;钟敲了十二下!——烛燃完了,月光明亮地照进窗来;枕上放着母亲的苍白的脸。马尔特手里捏的是一只冰冷的手。她仍旧捏住这只冰冷的手。在母亲的遗体旁边一直坐到天亮。——

现在她让她的回忆陪伴着,仍旧坐在这间屋子里,老钟仍旧忽重忽轻地响;它什么都知道,它什么都经历过,它给马尔特唤起了一切的事情,唤起了她的哀愁,也唤起了她的小小的欢乐。

马尔特的孤寂的屋子里是否还是像从前那样叫房客满意呢?这个我不知道;我在她家里寄寓以后,到现在已经有许多年了,那个小城和我的家乡又离得很远——那些爱惜生命的人所不敢直说的话,她却常常勇敢地大声说了出来:"我从来没有生过病;我一定会活得长久的。"

倘使她的信心不错的话!那么这几页记事有一天一定会传到她的屋子里,她读了或许会记起我来。那座老钟会帮助她的记忆;因为它是什么都知道的。

蜂　湖

老　人

一个晚秋的下午，有一位服装整齐的老人慢慢地沿街走来。他好像是散步后回家似的，他的旧式的扣鞋已经盖满了灰尘。他腋下挟着他的金头的长手杖；他一双暗黑的眼睛里仿佛还藏着他整个失去了的青春，它们同他雪白的头发恰恰成了明显的对照。他用这对眼睛安静地看看四周，又望着他面前那个躺在晚霞中的城市。——他有点像是外乡人；因为过路人中只有寥寥几个同他打招呼，虽然有好些人不由得要看看这一对严肃的眼睛。最后他在一所人字形屋顶的房屋门前站住了，他又看了看城市，才走进门廊。门铃响了响，房里对着门廊的窥视窗的绿窗帷拉开了，窗后现出一个老妇人的脸。这男人用手杖向她招呼。“还没有点灯！”他带一点南方的口音说；管家妇又把窗帷放了下来。老人走过宽敞的门廊，然后穿过一间靠墙立着几个放磁瓶的槲木柜的宽大屋子；他又走过对面的门，进了一条窄小的过道，这里有一道窄的楼梯通到后屋的楼上。他慢慢地走上楼梯，开了上面的一道房门，走进一间宽大的屋子里。这里又安适、又幽静；一面墙差不多

全让书橱遮盖了；另一堵壁上挂着人物和风景的图片；一张铺着绿桌布的桌子上凌乱地摊开了几本书，桌子前面放着一把笨重的靠背椅，椅上放着红天鹅绒椅垫。——老人把帽子和手杖放到角落里，便在靠背椅上坐下来，两手交叉着，仿佛在享受散步后的休息。他这样坐着的时候，天渐渐地黑了；后来一线月光透过玻璃窗射进来，射到壁上挂的画上面，那一道亮光慢慢地向前移动，他的眼光也不知不觉地跟随着。现在亮光移到了一张嵌在朴素的黑镜框里的小照片上面。“伊利沙白！”老人轻轻唔了一声；他刚刚吐出这个字，时间就变了；他是在他青年时代了。

孩　子　们

不久一个小女孩的秀美的身子到他面前来了。她名叫伊利沙白，大约有五岁的光景；他的年纪大她一倍。她的脖子上围着一条小红绸巾；这使她的一对褐色眼睛显得更加好看。

“来因哈德！”她叫道，“我们放假了，放假了！今天一天不去上学，明天也不去。”

来因哈德连忙把他胳膊下挟的演算板放到门背后，两个孩子从屋里跑进花园，又穿过园门到外面草地上去。这意外的放假真是来得太凑巧了。来因哈德得到伊利沙白的帮忙，在这里用草皮盖了一所房屋；他们打算夏天晚上住在这里面；可是还少一条长凳。现在他就动手做起来；钉子、锤子，和必需的木板都准备好了。这时伊利沙白便到沟边去采集环形的

野葵子,用围裙兜着;她想拿它们给自己做项练和项圈;等到来因哈德敲弯了好些钉子终于把凳子做好以后,回到太阳光下面来,她已经走得远远地,到草地的另一端去了。

“伊利沙白!”他唤道,“伊利沙白!”她立刻来了,她的鬈发一路飞舞着。“来,”他说,“我们的房子好了。你也很热;进来,我们要坐坐新凳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两个孩子便走了进去,在新凳子上坐下来。伊利沙白从围裙里拿出她那些小环儿,把它们一一穿在长线上;来因哈德便讲道:“从前有三个纺纱的女人——”

“啊,”伊利沙白说,“这个我记得烂熟了。你不该老是讲同样的一个故事。”

现在来因哈德只好把三个纺纱女人的故事抛开,另外讲一个给扔在狮子洞里的不幸的人的故事。

“现在是夜里了,”他说,“你知道吗?非常黑暗,狮子也睡觉了。可是它们在睡梦中而打起呵欠来;又伸出它们的红舌头;那个人吓得打哆嗦,他以为天亮了。他四周忽然现出一道亮光,他抬起头来看,他面前站着一位天使,天使对他招手,随后一直走进山岩里去了。”

伊利沙白注意地听着。“天使?”她说。“他有翅膀吗?”

“这只是故事里这么说,”来因哈德答道,“其实并没有天使。”

“呵,呸,来因哈德!”她说,注意地望着他的脸。可是她看见他皱着眉头在看她,她不觉疑惑地问他道:“那么为什么她们老是讲起这个呢?母亲同婶婶。还有学堂里也是这样讲

的。”

“这我就不知道了，”他答道。

“可是你，”伊利沙白说，“那么狮子也是没有的吗？”

“狮子？有没有狮子！印度就有；在那儿那些拜偶像的教士把它们套在车子前头；用它们拖车走过沙漠。等我长大了，我自个儿也要上那儿去。那儿比我们这儿漂亮几千倍；那儿没有冬天。你也得跟我一块儿去。你要去吗？”

“是啊，”伊利沙白说，“不过母亲也得一块儿去，你的母亲也去。”

“不，”来因哈德说，“她们那个时候太老了；她们不会跟我们一块儿去的。”

“可是我不可以一个人去。”

“你应该可以的；你那个时候真的做我的妻子了，那个时候你不用听别人的话了。”

“可是我母亲要哭的。”

“我们真的要回来的，”来因哈德急躁地说；“你爽快地讲出来罢：你是不愿意跟我一块儿旅行？不然我就一个人去；那么我就永远不回来了。”

小姑娘差不多要哭了。“请你不要做这样的凶相，”她说；“我真的愿意跟你一块儿到印度去。”

来因哈德带着万分高兴的样子捏住她的两手，把她拉出来到草地上去。“到印度去，到印度去，”他唱道，便拉着她一块儿转起圈子来，她的红绸巾也从脖子上飘落了。可是他突然放开她的手，认真地说：“这件事不会成功的，你没有勇气。”

“伊利沙白！来因哈德！”有人在花园门口唤道。“这儿！这儿！”两个孩子回答着，便手牵手地跑回屋里去了。

林　　中

两个孩子就这样地一块儿生活下去；他常常觉得她太沉静，她也常常觉得他太暴躁，可是他们并不因此就分开；差不多凡是空闲的时候他们都是在一块儿玩，冬天在他们母亲的窄小的屋子里，夏天在树林和田野里。——有一次伊利沙白当着来因哈德的面挨了教师的骂，来因哈德便生气地拿石板在桌子上碰，想把那个人的怒气引到自己的身上。并没有人理他。可是来因哈德就不再注意地听地理课了；他却做了一首长诗；在诗里他把自己比作一只小鹰，把教师比作一只灰色的老鸦，伊利沙白是一只白鸽；小鹰发誓等他的翅膀长成，马上就向灰色老鸦报仇。这个年轻诗人眼里含着泪水；他非常自豪。他回到家里弄到一本羊皮纸封面的小本子，里面有不少的空白页。他在开头的几页上工整地抄下他的第一首诗。——这以后不久他便到另一个学校上学去了；在那儿他在那些和他同年纪的少年中间结交了好些新朋友，可是这并没有妨害他跟伊利沙白的交往。他把他从前对她讲过并且不只讲过一遍的故事，选择了一些她最喜欢的抄了下来；在抄写的时候他常常想把自己的思想编一些进去；可是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他总没有能够做到。因此他便照他所听到的那样的内容老老实实地写下来。后来他把他抄写的本子拿给伊利

沙白，伊利沙白小心地将它们放在她的小首饰匣的抽屉里面；要是间或在傍晚伊利沙白当着他、把他抄写的本子里的这些故事读给她母亲听，这就使他愉快满意了。

七年过去了。来因哈德为了他自己的深造应该离开这个城市。伊利沙白简直不能够想到来因哈德走后她怎样过日子。有一天他对她说他会照常给她抄写故事，附在给他母亲的信里寄给她，不过她得写回信告诉他，她是不是喜欢它们，她听了这番话，心里非常高兴。行期近了；可是在这以前羊皮纸封面的本子里又添了许多首诗。这些诗渐渐加多，差不多占了一半的空白页，虽然伊利沙白唤起了写成这本册子和大部分诗歌的灵感，但是唯独她一点儿也不知道。

这是在六月里；来因哈德第二天便要动身。大家还想一块儿再玩一天。因此他们组织了一次到附近树林里去的较大的野餐会。起先到树林入口那一段需要一小时的路程大家坐车；然后他们把装食物的篮子拿下来，再步行前去。他们首先得穿过一个松树林；那里又凉，又阴暗，地上到处都是细的松针。他们走了半个小时，便走出松林的荫处，走进一个新鲜的山毛榉树林；这里的一切都是明亮的、碧绿的，有时一道日光穿过多叶的树枝射进来；一只小松鼠在他们头上的树枝间跳来跳去。——在一块空地上，古老的山毛榉树梢交织成一顶透明的绿叶华盖，众人停下来在这里休息。伊利沙白的母亲打开了一只篮子，一位老先生做伙食管理员。“你们这些小鸟儿，大家都来围住我！”他唤道。“你们留心听着我要对你们讲的话。每个人拿两块光光的面包卷做早餐；黄油留在家里没

有带出来,配面包的东西要各人自己去找。林子里有很多草莓,这就是说只有找到草莓的人才有得吃。不灵活的人就只好吃光面包;生活里到处都是这样。你们懂了我的话吗?"

"懂了!"年轻人大声答道。

"听着,"老人又说,"我还没有说完呢。我们老年人这一辈子也奔波够了;所以我们留在家里,就是说在这儿这几棵大树下面,削土豆皮,生火,安排开饭,到十二点钟还要煮鸡蛋。为了这个你们得分一半草莓给我们,做餐后果品。现在你们快去罢,往东往西都好,要老老实实啊!"

年轻人做出各种顽皮的表情。"站住!"老人又唤道。"我想,用不着对你们说,空手回来的人也不必拿出什么来;可是你们得好好记住,我们老年人也没有东西给他。那么你们今天就会得到不少好的教训了;要是你们找到了草莓回来,你们今天就算是很幸运了。"

年轻人都赞成这个意见,便一对一对地跑进树林找草莓去了。

"来,伊利沙白,"来因哈德说,"我知道长莓子的地方,你不会吃光面包的。"

伊利沙白扎紧她草帽的绿带子,把帽子挂在胳膊上。"走罢,"她说,"篮子准备好了。"

于是他们走进了树林,越走越深;他们走过潮湿的、浓密的树荫里,四周非常静,只有在他们头上天空中看不见的地方,响起了鹰叫声;以后又是稠密的荆棘挡住了路,荆棘是这样地稠密,因此来因哈德不得不走到前面去开一条小路,他这

儿折断一根树枝,那儿牵开一条蔓藤。可是不多久他听见伊利沙白在后面唤他的名字。他转过身去。“来因哈德!”她叫道,“等一下,来因哈德!”他看不见她;后来他看见了她在稍远的地方同一些矮树挣扎;她那秀美的小脑袋刚刚露在凤尾草的顶上。他便走回去,把她从乱草杂树丛中引出来,到一块空旷的地方,那里正有一些蓝蝴蝶在寂静的林花丛中展翅飞舞。来因哈德把她冒热气的小脸上润湿的头发揩干,然后他要给她戴上草帽,她却不肯;可是他一再要求,她终于同意了。

“可是你的莓子在哪儿呢?”她停了步深深呼吸了一口气。

“它们就在这儿,”他说;“可是癞虾蟆比我们先来了,不然就是貂鼠,或者多半是妖精。”

“是呀,”伊利沙白说,“叶子还在;不过你不要在这儿讲妖精。你过来,我还不觉得一点儿疲倦;我们再往前去找罢。”

他们的前面是一条小河,过了小河又是树林。来因哈德把伊利沙白抱起来走过去了。不到一会儿他们又从浓密的树荫里走到林中空旷的地方。“这儿应该有莓子了,”女孩说,“气味香得很。”

他们走过阳光照着的地方去寻找,可是他们一点也找不到。“不,这是石南的气味。”

遍地都是覆盆子和冬青;石南和短草相间地盖满了林中的空地,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石南香。“这儿静得很,”伊利沙白说,“别的人都在哪儿呢?”

来因哈德并没有往回走的意思。“等等罢;风从哪儿来的?”他说,向空中举起他的一只手。可是并没有风来。

"不要响,"伊利沙白说,"我好像听见他们在讲话。向那边再唤一声罢。"

来因哈德把手做了个空筒罩在嘴上唤着:"到这儿来!"——"这儿!"有了应声。

"他们回答了!"伊利沙白叫道,她拍起手来。

"不,这不是,这只是回声。"

伊利沙白抓住来因哈德的手。"我害怕!"她说。

"不,"来因哈德说,"你不应该害怕。这儿很不错。你在这儿草间荫凉处坐下罢,让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马上就会找到别的人。"

伊利沙白坐在一棵枝叶悬垂的山毛榉下面,留心向四面倾听;来因哈德坐在离她几步远的一块树桩上,默默地望着她。太阳正在他们的头上;现在是中午的炎热了;一群金光灿烂的、钢青色的小小的苍蝇动着翅膀在空中飞舞;她四周有一种轻微的营营嗡嗡的声音,有时还可以听见树林深处啄木鸟的剥啄声和别的林鸟的叫唤。

"听,"伊利沙白说,"钟响了。"

"在哪儿?"来因哈德问道。

"我们后面。你听见吗?是正午了。"

"那么城市就在我们后面了;倘使我们朝这个方向一直走过去,我们就会找到别人的。"

他们便动身回去;他们不再去寻找草莓,因为伊利沙白疲乏了。后来同伴们的笑声从树丛中送过来,不久他们便看见一幅白布亮晃晃地铺在地上,这就是餐桌,上面放着大堆的草

莓。那位老先生的钮孔里扣着一条餐巾，他继续对年轻人作他的道德的训话，一面起劲地切一块熏肉。

“落后的人来了，”那些年轻人看见来因哈德同伊利沙白穿过树丛走来，便大声说。

“这儿！”老先生唤道，“把手帕和帽子里的东西都倒出来！现在把你们找到的给我们看看。”

“只有饥同渴！”来因哈德说。

“倘使就只有这一点的话，”老年人答道，他端起那只装满了的盆子，给他们看：“那么你们也只好把它留着了。你们知道规定的办法；偷懒的人没有东西吃。”不过后来经过大家劝说，他也答应分给他们一点。现在是开饭的时候了；画眉鸟在杜松丛中唱起歌来。

那一天便这样地过去了。——来因哈德毕竟找到了一样东西；虽然这不是草莓，但它也是在树林里生长的。他回到家中便在他那个旧的羊皮纸封面的本子上写下来：

山坡上，
风静止，
树枝低垂，
下面坐着女孩子。

她坐在百里香丛中，
她坐在芬芳里；
一群营营的青蝇，

带着闪光在空中飞舞。

林子里非常静，
她向四周探望，眼光十分灵活；
在她那褐色鬈发上，
闪动着太阳的光辉。

杜鹃在远处笑了，
我心里忽然想起：
她有一对金色的眼睛
像那林中仙女的那样。

这样看来她不仅是一个受他保护的人，她还是他的青春时期中一切可爱的和神奇的事物的象征。

孩子站在路旁

圣诞夜快到了。——来因哈德和别的几个同学在市政厅地下室[1]里围着一张橡木桌子坐着，那时还只是下午，墙上的灯已点了起来；因为在这儿下面已经黑暗了；可是只有寥寥几个客人，伙计们都闲散地靠在墙柱上。在这间圆顶屋的角落里坐着一个提琴师和一个有着秀丽的吉卜赛容貌的弹八弦

① 市政厅地下室：过去德国大城市中用作啤酒馆和饮食店的地方。

琴的姑娘；他们把乐器放在膝上，没精打采地望着前面。

在大学生们的那一桌上香槟酒的瓶塞打开了。“喝吧，我的波希米亚① 的爱人!”一个阔公子模样的年轻人说，把满满的一杯酒递给她。

“我不要喝，”她说，连动也不动一下。

“那么唱罢!”阔公子嚷道，他掷了一个银币到她的怀里，姑娘伸手慢慢地掠她的黑发，提琴师在她的耳边低声讲了几句话。她却仰起头，把下巴支在八弦琴上面。“我不为这个唱，”她说。

来因哈德手里拿着酒杯站起来，走到她面前。

“你要做什么?”她傲慢地问道。

“看你的眼睛。”

“我的眼睛跟你有什么相干?”

来因哈德两眼发亮地朝她的脸望下来。“我知道它们是假的!”——她用手掌托着腮，仔细地打量着他。来因哈德把杯子举到嘴边。“为你这一对漂亮的、害人的眼睛干杯!”他说，便把酒喝了。

她笑了，抬起头来。

“给我!”她说，一双黑黑的眼睛盯住他的双眼，一面喝干了杯中的残酒。然后她拨起弦来，用深情的低声唱道：

今天，只有今天
我还是这样美好。

---

① 波希米亚：指艺术家。

明天，啊明天
一切都完了！
只有在这一刻
你还是我的，
死，啊死，
留给我的只有孤寂。

提琴师快速地弹到终曲的时候，一个新客人从外面走了进来。

“来因哈德，我去找过你，”他说。“你已经出去了；可是有人给你送圣诞节礼物来过了。”

“圣诞节礼物？”来因哈德说，“它再也不会到我这儿来了。”

“喂，真的来了！你满屋子都是圣诞树同棕色姜汁饼的香味。”

来因哈德放下手里的酒杯，拿起帽子来。

“你要做什么？”少女问道。

“我就要回来的。”

她蹙了蹙前额。“不要去！”她轻轻唤道，并且亲密地望着他。

来因哈德犹豫起来。“我不能够，”他说。

她笑着用脚尖踢了他一下。“去罢！”她说。“你这个不中用的；你们大家全不中用。”等她转过身去，来因哈德慢慢地走上了地下室的阶梯。

外面街上天已经完全暗了；他觉得清冷的冬天空气向着

他灼热的前额扑来。从好些窗户里射出来点燃了蜡烛的圣诞树的灿烂的光辉，那些屋子里一阵一阵地送出小笛子和洋铁皮喇叭的声音，里面还夹杂着小孩们的欢乐的喧哗。一群群讨饭的孩子从这家走到那家或者爬上台阶的栏杆，想从窗户偷看一眼他们享受不到的豪华情景。有时候一扇门忽然打开，接着一阵叱骂声把整群这样的小客人从明亮的房屋赶到黑暗的巷子里去；在另一个人家的门廊里正唱着一首古老的圣诞节的颂歌，歌声中听得出清脆的少女的声音。来因哈德没有去听这歌声，他匆匆地走了过去，从一条街又走进另一条街。他走到自己住处的时候，天色差不多黑尽了；他连忙跑上楼梯，进了他的屋子。一股甜香迎面扑来；这使他想起了家乡，这仿佛是在家里过圣诞节时候母亲那间小屋子的气味。他用颤抖的手点燃了灯；桌上有一个大的包裹，他把包裹打开，棕色的节饼从里面落了出来；有几块饼上还有他的名字的简写字母，是用糖涂上去的；这只有伊利沙白会做。其次映入他眼里的是一个小包，里面是一些绣得很精致的衬衣、手帕和袖口，最后是他母亲和伊利沙白写给他的信。来因哈德先把伊利沙白的信拆开；伊利沙白这样写着：

这些美丽的糖字可以告诉你是谁帮忙做好饼子的；给你绣袖口的也就是这个人。在我们这儿今年的圣诞节一定是冷清清的；我母亲总是到九点半钟就早把纺车放到角落里去了；今年冬天你不在这儿，真是寂寞得很。上个星期天你送我的那只梅花雀死了；我哭得很伤心，不过

我平日照料它也很小心。这只鸟，每当下午太阳照在它的笼子上的时候，便唱起歌来；你知道它唱得挺起劲的时候，母亲便在笼子上挂起一块布，遮住阳光使它静下来。因此我们屋子里现在更清静了，只有你的老朋友埃利克间或来看望我们。你有一回对我讲过，他很像他身上穿的那件棕色大衣。他每次走进门来，我就会想到你那句话，这太滑稽了；不过你不要对母亲说，她容易生气。——你猜猜，过圣诞节，我拿什么礼物送给你母亲！你猜不着罢？就是我自己！埃利克用炭笔给我画像；我已经在他面前坐了三次了，每次都是整整坐一个钟点。我真不高兴一个陌生人把我的面貌看得这样熟。我本来不愿意，可是母亲一定要我这样；她说这会使好心的维尔纳太太欢喜的。

可是你没有守信啊，来因哈德。你没有给我寄故事来。我常常对你母亲抱怨你；她老是说，你现在有更多的事要做，顾不到这种小孩事情了。可是我并不相信；那一定有别的原因。

来因哈德又读他母亲的信，他把两封信都读完了，慢慢地摺起它们，放到一边，这时候一种无法控制的乡愁抓住了他。他在屋子里来回踱了好一会儿；他小声自语着，后来又含含糊糊地哼起来：

他几乎迷失路途
寻不着自己的家屋；

孩子站在路旁
指给他回家的路!

随后他走到他的书桌前面,拿出一点钱来,又走到街上去了。——这时街上已经静多了;圣诞树上的蜡烛也灭了;小孩们的游行也停止了。风吹过荒凉的街道;无论是老年人或者年轻人都在自己家里团聚;圣诞夜的第二个时期已经开始了。——

来因哈德走近市政厅地下室的时候,听见了下面传来的提琴声和那个弹八弦琴的姑娘的歌声;下面地下室的门叮当地响了,一个黑影从那宽阔的、灯光黯淡的阶梯摇摇晃晃地走上来。来因哈德连忙退到房屋的阴影里去,然后急匆匆地走过去了。过了一会他走到一家灯烛辉煌的珠宝店的窗前;他在这家店里买了一个红珊瑚的小十字架,便又顺着原路回去。

在他的住处附近,他看见一个穿破衣的小女孩站在一道高高的门前,她想打开门却没有办法。"要我帮忙吗?"他说。女孩并不回答,却放开了重甸甸的门柄。来因哈德已经打开了门。他说:"不,他们会赶你出来;跟我来罢,我会给你圣诞饼。"于是他又把门关上,抓起女孩的手,她一声不响地跟着他到了他的住所。

他先前出去的时候并没有灭灯。"这些饼子你拿去,"他说,把他的全部宝贝分了一半倒在她的围裙里,不过有糖字的却一块也没有给她。"现在回家去,分一点给你母亲。"女孩抬起头羞怯地看着他;她对这种好意好像感到不惯似的,也回答不出一句话来。来因哈德打开房门,照亮她下楼,这个小女孩

便像一只小鸟似地带着她的饼子飞跑下楼梯到门外去了。

来因哈德拨了拨炉里的火，把盖满灰尘的墨水瓶放在桌上；随后他坐下来写信，他整夜地写着，给他母亲的，给伊利沙白的信。剩下的圣诞饼还堆在他手边没有动过，可是伊利沙白做的袖口却已经扣上了，这跟他那件白色厚呢上衣配起来显得很古怪。他一直坐到冬天的太阳照在结了冰的玻璃窗上的时候，他对面的镜子里映出了一张苍白的、严肃的脸。

回　家

复活节一到，来因哈德便动身回家去了。他到家后第二天早晨，去看伊利沙白。"你大得多了！"他看见那个美丽苗条的少女含笑迎上来的时候，这样说。她红了脸，可是并不回答他；他在问好的时候握着她的手，她却想轻轻地把手缩回去。他疑惑地望着她；她以前从没有这样做过；现在好像他们两个中间有了什么隔膜似的。——他在家住了一些日子，照常天天去看她，可是这种情形仍旧继续下去。只要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谈话总要发生间断，这使他感到痛苦，他总是很小心地提防着。为了要在这个假期中找一样固定的事情做，他便教伊利沙白学一点植物学，这门功课是他在进大学的最初几个月中特别热心研究过的。伊利沙白对什么事都肯听他的话，并且也聪明好学，因此她很高兴地答应了。他们一个星期出去旅行几次，或者去田野或者到灌木林里；要是到了中午他们带了装满花草的绿色植物采集箱回家，那么过了几个

钟头来因哈德便要再来，同伊利沙白分他们共同找到的东西。

有一天下午他为了这样的目的到她的屋子里去，看见伊利沙白站在窗前把新鲜的蘩缕草搭在一只他以前在这儿没有见过的镀金鸟笼上面。笼里有一只金丝雀，它不停地拍着翅膀，同时，带着叫声啄伊利沙白的手指。来因哈德的小鸟从前就是挂在这个地方的。“是不是我那只可怜的梅花雀死后变成金丝雀了?”他高兴地问道。

“梅花雀不会变的，”坐在扶手椅上纺纱的伊利沙白的母亲说。“您的朋友埃利克今天中午从他的庄子上差人给伊利沙白送来的。”

“从什么庄子?”

“您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

“埃利克在一个月前继承了他父亲在蜂湖上的第二个庄子。”

“可是关于这个您没有对我讲过一句。”

“啊，”这母亲说，“您自己对您朋友的事情也没有问过一句呢！他是一个很可爱、很懂事的年轻人。”

母亲走出屋子煮咖啡去了；伊利沙白背向着来因哈德，仍旧忙着给她那只鸟笼做凉亭。“请等一会儿，”她说；“我马上就好了。”——来因哈德不像平日那样，他没有答话，她便转过身来看他。他的眼里有一种突然发生的烦恼的表情，她以前从没有在他的眼里看见过。“你有什么不舒服吗，来因哈德?”她问道，走到了他的身边。

"我吗?"他顺口说道,两眼像做梦似地望着她的眼睛。

"你的样子很不高兴。"

"伊利沙白,"他说,"我不喜欢这只黄鸟。"

她惊奇地望着他;她不懂他的意思。"你真古怪,"她说。

他拿起她的两只手,她静静地让他捏着。不久母亲便回来了。

他们喝了咖啡以后,母亲在她的纺车前面坐下;来因哈德和伊利沙白到隔壁屋子里整理他们的植物去了。他们数了花蕊,又把叶同花小心地放平,然后把每一种挑出了两份标本夹在一本对摺纸的大书里去压干。这个晴朗的下午很清静;只有隔壁屋子里母亲纺车的咿唔声,此外便是时时响起来的来因哈德的低沉的声音,那时他正在解释那些植物的门类或者替伊利沙白改正她读拉丁学名时不熟练的发音。

"这次我还是没有找到铃兰,"他们采集的标本全部分类整理了以后,她说。

来因哈德从衣袋拿出了一本白羊皮纸封面的小册子。"这儿一枝铃兰给你,"他说着,便拿出那枝半干的花来。

伊利沙白看见那些写满了字的篇页,便说道:"你又在编故事吗?"

"这不是故事,"他说着,便把书递过去。

这里面全是诗,大多数都很短:每首至多占一页的篇幅。伊利沙白便一页一页地翻下去;她似乎只是在看题目。《她受教师责斥的时候》、《他们在林中迷路的时候》、《同复活节故事一起》、《她第一次给我写信的时候》;差不多都是这一类的题

目。来因哈德用一种侦察的眼光偷偷看她，她只顾一页一页地翻下去，他看见她那纯洁的脸上最后泛起一阵娇羞的红晕，渐渐地布满了整个脸庞。他想看她的眼睛，可是伊利沙白并没有抬起头，最后她默默地把书放在他面前。

“不要这样地还给我！”他说。

她从洋铁匣子里取出了一小枝棕色的花。“我把你心爱的花放进去，”她说，把书递到他的手里。……

假期的最后的一天终于到了，现在是来因哈德动身的早晨了。驿车站同伊利沙白的住处只隔了几条街，伊利沙白得到母亲的允许去送她的朋友上车。他们走出大门以后，来因哈德便让她挽住他的胳膊；他默默地这样同她并肩走着。他们离目的地愈近，他愈觉得他有一桩心事必须在他这次同她长期分别之前对她说出来，这桩心事是他日后生活中一切的价值和一切的甜美所依靠的，可是他却找不到简单扼要的话来表明他的心意。他有点胆怯；他的脚步愈走愈慢了。

“你会到得太晚的，”她说；“圣玛丽亚教堂的钟已经打过十点了。”

可是他并没有加快脚步。最后他结结巴巴地说：“伊利沙白，你会有整整两年见不到我。……我下次回来的时候，你会像现在这样地跟我要好吗？”

她点了点头，亲切地望着他的脸，——“我还替你辩护过呢，”她停了一会儿说。

“替我？你用得着对谁替我辩护呢？”

“对我母亲。昨晚你走了以后，我们还谈了你许久。她觉

得你没有从前那么好了。”

来因哈德沉默了一会儿;可是后来他便拿起她的手,恳切地望着她那天真的眼睛,一面说:“我还是像从前一样地好;你要牢牢地相信啊! 你相信吗,伊利沙白?”

“相信的,”她说。他放开她的手,急急地同她走过最后一条街。分别的时刻愈近,他的脸色愈显得高兴;他走得太快了,差一点叫她跟不上。

“你这是怎么一回事,来因哈德?”她问道。

“我有一个秘密,一个美丽的秘密!”他说,并且用发亮的眼睛望着她。“等我两年后回来,你就会知道的。”

这个时候他们到了驿车前面,刚刚来得及上车。来因哈德又拿起她的手。“再见!”他说,“再见,伊利沙白! 不要忘记啊。”

她摇了摇头。“再见!”她说。来因哈德上了车,马就动了。

车子辘辘地在这条街角转弯的时候,她正慢慢地走回家去,他又一次看见她的可爱的身影。

一 封 信

过了将近两年,来因哈德坐在灯前,面前堆着书籍和文件,他在等待一个和他一起学习的朋友。有人走上楼来。“进来!”——来的是房东太太。“您有一封信,维尔纳先生。”随后她走了。

来因哈德自从上次回家以后没有写过一封信给伊利沙白,也没有接到她一封信。现在的这封信也不是她写来的;这是他母亲的手迹。来因哈德拆开信,读着,不久他便读到下面这一段:

在你这样的年纪,我亲爱的孩子,差不多一年有一年的面目:因为年轻人总不愿意让自己消沉下去。我们这儿也发生了大的变化,倘使我对你的了解不错,那么这件事起初会使你很痛苦。埃利克昨天终于得到伊利沙白的同意了,最近三个月当中他向她求过两次婚,都没有能够如愿。她对这件事老是打不定主意;现在她终于决定了;她毕竟还太年轻。婚礼不久就要举行,那时她母亲也要跟他们一块儿离开。

蜂　湖

又是几年过去了。——一个暖和的春天的下午,在一条向下倾斜的树林里的路上,一个面色健康、被日光晒黑了的年轻人慢慢地走着。他那双严肃的、灰色的眼睛急切地望着远处,好像他在盼望这条单调的路会发生变化、而这变化却始终不肯出现似的。后来他终于看见一辆大车从下面慢慢地上来。"喂! 好朋友,"这个行人向车旁走着的农人喊道,"这就是到蜂湖去的路吗?"

"尽管一直走,"那个人伸手推了一下他的垂边帽子答道。

"那么离这儿还远吗?"

"先生,已经到了跟前了。不消半袋烟的工夫就到湖边了;主人的宅子就在湖上。"

农人过去了;行人便加快脚步顺着树下的路向前走去。过了一刻钟光景,他忽然在左边树荫下站住了;那条路转入一个山坡,坡下百年老橡树的树梢差不多跟山坡一样高。从树梢望过去,前面展开一片宽阔的、当阳的景色。下面低低地躺着一片平静的、深蓝色的湖水,湖的四周差不多全让阳光照耀的绿树环绕着;只有在一个地方树木分开了,露出一派远景,可以一直望到远远的一带青山。对面望过去,绿叶丛中笼罩着一片雪似的白色;都是开花的果树,树后在湖畔高高的岸边耸立着庄主的宅子,白墙红瓦,显得格外分明。一只鹳鸟从烟囱上飞起来,在水上慢慢地盘旋飞绕。

"蜂湖!"行人叫道。现在他差不多像是到了他的旅程的终点;他站住不动,并且从他脚下树梢望过去,眺望着对岸,庄主宅子的倒影浮在那儿水面上,轻轻地荡漾。随后他突然又继续往前走了。

现在路差不多陡直地引下山去,因此刚才在他脚下的树木却又罩在头上给他遮荫了,可是它们同时也遮住了湖景,只偶尔从树枝缝隙间露出闪光的湖水来。一会儿路又渐渐地往上斜去,左右两边树木都不见了;沿路换了一些长满葡萄藤的小山;两旁都是正在开花的果树,花间充满了嗡嗡叫着的忙碌的蜜蜂。一个穿棕色大衣的相貌堂皇的男子迎着这个行人走来。他快走到行人面前,便挥着帽子欢呼起来:"欢迎,欢迎,

来因哈德兄弟！欢迎你到我蜂湖的庄上来！”

“你好啊，埃利克，谢谢你欢迎的盛意！”行人回应道。

这时他们走到一块儿了，彼此伸出手来。

“那么这真的是你吗？”埃利克很靠近地看了看他老同学的严肃的面貌，说道。

“当然是我，埃利克，我也认得你；只是你看来气色比一向都好。”

埃利克听见这句话露出了喜悦的微笑，这使他的朴质的面容显得更愉快了。“是啊，来因哈德兄弟，”他说，又伸出手去握来因哈德的手，“我从那个时候起还中了大奖；你是知道的。”接着他搓了搓自己的手，快乐地叫道：“这可是一桩意外的事！她绝没有想到，永远想不到的。”

“一桩意外的事？”来因哈德问道。“对谁呢？”

“对伊利沙白。”

“伊利沙白！你没有对她说过我要来吗？”

“一句话也没有说，来因哈德兄弟；她没有想到你来，她母亲也没有想到。我完全偷偷地邀请你来，好让她们那时更加高兴些。你知道，我也总有我的一些诡秘的小花招。”

来因哈德显出沉思的样子；他们愈走近庄子，他的呼吸愈显得急促起来。在路的左边葡萄园又到了尽头，现在是一片大菜园，差不多一直连到湖边。那只鹳鸟已经飞下来了，它正在菜畦中间庄严地散步。“喂！”埃利克拍着手叫道，“这个长脚埃及人又在偷我的短豆荚了！”鹳鸟又慢慢地飞起来，飞到一座新房子的屋顶上，这所房屋位置在菜园的尽头，墙上盖满

了用人工盘上去的桃、杏的枝条。“这是酿酒场,”埃利克说;“我两年前造的。农场的房屋却是先父添设的,住宅还是我祖父修建的。我们这样一代一代地增加一些。”

他们这样谈着,就到了一片大的空场,两边是农场的房屋,后面是庄主的宅子,宅子的两翼连接着高高的园墙;墙后是一排一排的繁茂的紫杉,随处还有一些丁香树把它们开花的枝子伸进庭院里来。一些因日光晒灼和工作忙碌而脸上发红流汗的人走过这个空场,向他们两人行礼问好,埃利克对这个人吩咐了一些事,又向那个人问几句关于这一天工作的话。——这时他们已经到了宅子前面。他们走入一道又高又凉爽的走廊,在走廊的尽处,向左边转一个弯又进了一条稍稍阴暗的侧廊。埃利克在这儿打开了一扇门,他们便走进一间宽大的花厅,覆盖在对面窗户上的一簇簇浓密的绿叶使这个厅子的两边充满了绿色的微光;可是在窗户之间两扇大开着的高高的侧门,让春天的阳光满满地射了进来,并且使人看见花园的景色,园中布置着一些圆形的花坛,种着一行一行的壁立的高树,中间隔着一条宽的直路,顺着这条路望过去,便可以望见湖水,再远一些,还可以望见对岸的树林。两个朋友进来的时候,迎面一股微风把一阵香气送了过来。

花园门前阳台上坐着一个白衣少女的身形。她站起来迎接他们;可是在中途她忽然站住了,好像脚生了根似的,她呆呆地望着那位生客,他微笑地向她伸过手来。“来因哈德!”她叫道,“来因哈德! 我的上帝,你来了! ——我们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他说了这半句，就再也接不下去；因为他听见她的声音，他心里感到一种隐隐的肉体的痛楚，他看她，她分明地站在他面前，依旧是那轻盈柔美的体态，和几年前他在故乡向她道别的时候并没有两样。

埃利克留在门口，脸上带着喜色。“你看，伊利沙白，”他说，“喂，你不是绝没有想到，你不是万万想不到会看见他吗？”

伊利沙白用了姊妹般的神情望着他。“埃利克，你真好，”她说。

他亲热地把她的纤柔的小手捏在自己手里。“现在他在我们这儿了，”他说，“我们不会让他就走。他在外面待得太久了；我们要叫他再过一过家乡的生活。你只看，他样子多么像外乡人，样子多么高雅。”

伊利沙白羞涩地瞥了来因哈德一眼。“这是因为我们相别太久的缘故，”他说。

这个时候她母亲走了进来，胳膊上挂了一个放钥匙的小篮子。“维尔纳先生！”她看见他便说道，“啊，真是一位又亲切又想不到的客人。”——他们的谈话就这样一问一答顺利地继续下去。两个女人坐下来做她们的事情，来因哈德吃着他们给他预备的饮食，埃利克点燃了他那只海泡石的烟斗，坐在来因哈德身边，一面抽烟，一面谈话。

第二天来因哈德便同埃利克出去参观田地、葡萄园、酵母花园和酿酒场。全都现出兴盛的样子，在田地上和大锅旁边工作的人都带着健康和愉快的脸色。中午全家人聚在那间花厅里，一天里大家或多或少总要在一块儿过一些时候，这得看

主人们的空闲来决定。只有在晚饭以前和大清早的时间里来因哈德才单独在他自己的屋子里工作。这几年来对那些在民间流传的歌谣，他碰到的时候，就搜集起来，现在他着手整理他的宝贝，并且只要有机会，他还要在这附近一带增加一些新的材料。伊利沙白什么时候都是温柔、亲切的；她差不多用一种带谦卑的感谢来接受埃利克经常的关切，来因哈德有时候禁不住要想，从前那个活泼的女孩想不到会变成一个这么沉静的妻子。

从他到后的第二天起，他便习惯了在傍晚时分顺着湖滨散步。那条路就在花园下面，是傍着花园筑的。花园尽处，在一座突出的碉堡上有一条长凳放在高大的桦树下面；伊利沙白的母亲叫它做“傍晚凳”，因为这个地方朝西，每天一到这个时刻便有人到这儿来观赏落日。——有一个傍晚来因哈德在这条路上散步回来，遇到了骤雨。他躲到一棵长在水边的菩提树下；可是不久大的雨点从树叶间落了下来。他全身湿透了，便索性不管它，又慢慢地往回家的路上走去。天差不多全黑了；雨也落得愈急。他走近“傍晚凳”的时候，仿佛看见那些发亮的桦树干中间有一个白衣女人的身形。她静静地站在那里，等他走近了些，就他可以辨别的情景看来，她的脸正朝着他，好像在等待谁似的。他相信这是伊利沙白。可是等他加快了脚步，想赶到她跟前，同她一块儿穿过花园回屋去的时候，她却慢慢地掉转身子，隐入黑暗的侧路去了。他不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差一点要生伊利沙白的气了，但他又有点怀疑这究竟是不是她；可是他又不好意思向她问起；而且他回到

屋子也不进花厅去，他害怕碰见伊利沙白从园门进来。

依了我母亲的意思

几天后的傍晚，全家的人照往常的习惯按时坐在花厅里面。门开着；太阳已经落在对岸林子后面了。

来因哈德这天下午得到一位住在乡下的朋友寄给他的民歌，大家请他念一点给他们听。他回到他的房里去，过一会儿他拿了一卷纸出来，这卷纸仿佛全是些写得很整洁的散页。

众人围了桌子坐下来，伊利沙白坐在来因哈德旁边。“我们随便拿点出来念罢，”他说，“我自己也还没有看过。”

伊利沙白展开了稿纸。“这儿还有谱，”她说，“这应该你来唱，来因哈德。”

他起先念了几首蒂罗尔地方的小曲，念着，有时候，常常用半低的声调哼那个快乐的曲子。在这几个人中间产生了一种共同的快感。“这些美丽的歌是谁做的？”伊利沙白问道。

“啊，”埃利克说，“从歌词就可以听出来；裁缝店伙计啦，剃头匠啦，就是这一类的好玩的浪子。”

来因哈德说：“它们都不是编造出来的；它们生长起来，它们从空中掉下来，它们像游丝一样在地上飞来飞去，到处都是，同一个时候，总有一千个地方的人在唱它们。我们在这些歌里面找得到我们自己的经历和痛苦；好像是我们大家帮忙编成它们似的。”

他又拿起另一页："我站在高山上……"①

"这个我知道！"伊利沙白嚷道。"你唱起来罢，来因哈德，我来同你一块儿唱。"现在他们唱起了这个曲子，它是这么神秘，使人不能相信它是从头脑里想出来的。伊利沙白用她柔和的女低音和着男高音唱下去。

母亲坐在那里忙碌地动她的针线；埃利克两只手放在一起，凝神地听着。这首歌唱完了，来因哈德默默地把这一篇放在一边。——在黄昏的静寂中，从湖滨送上来一阵牛铃的叮当声；他们不知不觉地听下去；他们听见一个男孩的清朗的声音唱着：

> 我站在高山上
> 望下面的深谷……

来因哈德微微笑起来："你们听见吗？就是这样一个传一个的。"

"在这一带地方常常有人唱的，"伊利沙白说。

"对，"埃利克说，"这是放牛娃卡斯帕尔；他赶牛回家了。"

他们又听了一会儿，直到铃声渐渐上去，消失在农庄后面。"这是些古老曲子，"来因哈德说，"它们沉睡在山林深处；只有上帝知道是谁把它们找出来的。"

他抽出一篇新的来。

---

① 这是一首古老的民歌，有各种标题，如《女尼》、《年轻伯爵的歌》等。内容是一个美丽的贫家姑娘，不能如愿嫁给所爱的年轻伯爵，在修道院里度过一生。

天色已经暗得多了；一片红色晚霞像泡沫似的浮在对岸的林梢上面。来因哈德摊开了这一篇，伊利沙白用手将纸的一端按住，也在看纸上的歌。来因哈德念起来：

依我母亲的意思，
我得嫁给另外一个人；
从前我想望的事，
现在要我心里忘记；
我实在不愿意。

我埋怨我母亲，
实在是她误了我；
从前的清白和尊荣，
现在却变成了罪过。
叫我怎么办啊！

拿我的骄傲同欢快，
换得无穷的痛苦来。
啊，要是事情能挽回，
啊，我情愿走遍荒野，
去做一个乞丐！

来因哈德念的时候，觉得纸上有一种轻微的颤动；他念完了，伊利沙白轻轻地把她的椅子往后一推，默默地走下园里去

了。她母亲的眼光送她出去。埃利克想跟着出去；可是母亲说："伊利沙白到外面去有事情。"埃利克就不走了。

可是外面园子的上空和湖上夜色渐渐地浓了，飞蛾嗡嗡地飞过开着的门，花树的芳香一阵浓似一阵地吹进来；水面浮起了一片蛙声，窗下有一只夜莺在歌唱，另一只夜莺在园子的深处和着；明月在树梢出现了。伊利沙白的秀美的身形已经消失在花叶繁茂的幽径中，来因哈德还向那个地方望了一会儿；于是他卷起了稿纸，又向在座的人告了罪，便穿过房屋走到湖滨。

树林静静地立在那里，把它们的黑影投在湖上，湖心又给笼罩在闷热的朦胧月光里。有时一种低微的飒飒声颤动地穿过树丛；可是并没有风，这只是夏夜的气息。来因哈德顺着湖继续往前走着。他看到一朵白色的睡莲开在离岸不十分远的地方。他忽然想起要走近去看看它；他便脱去衣服，走下水去。水很浅。尖利的水草和石子割痛他的脚，他始终走不到可以让他游泳的水深的地方。忽然地在他脚下陷了下去，水在他的头上旋转，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浮到水面上来。于是他动着手脚游泳起来，他绕了一个圈子才认清了他入水的地方。不久他又看到那朵莲花了，它孤寂地躺在那些闪光的大叶子中间。——他慢慢地游过去，常常把胳膊举出水来，顺着胳膊滴下的水点在月光里闪耀；可是他同那朵花之间的距离好像一点也没有缩短似的；只有湖岸（当他回头去看的时候）却被罩在愈来愈模糊的香雾中了。他还不肯放弃这件事，便打起精神继续朝着这个方向游过去。最后他毕竟游到离花很近的

地方，他可以借着月光看清楚了那些银白的花瓣；可是同时他觉得自己好像陷在一个网里面了；湖底那些滑溜溜的草梗漂浮上来，缠住他的光赤的四肢。一片茫茫的水黑黑地横在他的四周，他听见背后一条鱼跳动的声音；他在水里忽然觉得非常不安；便用力挣断水草的网，连气都不出地急急游回岸上来。到了岸他再掉转头去看湖，那朵睡莲仍旧躺在黑沉沉的湖心，依旧是那么远，那么孤单。——他穿好衣服，慢慢地走回家去。他从园中走进厅子里的时候，正看见埃利克同她的母亲在预备行装，他们第二天要出门去办一件事。

"这么夜深您到什么地方去了？"她母亲向他问道。

"我？"他答道；"我想去看看睡莲；可是没有办到。"

"这倒叫人不懂了！"埃利克说。"你跟睡莲有什么相干呢？"

"我从前跟睡莲很熟，"来因哈德说；"不过这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伊利沙白

第二天下午来因哈德同伊利沙白到湖的对岸去散步，他们一会儿穿过了树林，一会儿又走到那段高高耸起的湖滨。埃利克嘱咐过伊利沙白，要她在他和她母亲出门的时候领来因哈德去看看附近一带最美丽的风景，尤其是从湖对岸望庄一这边的景致。现在他们一处一处地游览。后来伊利沙白累了，便在垂枝的树荫里坐下来，来因哈德站在她对面，靠在一

棵树干上；他听见杜鹃在树林深处叫着，他忽然觉得这一切情景都是从前有过的。他带着一种奇特的微笑望着她。“我们要去找莓子吗？”他问道。

“这不是莓子熟的时节，”她说。

“可是莓子熟的时节快到了。”

伊利沙白默默地摇摇头；她随即站了起来，两个人又继续往前走了；她在他身边走着的时候，他的眼光老是掉向着她；她走路的姿势很美，她好像是让她的衣服举着走似的。他常常不自觉地落后一步，去看她的整个身形。这样他们走到了一块空旷的野草丛生的地方，从这里可以望见一片远景，一直到田野那边。来因哈德弯下身去，在地上生长的野草中间拾起了什么。他再抬起头，他的脸上露出一种非常痛苦的表情。“你认得这朵花吗？”

她惊疑地看了他一眼。“这是石南。我常常在林子里摘它们。”

“我家里有一本老书，”他说，“我从前常常在书上写下各种各样的诗歌；不过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书页中间也夹着一朵石南；不过那只是一朵枯萎了的。你知道，那是谁给我的？”

她默默地点点头；可是她却埋下眼睛，凝神地望着他拿在手里的草。他们就这样立了好一会儿。等她张开眼睛看他的时候，他看见她眼里装满了泪水。

“伊利沙白，”他说，“我们的青春就埋在那些青山背后。现在它到哪儿去了呢？”

他们不再说什么了；他们并着肩默默地走下湖滨。空气闷热，黑云正从西方涌上来。“快有雷阵雨了，”伊利沙白说，便加快了她的脚步。来因哈德默默地点点头，两个人顺着湖滨急速地走着，后来就到了他们停船的地方。

渡过湖的时候，伊利沙白拿手扶着船舷。来因哈德一边摇桨，一边在看她，可是她的眼光却经过他眼前眺望着远方。他埋下眼睛去望她的手；这只苍白的手却把她的脸不曾表示出来的感情泄露给他了。他在这只手上看出了一种隐痛的微痕，女人的纤手夜间放在伤痛的心上的时候常常会现出这种痕迹来。——伊利沙白觉察到他在看她的手，便慢慢地把手从船舷上放进水里去了。

他们到了庄上的时候，看见宅子前面放着一架磨剪刀的小车；一个生着长长的黑色鬈发的男人忙着踏动车轮，嘴里哼着吉卜赛人的歌曲，同时一只套在车上的狗正躺在旁边喘气。门廊上站着一个衣服破烂的姑娘，她有一张憔悴的美丽的脸，伸出手来向伊利沙白讨钱。

来因哈德伸手进衣袋里去；可是伊利沙白抢了先，她连忙把钱袋里所有的钱都倾倒在讨饭姑娘摊开的手掌心里。于是她急急地转身走了，来因哈德听见她一路哭着走上楼去。

他想留住她，可是他思索了一下，便在楼梯口停住了。那个姑娘仍旧呆呆地站在门廊上，手里拿着刚才讨到的钱。“你还要什么呢？”来因哈德问道。

姑娘吃了一惊。“我不要什么了，”她说；随即回过头来向着他，用惊惶的眼光呆呆地望了他一会儿，她慢慢地向门口走

去。他叫出了一个名字,可是她听不见了;她垂着头,两只胳膊交叉地放在胸前,穿过庄院走下去了。

死,啊,死
留给我的只有孤寂!

一首旧的歌在他的耳里响了起来,他简直喘不过气了;这只有一会儿的工夫,随后他便掉转身子,走到楼上他的屋子里去了。

他坐下来工作,可是他没有心思。他努力试了一个钟头,并没有用,他便下楼到客堂里去。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阴凉的绿色的黄昏。伊利沙白的缝纫桌上放着一条红带子,她这天下午在脖子上系过的。他把它拿在手里,可是它使他痛苦,他又把它放下了。他心里还是静不下来,他便走到湖滨,解开了船;他划起桨来,顺着他刚才同伊利沙白一块儿经过的地方再划一遍。他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在院子里遇见马车伕,马车伕正要把拖车的马拉去吃草;出门的人刚刚回来了。他走进门廊,便听见埃利克在厅子里来回走着的脚步声。他不进去见他;他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走上楼,回到他的屋子里。他坐在窗前一把扶手椅上;他极力想象着他在这里听下面紫杉篱间夜莺的歌声;可是他听见的只有自己的心跳。楼下宅子里众人都睡了,夜渐渐地逝去;他却没有觉得。——他这样地坐了几个钟点。最后他站起来,探身到开着的窗外。夜晚的露水正在树叶间滴着,夜莺已经停止了歌唱。夜空的深蓝色渐渐地被一片从东方升上来的淡黄的微光

赶走了；一股清凉的风吹起来，抚摩着来因哈德的发热的前额；第一只云雀欢欣地飞上了高空。——来因哈德突然转过身来，走到桌前。他摸索着找一支铅笔，找到了，便坐下来，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行字 。他写完了，便拿起帽子同手杖，却把字条留着，他小心地开了门，走下去到了廊上。——曙光还停留在每个角落；那只大的家猫正在草席上伸腰，他无意地向它伸过手去，它便在他的手下耸起背来。可是外面花园里麻雀已经在枝上吱吱喳喳地叫了，告诉大家，夜已过去了。他听见楼上开门的声音，有人走下楼来，等到他抬头一看，伊利沙白就站在他面前。她把一只手按在他的胳膊上，她的嘴唇动了一下，可是他一个字也没有听见。“你不会再来了，”她最后才说了出来。“我知道，你不要骗我；你永不会再来了。”

“永不，”他说。她把手放了下来，也不再说话了。他走过门廊到了门口；他又一次转过身来。她仍旧呆呆地站在原处，用失神的眼光望着他。他走了一步，朝着她伸出两只胳膊。随后他猛然掉转身走出门去了。——外面一切都躺在清新的晨光里，蜘蛛网上挂着露珠在最初的阳光里闪耀。他不再回头去看；他急急地走了出去；静静的庄子渐渐地在他后面隐去，广大的世界却在他的眼前展开了。

老　人

月光不再照进玻璃窗里来了，现在完全黑暗了；可是老人仍旧抄着手坐在他的扶手椅上，望着眼前屋子里的空间。他

四周这一片黑暗渐渐地消失了，现在变成了宽大、幽暗的湖；黝黑的水波一个跟随着一个不停地向前滚去，水波愈滚愈深，也愈远，最后的一个离得极远，老人的眼光差一点儿追不上了，在这个水波上，一朵白色的睡莲孤单地浮在许多大叶子中间。

房门打开了，一道亮光照进屋子里来。“您来得正好，布利吉特，”老人说。“您把灯放在桌上就行了。”

于是他把椅子拉到桌子前面，拿起一本摊开的书，他又埋头去研究他年轻时候用过功的学问了。

后　　记

十年前学习德文时，曾背诵过斯托姆（Theodor Storm，1817—1888）的《迟开的蔷薇》，后来又读了他的《蜂湖》。《蜂湖》的中译本（即郭沫若先生译的《茵梦湖》）倒是二十年前在老家里读过的。

我不会写斯托姆的文章，不过我喜欢他的文笔。大前年在上海时我买过一部他的全集。我非常宝贵它，我有空就拿出来翻读。虽然我至今还没有把德文念好，可是为了学着读德文书，我也曾翻译过几篇斯托姆的小说。

今年在朋友处借到一本斯托姆的《夏日的故事》，晚间写文章写倦了时，便拿出来随意朗读，有时也动笔翻译几段，过了几个月居然把里面的《蜂湖》译完了，此外还译了几篇较短的作品。

现在选出《蜂湖》等三篇来，编成一本小小的集子。我不想把它介绍给广大的读者。不过对一些劳瘁的心灵，这清丽的文笔，简单的结构，纯真的感情也许可以给少许安慰罢。

巴　金　一九四三年九月

附　录

在厅子里*

下午举行了小孩的洗礼，现在是傍晚了。受洗的孩子的父母陪着客人们坐在宽大的客厅里，这一家的祖母也在里面，别的人也都是一些近亲，不过祖母是这些人中间最长、最老的。孩子是按照老祖母的“巴巴拉”这个名字命名的，本来她应该有一个更漂亮的名字，因为“巴巴拉”念起来太古老了，对这个美丽的小孩是不合适的。可是她不得不叫这个名字，她的父母喜欢这样叫她，不管朋友们怎样反对。不过老祖母却一点也没有想到她这个久经考验的名字的效用值得人怀疑。

牧师在他的职务完毕后不多久就走了，单剩这一家的人在一起；现在又讲起那些陈旧的、亲切的、常常讲的故事来，并且一直讲下去。他们彼此都是知道的，年长的人看见年轻人长大，年老的人又看见年长的人变老。大家都讲了最有趣、最可笑的小孩的故事，祖母讲的故事却没有别一个人知道。只有她一个人的事情没有人能够讲出来，在她幼年时所有这些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一月桂林《当代文艺》第一卷第二期。

人都还不曾出世,除了她自己以外,知道一点她幼年故事的人,都已经不在这世界上了。

众人这样谈论着的时候,夜渐渐地来了。厅子朝西,一道霞光穿过窗户射进来,映在粉白的墙上装饰的石膏玫瑰花上面。然后这霞光也消失了。在这刚刚开始的静寂里从远处传来了深沉的、单调的声音。有几个客人侧耳倾听着。

“这是海,”年轻的主妇说。

“是啦,”祖母说,“我以前常常听见的。多年前就是这样。”

没有人接下去讲话,窗外狭小铺石的天井里有一棵菩提树,现在枝上的麻雀也开始静下来了。这家的主人捏起静静地坐在他身边的妻子的手,眼光注视着油漆剥落的古老的天花板。

“你在想什么?”祖母问他道。

“顶板裂开了,”他答说,“架子也往下坠了。厅子太老了,奶奶,我们得把它翻造了。”

“厅子还不算十分老,”祖母说,“我知道得很清楚,它是什么时候修建的。”

“修建?那么以前这儿是什么呢?”

“以前吗?”祖母静了一会,就像一座没有生命的塑像似地坐在那里,她的眼睛回顾着一个过去的年代,她的思想萦绕着那些实体早已消失了的东西的影子。她又说:“这是八十年以前的事,你的祖父和我,我们后来常常讲起的——那时候厅子的门并不通进正屋,却通到屋外一个小小的花园;不过门也不

是这道门，旧的门有玻璃窗，人走到门前，就可以从门窗看见下面的花园。花园比门低三级，台阶两旁各有一道中国式的栏杆。下面有两个花坛，被一些矮矮的黄杨树镶边似的围绕着，花坛中间一条铺着白色贝壳的较宽的路，通到一座菩提树的凉亭，亭前两棵樱桃树中间悬着一个秋千架。凉亭两侧，傍着高墙有几株包扎得很小心的杏树。——夏天中午时候你外曾祖便在这儿用很有规律的步子，走来走去，或者去剪掉花坛中报春花和荷兰郁金香的小枝，或是在白的小树杆上包上树皮。他是一个严正的、精细的人，举止带着军人气味，他的一对黑眉毛配着一头粉涂得白白的头发，使他脸上带了一种高贵的神采。

“从前有一回在八月的一个下午，你祖父走下花园的小小台阶，不过那时他离做祖父的日子还很远呢。——现在我这双老眼还仿佛看见你祖父慢慢地向着你外曾祖走去。他从一个干净的绣花的信夹里取出一封信，文雅地鞠了一个躬，就把信递给你外曾祖。他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有一对柔和的，亲切的眼睛，他那黑色发囊配着健康色的脸颊和珠灰色布外衣显得很好看。你外曾祖读完了信，便点点头，又和你祖父握了手。他一定满意你祖父，因为他平素很少有这样的举动。后来他被人唤进屋里去了，你祖父又走到花园里来。

“亭前秋千那儿坐着一个八岁的女孩，她的膝上放了一本图画书，她正用心读着，她那明净的金色卷发垂在她的发热的脸颊上，阳光炎热地照着她的金发。

“那个年轻人问：‘你叫什么名字？’

“她把头一仰，让头发披到后面去，她答道：‘巴巴拉。’

“‘巴巴拉，你当心：你的卷发给太阳晒化了。’

“小女孩伸手去抹晒得发热的头发，年轻人笑了起来——这是极温柔的微笑。——‘这倒不必了，’他说：‘来，我们打秋千罢。’

“她跳起来说：‘等等，我得先把书放好。’她拿着书走进亭子里去了。等她回来时，他想抱她上去。‘不要，’她说，‘我完全可以自己来。’她便爬上了秋千板，一面叫道：‘快来罢！’——你祖父便摇起秋千来，他的发囊时左时右地在他肩头跳来跳去，秋千架带着小女孩在阳光里上下舞动，她的明净的卷发吹得离开了太阳穴飘起来。她老是觉得升得不够高！可是秋千带着声音在菩提枝头飞过时，忽然从树栏中飞起一群小鸟向两旁飞去。熟透了的杏子便跟着落下。

“‘那是什么东西？’他拉住秋千问道。

“她笑了，她笑他会问这样的话。‘那是金翅鸟，’她说，‘它从前倒并不这么害怕的。’

“他抱她下秋千来，他们一块儿走到树栏那儿，深黄色的果子躺在矮树中间的地方。‘你的金翅鸟请你吃的！’他说。她摇摇头，拣了一颗漂亮的杏子放在他手里。‘给你的！’她轻轻说。

“你外曾祖回到花园里来了。‘它现在小心了，’他微笑道，‘它不会再失掉它们了。’过后他们便谈起商业上的事，两个人一块儿进了屋子。

“晚饭的时候，小巴巴拉可以坐上桌子一道吃了：是这个

亲切的年轻人替她要求来的。——不过这也并不是完全照她想望的那样办的；因为客人坐在上面她父亲旁边，她只是一个小姑娘，只好坐在下面跟那个最年轻的书记员坐在一起。她很快地吃完了饭，便站起来偷偷地溜到她父亲的椅子背后。可是她父亲正起劲地跟那个年轻人谈着帐目和折扣的事，因此年轻人便没有工夫注意到小巴巴拉。——是啊，是啊，这是八十年以前的事了；可是老祖母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小巴巴拉十分着急，她没有办法对她的好父亲讲得明白。钟敲了十下，她应该道晚安去睡了。她走到你祖父身边时，他便问她一句：'明天我们打秋千吗？'小巴巴拉又很满意了。你外曾祖说：'他真是个喜欢小孩的人，他！'可是事实上他自己也很溺爱他的小女孩。

"第二天傍晚你祖父就动身出门去了。

"接着，八年过去了。冬天小巴巴拉常常站在玻璃门前，呵气到结了霜的玻璃上面，然后从窥视孔里看下面积雪的花园，一面想起美丽的夏天，灿烂的树叶和温暖的阳光，想起常在树栏里做巢的金翅鸟，又想起那一次熟透的杏子怎样滚落下地，过后她想起一个夏天的日子。最后她每想起夏天，总是单单想着那一个夏天的日子。岁月就这样地过去了，小巴巴拉现在比那时大了一倍，事实上她不再是小巴巴拉了，可是那一个夏天的日子还像一个光明的点子似地留在她的记忆里。——后来有一天毕竟真的又来了。"

"谁呀？"孙儿含笑问道，"夏天吗？"

"是啊，"祖母说，"是啊，你祖父，他是一个真正的夏天的

日子。”

“那么以后呢?”他又问道。

“以后,”祖母说,“就是一对新婚夫妇,”“小巴巴拉变成了你的祖母,现在她还坐在你们中间讲从前的老故事。——不过事情还没有这么快。先得举行婚礼,并且你外曾祖还雇人来修造这座厅子。这么一来花园同花木都没有了,不过这对他也没有什么不便,以后他在中午时候还有鲜花可看。厅子修好以后,婚礼便举行了。这个婚礼是很快乐的,贺客们在事后许久还讲起它来。——你们坐在这儿的人,你们现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可是却一定没有参加过这个婚礼,不过你们的父亲同祖父,母亲同祖母,还有一些别的人,他们多少可以讲一点。当时的确还是一个安静的,谦虚的时代,我们也不想比皇帝陛下和大臣们懂得更多;谁要去管政治,我们就说他是一个政客,既然有了一个鞋匠,人就不必自己做鞋。女用人的名字还是叫特林娜同斯丁娜,各人照着自己的身份穿衣服。现在你们都留起像贵人和绅士那样的小胡子。那么你们想做什么呢? 你们都想管人吗?”

“是的,奶奶,”孙儿说。

“贵族和大人先生们不是生来做这种事情的吗? 那么他们又该做什么呢?”

“啊! 贵族——”年轻的母亲说,她用了骄傲的,深情的眼光看她的丈夫。

丈夫微微一笑,他说:“他们逍遥自在,奶奶,要不我们都做男爵,全德国都是。我就是这个意见。”

祖母并不答话，她只说："我的婚礼举行的时候，没有人议论国家大事，我们谈的都是平平常常的事情，我们也很快活，就同你们如今在你们那种时髦的交际场中一样。在席上大家讲了一些逗趣的谜语，做了些即兴诗，到端上甜食的时候，大家又唱起'邻舍先生，祝你健康，酒杯空了，'以及别的许多现在不唱了的美丽歌曲，你祖父的男高音的歌声老是比别人的声音响亮。——当时的人彼此还是十分客气，争论同叫嚷在我们这快乐的宴会中是很失礼的。——如今一切都不同了，——不过你祖父是一个温和的人。他离开这世界已经很久了，他比我走得很远，现在是我应该跟去的时候了。"

祖母停了片刻，没有人讲话。她只觉得双手被人捏住，他们大家都想留住她。和平的微笑浮上这年老的可爱的脸庞：然后她望着孙儿说："他的遗体就放在这厅子里，你那时还只六岁，就站在棺材旁边哭。你父亲是一个严肃、冷静的人。他说：'孩子，不要号了，'就把你抱起来，又说：'你看，一个好人死了，他的相貌就是这样的。'过后他自己偷偷揩去了脸上的一滴泪珠。他对你祖父是十分崇拜的。现在他们都过去了。——今天在这儿厅子里我却抱着我的曾孙女行洗礼，你们给她起了你们老祖母的名字。但愿上帝使她也过着像我从前那样的幸福满足的日子。"

年轻的母亲跪在祖母面前，吻她的温柔的手。

孙儿便说："奶奶，我们想把这座古老的厅子拆毁，再来改修一座花园；小巴巴拉也在这儿。太太们都说，她很像你，她也要坐在秋千架上，阳光也会照着她那孩子的金色卷发。说

不定在一个夏天的午后，祖父又会从中国式的小台阶走下来，说不定！——"

祖母微笑了，她说："你真是个幻想家，你祖父也是的。"

六　人

〔德〕鲁多夫·洛克尔 著

《六人》，一九四九年九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一九五一年四月三版；一九八五年六月北京三联书店初版。

插图：Doris Whitman Chase

楔　子

天灰暗。平沙无垠。

一个光黑的云母石大斯芬克司① 躺在棕色细沙上，她的眼光注视着荒凉的、没有尽头的远方。

这眼光里没有恨，也没有爱；她的眼睛是朦胧的，好像给幽梦罩上了一道纱似的，她那冷傲的、缄默的嘴唇微露笑容，微笑中带着永久的沉默。

六条路通到斯芬克司的像前，这六条路从遥远的地方来，引到同一个目的地。

每条路上都有一个流浪人在走着，每个人身上都笼罩着命运的残酷的诅咒，头额上都印着一种不是由他自己支配的力量，他大步走向在天际隐约现露着的遥远的世界，那种在空间上隔得极远而在心灵上相距甚近的广阔的世界。

---

① 斯芬克司(Sphinx)：希腊神话中狮身女面的怪兽，她坐在路旁岩石上拿谜语问过路人，不能解谜的人都被她杀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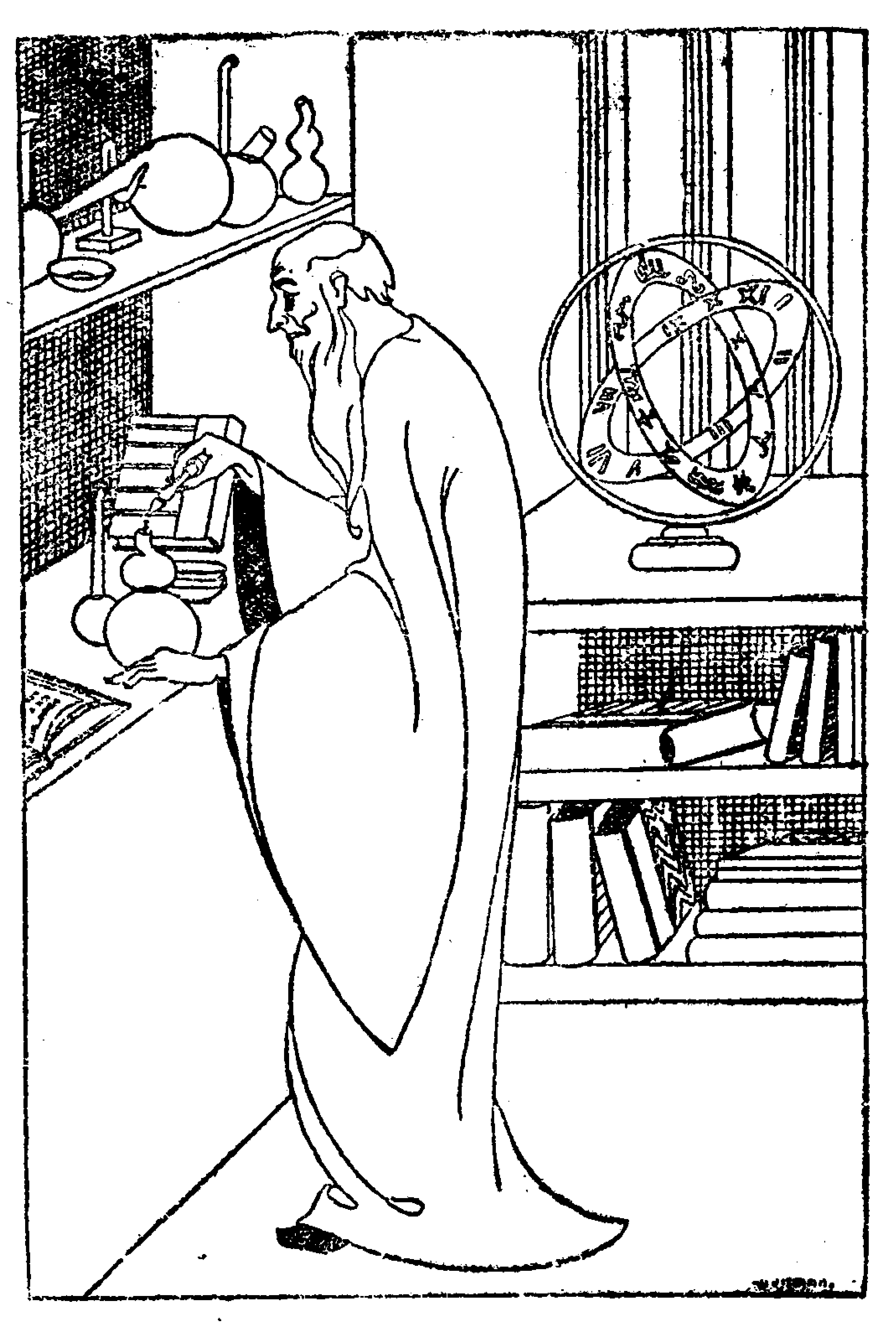
浮士德的路

群山中间有一座城。它那些古旧的楼阁被夕阳映成了金红。蜿蜒交错的街巷凌乱得像一所花园的曲径，全被深锁在厚的城墙内，墙上耸立着一些坚固的城楼。每道街，每条巷仿佛都隐藏着它特殊的秘密，一个陌生的人要想了解它，是不会成功的。在那些阴暗的角落里，在那些尖屋顶的老宅的阴影中存在着久已被人遗忘了的古老的往事。

市场上古老的喷泉像往昔一样地在柔声低语。古寺院的巨影躺在寂静的广场上，这广场在今天显得十分荒凉。只有一个憔悴的老妇孤寂地站在古喷泉旁边，梦想着那些永不会再来的逝去的时日。

春天突然来临，漫长的冬日的暴政一下就给终止了。灿烂的晴空和牧场、草地的新绿引诱人们走出到郊外来，欢乐的人群在明媚温暖的春光里无拘束地跳荡、漫游，他们的久被麻木封锁了的心得到解放了，春天的太阳使这麻木融化消散了。今天成群的人，不论年幼老少，全走到露天里来，抖去他们灵魂上的尘垢，并且证明严冬的阴郁单调并没有损害他们丝毫。

现在已是傍晚，古老的钟声庄严地响彻了和暖的空气，警告城里人说，这是回家的时候了。快乐的人群像水流似地穿



浮 士 德

过城门，他们带了成束的鲜花和草木回去，欢快的歌声充满空中。古老的街道挤满了笑谈着的人们，他们安闲地、喜洋洋地走回家去，最后街巷中、广场上人影和语声跟着逐渐加浓的夜色慢慢消失了。

落日的最后光线早已褪尽，柔和的春夜静悄悄地罩在荒凉的街巷的上空，这些静寂的街巷在月光里奇异地闪烁着。

小窗中灯光渐次灭了。只有三两人家的孤寂灯光点缀了静夜。也许是一个病人正躺在那儿同痛苦挣扎，再不然有一个垂死者正把他疲乏的灵魂托付给上帝。

深沉、庄严的和平笼罩在这些沉睡的房屋的上空，偶尔有古寺院的庄严的钟声和守夜人的轻快的号角打破了这静寂。

在这沉睡的古城的中心一个小丘上，耸立着一所年代久远的堂皇的建筑物，它比四周的房屋更奇特，更古老。在一间塔里的屋子的尖拱式小窗前坐着一个白发长髯的老人，他正呆呆地望着窗外，他的眼睛越过那些在淡白色月光中发绿光的古屋的尖顶凝望着远方。

屋子正中有一张笨重的橡木桌，桌上凌乱地堆满了书籍和文件。顺着褪色的墙壁放了些长架，架上陈列着珍奇的标本和古怪的仪器。一盏精巧的油灯放射出微光，它想照彻这屋子的幽暗角落，却没有用。

老人带着倦容把覆在前额的长发往后一抹，沉思地喃喃自语：

“现在一切又像坟墓似地静寂了，在沉睡者的头上仍

旧拱立着那无限空间的穹窿，在那里数百万个世界继续不停地沿着它们的轨道转动。但愿他们的睡眠得到提神的效果，不被噩梦惊扰！谁能够做到这样呢？只有那些始终注意着目前的一点点需要从不想建造通到永恒去的桥梁的人。愿他们有福！造物主并没有给他们一种过事强求的性格。要扰乱他们的平衡是很难的。因此他们居然能够免掉受一种欲求的煎熬，在有些人这折磨人的欲求正像一只饥饿的虫咬着他们的心。

"我觉得这欲求像一种慢性的毒药留在我的血里，这时候深不可测的大自然正辗转在'再生'的痛苦中，新的生命从无数的喷泉里迸出，它们的样式永远是新的。春天慢慢地过去了，夏天和秋天也渐次消逝，严寒的冬季又来把万物都包在它的尸衣里面。于是那个老戏法又开始了。谁能够探知这种永久的成与逝的奥妙呢？在这里面生与死是这么奇怪地混在一起，而每个终局又正孕育着一个新的开端！

"在那广大的事实的循环中，死究竟是一个终局，或者只是一个开端，抑或同时是终局和开端呢？分隔'过去'与'未来'的界限又在什么地方？并且一切生物从那儿出来的那个缥缈无边的造物主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我越是研究这个难解的谜，我越是觉得自己不了解自己。我对自己的天性感到了一种神秘的畏惧，我自己的天性在我眼前就跟无限空间本身的沉默无言的永恒一样地深奥难解。

“我们从什么地方来？我们到什么地方去？难道在我母亲身体怀孕一个新的生命之前我就存在着吗？难道在我这个生存的最后一星火花像火烬那样地灭了以后我还继续存在吗？

“我们有着很多阴暗、神秘的东西，深藏在我们的灵魂里，永远不出现到表面上来给人看见。关于我们日常生活的琐细挂虑和我们所极难得有的小小欢乐这两样，我们所能彼此相告的也只是些表面的事情，它们影响我们的程度也不比那些无意识的机械动作高多少。然而那些沉睡在深处的东西并不想露面，它们睡在心底，在那儿不为人知的原始力量默默地往复循环从来不走出到光天化日之下来。

“在燃烧着的性的烈火的中间，颤抖的身体紧紧相偎着，两个灵魂似乎溶化在激情的疯狂的骚动里，甚至在这个地方，也有一种神秘的东西，它静静地隐伏在感情的后面，所以总有一些话不会吐出，总有一些极深的欲念不会平息。甚至在爱情带着陶醉酣睡的地方，也有一个带威胁性的谜样的东西，始终在思想的深处闪烁。谁知道呢？

“是的，要是我们真可以去参观造物主在他的工场里工作的情形，把一切事物的开端和终局看个明白，那么我们或许也会知道在围绕着我们脑筋的那道薄墙（许多隐秘的思想都拥挤在它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并且暗暗地藏

在不会给人发见的地方)的另一边躲藏的东西究竟是什么。那时候生命的意义对我们便不再是一本密封的书了。然而我们的一切的探索又有什么用！我们这些渺小的可怜人凭我们的思想不过紧紧抓住事实的表面，而且每逢我们以为我们找着解答，得到领悟的时候，我们总是最愚昧、最不明白的。

“在这许多烦闷不安的夜晚，我坐在寂寞凄凉的屋子里，我的贫弱的脑筋反复地思索着会把我从永久的苦痛中拯救出来的那些包容世界的广大思想——

“拯救吗？仁慈的圣处女啊，您是纯洁的，尊贵的，您这个住在天堂里上帝圣座旁边的女人！从您那神圣的身体中生出了基督，他把人们从罪孽中拯救出来。可是拯救我的救世主却好像并没有出世；因为没有一个救助者曾经熄灭过我胸中那股热切的渴望的烈火。

“啊，要把人从他的各种小的罪孽中救拔出来倒还容易，可是要给他解除那些一直在深不可测的深渊上面盘旋的纷乱思想(那些不断地在要求着理解的思想，)却困难了！这个大的渴望，它一直在期待着一个启示，并且在隐沉的痛苦中不自觉地咬蚀自己，它真有得到解救的时候吗？

“追求我一切热望的实现的念头曾经像一颗明星似地在我的头脑中萦绕过，可是随着岁月的重荷的逐渐加重，它也越来越远地逃到远方去了，只剩下一些无用的残屑。

“当我的身体里还充满着青春的力量，而我还用清晰的目光正视生活的时候，我曾经梦想过那一个崇高的时刻：那时命运用来束缚我的结子都在我的手里解开了。我的心带着热切的冲动抓住了人智所产生的一切，并且在古书中，在古老的制度中寻求智慧的终极目的。可是每次那渴求看见它前面有了一道门，心灵在地平线上瞥见了它的终极目的时，事实上那却只是另一个开端，难理解的，就像一星在坟墓上空嘲弄地跳舞的鬼火。

“在岁月默默流转的过程中我确定地知道了一桩事情：我们的全部知识并不帮助我们理解事物的终极的意义。我们好像盲人似地永远在绕着圈子。我们向着一个遥远的目标走去，但我们总是回到同一个老地方来。

“在那包容一切的永恒的空间中有无数的世界在非常奇妙地旋转运行，在这些世界里面，除了我们居住的地球外，是不是别一个上面也有人一类的生物，他们也像地球上的人一样，在追求着理解，并且顺从着那个热狂的欲求，也会在地狱的痛苦和天堂的幸福中烧毁着自己？

“我常常觉得我听到从极远极远的地方传来的那些通入无穷的深处的世界的无声的节奏。它像一声强大的弦音落进我的灵魂：我以为我听见了天体的和音，于是整个的生存就突然变成很明白的了。然而等到我动一只手用文字去缚住我那内心的经验时，这短暂的魔力立刻就像一个气泡似地破散了；我身边只有寂寞空虚。

“然而那个靠我的心血养活的大的渴求,那个一直在追求理解的热情的渴望,它从不离开我;虽然我始终在各种失望中间绕着圈子走不出来,它也从不离开我。甚至在今天墓门已经为我这个‘衰老’的身体开了一个缝隙,我那个大的渴求也不会静止。并且这隐秘的痛苦似乎变得更厉害了。为什么,呵,为什么呢?

“我一直是极虔诚的!我永远是一个传播您的光荣的不偏不倚的使者!”

这时房中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发出来一阵快乐的哄笑,一个声音说着:

“你这傻子!你这老傻子!你那老朽的肢体已经感到了死亡的冷冰冰的抚摸,然而你还不能够制止你的疯狂。难道你从没有认清你自己最深的天性?你一生都在幻想你自己是个虔诚的人,可是你就从没有虔诚过。你知道真正的虔诚是什么吗?一个人的虔诚是从他的内在的冲动来的,他完全服从神的命令。他不计较,不隐讳,他更不会被那些狡猾地潜伏在心底、切望着实现的隐秘欲望所煎熬。

“在你,虔诚只是一个达到特殊目标的工具。你赞颂你那造物主的光荣,忠实地遵守他赐给你的诫命,可是在你的内心却深藏着一个妄想:你以为将来有一天你会得到理解作为报酬,上帝会拉开你眼前的网幕,让你明白他的工作的意义。

“老头儿，这是空的希望！你在让一个永不能实现的梦愚弄你自己。你的眼光定在一个幻影上面，那幻影闪出千种颜色的灿烂的光，却只是欺骗地引诱你离开正路更深地走入沙漠中去。

“你的上帝就像一个回教徒那样地妒忌；他绝不会把知识赐给你。他在他自己造出的生物面前发抖，他已经看到未来的某一天人会起来反抗他的统治了。那一天就要来了。他的神性也会全完了。

“因此他便蒙蔽着人的心，拿一个终极目标去跟人的渴望开玩笑，这目标是人达不到的，人越是想追上它，它越是退得远。这样，人好像古寓言中的那个生物，它的热切的眼睛总是看见前面悬垂着新鲜的果子，可是它的嘴唇始终挨不到它。几千年来人一直是给缚在牵孩带上，然而他从没有注意到他给欺骗得多惨！

“老头儿，你走错路了！倘使你想求得知识，你应当敲我的门——”

声音停止了，房间里响起来一阵轻微的衣裳的声音。

老人用颤抖的声音问道：“谁在跟我讲话？”从一个角落里发出来刺耳的尖声：

“谁在跟你讲话？人称我为‘黑暗之力’，因为我从天上偷了火给地之子们带来光明。人曾经称我做‘说谎的王子’，因为我第一个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了真话。

“那个谦虚的词儿‘为什么’就是从我的心中想出来

的。从前你的祖先们跨出了那道分隔人兽的门槛时，我就用这个词儿去迎接过他们。这个词儿钻进了他们的愚钝的脑筋，像一个重物似地沉落到他们的心底去了。

“无穷无尽的人群在所谓罪孽的诅咒之下跪倒在尘埃里礼拜上千位的神，一面损毁他们自己的身体，一面痛苦地呻吟。我亲眼看见他们心灵的苦痛，我只问着一个词儿：为什么？

“那班做奴隶的人流血汗做牛马建造了金字塔和卫城，这些伟大的建筑物会把他们主人的名字留传到无数的世代。我望着那班奴隶的疯狂，我只问他们：‘为什么？’

“然而这个藏在他们心底的词儿有时候也会突然发出亮红的火焰。于是魔鬼依附在他们的身上。神们从他们的圣殿中逃了出来，宝座也给丢在阴沟里了，那些铸造来作永久用的链子也断了。然而这情形并没有继续多久。他们的血液里还保存着对鞭子的爱好，他们的肩头又在渴求着一个新轭了。

“谁在跟你讲话？我就是那个在天堂中出现在你母亲面前的魔鬼，我求过她伸出手去摘知识树上的果子。我在她的耳边轻轻地说过：上帝知道你吃掉那个果子以后你的眼睛就会给扳开了，你就会跟神们一样，知道善恶。

“上帝把你的父母像狗似地从天堂里赶了出来，又诅咒大地教它不得养活他们，并且把他们交给奴役和死亡

去支配,这并不是我的错!”

声音又静止了。老人的疲乏的身体上起了一股战栗,从他的嘴唇中发出来沉滞的声音:

“撒旦,是你在跟我讲话。你要把我引入魔道,骗我去受天罚吗?你的论理的锋利使我恐惧!然而我整个身心都在呼唤你。你不答应给我知识和理解吗?我的旧创口开始在流血;我的心又受着那些折磨人的问题的煎熬;那些我以为已经埋葬了的欲望又从我的灵魂的深处挣扎着出来了。它们像烈火似地烧着我,我的灵魂忍受着它们的那无数的苦刑。难道我的渴求得着满足的时候终于到了吗?

“然而人说魔鬼是不可信赖的。他从没有单是由于好意做过一件事。那么请你明白地、坦白地告诉我:你做这件事情,期望着什么报酬?”

从角落里送出来回答:

“很小,几乎不值得提说。

“只要你活着一天,你任何的愿望都可以实现。不管你的幻想想出什么,不管你的心想望什么,我都不会使你失望。时间与空间,死亡与永恒都会显得像水晶那样地透明,每个谜的难解的结都解开了。你也会了解整个存在的理由和一切事情的想得很周到的计画。直到这时为止你的心都不能越过的最后的界线也会在你的眼前消失

了。连你那最小的一时的怪想也会是我的法律，要是什么时候我对你失了信，那么我们中间的关系就中断了。

“然而将来有一天你的最后的时刻来了，你的活力已经消耗净尽，你的精神要准备长眠了，那以后的事就得由我来决定。你便无权过问了。”

古老的木板发出轻微的响声，淡淡的影子在颤摇的灯光的四周晃动。天堂与地狱正在这倦怠的灵魂中追逐着互争胜利。于是这老人的眼中射出来强烈的光，他用坚定的声音说话：

“好吧：我要接受你的条件。要知道！要理解！就是一会儿也好！要看透事情的漩涡，要看见整个存在的根柢，这是我渴想了多年的了。我简直不能够相信：我想望了多年的时刻到了，它给我带了拯救来。然而我始终认为那个为了大多数人死去的救世主绝不能够拯救我。

“只要我的心渴求着理解而无法得到满足、我的灵魂受着欲望的折磨的时候，我还管什么死亡与复活，地狱，时间，和永恒呢！这种未满足的冲动咬蚀我的心不是比地狱的痛苦还厉害吗？所以我认为与其整日整年在闭着的门前徘徊始终不能够看到谜底，还不如把这确实的痛苦永久担在自己的肩上。

“撒旦，我准备好了！只要能够看到‘无穷’的奥妙，就是短短的一瞥也抵得上一切地狱的痛苦！”

从屋子的阴暗处走出一个瘦长的人，帽子上插一支公鸡毛，身上穿一件红色大氅，他大步走到灯光照亮的圈子里来。他那苍白的瘦削的面貌好像是用一柄凿子刻出来似的，他的嘴唇边流露出傲慢的嘲笑。他用尖声说：

“好，老头儿！你倒讨我喜欢。不过我早就知道有一天你要来找我。那个圈子对你并不相宜。一个人心里藏得有那么深的奥妙，是不适宜于信奉上帝并且遵守上帝意旨的。

不过现在，你且起来，走出这些窄狭的墙壁吧！住在一所正在腐朽的房屋里面，你的心也在霉烂了。要是你想了解生命的最深的意义，你得到各处去旅行，你不能把你的灵魂加上镣铐锁在满是尘土的窗后和发黄的羊皮纸书页上面。外面在那一边还有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在笑着，它会使你那不宁静的精神得到它所渴望的和平。

“然而在我们离开这间屋子(对你它可以说是一间拷问室)以前，你得改变你的外形。年龄是人必须负担的最重的担子。在一个衰老的身体中连心也变老了。真理刚刚在一个衰老的脑筋里略为成形，它就已经开始在内部腐朽了；它还没有出世，就受到虫蚀和死亡的威胁了。

“把这个粉拿去，放在水里溶化，然后用水洗你的头和四肢。你很快地就会感到它的效力。”

老人照着吩咐做去，用不老药洗他的枯萎的身体，他简直不能相信在他身上突然发生的奇迹。时光在他额上刻下的皱

纹被魔力抹去了。白胡子没有了，刚才还盖满他头顶的白发也不见了，还有那常常使他记着他的末日就要到来的衰老病也跟着消失了。

一个年轻人站在窗前，长着满头的金发，身体非常结实。他的眼里露着年轻的活力。青春像火似地流遍他的四肢，神秘的力量使他的神经强健。对于他现在整个世界都改变了；他觉得生命的脉搏在他的血管里跳着。他的胸膛里充满了巨大的力量。

他的热烈的眼光尽量吸收他四周的光辉；在他耳边响着的每个声音，都像少女的接吻似地使他的心颤动。

两个人跨出了老屋的朽烂的门槛，沉重的门带着响声在他们的背后关上的时候，曙光开始在东方露面了。他们迈着轻快的步子急急走过那些尚在睡梦中的静寂的街道，到了古老的城门前。年老的守门人带着睡意给他打开一道窄门，放他们出去。

那城市现在是在他们的后面了，他们勇气十足地大步走上一座小山，从山顶一望，远近的景物都华丽地现在他们的眼前。年轻人用陶醉的眼光望着下面的山谷，他那瘦长的同伴脸上却露出淡漠和厌烦的表情。

树林和田野沐浴在朝日的灿烂光辉里。云雀颤声歌唱着，飞向天空，高声地欢迎那大而发光的日轮。围篱边和灌木丛中送出来快乐的鸟声。蝴蝶栖息在带露的花朵上，布谷鸟

在附近树丛中发出引诱的唤声。一条小溪在山谷里淙淙地流过,在那一边躺着古城,罩上了一层薄雾:那是一个受了睡眠的魔力的世界。

自然界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地在他眼前显得非常可爱。他从没有这么强烈地感到他自身跟一切生物的和谐。多年来压在他的灵魂上面的重物已经消失了,他的精神在澄蓝的太空浮游,就像一只船在平静的湖上一样。

这两个飘游者闲适地从山的另一边走下去,进了山谷,沿着蜿蜒流向远方的小溪闲步,走到了一道小桥的桥头。

一个少女闲适地站在对岸,她穿了一身细料子衣服,她的金丝发间插着鲜花,她不过十七八岁的光景;她那对清澄的眼睛坦白地、天真地望着这两个浪游者。年轻人贪婪地捉住那一对多情的眼里射出的动人的目光,一种他从来不知道的感情温柔地抓住了他那悸动的心。

这会是爱情吗?他以前从没有了解过爱情是什么。在他看来爱情只是那班一生中没有正当目标的坏人的小罪过。他以为女人是无谓的快乐和罪孽的缩影,它把男人从义务与严肃思想的路上拉开,浪费他的力量,使他过着无目标的生活。

因为这个缘故他便不许异性走近他的住处,免得邪恶的欲望扰乱他的生活圈子,剪掉他的灵魂的翅膀。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跨过他那间屋子的门槛,他在那屋子度过了他的大半生,陪伴他的只有那些骚动的思想,它们躲在这屋子的每个角落里,就像是一些从未知的世界里来的胆小的送信人。那里从来没有过逸乐和色欲的事。

然而现在这个少女的目光射进他的心里在那儿燃烧的时候，他起了一种新的感情，这感情恰恰适合他那种自身与他四周的一切相和谐的心境。求爱的冲动，对这个不认识的异性生物的渴望，健康地在他全身中流动，使他的灵魂里充满了热情。他的脚步放慢了。他困惑地偷偷看了看他身边那个瘦长的同伴，那个同伴这些时候一直带了含有恶意的眼光望着他，慢吞吞地对他说：

“这个美人儿打动了你的心。她的确是一个整洁的小东西！她还是像露一样地新鲜，很合胃口。不要制止你的感情。不要放过现在你可以得到的东西！我的高贵的年轻人，只管朝前走！不要害羞！她不会拒绝的，那个小东西。我正要走开一忽儿；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会来服务的。”

年轻人用坚决的脚步急急走过了桥，他那爱抚的眼光拥抱着少女的美丽的身体。他那些赞美的话语诱惑地在她的耳边倾吐。她含羞地垂下眼睛，一层红晕上了她的面颜。随后他们两人就坐在老榆树下一块长满青苔的大石上像知己似地亲密地谈着。后来他们的手握在一起，嘴唇因接吻而静默了。

这一对年轻人默默地站起来，他们仍然紧紧地偎抱在一块儿，慢慢地朝着近旁的树林走去。那个抄着手站在对岸的同伴，一直用带恶意的目光望着他们，他轻蔑地在一边说：

“人啊，你可怜的精神和泥土混合做成的东西！精神

一直想把他抬到天上去，可是泥土却总是在拉他下地来，所以他一直在爬着，一直在追求。人真是一个古怪的东西！他老是在寻求‘点金石’，然而等他觉得知识就近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却做出他一生最大的傻事来。他的心在探求着天空，梦想着星星，可是他不明白他正像一个喝饱了新酒的醉汉似的，躺在阴沟里面。

“七十年来他一直坐在那边他那所房屋里，梦想着建造一道通到‘无穷’去的桥梁，把他一生的精力完全消耗在他自己造出来的苦刑里面，他实在应该发狂了，因为他的上帝不肯拿开他眼睛上的缚带，让他看清楚一切谜的谜底。他的脑子里装满了绕行世界的思想，他常常幻想自己听见遥远世界的节奏。他带着热切的眼光等待黑暗帷幔的揭开，让他看见生存的目的和意义。等到他渐渐地明白他所有的努力都受着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他的心智绝不能了解事物的理由时，他完全灰心了，他的灵魂在说不出的痛苦中向我求救了。

“可是今天这个傻瓜已经治好了。现在他尝到了血，他那大渴望会渐渐地淡下去了。他那个从前极勇敢地想攀登世界最高峰的灵魂也会以维纳斯山① 为满足了。他不再渴求理解一切事物后面的奥秘，他要知道一个女

① 维纳斯山在德国 Eisenach 与 Gotha 之间，山上有一个洞，传说维纳斯（司爱和美的女神）住在这个洞里，引诱人入内，用音乐、欢宴和欲乐等等使他们流连忘返。

人围裙后面的秘密了。这个学问会使他更快乐，而那个他花去一生时间所建造但始终不能给它一个定型的空中楼阁般的思想跟这个比起来却差得多了。因此那个未满足的渴求和那些最后的希望在不知足的欲火的面前也会消失了，而那可以达到的欲望也会使求知欲大大地减弱。

"然而他永不会了解他干的傻事的性质。因为就是对一些小事物他的眼光也只是集中在远的上面，而近在他鼻端的他却反而看不见了。他夸耀他的自由意志，相信他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而事实上他只是一个傀儡，由一些暧昧不明的力量牵着线叫他跳舞。

"现在他恨他的上帝，因为上帝愚弄了他，这许多年来上帝一直把他拴在牵孩带上，不给他自由，他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他已经吞下了一个新的饵，他又吊在一个钩子上了。自然他想不到，是他自己放出的饵，做好的钓钩，而他又跟别的人一样把饵吞下了。

"然而这个真理就在他的近旁。我跟上面那儿我那些弟兄还不是他的神秘的需求的创造物吗？他的精神创造了我们，信仰的热情产生了我们，把我们丢进了现实的国土里。

"所以永远重复着同样的牌局，并且结果总是一个僵局，因为双方的牌总是相等的。不管是上帝或撒旦最后拿到较大的王牌，机会还是均等的，结果并无分别，因为总是拿人来作赌注。"

岁月在时间的花样繁多的戏法中间飞逝了，这两个浪游人不休息地赶他们的路，走遍了陌生的国土，飘过了陌生的海洋。那个瘦长的人玩了不少聪明的把戏。每一次他施他的魔术时，观众都伸着颈子和手膀，或者在胸上划着十字，畏怯地躲开了他。

他十分了解生活的盛衰苦乐，他跟学生，农人，旅行者都处得很好；连达官贵人的显赫声势他也极其熟习。在好些宫庭里他都是受欢迎的客人，他施魔法从国王们的金库里弄走他们的金钱，一面却用戏法和幻术欺骗他们。

然而对这瘦长人，这并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因为那个靠了他的魔术而得返老还童的人的古怪想法太多了，多得像海中的沙一样。他的脑子里装满了上千的欲念和欲望，而每一个愿望又立刻生出一大串的愿望来。在飘浮不定的思想的这种杂乱中，没有一个休止的地方，也没有一个固定点。这些思想发狂似地旋转追逐，它们还没有由他顺着思路想到底，就已经死了。这是情感的不断的起落，这是那些无目的无方向而永不休止的激情的一场大火。

许多年以前在他的心里燃烧的东西，那个追求事物的理由的切望，那个追求理解的渴求，早已死亡而且被埋葬了。只有偶尔在人静的时候，一个轻微的声音使他记起了已经逝去的时代。于是从前那个老的渴望又突然涌上来了，他的精神战栗地听到了遥远世界的轻微声音。然而那个瘦长的人连忙用戏法和谈话把他从他的梦中抓出来。他的心灵只得匆匆离

开，走上新的路去，而他一切的渴求又痛苦地消失在心底了。

这样岁月一年复一年地堆积起来，老年第二次缓缓地来了。他的头发发白，眼光模糊，在他的内心又张开了空虚的大口。

现在瘦长人常常让他安静，更少来打扰他的沉思了。一种大的寂寞抓住了他的纷扰的心，人生的路在他的眼前显得凄凉乏味了。

秋天拖着疲乏的脚步在外面走过，树叶无声地从枝上落下来。枯叶在风中打旋，伟大的死亡走过了田野和树林。在他的内部，秋天也已经慢慢地来了；只有在他的心底还燃着一星从前煎熬过他、把他从故乡赶到异域去的烈火。

今天他跟从前一样，又坐在家中了，他反复思索着那些忧郁沉闷的思想。秋风猛烈地吹过夜空，像责斥似地摇撼着他这所老屋。他像许多年以前那样坐在窗前，疲乏地望着外面阴暗凄凉的空间。然而今天外面并没有一颗远方的星为他闪耀，也没有一线月光穿过黑暗了。在他的头上天空张开着像深渊一般的漆黑大口。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坐在一个井里面，有一些黑影正从很深的井底升起。他喃喃地说：

“现在这赌局快完了。那个瘦长的、鬼鬼祟祟的流氓好像已经溜走了。恰恰在今天他得向我交帐的时候，他却卑鄙地逃走了，把我丢在困难的处境里面。其实在这个时候他能够为我做什么呢？他的存在快叫我不能够再忍受下去了。事实上我以前一直是孤独的，就是跟别人

在一块儿的时候，也是这样。今天我更需要孤独，免得在我一生最后的时刻里，还有嘲笑来扰乱我的心。

现在他充满了和平的梦景的回忆。一个低音的调子从心的深处响了起来。难道这是他很久、很久以前偶尔听见过的遥远世界的节奏，好像永恒的轻微声音似的遥远世界的节奏吗?

一阵凉风吹拂着他的燃烧的额头，思想敏速地从他的心底涌上来。在他的脑子里思想毫不费力地转成了语言，这些思想现在是水晶似地透明了。他从没有把事物看得这么深透过。他畏怯地问他自己:

“难道这是最后的启示吗? 就是在终局到来之前的最后的启示吗? 好像那些遮蔽我的视线的尘垢都从我的眼睛上落下来了;最后的幻想也破碎了。我第二次给人出卖了! 在我受骗的时候我还觉得我是多么地强壮!

“牧童一生也只能被人愚弄一次。然而我这个被全世界所称为大贤的人却让人戏弄了两次了。

“最先是上帝一直用牵孩带拴住我，随后是撒旦来教我怎样行为。而我，我真蠢，我没有能认出这个可耻的把戏，在我不过做着他的意志的傀儡和受他欺骗的瞎了眼睛的傻瓜时，我还觉得自己是个主人!

“当我奋然扯掉那根一直把我拴在上帝身边的带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多么伟大，多么像一个造物主! 我要

探究窥测事物的核心，我想得到关于整个存在的知识。我因此牺牲了我灵魂的幸福，甘愿为一个时间极短的理解永受天罚。

"撒旦允许我这个。而我，我这傻瓜，我相信了他的话，我像蠢物似地完全服从他的命令，就从没有想到我不过是一个受着他的怪想支配的玩具。

"他答应给我理解。然而他并不给我知道生命的意义，知道一切事物的开端和终局，他却给我女人，引诱我拿平凡的调笑来消遣，煽旺了我的情焰，麻醉了我的心智。我还来不及猜出他的目的，他已经把我的灵魂改铸成小钱币，并且剪去我的渴望的翅膀了。

"然而现在谜的核心已经显露给我看了：上帝和撒旦是同一个种族的，是我们生命所绕着旋转的两极。没有上帝就没有撒旦，没有撒旦就没有上帝！他们是在同一个时刻生出的一对双生子，他们生下来就带着同一个轭，这轭把他们永远拴在一块儿一直到最后。

"人就在这个圈子里生活。我们永远从一个极趋向另一个极，可是始终逃不出那个用魔法把我们拘束住的圈子，要是有一天我们居然明白了他们中间的一个在愚弄我们，我们就立刻转向着另一个，在需要的时刻向他求助，把他当作救主。

"这时他已经在等着我们了，他交给我们那同样的料子，不过却印上了一个新花样，使我们认不出是旧货。上

帝和魔鬼就是这个老店的名字。两个合股的老板中间缺不了一个;否则生意就没有了。

"只要我们的心灵一直在这个圈子里绕行的时候,它是永远受不到理解之光的。因为理解(我清清楚楚地这样觉得)是在上帝与撒旦的圈子的外面;而且远得没有路通到它。

"在我现在是太迟了;我觉得我的时刻已经到了。我的疲乏的四肢渴求着休息。然而我的种族不会跟我一块儿死去。只要人还活在地球上的时候,他的心会一直去追求理解的:一直到他的子孙在时间之流中灭亡为止。

"现在'未来'清清楚楚地横在我的眼前。我的耳朵听到一个类似遥远的风琴乐曲的声音。这是下几代人的赞美歌:

"人的解放由他自己来完成!人由他自己的力量获得拯救!

"在东方远远地,远远地射出来另一个太阳的光芒,这太阳从没有照过我们的地球!然而现在时候到了;最后的时刻逼近了。我已经可以看见沙漠的暗黑的边缘了。"

天灰暗。平沙无垠。

一个光黑的云母石大斯芬克司躺在棕色细沙上,她的眼光注视着荒凉的、没有尽头的远方。

这眼光里没有恨，也没有爱，她的眼睛是朦胧的，仿佛给幽梦罩上了一道纱似的，她那冷傲的、缄默的嘴唇微露笑容，微笑中带着永久的沉默。

第一个浪游人走近了，他看入斯芬克司的眼睛，然而他绝不能够解答她的谜；他默默地倒下来，睡在沙漠的细沙上面。

董·缓的路

这条路从安达鲁西亚通来，它是从塞维尔(那个爱情和冒险的城市)的一些窄小的街巷中开始的。

当烈日烤着白色墙垣，没有一丝风搧凉棕榈的叶子从地上升起来浓的水蒸汽的时候，塞维尔休息着，舒展她的四肢，等待着傍晚的凉风。

可是夜默默地降下，千百颗星星似的灯光从河心亮起来，棕榈叶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花园里飘送出馥郁的甜香，这时候塞维尔便醒过来了，罪孽轻轻地大步走过街市，把全城都包在它的大氅里面。

从阴暗的角落里送出来曼陀林与六弦琴的琴音，和情人们的小夜曲。深的陶醉煽旺了情焰。波浪在江潮上面拥抱，鲜花跟求爱的风互吻，萤忙着去参加爱宴。空气里充满了热吻。好像连大地也带着猛烈、热切的欲望而战抖了，这欲望喧嚣地从她(大地)的每一个毛孔里喷了出来。

在阿尔加沙古堡高墙的上空照耀着金色镰刀似的一钩新月，这是那消失了很久的光荣的标识。基督教国家的上帝还没有力量从天空赶走这个古老的象征。虽然那些勇敢的回教徒在残酷的战斗中倒了下来，被十字架的重量压碎了，可是先



董·缓

知的标识仍旧从天空照到下方，它的光荣仍然反映在西班牙的河里。

他出生在这个炎热的土地上。他的血里面就有罪孽的激情，这激情使他充满了魔鬼的欲望。

他的骄傲的头上满是浓黑的卷发。他的面容上带着反抗的轻蔑和无比的大胆的表情，他这种大胆是任何法律所不能阻止，任何神圣的观念所不能动摇的。

他的暗黑的眼睛里燃着地狱的火和天堂的福。可是一个女人被他的眼光迷住，就该她倒楣了；这眼光像一阵沙漠的热风似地烧灼着她的灵魂。于是狂暴的犯罪的欲念跳进了她的脉管，她的身体被猛烈的痛苦折磨着，她的全部的神经在狂热的欲望中哀号狂叫。

他像一只豹子那样无声地在黄昏中大步走过街头，那时候可以说是危险在进行，灾祸在徘徊了。死亡就悬在他的剑锋上面，要是引起他发怒，那就可怕了。他出现的时候，在他的背后便躲藏着凶残的谋杀，那个不受管制的地狱的激情。

躲在巢里的雏鸠们起了一阵不可思议的颤栗，因为任是怎样高的墙，任是怎样坚牢的铁栏都挡不住他。铁栏倒下来了，墙也崩塌了。那时候祈祷和眼泪都没有用了。他是不肯中途停止的，死亡，羞辱和那永无终结的绝望的痛苦一直跟在他的脚后。

当他跟一班不顾一切的酒鬼在一块儿整夜痛饮的时候，当酒像鲜血那样红红地盛在酒杯里的时候，他同时也在享受

着天堂的快乐和尘世的幸福。每一滴经过他的血管里的酒对他只有一个作用，就是放松他身体内的邪恶的力量，这些力量除了它们自己的法律外，对什么都不肯服从。

他在酒中感觉到一股真理的热流，他便开始争论：

“然而一切真理只不过是官能的陶醉，而一切陶醉也只是一个梦。在陶醉的时候，我们就打破了理性用来阻止我们官能的大胆活动的那个专断的束缚，那个虚伪的镣铐。

“一个这类有教养的伪君子就跟一只受过训练的卷毛狗一样，他一出世，立刻就知道怎样辨别善恶。他宣传着尊严，清白和良好品行，他像一只披着一身道德羽毛的孔雀那样昂头阔步，而这些道德羽毛却只是他在休假日出街的时候用来装饰自己的。他讲话时选择字句都很郑重，他谨慎地遮掩住他的真实的经验，并且小心地维护着古旧的风俗。

“他在每件事物中都找出来一个意义和一个目标，他像一只传染瘟疫的老鼠一样散发着诚实和温文的臭气。他甚至给罪孽也定下了标准，他犯罪时，他总是做得很适度，免得他会忘记自己所扮的脚色。看到一个这类的人就叫我头痛。

“然而要是这类大肚皮的俗物中间有一个人偶然忘记自己，让酒弄醉了他那狭小的脑筋，他便会由他的每个毛孔里淌出淫荡的汗来。一切的毛病都从他的德性里现

出来了,他像一口猪那样满意地在秽物中间打滚。那一层习俗的薄板破碎了,他那费了大力得来的教育也完蛋了,就只剩下一堆垃圾。

“可是等到他头脑里的酒气一散,他那可怜的仁义道德马上又回转来了。于是那种琐细平凡的悔恨便来折磨他的琐细平凡的心。他以为魔鬼一定抓到了他的过失。就好像魔鬼居然肯为他这种废人麻烦似的!

“这类可怜的人,是配不上那种犯大罪孽的高尚艺术的。他们所谓的罪孽只是些在他们软弱的时候所起的小的欲念,它们容易满足,也容易忘记。要是像这样的一个笨蛋居然走上普通人不敢走的禁路,那么他也只是一个太监在结结巴巴地讲些没用的情话罢了。他使得连罪孽也变成无能的了。

“说到罪孽,其实他懂得不多,而救世主的牺牲跟他也没有多大关系。像这样一只毛虫身上还有什么值得救的!

“可是那种我所喜欢的大罪孽,它坦坦白白地在人生的路上昂头阔步,它蔑视地狱,看轻天堂,它不拜神,它更藐视人为的法律,要是把它跟那种可怜虫连在一块儿,那未免太侮辱了它!”

然而他嗜好那种疯狂的爱情的游戏,胜过他喜爱酒的迷醉。爱情,这儿就是他的国土,就是他的活动场。在他,再卑鄙的手段都可以使用,再大的渎神罪也不算什么。他用了狡

滑，机敏和武力去骗取女性的心。在他那色欲的烈火之下，连最坚强的要塞也熔化、崩塌了。

可是他刚刚把那个使他动了心的果子摘到手里，他就毫不顾惜地丢开了它。他的欲念消灭了，于是快乐也跟着消失了，他的心灵又去找寻新的欢乐。使他感到兴趣的是征服，而不是占有。

他的耳朵是听不见祷告、听不见怒骂、听不见哭泣的。受了害的女人痛苦地哀哭，恳求他保全她的名誉，照他允许过她的话跟她结婚，以便洗清他使她蒙受了的耻辱，在那时候他的嘴角现出了戏谑的嘲笑，对着她那滔滔的眼泪他只是轻蔑地答复道：

"孩子，你在说受了损害的清白，失去了的名誉吗？让我告诉你，这都算不了什么。我那心的王国是像海那样地广大。既然还有那么多的待吻的嘴唇，那么多的堪折的鲜花，我怎么能够把我自己束缚在一个人身上呢！对于像我这样一个看重一时的快乐、一夜的销魂的人，名誉的价值是很小的。

"难道我是生来忍受婚约的束缚的吗？这种束缚是为着那班额上生得有角的商人和市侩预备的！他们倒满意：自己的庸俗的激情受着神圣法律的管制，并且得到一个比他自己的更高的意志来承认它。

"结婚的新床！这叫我打颤！这是爱情的坟墓，罪孽的坟墓！因为没有罪孽的爱情等于一种淡而无味的饮

料。可是在一个诚实的小市民的眼里，它却变成了一座圣坛，他合乎礼节地焚香膜拜，小心翼翼地增加他的后嗣。

“无怪乎世界上会有这么多的傻瓜了！因为在这样一张床上生下来的人，他的脑子里不会有什么重的东西，他血管里的血也流得非常慢。要不是有一只鹰偶然用了狡猾的手段跑进鸡笼里去帮忙减轻那个好丈夫的工作，他们哪里还能吹牛说这后嗣有着怎样的脑子呢！然而奸通救了他的种族，时不时产生出一代有用的人来。

“孩子，你不懂我的意思？你要哭瞎你的眼睛一直在梦想一个来得太早的坟墓吗？好吧，的确那还不是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情。因为一个人要是觉得实在活不下去，他还不如去看看死能够给他什么。我们不应当把一个人所不能担负的担子放在他的肩上。所以要是人在生活里没有中奖，那么死一定是他的头彩。

“要是你太软弱，受不了罪孽的莫大的快乐，那么你就索性去自尽！一条小河，一根绳子，一杯毒药都是你的立刻的解救者，它们会给你免除一时的痛苦，把你从这阴暗的现世引到你所梦想的光明世界里去。

“谁也不应该扶起一个已经跌倒了的人。要是一个人不能够自己站稳，就让他跌下去吧！因为怜悯是人所发明出来的恶行中最坏的一个。它玷辱了情感，毁坏了心智，把人当作下等东西。怜悯是戴了假面具的凌辱行

为，是一种浓妆艳抹的德行，它像一个娼妓似地在市场上昂头阔步，它把最坏的自私恭维到了极点，它并且总是在暗中计算着诚实交易以广招徕的利益。

“它对弱者并没有真正的帮助；它只是把他推进污泥里去，进去更深一点。然而对那班用了狡猾手段占据了财富和荣誉的人，怜悯倒有一种安慰他们的平庸的良心的作用。就好像一个贼丢了一点他偷来的钱到一个乞丐的手掌心里，就以为他到天堂去的路容易走了。”

有一次人们对他谈起那个老年人追求万事万物的理由，渴望看到时间之流的深处，并且非常急切地想探求终极的真理，他便轻蔑地笑起来：

“你这老傻瓜！生命的意义，一切事物的开端和终局究竟跟你有什么相干呢？生命本身既无意义，也无目标。还是人给生命想出了意义和目标的。‘过去’和‘未来’都只是幻想：‘过去’是一个落了的果子，‘未来’是一本尚未动笔的书，连书名都还没有想起。

“我何必去管：以前有过些什么，将来又会有些什么呢？在我们这一生匆匆走过的路上沿途留下来的都是没有生命的，死了的而且埋葬了的。而在前面等着我们的却还不曾生出来。挖掘坟墓的尘土并没有一点好处，可是拚命去追逐那些未来的财富在里面灿烂发光的肥皂泡，更没有好处。这两件事都会把我们带到鬼国里去。

“消逝了的光荣不过是些废物，只配作蠹鱼和蛆虫的

食料。要是你也渴想吃这种东西,那么你的心智就在发霉了,蜘蛛在你的脑子里织网,把你的思想捕捉在它们的巧妙的网中。

“转瞬即逝的时光才是我的最忠实的朋友;我的王国就是‘今天。’世界历史是从我出世的那一天开始的;等到我的存在的最后一星火花熄灭的时候,它也完结了。

“生命并不是给人来评论,来思索,来为它找寻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意义的。对我们人生应该是满满的一杯酒,我们得带着狂欲大口地喝。等到酒喝光时,官能的游戏也就完了,那时我们不要像一个宠坏了的小孩似地哭着。我们得把空杯丢在石头上碰碎!

“你问:我们从什么地方来?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可是在你损伤你的心智,折磨你的灵魂去给那个感觉的幻术找寻一个意义的时候,光阴已经白白地逃走了,你并没有利用过它,也不曾了解过它。因为我们是从虚无中出来,也要再消失到那广大的虚无中去;所以你得小心,不要让你那极其短促的生命白白地消耗掉!

“你的眼睛跟随着在无限空间旋转的星星,你的嘴唇默默地问着:为什么?天体的低音的乐调落在你的耳边;你立刻就想用干燥无味的语句记下它们的节奏,等着你失败了,你就悲伤起来。

“傻瓜!难道你就不能够听见你自己血液里的响亮的节奏吗?听不见那首崇高的激情和罪孽的赞美诗,那

首像海似地有涨有落，并且在你胸中唤起一千种欲望的赞美诗吗？

“当我注视着一个少女的多情的眼睛的时候，我能够看见那许多从不曾为你发过光的星星。为了那些星星的光辉，我甘愿让给你所有天文学家们的银河，因为那些星星是给包围在狂欢里面的，它们带了欲念在神秘地颤抖着。

“当两副嘴唇在热吻中连在一块儿，两个身体带着狂欲紧紧偎抱着的时候，当时间和世界在罪孽的地平线上消去的时候，我才深深地感觉到生存的永久的理由，狂热的激情的启示了。

“当酒像红玉似地在杯子里闪光，悦耳的琴音动人地响起来，鼓舞我去吻新的少女嘴唇的时候，我才感觉到生命的终极意义了。路旁的花正在开放，它们亲切地点着头在叙说愿望的成就，这时候却还只是在期待中过日子，思索着一些深奥难解的谜，这未免太蠢了。”

多少带风暴的岁月就这样地过去了。他走过的路长长地躺在他的后面，像红色的北极光似的，路上睡了不少垂死的人，他们的诅咒穿过那充满悲哀的空气向他追来。休耕地上叠叠的坟墓可以告诉人他曾经到过些什么地方。

谁能够计算他一路上用他那枝常常染满敌人鲜血的利剑，在那些破碎的女性的心上所划的伤口呢？那些被他毁了的生命的哭声一直跟在他的脚后面，还有不少垂死的人的悲

叹，它们就像丧钟一样地庄严。许多只死人的拳头捏紧了向着他，许多副惨白的嘴唇在剧痛中控告他。

然而他从不回头去瞥一下"过去"。他想道：

"在我后面的是已经去了的，灭亡了的，被那吞噬一切的时间所吞食了的，它们再不会有引动肉欲的魔力了。死了的是已经死了；永恒并不能使过去的东西再开一次花。

"所以凡是在古墓中挖掘的人都会给死的气息夺去行动的力量。因为从那些正在崩颓的墙垣中出来的只是一群鬼魂。悔恨会像蛇似地盘在那儿等着机会像小贼那样地爬进心和脑去。只要谁一度染上了这个瘟疫，他就永远不会感觉到现在这时候的可爱了。

"让死人去陪伴死人吧。谁拿眼光凝视着过去的东西，他自己就已经是一个勉强依赖着没有血肉的抽象形体为生的影子。他的心像是一座陵墓，在大理石下面藏了不少的脸色惨白的鬼魂。

"寻求理解的渴望，对于事物的理由的热烈追求，便是从那种地下墓道中出来的。那儿住着这个鬼怪：他高高坐在坟头上，像一个挖墓盗尸人似地在尸灰堆中挖掘，一直挖到自己完全给腐朽气包住，他不再懂得那个色彩绚烂的现在时候的活动为止。"

他给他自己挑选的路跟这个完全不同。他的欢乐从来不

是它们自己落到他的怀里来的。他怀着热烈的肉欲所享乐的一切必须是由他征服的,必须是他从生活那儿争取来的。幸运带给他的平凡无味的礼物并没有一点儿足以引动他的魔力;凡是他不费力得来的东西,他都看不起。只有他冒着危险、拚着性命、用战斗赢来的东西才讨他喜欢。当生死的问题悬在他的剑头的时候,他是得意到极点了;在路上要是脚站立不稳,陷坑张开来等着他落进去,那便是他最兴奋的时刻。

命运的电光就在他头的四周闪烁;他整个的身心都沉浸在暴风雨里面。他故意地去犯过造孽,亵渎神物,因为他喜欢这样做。当他像一个魔鬼似地在那颤摇的深渊边缘上大步走着,或者用坚定的脚步攀登崄峻的高岗的时候,他因自己的力量而感到极大的快乐,他蔑视命运的势力。血液热狂地在他的血管里跳舞,他的灵魂流着一股一股的火流,就跟熔石从神秘的深处喷出来一样。

他骄傲得像一只鹰似地在高空飞翔,毫无顾忌地大口畅饮着。只有在他每天为着生命战斗的时候,他才觉得他是自己的愿望的主人,勇敢地朝前走他自己的路。

现在他的眼光落到一个贵族的小姐身上,他从没有见过比她更美的女人。从她的眼里射出来纯洁、清白的光辉,在她的华贵的身体的四周泛着优雅的贞洁之香,这香气是可以制止邪恶的欲念的。

然而她很少涉足于交际的场所。她生活在她自己的一个安静的环境里,由她父亲小心地监护着,不让外来的影响打

扰她。

这是一个值得花费时间的娱乐。去追猎像这样的一个猎物正是他心里最高兴的。尤其是因为她已经跟别人订了婚，这情形更引动他的心，更增加罪孽的动人处。在这儿不仅是爱情的诱惑在召唤他，危险和毁灭也在威胁他，失败和死亡——他正需要这样的东西来刺激他的欲念。

他用了欺骗和狡猾手段居然找着了一条路，走进她那个安静的地方，她正在那儿赏花逗鸟，她那梦幻的眼睛跟随着蝴蝶在花丛中飞舞。

在她的眼前突然站出来这个可怕的人，使得她那年轻的心一下子变冷了。她站在那儿，好像脚下生了根似的。她整个苗条的身子起了一阵轻微的颤动；于是她默默地抬起眼睛去看是什么人敢闯进她的世界里来。怒火烧红了她的脸颊，她的手举起来做出要发命令的姿势。

这时陌生人的眼光射到她的脸上，她一看这眼睛，她的骄傲的手膀立刻无力地垂下来。从那一对眼睛里射出来地狱的火，和天堂的无量的幸福。她觉得地在她的脚下摇动了。一种莫名的恐怖抓住了她的心，她的血在她的太阳穴里跳得很厉害。

她绝望地努力使自己镇定。她父亲的血在她的血管里流着；贵族的荣誉很快地占了上风把她那不由自禁的官能的冲动压住了。听！现在在她的耳里响着的不就是她父亲的声音吗？

随后她又觉得那可怕的眼光定在她的脸上了，它像一道闪电似地射入她的灵魂。两片火热的嘴唇压在她的唇上，轻轻的一声再见送进她的耳里，于是那人像一个影子似地消失了。

她像着了魔似地在那儿立了许久，随后她觉得她的体力逐渐地在消失，她低声呻吟着，跌坐在大理石凳子上。喷泉的柔和的溅水声送到她的耳边，好像是从一个遥远的世界里传来，这声音是来缓和她那心的狂跳的。

于是她又听见她父亲的声音。沿着小径传过来人们的脚步声，她那敏感的少女的耳朵听见有人在高声讲话。她的父亲来了，他还挽着他为她挑选的未婚夫的手膀。一股寒气打进她的心，逼着她吐出一声呻吟，同时她的灵魂默默地在忍受痛苦。

难道是世界突然间发狂了，难道是事物的意义颠倒过来了？她发过誓要对他忠实的这个人突然间显得很陌生了。她又感觉到那火热的眼光像一根火把似地在她的胸膛里燃烧，而且她的单纯的心从未梦想过的未知的门也打开了。

老人慈爱地拿起她的柔嫩的手，开玩笑地对她说：

“孩子，你在做梦吗？好的，这正是宜于做梦的时候——做那些还没有负担着义务的青春的好梦。

“上帝把老年跟青春安排在一块儿，是有着深意的。要是青春在梦的国土里勇敢地飞翔，那么老年就得留意

使梦景成为真实。

“孩子，这正是我做过了的事情。不要等到秋天再来，你就会靠在你丈夫的膀子上了。你的梦也会已经实现了。”

她父亲的话像哀歌似地进到她的耳里。她的心痛苦地悸动着，她的嘴唇却仍然孝顺地感谢她的父亲，她父亲快乐地为这一对年轻的未婚夫妻说着祝福的话。

举行婚礼的日子到了。金色的日轮从无云的天空射下万丈的光芒，钟声快乐地欢迎着喜宴。一大群宾客集在伯爵的府邸里，尽量欢快地消遣着。

礼拜堂中响起风琴的声音，牧师用庄严的言辞宣布这一对贵族的结合。然而就在那位娇美的新娘的白嫩的手放在新郎的强壮的手中，从她的嘴里费力地吐出来一个几乎听不见的“是”字的时候，她又感觉到那个恶魔的眼光定在她的脸上了，那眼光使她的灵魂燃烧起来。那眼光像突然的电光一闪，把她包围了一下，马上就消失在深浓的黑暗中了。

她那苗条的身子在默默的恐怖中颤抖着；她觉得前额冰凉，好像在淌着冷汗似的。她感觉到恶运就要到来了，她用惶恐的眼光偷偷地看她丈夫，他的眼睛正被他自己幸福的喜悦蒙住了。

她用了全部骄傲的力量摆脱那个迷住她的心的魔力。贵族们的血液在她的血管里流着，它帮忙她去抵抗那个无理地

闯进她的生活圈子里面来的邪恶势力。

接着来了一个极大的安静，然而她心里面一种坟墓般的寒冷在警告她：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安静。

她挽着她丈夫的手膀骄傲地走进大客厅去。她那苍白的脸色更增加她的娇媚，所有的眼睛都注意地望着这景象，没有人发出声音。过后一阵大声的欢呼响彻了整个的厅子，上百的高脚酒杯一齐举起来，祝她的健康和幸福。

她优雅地俯下头向那一大群快乐的客人答礼。现在欢乐是没有拘束的了。这个高大的客厅里充满着幸福的声音：葡萄酒在精致的杯子里闪光，空气中弥漫着欢悦的声音。一种温和的醉意抓住了人们的心和头脑，那一对年轻的新人陶醉在普遍的欢闹中，每颗心都充满了幸福。在燃烧的眼睛里闪烁着他们自己没有承认的欲望；好像整个世界都改换成新的了；每个客人都觉得自己的血管里流着轻快的青年的血液。

时间一点钟一点钟快乐地飞去了，在外面夜早已来临。现在到了新婚夫妇准备悄悄地退出的时候了。丈夫的热情的眼光拥抱着他的新娘的娇美的身姿，他在她的耳边说着喁喁的情话。

她的苍白色脸颊上泛起一层淡淡的红晕，她避开新郎的目光。这时她的灵魂里起了一下突然的剧痛，并且她的眼光好像被一句邪恶的、强迫的言辞牵引着似的，它望着厅子的正中央。

她看见那个曾经大胆闯进了她的禁地里的陌生人抄着手膀把身子靠在一根大理石圆柱上，好像他自己也是石头雕成的一样。他不转睛地注视着她，他的眼睛里燃着一种凶恶的火。他的注视好像是在对她施法术；地狱的大门在她面前打开了，焰舌从地狱的深处跳到她脚边来。红光在烧她的眼睛；好像她的心一定要爆裂似的；她的颤抖的手紧紧地压在她的胸上。

她的那种坚定的骄傲猝然地给摧毁了，被他的眼光的热度所熔化了，他那眼光抽出她心里的血，用牢固的链子锁住她的灵魂。

随后她觉得她这种僵化般的情形突然终止了，一个热烈的欲望点燃她的全部的感官。她起了一个强烈的冲动想大声叫道："跟我结婚的人并不是我身边的这一个！不，那边站着的他，他使得我的灵魂赤裸裸的露在他面前——他才是我的丈夫，我的心在为着他震跳！"

她不再想抵抗她的定数了。她知道她的命运是在那儿，那是从撒旦国土里来的一个通报劫数的使者，他正在用他的大胆的欲念诱出她的灵魂。她觉得血涌回到她的心里了，她的呼吸停止，她的体力消失。快点！快点！为什么他等这么久？她不能够再忍受这种致命的痛苦了！

那个陌生人好像已经感觉到了她那种极大的痛苦，他突然离开他站立的地方，朝着她镇定地大步走过去。他用轻蔑的眼光看了新郎一眼，随后就放低声音要求新郎答应跟他谈

几句话。新郎望着面前这个陌生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然而有一种内部的力量逼迫他跟随陌生人走到屋子的中央去。在那儿他听见了使他的血沸腾的话。他的心跳得很厉害，可是他压下他的骄傲，不发出任何声音，只是做手势要那个大胆的诽谤人出去。然而诽谤人却用了形容不出的轻蔑看着他，当着他的脸吐出一句侮辱的话。于是两枝宝剑在空中闪光，钢和钢碰击的声音响了起来。整个宽大的厅子立刻变成死一般的静寂，好像每个人的心都给恐怖冻僵了。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这个可怕的生与死的搏斗。

一声痛楚的叫喊从那两片因痛苦而扭曲的嘴唇中发出来。剑锋刺穿了新郎的心，他倒在地上。陌生人带着恶意的满足逼视自己刚才杀死的这个正在青春的敌人。随后他安静地穿过这寂静无声的厅子，踏着大步走出那扇宽大的门，进入黑夜中去。

那位高贵的夫人呆呆地坐着，脸白得像一尊石像，她的失神的眼睛注视着躺在地上的死者，血正从他的心里涌出来祭奠他这个婚期。陷坑的大口在她的眼前张开；她感觉到那未知的死的接触，觉得她的年轻的心已经结成冰了。

那个使得整个厅子屏息无声的魔法慢慢地消解了。听得见尖声的惊叫和哀哭，嘈杂的人声响成一片；起先被恐惧所压下了的声音现在全响亮地倾吐出来。

年老的父亲本来已经跟宾客们告辞了，离开了厅子，安静地休息着，等待她的女儿来看他，他好在分别之前再拥抱她一

次，现在又走进厅子里来。是宾客们的叫嚷把他唤了来的。他看到他女儿的恐怖的眼光，看见死人躺在地板上，睁了空虚的眼睛凝望着天花板，他从他四周的宾客们的不连贯的话语中知道了详细情形。

老人连忙跑出大门，进到黑夜里去，追赶那个给他家门带来耻辱、并且残忍地毁了他的幸福的恶棍。人丛中有几个朋友跟随着他，在一些窄街狭巷中开始了疯狂的追逐。

在一个月光微微照亮了的广场上，他们瞥见那个陌生人的黑暗的背影。

老人用了如雷的大声叫起来：

"胆小的东西，站住！拔出你的剑来，我好向你报这个破坏我家门名誉的大仇。"

陌生人挖苦地回答：

"我是个胆小的东西？老头儿，你疯了。你最好还是安静一点。你的胳膊不是像从前那样的结实了，它够不上向人要求谢罪啦。在你这样的年纪还像一只公鸡那样昂头阔步实在是不相称的。"

老人的宝剑从剑鞘里跳出来。现在那个说挖苦话的陌生人也得拔剑了。剑口在月光中互相砍击，从发热的钢上飞迸出蓝色的火星。老人原是一个击剑的能手，这是连最卑鄙的妒忌的人也不能否认的。然而死亡正绕着陌生人的剑锋在跳

动，他是像地狱那样地不能征服的。

忽然响起一个金属落地的声音，宝剑从老人的手中落下来。等到朋友们焦急地跑过去俯下身子看他的时候，那个强盗便像一阵疾风似地在黑夜里消失了。

岁月飞也似地过去了。人们很少谈起那次死亡的婚宴。在塞维尔的公墓中建立了一个新的纪念碑，碑上立着故伯爵的大理石像。他立在那儿，脸色苍白，手捏住剑柄，眼睛抬向天空。月光从高空射下来，柔和地照在古墓上。伯爵的像幽灵似地在月光中闪烁，他嘴角的峻严的皱纹显得更峻严了。他立在那儿像一个复仇的象征，像一个从沉默的鬼国里派来的大使似的。

小径里响起了轻微的脚步。陌生人用轻快的步子从暗影中走出，他带着冷酷的轻蔑注视死在他剑下的人的石像。

他傲慢地挖苦道：

“老朋友，现在怎样？在鬼国里人是不是会觉得无聊呢？那儿没有酒可喝，没有嘴唇可吻，没有琴声给参加欢宴的人们助兴吗？

“我很抱歉，然而那不是我的错。是你的狂怒逼着我战斗的。不过已经做了的事是无法改变的了，再要提它又有什么用呢？可是为了让你知道我对你并无恶感，我邀请你来参加明晚我家里的宴会。丰富的菜肴，最好的酒，还有娇艳的嘴唇可吻。再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这

应该可以叫一个大理石像动心了吧。你来吗？你接受我的邀请吗？”

冰冷的石头起了一下颤栗，在那雪白的前额上闪着一种恐吓的光。白色的嘴唇微微动着，好像从坟墓的深处发出来小声的话语，送到了陌生人的耳边：“我要来。你准备着吧！”

他惶惑地站在那儿，擦他的眼睛。

“这是什么？有人跟我讲过话吗？是酒叫我变傻了吗？是我的感觉在跟我开玩笑吗？就好像死人接受了我的邀请似的。

“那倒会成了一个笑话！一个石客来赴宴！好吧，我会准备着接待他的！”

屋子给蜡烛光照得透亮，美妙的琴音动人地响在耳边。餐桌上摆满了美酒佳肴，可是还没有一个客人到来。因为外面正吹打着狂风暴雨。闪电从漆黑的天空撒下来千百根光带，轰隆的雷声不间断地在屋子里怒吼。好像暴风雨在酝酿着什么阴谋似的。空气十分闷热，仿佛点得有火一样。人觉得自己的心也在燃烧了。

陌生人把他的前额压在给电光照亮的玻璃窗上，他尽量欣赏着大自然的疯狂的游戏。在他看来这种暴风雨的激烈运动，好像是一个罪恶的大祭典，他的心跳得更快了。

时间一点钟一点钟地这样过去了，暴风雨只有越来越厉

害。午夜已经逼近，可是厅子里仍然空着。并没有一个客人来享受这丰盛的晚宴。

最后他自己在空桌子前面坐下，吩咐听差端上菜来：

“白费力！在这种暴风雨的天气，没有一个客人会到我家里来的。可是今天既然是这种天气，明天也会是的。所以我要做我自己宴会的客人。朋友，祝你健康！祝你身体强健！这第一杯酒，是祝罪孽和自由的！”

他刚刚骄傲地把酒杯放到嘴唇边的时候，礼拜堂的钟就报起十二点来。于是在暴风雨的喧嚣中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人听见大门上的绞链发出一声尖响，大门突然开了。现在脚步声沿着过道威吓地走过来了，接着门上就起了一下重重的叩声。

听差站在餐桌旁边，好像变成了石头似地僵住了，恐怖地默默朝门那面望去。主人不得不振作精神去迎接这位迟到的宾客。他用坚定的手把门打开；在门槛上站着伯爵的石像。

一个似乎是从坟墓里出来的声音说：

“您请了我。我就来了。看见我，您不害怕吗？您不为您这种假殷勤后悔吗？死人是从来不会失约的。”

“阁下，欢迎之至！我能够在我家里招待您，这是我的莫大的光荣！请坐！不过请当心，我的椅子不是做来

给您这样的客人坐的。我可以给您斟酒吗？这是上等酒。您一定没有喝过比这更好的了！”

那个像是从坟墓里出来的声音回答：

“我不是来跟你闹酒的。进过了鬼国的人就不再有饮食的欲望了。我来结束你那渎神的行为，你那么无礼地侮辱了上帝，我来为他报仇。

“你不看见大自然的骚动，那绕着你房屋闪烁的闪电吗？你不听见在我们头上震响的雷声吗？这是造物主的愤怒，他要来清算你的罪，你极其残酷地装满在你灵魂里的那些数不清的罪。

“每一股风都带着那些受害人对你的诅咒，那些被你践踏了的人对你的控诉。被欺骗了的爱情在宣布你的罪名，破碎了的心在上帝的裁判所前控告你。你的时间是很有限的了。那么你好好地利用这飞逝的光阴拯救你那卑贱的灵魂吧。罪人，快忏悔！招认你的罪！让你的胸膛里装满悔恨吧，这可以使你在死亡中得到宽恕的。”

从陌生人的口中来了这无耻的答语：

“就一座大理石像来说，话倒讲得不坏。看起来在幽灵的国土里他们倒知道修辞学的价值。可是你把你的修辞学用错了地方了。我并不替我的行为耽心，我准备为着每一次的有罪的狂欢，付出它的全部的代价。所以我看不起任何未来的报应，我轻视一切对我的诅咒！

“哈！要是真有一位裁判官等着我去让他清算我的行动才好呢！我要勇敢地看入他的眼睛，我要讥讽他那全能的愤怒！倘使他是一切现时存在的事物的创造者，那么罪孽也就是他创造出来的东西。要是我的行动使造物主不满意时，那么一切的创造物都只是一个拙劣工匠的怪想而已。我们知道一个匠人手艺的高强，是根据他的作品来判断的。

“从前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时候，他把生命的气息吹进没有生命的黏土里去，他不曾想到生命就是精神，精神就是心智，它本身的一个法则。他那有创造力的命令可以指挥黏土块，却不能指挥他产生的精神。他能用死亡的镰刀割掉肉体，可是精神甚至在坟墓里也会活下去，并且会传给后代的子孙。

“是我的精神自己去碰那个比它更大的力量的。他在狂怒中可以把我毁掉，可是他决不能使我的精神驯服。他能够破坏，却不能征服！精神创造它自己的世界，它藐视神的势力。它在坟墓的边缘上竖起了反叛的旗帜。”

死客开口打岔说：

“闭嘴，太傲慢了！我现在明白连地狱也不能够制止你的侮蔑。上帝可以把你像一只蛆虫似地踏死，可是你那轻蔑的毒灰会从地狱的最深地方溅到天上去。然而你的裁判日子有一天会来的。等到你的生活力慢慢地干枯，你的身心两方面都因岁月的磨损变为衰弱的时候，你

的邪恶的心情会静悄悄地离开你的。今天在你身体内极其热烈地燃烧着的生命将来有一天会变成你的行为的复仇者。"

主人挖苦地回答：

"那还早得很。不等着老年染白我的头发，就会有一把剑刺穿我的心。然而就是那些飞逝的年华也不能够摧毁我的反抗。"

脸色惨白的客人接着说：

"不，你会活下去。没有一把剑会缩短你在地上的前程：命运会做你的一副护胸甲。那么，你尽量欢快地活吧，活到你的时间完毕，活到你的痛苦的时刻到来为止。"

那个可怖的客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屋去。外面狂风怒吼，不少的高树都给吹倒了，可是石像毫无感觉地穿过恐怖和黑夜朝前走着，闪电凶恶地在他的四周飞舞，跟着他的脚步声在远处消失了。

一年跟随着一年逝去。在荒凉的冬天之后接着来了春天的荣华；凉爽的秋季驱散夏季的炎热。

像一片中间闪着电光的风暴云似的，那个浪游人勇敢地沿了他的运命的路一直朝前走着。倒有点像是时光使他的意志变成钢铁般坚强，使他的感官燃烧得更厉害了。他像一个

魔鬼似地飞过最深的深渊，任何眩晕都不会使他退缩。他带着疯狂的激情沉溺在永不休止的纵欲生活中，勇敢地高高举起风吹雨打着的罪孽的大旗，同时死亡和地狱就跟在他的脚步后面。

现在他又欺骗了一个女人的心，正趁着夜深人静时走到他情人的闺房去。花园里一只夜莺在歌唱，浓郁的花香飘进窗里来。温暖的夏夜带着狂吻的热流更令人陶醉。女人的胸脯热情地紧紧压着他的胸膛，她一面享受他的热吻一面呻吟。啊，爱情的夜，充满了秘密的罪孽和狂热的欲望的夜啊，愿你永不要天亮！

时间在陶醉中过得很快，东方已经开始在发白了。他连忙离开柔软的枕头起来，用悲戚的眼光看了一下旁边那个尚在酣睡中的可爱的女人。他开玩笑地说：

> “安静地睡吧。醒来的时刻对你会是痛苦的。所以我还是趁着睡眠蒙住你眼睛的时候走开好些。总是一样的老调子，难听的悔恨的话，流不尽的痛苦的眼泪，羞耻的眼泪。”

然而在他连忙转身朝着窗户的时候，他看见镜子里映出他全身的影子。他满意地微笑着，揭起他的便帽；他突然打了一个颤，因为他在那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中间瞥见一缕最初的白发。

一缕白发，这是就要到来的老年的报信者。它像一个暗

影似地落进他的灵魂里面。他听到时间的翅膀在轻微地扑动;然而他连忙离开镜子,安全地、轻快地从阳台上跳下去了。

可是那个念头现在不会离开他了。它钻进他的心里,静悄悄地躲在感情的深渊中。它像一个鬼怪似的坐在他的脑筋里面,要是记忆偶尔溜走了,它就会轻轻敲着脑筋的薄薄墙壁把记忆唤回。

他想除掉那鬼魂,却没有办法。他对自己说:

“傻瓜,为什么要去管那些躲藏在时间的深处一时不会来的事情呢?‘现在’就是你所谓的王国,目前的好运便是你的命星。

“琴音仍然在引诱人,还有酒,还有爱情。倘使你要享受春天的话,那么你就不要去想秋天!每一刻欢娱的光阴都会支持到一千年!谁不把‘目前’抓住,就是一个懦夫!”

然而记忆不会离开他的。当他跟一群快活的人坐在一块儿闹酒的时候,他会突然记起他的白发来。他看见自己头上盖满雪似的白发,昏花的眼里露出失神的眼光——他的杯子里的酒也变成苦汁了。

当他燃烧着热烈的欲望把一个女人的柔软身子抱在怀里,狂吻她的润湿的嘴唇时,他会突然想到他的白发,那个念头猛然冲进他的脑子,一下就将他的欲望弄熄了。

要是人弹起竖琴唤他去参加欢乐的跳舞时,回忆会偷偷地走进他的心里,于是快乐的音乐在他的耳里就变成了悼歌。

他对自己说：

“这是一曲送葬乐，它引一个死人到他的坟墓去。在我看来这好像是我的出丧：我在跟着我的棺材走——

“好吧！那个长的秋天就要来了。老年也许会把欢乐变成痛苦，可是秋天绝不能驯服我的傲气。”

所以他仍然坚决地走他的命中注定的路，他走遍遥远的国土，飘过遥远的海洋，一直到他看见那最后的边境横在他的面前——

天灰暗。平沙无垠。

一个光黑的云母石大斯芬克司躺在棕色细沙上，她的眼光注视着荒凉的、没有尽头的远方。

这眼光里没有恨，也没有爱，她的眼睛是朦胧的，仿佛给幽梦罩上了一道纱似的，她那冷傲的、缄默的嘴唇微露笑容，微笑中带着永久的沉默。

第二个浪游人走近了，他看入斯芬克司的眼睛，然而他绝不能够解答她的谜；他默默地倒下来，睡在沙漠的细沙上面。

哈姆雷特的路

北国的严寒笼罩着大地。海上的浓雾鬼魂似地越过陆地静静地飘入。不吉的预兆沉重地压着黑夜。古城堡仿佛被包裹在一层一层的纱幕中间,好像是司运命的三位女神① 绕着它纺了线似的;四面的城墙正掩盖着一桩大罪。

没有一丝的星光射进寒冷的空间,在人们的心胸中引起一些温和的渴望和非尘世的荒诞梦景。

命运穿着铜鞋大步走着,她是那么冷酷、坚决,就像那可怖的死亡一样,当它慢慢地走过荒凉的街巷,清查它那未来的收获的时候。

恐怖轻脚轻手地在城堡中溜来溜去,轻轻敲着一些秘密的门。叩声在人们心中回响着,使人想起一队鬼兵。

冰冷的手紧紧抓住国王的心,他在梦中扭着身子,发出痛苦的呻吟。然而他不能够逃避在他眼前出现的可怖的幻影,那些幻影茫然地注视着他的脸,默默地用他们的手指挖他的心。

从没有血色的嘴唇里发出来喉间的痰声,这嘴唇在梦中

① Norns,北欧神话中司运命的三女神。



哈姆雷特

恐怖地颤抖着，仿佛它们感受到了疯狂的热吻。

鬼怪们在黑暗的屋子里徘徊。他们从角落里发出嘲讽的窃笑声，他们在那睡眠者的心上滚动石子。他起了一阵死一般的颤栗，他的四肢被汗水浸透了，他发出一声惊呼就醒了转来。

睡在他身边的女人也给一下子惊醒坐起了。她那飘游不定的眼光在黑暗中搜索，黑暗仿佛是一颗焦虑的人心似地在颤抖着。她的苗条的身子打了一个冷噤。她在心里看见没有血色的手紧张地伸过来，抓紧她的心，她的头发惊恐地竖立起来了。

于是那恐怖又渐渐地消失，两个人又无力地倒下去，睡在他们的原来的枕上，默默地望着黑暗，好像在倾听命运的织机的纺线声，那是在纺定数的线。

他就是在这城堡中生出来的，一个国王的儿子，一位太子。他是一个脸色苍白的王子——他的前额差不多没有一点血色。然而就在这额后面有着坑一般地深、谜一般地难解的思想，它们在他的脑筋里徘徊着，始终在喜怒无常的圈子里打转。

从他一对暗黑眼睛里射出来怀疑的眼光，在向人们、向世界、向事物问询，仿佛他要探究出生存的最深的理由来。

他得到了他父亲的突然的死讯之后，他便从远方赶回国来，他发觉他的本国变得陌生而空虚了，它再也不能给他唤起安静的喜悦了，照例是那种安静的喜悦用记忆的魔力把人们

跟他们的故乡联系在一块儿的。

他发觉他的母亲已经跟那个现在代替他父亲统治北方王国的人订了婚。这对他简直是一下巨雷似的打击。他不能理解这个迅速的变化，他不能明瞭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面婚宴会接着葬礼举行。

他觉得人生是十分卑鄙无聊。任何可能有的生存的目标都是琐碎而无价值的，就像造化的恶作剧那样地毫无意识。他看见人们平常那些小小的挂虑和悲戚，他们为了掩饰自己的弱点所作的种种姿态，他轻视他们那些装模作样的丑态。

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大的乡间的墟市，陈列着各式各样华美的货物，还有无聊的表演，这种墟市的迷人的时间极短，它刚刚布置好，开幕不久，接着就又收场了。

因此他便小心地避免走大路，他总是拣着没有人走的小路，在那儿徘徊，想追寻那些在静寂时间里涌现在他心中的思想。

无数的思想跟那些漂流异域的陌生人一样地走遍他的脑筋，引着他去探求许多谜的解答。

从黑暗、无底的深渊中思想畏怯地渐渐成了形，它受不了日光，并且粗看起来好像是躺在大坑的另一边的看不十分清楚的古怪东西。

别的人注意到他的性情，暗地里在议论他，说他多半有什么毛病。一个沉溺在自己的古怪想法中的怪人不会想到事物的简单明白的顺序，却让他的幻想支配着他的行动。

他的母亲当着他的面老是感到局促不安，当他的眼光在

试探她的灵魂的时候，她就觉得那种半麻木的悔恨的痛苦在腐蚀她的心。

然而在国王看来王子的行为就有些可疑了；猜疑的箭已经深深地钻进他的心里了。难道这个年轻人猜到他藏在心底的那桩事情吗？猜到他所犯的那个罪吗？那个罪是没有人知道的，知道的只有那群夜间在他的噩梦中跳舞并且把恐怖注入他的灵魂的魔鬼！

某一个夜晚，全城的人都早已睡熟了，王子忽然走出宫外去，古老的城墙黑暗而缄默地高高耸向天空，他走到城墙上，在那儿闲步。整个空间充满着深的静寂，没有一点儿轻微的声音来惊扰它。好像是所有生物的呼吸全停止了，一切的生命都给突然地杀死了。于是一个幽暗的人影在他前面现出来，从雾中慢慢地走过来他父亲的鬼魂。

他听见了低沉的声音在对他讲话：

“我的儿，不要害怕！我从另一个世界里来向你揭露一桩最卑污的罪。我并不是像别人那样地死去的；我是被一只谋杀的手害死的。就是我自己的兄弟下的毒手，他举起手来害我的命，他像该隐[①]那样地流他哥哥的血。

① 该隐：《旧约·创世记》中说，该隐是夏娃的儿子，他有一个兄弟叫亚伯，因为“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不，比这更坏，更坏得多，因为他并不是像该隐那样以为造物主看不起他，突然发起怒来，忘了自己，才杀了人。不，不是这样，他像一条蛇似地爬到我身边来，趁了我睡着的时候，弄死了我。这个人现在戴着我的王冠，把你的母亲霸占作他的妻子，就是他用卑鄙的手段杀死了我的。

“你的血管里流着我的血。你是我生的儿子。所以我要你去替我报仇。你父亲的声音要求你去行动，让他好在幽灵的国土中得着安息。”

鬼影在雾中消失了。王子像生根般地站在那儿，仿佛他不能够了解他所听到的那桩可怖的事情。然而这是无可疑惑的了。明明是他父亲的形状，明明是他父亲的声音。他的血沸腾起来，从他的心底发出来一声复仇的叫喊。

他看见他父亲安安静静地躺在那儿酣睡的时候，那个凶手偷偷地走来俯在父亲的身上；他看见凶手把毒药滴进父亲的耳里去，做得极小心，避免着引起人们的猜疑。

这行为是太残忍，太凶恶了！人不能够白白放过它。这是世界上从未见过的叛逆背信的谋杀！他的父亲死了，被一只谋杀的手害死了！他的母亲却躺在那个凶手的怀抱里！这是一桩吁天伸冤的大罪！复仇成了一条神圣的法律，人世中偿还罪债的公道了。

他给一种残酷的恐怖抓住了；他觉得疯狂在他的血液里燃烧；他跟人们和跟人类中间的一切的联系全断了。那个可

怖的真相太凶残了;因为他看见了人们从未见过的事情。

他温和地小声说:

"您安心吧。您不用再像先前那样不休息地在各处飘荡了;您的儿子要帮忙您取得您所渴望的和平。我要替您报仇,对这一桩凶恶不能言说的大罪必须加以处罚。"

王子的手捏住他的剑柄,可是他的手膀颤抖起来,他的体力消失了,他沮丧地又把他的手放下去。他父亲的一番话太出乎他的意外了,他刚知道的这个真相夺去了他的力量。然而"延迟"并不是"放弃"。今天不能做到的事,热心有一天会办到的。

徒然的努力! 虽然他每天看见那凶手的胸膛摆在他的眼前,好像命运正送它来让他刺杀似的,可是每一次到了最后的关头,他的勇气就失去了;他犹豫着,考虑着,永远下不了决心。不错,他常常在攻击那个人,但不是用冰冷的剑锋,却只是用些刺耳的话语。

日子这样地一天一天逝去了,可是他始终没有做那件事情。他父亲的愿望沉重地压在他的灵魂上面;他常常用迅速的动作伸出手去抓他的剑,然而那个果断的时刻,那个坚定他的意志、鼓舞他的行动的时刻却永远不来。

好像是他这知识用符咒把他的力量束缚了似的。他知道

了任何别一个人连猜也没有猜到的事情。然而这种知识，这种见闻反而夺去他的行动的勇气，销磨他的渴望行为的意志。

他父亲的血白白地在他的血管里跳动。他沉思，他不能够了解他自己，他责备自己胆小，称呼自己做懦夫，然而任何责备都不能够使他那无力的手膀增添一分力量。

于是他在思想的国土里去寻求安慰，用干燥无味的论理的结果代替行动，这样来敷衍那个责备他犹豫不决拖延时日的内心的声音，想使它静默。他的心智摹仿那班按照自身需要来解释人生的圣贤和哲学家的派头，在未知的深渊中发掘。然而等到心智在深渊的底层中搜寻的时候，手却没有从事迅速动作的工夫了。

他问他自己：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在我看来是不难解答的。人生的目的不过是死亡而已，因为在这世界里生存的一切都是像尘土一样地被时间的气息渐渐在吹走的；我们活动，只是为了学习怎样去死亡。然而目标和意义原是属于同一种类的，倘使人生再没有别的目的，那么它的意义也就在这个目的里面。

“在人看来，生命便是最好的东西，至上的善，然而还不如从没有看见它好些。我们在事的进行中所见所闻的一切又像飓风里的一股微风似地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了。

“就像在沙漠中脚迹一下子就会被吹没了那样，时间

也会抹掉我们存在的痕迹，仿佛我们的脚就从来没有踏过大地似的。

“然而要是往大处作会达到目的时，那么往小处做就不会有好处。纵然说死就是人生目的的实现，可是垂死的状态却绝不能给人安慰。因为倘使就整个来说，一件东西一桩事情可以作为目的时，那么分别地讲，它就不会含有目的或意义了。所以对我们，人生恰只是个空虚的外表。我们被卷在漩涡里，又像风里枯叶似地在空中打转，一直到最后我们跌落在土地上，我们自己变回泥土为止。

“既然人生并没有意义，也没有目的，那么对我们它不过是一个空壳罢了。

“我认为这是无可否认的真理；它的逻辑是无可辩驳的。然而要是生命对我们并无价值，那么死亡便是人的最好的朋友，因为它结束了那个笨拙的滑稽戏。

“不错，倘使我们是不死的，倘使我们摆脱了时间的限制，那么我们就能够看见生命的价值了。因为要是真有永生不死的时候，同时也就会有整个存在的大清算，罪孽和德性的分别就出来了。

“全部的意义都在于永恒，在永恒中给退潮遗留在岸边的人在第二次潮涨时又会被载上新的浪峰去。在永恒中每个梦都会实现，每个欲望都有它的机会。在那儿，价值是永远在变动的，并且每一张奖券都是头彩，因为在那儿没有一个人受着时间的限制。

"然而我们的生活实际上很像是一个疯狂神道的恶劣的玩笑。一种无限制的破产，一种不断的探索，一种渴想探测无穷的欲求，它在第一步上就失败了，一种无止息的希望，追求，它很快地就在时间之流中完结了，永远不会达到任何一个目标。"

这时他父亲的声音又来催促他去行动。他觉得那个影子就像在他的身边似的，他觉得那一对惨白的眼睛就像在望着他一般，可是他仍然不能够鼓舞起行动的勇气。

当他听到那个声音在他耳边响着的时候，他整个身子都因痛苦扭曲起来。他那精密的逻辑所苦心建造起来的巧妙思想的整个建筑，像一所纸牌搭成的房屋似的，碰到一个小孩吹一口气就完全倒塌了。他想起复仇，报偿，迅速的行动，然而他刚刚抓住他的剑柄，他马上就感到那个老毛病又发作了，他浑身打起颤来，他的手又放开他的武器，软弱地垂下来。

他白白地气他自己的软弱；他仍然不能够取得果断的时刻。最后他又落到他从前那个境地里面了，他把时间花费在沉思默想中，然而从这个产生出来的并不是行动，却只是理论，一些替他的软弱辩护的理论。

他开始辩驳道：

"人在他的疯狂中真是一个古怪的东西。他拿他那一点儿智识的火花骄傲得不得了，好像他在统治着整个宇宙似的。然而实际上他却只是一个没有被拴住的可怜

虫,像一根稻草似地让大水一下子就卷走了。他用欢快的调子讲起他的存在的目的,他拿那个他的脑筋想出的解释来代替坚定不变的人生历程,人生并不过问任何的解说,却只顾专断地走它自己的路。

"他梦想着伟大的行为,梦想着支配宇宙,为他自己想出一种任务,拚命替自己狂吹,就像一只泥潭里的青蛙似的。他叫嚷,走动,做生意,吹牛,谩骂,却从不留心他在水中打起的泡沫已经消散,水面很快地又平静光滑了。

"谁看到那个现在执掌王权的恶棍,都会出声大笑。从他那说谎的嘴唇中吐出的每一句话都是他非常庄严地用力说出来的!他把自己装扮成一只孔雀,像一个歌者似地在市场上高视阔步。他一定认为他的每一个笨拙的把戏多多少少都是有利于他的国家的。因为国王所做的每一桩事全是伟大的;连他到厕所去也是一件堂皇的大事,并且对世界大势也有影响的。

"要是他不能在平常规定的时间里大便的话,那么战事也许会转胜为败——一个王国可能会因此崩溃。你得相信,我们值得花费时间在世界史中去搜求那些谈起国王们的搰椅的篇幅。从这种研究中可以知道许多至今不为人知的事情。

"我的叔父装出多么尊严的样子!然而他在心里面还是有点害怕,这畏惧使得他的腿打颤,就像一个犯人给

人拖上法庭一样。

“当他在梦中听见他哥哥的诅咒时，他的野心引诱他所犯的罪完全压倒了他，使他的毛发竖立起来。他那一切在他的白鼬皮王袍下面腐朽的威严不过一堆胡说而已。

“所以我倒赞美蛆虫王。他比那一个心里暗藏畏惧、言语支吾的可怜虫有着更多国王的德性。

“蛆虫是真正的万王之王，因为他虽然没有马和骑兵助长他的威势，人还是不敢不向他进贡。蛆虫不会受贿，而且是没有缺点的，他是一个什么都不怕的无可指摘的武士。他永远是按照他自己的标准行动，他是一个对什么都不肯低头的真正的国王，他依照他的意志治理他的世界。蛆虫不管是国王或是乞丐，他一律吃掉，他把天才和傻瓜看作一样的人。不论老幼他全不放过，对于女人和老弱他也不关心，他倒没有一点伪善的毛病。

“他是一个主张人类平等的伟大的实行者，从来不计较官阶和名号。没有一个思想家能够夸口说得到过他的优待，虽然他自己也许就从那个思想家学到了一些东西。

“人夸大地认定自己是万物之灵，以为万物都是为他而造的。所以他便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安排宇宙，给万事万物派定一个意义和一个目的。自然他从没有想到别的生物或许也有它们的推理和演绎的方法。

“倘使这是真的，那么不用说它们的思想方法也就会

是一种特殊的，适合于它们的生活圈子(它们的存在观念就是从那儿来的)的东西。

“到头来这全要看大前提怎样；因为倘使人事先并未预料到什么，就不可能演绎出什么来。要是最初的假设已经决定，那么人生的目的当然也就跟着定了。人所假设的就是他的思想方法的要点，领导人理解生活的一道桥梁。

“然而脑筋所发明出来的假设常常受着它们的条件的拘束；条件把形式和方法给了心灵。我们姑且承认蛆虫是一个哲学家，那么他的思想方法应该是适合他的天性和他的环境的，并且他的生活既然遵守着各种不同的法则，所以他所构成的思想、观念也服从他的天性的推理法，这个就决定了它自身的意义和生存的理由。

“那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想法！这个玩笑倒文雅，而且是无比的好！蛆虫是一个智识丰富的哲学家和深刻的思想家！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蛆虫在他的那一群最热心的同胞中间，他们非常注意地听从他的话，尽量吸取所有真理的真髓。

“听他说吧：

“‘我的同胞们，这世界安排得真好！连一块极小的地皮也不会移动一下，除非是我们的造物主要它这样做。他给万物都派定了一个意义，他的爱普照着他所创造出来的一切生物。可是他的恩惠特别贯注在我们身上，我

们原是他的成绩中最高的和最好的。

"'上帝起初创造了天和地,人,树木和甲虫以及别的种种东西,然后他又创造出来他心爱的宝贝:蛆虫。的确,倘使这里面连一个由我们创造者的神圣意志所选择的东西,连一个派定来指出他那伟大工作的辉煌成就、显示生存的目标与意义,而且永远赞美上帝的光荣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创造的意义又在什么地方呢?

"'宇宙是为了蛆虫而存在的。这世界中之所以有植物和动物,全是为了来给人填满肚皮,让他到时候再变成丰富的食品,给我们饱餐一顿。所以人是活着喂蛆虫的。啊,生活安排得真聪明;造物主的意思,他的一切行动中所含的无限的爱我看得十分清楚!"

"蛆虫要是碰到他所吃的东西合他的口胃时,他就这样地讲说一番。因为在那些养得很好、几乎走不动了的肥胖家伙中间随便抓到一个,都是为着上帝最宠爱的孩子的上等食品,这个家伙会把人生的更深的意义揭露出来。

"然而要是从上面来的食物很坏,要是死亡送来一个干瘦的裁缝,他身上的精肉比他的棺材还坚硬,在精肉和骨头上面连一两脂肪也不到,那时候蛆虫便失掉他的好兴致了,他的满足和喜悦也完了。他便发觉许多的事物都是毫无目的的,他开始指摘上帝的神圣工作,对这个世界的智慧也起了疑惑了。

“他的看法是合乎论理的！因为要是一个饥饿的人死去只能够留给他们皮和骨头吃，那么这个人的死亡又有什么意义或目的呢？像那样的人应当永远生存；他的尸体反而给死亡丢脸，引起人对生存的目的起了疑心。

“难道这就是对于我们的忠诚的信仰的酬报吗？我们平日感谢地、真诚地赞美着上帝，所得的酬答就是这个吗？难道在他的孩子们困苦的时候，他倒把他们忘了吗？难道他不再像往常那样叫人们长得肥肥胖胖，好让他的蛆虫们大吃一顿吗？我们几乎可以——请上帝饶恕这个有罪的思想——变成无神论者，连创造的意义也怀疑起来了！

“然而要是上面降下来的食物又渐渐地肥了，人又跟上帝和好了，那么蛆虫也会回到上帝的跟前来，热烈地赞扬上帝，警告他的孩子们提防撒旦的诡计，并且宣扬上帝的智慧的深远。”

可是听啊！那不是他父亲的声音又在用温和的责备刺着他的心吗？他那被谋害了的父亲就站在他的眼前，把死的眼光射进他的灵魂里，并且指着他腰间佩带的剑。那眼光使他充满着恐怖，那声音把血赶回他的心里，使他的心智纷乱。然而他的四肢里面好像装满了铅似的，他不能够强迫他的手动作。

他胆怯地躲到没有人走的偏僻的路上去，因为他觉得人

们投向他的每一瞥的眼光里都含有严厉的责备，并且充满着恶运的预兆。

当初他离家出国远游的时候，在他的家乡还有一个贵族的少女，她是那么热烈地爱着他。然而他回国以后却小心地避免跟她相见，可是她不能够再压下她的心的呼声了。

她到处寻找他的踪迹，找着了他平日散步沉思的僻静地方，有一天就走到他面前来。

她用悲戚的眼光望他，同时她的心在她的胸膛里忧愁地跳动着。那么别人讲到他的话都是真的了？他的心有了病，他的心智糊涂了，他的思想总是萦绕着别人为了害怕受到邪恶势力的支配而极力在躲开的事情。

啊，只要爱情能够给他带来光明，把他从这种邪恶而不可思议的激励中解放出来就好了！这种激励沉重地压在他的心上，摧残了他的精神。

他看见这少女站在他面前，便停下来，望着她，好像他想看透她的灵魂的深处似的。随后他的惨白的嘴唇上露出来一个狡猾的微笑，他用挖苦的调子说道：

> “啊，温柔的少女，爱情现在在做着什么呢？春天就要来了，树木中的树液在往上升了。人怎么会是两样的呢？人的整个一生就绕着那琐碎的激情在打转，那激情是大自然赐给他的，为了来愚弄他那可怜的感官的微弱的热情。淫欲叫他的烂眼失明，并且使他忘记这一件事：只要他还在闹他的恋爱，还在演爱情的愚蠢的滑稽戏，那

么他始终不过是死亡的奴隶罢了。

“死亡是一个贪吃的家伙。他躺在每个坟里面，口大张开，等着来吞食他的牺牲品。永远是爱情来填满他的胃。倘使没有爱情存在，他早就会饿死了。就是最傻的人也看得出来每个摇篮之所以做成那种形状，只是为了后来好当作棺材使用。

“爱情是人类的雅片烟。它是一种灵药，可以治疗百病。人一旦沉醉在爱情的欲焰中，就可以忘记他是在欺骗自己。

“爱情指给人看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东西；但人看见的只是开端，并不是终局。当热度升高的时候，两个人紧紧偎倚，尽情享受他们的短促的幸福。他们快乐得肚皮快胀破了，所以他们就相信着生命是不会死去的。

“他们欢乐地互相擦他们的皮，他们不过是为死亡制造更多的食物罢了。他们是在替死亡做事情；因为他们所谓的爱情正是进坟墓以前的插曲罢了。

“可是，啊，最高贵的小姐，你不舒服吗？是我的话冒犯了你那贞洁的耳朵吗？你不作声；我的话使你厌恶吧；你恐怖地呆呆望着。可爱的孩子，你这态度不大好。真理并不常在一个人的路旁，所以人要想获得真理，并不是站住就可以办到的。

“你是一个漂亮的孩子，并且你把人家教你扮演的脚色演得很好。单看这鲜嫩秀美的两颊，这个顽皮而自负

的小鼻子，这张生来为着接吻的成熟的红嘴，这两排可爱的珍珠一般的牙齿。连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也会被这一切引动了心!

“然而你所夸示的这一切都只是一个谎。这只是一种愚蠢的化装，下面狡猾地隐藏着一些东西。这个可爱的前额，这两片柔嫩的红唇，是迷人的，真正使人的感官迷乱的！然而在这下面隐藏着的却正是一个死亡的头，一副头骨，它轻蔑地狞笑着，并且在嘲笑我们的痴愚。

“这个丰满的胸脯，这个娇美的年轻身体不过是一具骷髅的掩饰物，那骷髅暂时隐藏在生命的骗人的衣服下面，为的是将来可以参加我们的大化装跳舞会。

“这是人想出来的最傻的滑稽戏！可是它卖座，每晚客满。观众非常满意，这个愚蠢的戏他们却百看不厌。

“你还站在这儿日光里，你年轻，又像露一般地新鲜，一点也不去想那个向你逼近的‘未来’。可是那派定给你的时光会匆匆过去的；你的尸首很快地走到坟墓去。你的美丽的身体即使没有给老年在上面刻下皱纹，它的那种光艳也会消失不见的。

“你不过是蛆虫们的食物罢了。因为青春所织成的一切计划都只是企图来掩饰人生的真理的空想。人闭着眼睛不要看见现实，却躲在种种的公式和体系后面，保持着一些永不会实现的欲望，并且拚命去狂追一些很快就

消失在雾里的人影。

“倘使人不满意一幢思想所苦心建造起来的房屋，他连忙就去找另一幢去。老商店把名字改换了，可是生意还是照常在做。

“在人的前额后面进行着的倒的确是一种古怪的生意。这儿有一间魔术家的屋子，在这里面每一件东西都仿佛失去了它们原来的形状。因为人开始，照他自己的说法，在构思的时候，真理就放弃它一切的权利了。人生成了一场傀儡戏，它只是演来掩饰真实情形的。

“现在，我的可爱的孩子，我想你已经够了。你那小小的脑子里并没有地方把什么东西都装得了。有一天要是蛆虫钻进你的头骨去找寻藏在那儿的东西，他会发觉那儿藏的东西真有限。几乎少到使他觉得这一番麻烦太不上算了。

“永别了！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世界大得很，世间有的傻瓜也多得不计其数，你毫无守贞的必要。然而这也没有多大关系。这儿有的是流氓无赖，多得很，而一个无赖又非常重视传种繁殖的事，所以种族是可以保存下去的。”

少女埋下眼睛离开了这个地方。她的梦破灭了，经过了爱情的培养而开放的鲜花枯萎了。她的柔弱的灵魂受不了这种紧张。她的疲劳的心被疯狂紧紧抓住了。她不知道时间晚

了,她只倾听着从一些看不见的隐秘世界中传来在她的耳边轻轻响着的神秘的声音。那些声音不停地在呼唤她,引诱她,催促她。在她的心里她看见一些手亲切地在对她招着。——于是河水把她抱在它的湿润的胸上,她的路从水波通到坟墓去。

日子忧郁不安地慢慢捱过去了,好像时间是逐渐在萎谢一样。每夜都是那同样的梦折磨着国王,那同样的惧怕腐蚀着他那虚伪的心。他头上戴的那顶王冠的代价太高了,它几乎比他所犯的罪还更沉重。

王后被痛苦弄得麻木了;她的额上现出恐怖的影子。她那呆呆不动的嘴唇现在永远不会微笑了;一个不吉的预先警告使她的灵魂起了寒栗。她觉得那诅咒,那恶运就呆在他们的墙壁上,并且默默地在摧毁他们的生命。

每一天都跟过去了的另一天完全相似。谈的是同样的话,做的是同样的动作,每一个动作都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习惯。

生活好像是在阴暗的屋子里接连地演出的傀儡戏。每一个动作都是由它自己机械地做出来的,就像在一个滴漏中沙粒的滚落那样。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提着人们不停地转来转去,做同样的表演似的。

只有那个脸色苍白的王子看得懂这个戏,自从那天夜里他亡父的鬼魂在他面前出现并且对他揭发了一些没有人知道

的秘密事情以后，他就完全明白了。

然而那一个时候的记忆是深深地刻印在他的心上的。他永远不能够除掉它；死人的声音从每一个石头中在呼唤他，使他记住那一桩可怕的事。

他白白地努力去破除那个符咒，由那知识给他带来而支配着他的魔法：没有用，他思索着，反复地思索着，靠他那敏锐的推理不断地发明出种种新的理由，用它们来赶走那些躲在他的灵魂的暗角里的魔鬼。

没有用！他不能够欺骗他自己；龌龊的罪是不能用言辞抵偿的。

他得到的那个知识太可怕了，它反而阻止了他的去行动的心。[1] 受苦也好，内心的鞭韃也好，都不能给他帮忙；死人的吩咐并没有给他一点意志的力量。他梦想着行动，可是产生出来的却只有思想。

他轻蔑地说：

“复仇是什么意思？难道它真的抵偿了已经犯过的罪吗？倘使过去的事情能够改变的话，那么这还可以说是赔偿。然而我并没有改变‘过去’的力量。

“就假定我真的拔出剑来，把它深深地刺进凶手的胸膛——那么我这行动的结果又会是怎样的呢？

“他的尸首会埋在土里；蛆虫会大吃他的肉。蛆虫不

① 在这里‘心’字的意思是：一时的冲动。

会看重名誉;他吃凶手跟吃君子一样。他并不知道尊重德性,德性并不减少他的食欲。

“我们甚至假定我不肯为了复仇的缘故杀死他,割断他的生命线。那么又会有怎样的结局呢?

“那么他会仍旧拖着他那迟钝的身子多捱几年,然后走上所有的人都得走的路——死亡。他们会举行盛大的仪式来安葬他,并且建立纪念碑来尊崇他,这是对待他这样地位的人应有的礼节。

“然而地底下那些贪吃的东西是不会被这虚饰的外表所愚弄的。他们会得意地不声不响吃着他尸体中的美味,仿佛他生前一点也不是个轰轰烈烈的大人物,他们会吃得他只剩下一堆骨头,而这堆骨头又会渐渐地变成泥土。

“不过倘使结果还是一样的话,那么做或不做都没有关系;我的复仇就会失却目标了。不管他病死在枕上或是我把他弄死,他都逃不掉那些在切盼着的蛆虫的口吻。不论他是怎样死法,蛆虫都会很快吃掉他的。

“并且人也不应当缩短一个无赖的寿命,因为快速的死法对他反而有利。这倒使他不再受到他的行为的阴影的威胁。而且复仇对我们也不相宜,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点无赖气。我仔细一想,才觉得无赖气就跟面包一样是世人所少不了的。没有它生活怎么忍受得了?卑鄙倒使生活过得更轻快点;倘使没有一个无赖藏在我们里面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被生存的担子完全压碎了。

“可是我们似乎不能够用道理去欺骗一个鬼;鬼总是固执地看重面子,他们并没有逻辑或法律的观念。

“他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了,他对我说起父亲们的权利和孩子们的义务,他鼓舞我去做那件我的天性所厌恶的可怕的工作,那工作只有使我那个内心的冲突,那个在我的灵魂上划下致命伤的冲突变得更激烈。

“所以,逻辑(撒旦的孩子)又一度帮助我赶走了那些使得我的心血在我的血管里凝固的思想!

“孩子们的义务! 哈,哈! 这是被古昔的传统老早认可的一句动人的话! 他是你的父亲;——她是你的母亲。那么又怎样呢? 因为他是你的父亲,你就永远属于他,你的意志得永远服从他的意志,你永不应该走你自己的路。他是你的父亲,你的生命是他给了你的,所以你永远欠他一笔债。

“因为那一本人们从那儿得到他们最高的智慧的圣书吩咐我们说:

“‘当孝敬你的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①

“这真正是一本聪明的书,一条狡猾的法律! 这正好用来蒙住傻瓜的眼睛;然而在那个对每一句话都要经过一番批判的考虑的公正无私的人看来,它却并没有什么

① 见《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二节,(录自圣经公会出版官话译本。)

意义。

“现在，让我看看那些字究竟有什么意义！他是我的父亲；——她是我的母亲。——在一个闷热的夜里——公鹿在叫着——我父亲也觉得他的血在燃烧，他怀着欲念热烈地拥抱着那个后来得做我母亲的女人，她也同样热烈地回答他的抱吻。

“结果便生出了我。可是那天夜里他们陶醉在激情中的时候，是不是想到了这件事情呢？那个时候他们什么都没有想到。他们当时只是顾念着他们的快乐，他们的激情一点也想不到它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难道有谁问过我，我愿不愿意到这个尘世上来作客吗？我毫无理由地被丢进这个愚蠢世界里来接受一直像诅咒般地压着我们、只有死亡能够给我们免除的那个运命，那时候我的父母中间究竟有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呢？

“谁给了他们生我的权利呢？是神或是魔鬼，他高兴看见我受苦，他散布生命来供他消遣吗？

“那么我的身体的制造人对我是负得有责任的，他们一直到死都欠着我的债。孩子的权利便是父母的义务。

“那么，亡灵，不要再来麻烦我了！你有什么权利来要求我给你的死亡复仇呢？

“你那个不幸用谋杀的手把你害死了的兄弟一生只犯了一桩杀人罪。可是你生我出来，你就把我谋杀了一千次了。你判定我忍受的长期痛苦倒比痛快的一下杀死

坏得多。

“你没有要求我替你报仇的权利；但你仍然有权暗算那个凶手，他受了夺取王位（改演你的脚色）的野心的鼓动，卑鄙地把你暗害了。

“这不过是人生喜剧中脚色的调换！为什么要那一切的喧嚷，那一切认真的做作？对于我人生是苦得不能忍受的。倘使我有了力量，我早就把这个把戏结束了，可是知识减少了我的勇气。因此我不得不把这个滑稽戏演下去，一直演到别人的手来把幕放下为止。”

他离开了宫堡，一路上沉思着走遍了异邦，漂过了海洋，一直走到那最后的边境。

天灰暗。平沙无垠。

一个光黑的云母石大斯芬克司躺在棕色细沙上，她的眼光注视着荒凉的、没有尽头的远方。

这眼光里没有恨，也没有爱，她的眼睛是朦胧的，仿佛给幽梦罩上了一道纱似的，她那冷傲的、缄默的嘴唇微露笑容，微笑中带着永久的沉默。

第三个浪游人走近了，他看入斯芬克司的眼睛，然而他绝不能够解答她的谜；他默默地倒下来，睡在这沙漠的细沙上面。

董·吉诃德的路

太阳在微笑，天空是一片亮蓝色，快乐的云雀唱着欢歌。年老的橡树们亲密地私语着，互相报告一些秘密的喜讯。

山谷里溪水愉快地谈着闲话，欢笑地跳过光滑的石子堆，急不可耐地向着蓝色地平线跑去。什么也不能把它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它过的是一种流动不息的生活，它竭力避免黏染上任何的固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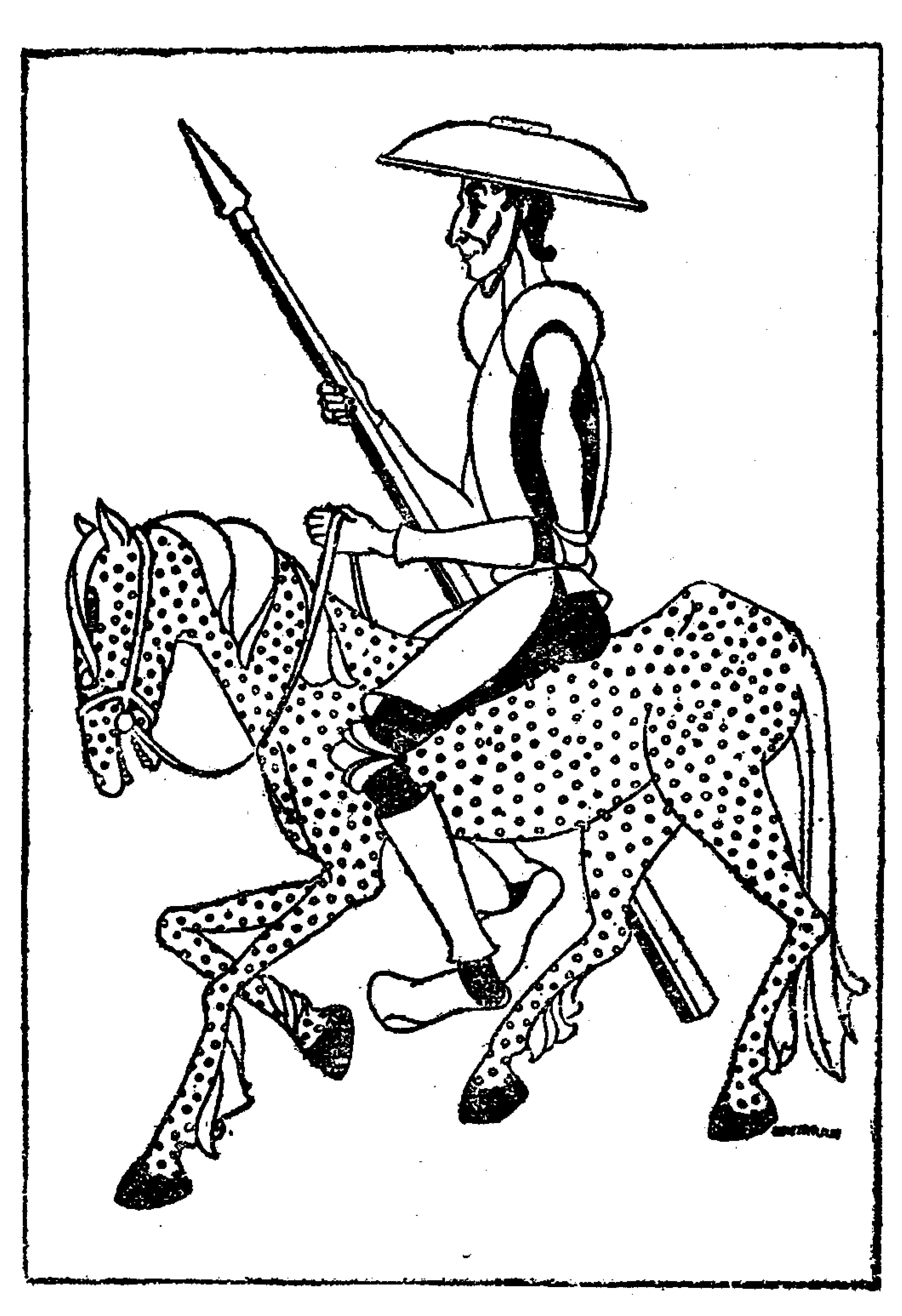
一股微风吹动草原的绿色地毡，花草都沐浴在朝露中，从那千万颗露水里映出来无数像童话中的幻境那样的奇迹。

成群的蝴蝶在芬芳的花朵上飞来飞去，安静地畅饮着香甜的琼浆。它们享受着极丰盛的款待；它们不间断地参加宴会，拿那些沉醉的鲜花的甜液和香味来滋养它们这短促的生命。

蜜蜂在温暖的空气中营营地叫着，树丛里传出来各种小鸟的叫声，大群的蚊蚋在金色日光中快乐地飞舞。

树荫下蜥蜴们在古老的石头间窜来窜去，当一道移动的日光从摇曳的绿叶丛中漏下来，在地上织就千百种花样的时候，蜥蜴们的身上也闪烁着魔法般的光辉。

从邻村中传来清晰的铁锤敲击声和老铁匠的歌声，那时老铁匠忙碌地挥动着他那强壮的手膀，把那隐藏在坚硬钢铁



董·吉诃德

中的音乐敲出来。一缕白烟徐缓地上升，消失在蓝空里，它像一个被法术释放了的拘禁的鬼魂似地隐去了。

整个世界都好像是极美丽的，自由自在的，一幅多么欢乐的图画，一个多么幸福的景象。太阳在笑，连整个空间都在笑，从每一丛灌木中发出顽皮的嬉笑声，仿佛一切把灵魂拖进深渊不让它碰到复活的机会的尘世的艰苦都跟着黑夜一块儿消失了。

全拉·满洽的人都穿着漂亮的节日衣服，正在向全世界讲述一个愉快的故事：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出发去解放人类，把人类从历代相传的苦难中解救出来。

在他之前已经有许多人骑着马走到遥远的地方去了，他们不怕死，不怕艰苦，去找寻那个引诱人的艾尔·多拉多①，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敲过它的门，因为多少行吟诗人歌唱的幸福时代始终不曾实现。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越过了那个作为我们最大渴望的终极目标的地平线，有着一个失去的天堂，四周用红金丝网篱围着，这是一个生命与欢乐之谷，在那儿任何的心愿都可以实现，一切的欢乐都是纯洁的。

这是一个不知名的大海中的一块绿岛，它的那种奇异而动人的光辉从远远一片蓝色中闪露出来，召唤着人们，它的景象落进人们的充满痛苦的心中像一个温柔的梦似的，这梦开

① El Dorado（西班牙文，金人）：即传说中南美洲的黄金国。

出无数鲜艳的花朵，这梦促使英雄们动身走上那激烈战斗的路。

他们是那个远方景象邀请去的特选人，他们是守护理想的“圣杯武士”①，他们是不怕死的勇士，为梦景所陶醉，不停步地走向星星的国土和奇迹的土地。

可是没有一个人回到他的家乡。他们不停步地浪游，一直到他们的眼睛昏花，一直到他们的活力耗尽；他们最后便死在异地，没有人哭他们，奇迹离他们还远得很，家乡也是同样地远。

他们中有的：骨头躺在炎热沙漠上，逐渐发白；有的：身体在阴暗树林中腐朽，死亡把它们全扫进深坑里去；死亡像影子似地跟在他们背后。

然而别人又出来追随这逐渐消淡的脚迹，向那永恒不变的命运挑战，因为在他们的耳边老是响着一个深沉的呼唤声，他们的眼睛看见一个遥远的充满着奇珍的国土。这个国土引诱着他们，在召唤他们去，它像海妖的歌那样不可抗拒地迷惑了他们的感官，终于使得他们再也静不下心来，便动身去找寻那些从远远一片蓝色中梦似地召唤着人们的未知的世界。

现在一个新的英雄出现了，他的乡村再也留不住他，他到外面世界中去，作被压迫阶级的保护者，作美德与正义的守护人，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高贵的了。他要用

① “圣杯武士”：守护基督末次晚餐中所用的杯子（据说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后约瑟就用这杯子承接圣血）的武士。

他的强壮的手臂庇护无辜的人，铲除专横与暴虐，让世界上的人过着幸福的日子。

所以今天全拉·满洽都穿上漂亮的节日衣服，像一个穿上结婚装的娇美的新娘那样甜甜地在微笑着；空中散落下玫瑰花瓣。

路在浓绿的群山中间蜿蜒着，沿着一条小溪通到蒙提尔的田野，从那里望去，可以一直望到天边，没有一样东西来阻碍视线。两个古怪的人影看得见了，他们骑着牲口慢慢地下坡进到了山谷。一个是瘦长的身材，他简直是一幅代表饥饿的图画，他的两颊瘦得可怕，并且陷入极深，看起来好像要从里面挨到嘴了。他那种可怜样子唤起了人的恻隐心，同时又引得人发出笑声来。

一副古甲保护着他的枯瘦的身体，一套起锈的护胫盖住他的一对干瘪的腿，一只水盆翻转来，作为头盔戴在他的头上，他的腰带上挂了一把长剑，右手拿着一根长枪，看起来也并非不像一支武士的矛。

这位高贵的武士骑在一匹马上，马瘦得每一根肋骨都显明地凸了出来，它露出一身饥饿相，走起路来骨头一直发响，它好像是由它的主人生出来的一般。

一匹驴子快乐地在马的旁边跑着，它倒喂得很好，又肥，又壮。一个肥胖的小伙子爬在它的鞍上得意地啃着一只鸡腿，每咬一口，就咂一下嘴唇，好像他啃完这个世界上就再没有东西给他似的。

武士梦幻地望着那安闲地浮过天空的白云。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因为他的心中正燃烧着伟大的爱情，这爱情是他用他的血喂养的，好使它永远开花畅茂，就像贞女之火[①] 永不熄灭。

他把他的心献给一位淑女，他挑选她做他的意中人，他为了她的缘故离开家乡，周游世界，散播侠义的荣名。

同时那个小胖子仔细地在察看他的鸡骨头，看是不是有一丁点儿肉没有被他吃到。过后他不在乎地把它丢进田野里去了，他用他的大手揩了揩他的肥嘴唇，满意地打了一个噎，就像一个农人刚吃过一顿简单的饭那样。

于是他们骑着牲口安闲地往前面走去，两个人并没有目的地，完全听凭运气的安排。现在最后一匹山被他们征服了，蒙提尔的田野展开在他们面前，它沐浴在日光和花香中间。

武士勒住了马，用左手护着他的锐利的眼睛，眼睛凝望着前面那一片碧绿毡子似的远方。

于是他的干瘦身体中的肌肉全紧张起来，他的手把长矛捏得更紧。他的眼睛里射出烈火，他的每根神经都准备有所动作。他热烈地对那矮胖子说：

“我的孩子，你看见在那边田野里的巨人吗？我的行侠的机会来了。你看他们在对着我挥舞长臂，用他们的

① 贞女之火：罗马教说，灶神守护神坛上所燃的火由贞女供奉，称贞女之火。

大拳头威吓我！那些傻瓜以为他们可以使我惊心丧胆，却没有梦想到我的心多么渴望着行动。坏蛋，蟊贼，你们当心！我一个单身武士敢向你们挑战，要拿你们的血灌溉土地！”

那个肥短的村夫连忙说：

“不要急啊，高贵的主人！我觉得您有点糊涂了。您在那儿看见的并不是巨人；那是风磨在转动它们的翅膀。您只要稍稍留心一听，您就会听见它们的响声！”

长身材的武士大声叫道：

“你在讲些什么胡话？你害怕得发狂了，每一样东西在你眼里就变成另外的一样了。不要再讲胡话了！我已经耽搁得太久了，有失我武士的荣誉。我的高贵的骏马，快向前跑，快去参加勇武的行为！啊高贵的淑女，我心上的王后，请您看着您的武士现在不怕一切，竭力不要辜负您那高傲的灵魂！”

他放横他的长矛，用踢马刺去刺他的坐骑的细的肋骨。那匹小马没有受惯这种待遇，像被什么妖魔迷住了似地突然飞跑过田野，一直向那风磨跑去。—嗞—嗞—嗞—直！风磨不停地在转动。矛折成了两段，马和骑士都躺在地上，他们的四肢歪扭，他们的身体受了伤。

于是短胖的人骑着驴过来，一边悲伤一边在责备：

“我可怜的主人，我不是跟您说过吗，现在您自己也看得出来这些不是巨人了，它们只是随风转动的风磨。为什么您不能懂这个？一个瞎子也可以用他的手看出来的。您的行侠狂跟您开了个玩笑。

“主人，您吃亏了！这是您不能否认的。求上天保佑我们不再碰到这种事情，希望我们的漫游会快快地结束。”

武士痛苦地呻吟道：

“我的孩子，你只看见你应当看见的东西，因为上帝并没有赐给你更深的慧眼。上天并没有使每个人都能够把事情看得正确。所以你应当满足你自己的命运，那么你的生命就会平平稳稳地过去。没有那天赋的人决不会感觉到我们应尽的责任，就是解除生存的不幸和痛苦的责任。

“你的天性只能看到现时的艰苦，可是将来那些琐细的烦忧一旦除掉以后，乐园又会在地上出现了。你的思想是从你的肠胃里出来的。是饥饿逼迫你去行动。所以星星的霎眼、深浓的诗情，都决不会使你用另一种眼光去看世界、看人们的。”

“亲爱的主人，你这话说得很对。我的肠胃叫起来的时候，我的兴致全没有了。那时最美的诗对我也毫无用处，可是一块火腿就比一切使你高兴入魔的星天对我更有价值。不错，我只是一个单纯的农家子，可是我的食量

非常好，任何一个贵族的食量都比不过它。

“一只烤鸡的味道很好，就是一只鹅味道也并不坏。要是我的袋里还装满了钱，那么我就觉得人生真是太好了。

“你一边吃东西填你的胃，一边觉得你的肚皮渐渐地胀起来，再没有比这感觉更愉快的了。这是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经验；因为，说老实话，我吃饱了打一个饱嗝以后安闲地舒展舒展四肢，在那时候我最想宽恕我的邻人，什么事情都宽恕，并且还想拥抱全世界。

“要是我手边并没有别的东西，那么就只有面包和盐我也可以过得很好。加上一段洋葱味道更美，生活仍然不是难以忍受的。

“其实这在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连这儿的小鳟鱼也能够教给您这个。听我的话，禽兽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愚蠢。驴子是跟人类一样地敏感的，它终归知道鞍子擦到它的什么地方不舒服。您试试看把它的鞍囊装得满满的，它就会像人那样地觉得不痛快了。您要是看见这个，您也会吃惊的，您几乎不能够明白这样一个禽兽，怎么也能够像人一样地思想感觉。它会害臊，拱背跳掷，四只脚一齐踢，并且做得像人所能做的那样卑鄙。

它后来做得太过火，我觉得我要发大脾气了，并且为着我那狂暴的诅咒牺牲了我的灵魂的拯救，那时候它带着恶意的眼光望着我。它快乐得像一个偷到了东西的小贼——就跟人一样；我又说这句话了。

“然而要是把它放在一个满满的马槽前面，让它鼓起两颊满意地吃个饱，那么它的虚假的心肠就会变成蜡一样地软了。它的眼睛里会露出最纯洁的邻人爱来。没有一个天使像它那样纯洁。主人，我告诉您，它有人性，它的人性十分显明。”

武士打断了他的话：

“闭嘴！你毫无意义、毫无目的地乱讲胡话讲个不停，这是在干吗？你的舌头一旦动起来，连跑得最快的骑师也追不上。我在讲一件事，你就扯到你的驴子上面来。你那匹蠢驴跟那些就站在我面前的流氓有什么相干呢？”

“高贵的主人，这正是我现在问您的问题。本来只有风磨的地方您却看见了巨人。随后您又拿您那讲星星的瞎话来对付我，那种话没有一个神志清楚的基督徒能够了解。究竟星空跟风磨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

“我的孩子，现在我非常清楚你不了解我，你仍然坚持你那错误的见解，说他们是风磨，并不是巨人。”

“高贵的武士，您仍然不相信风磨只是风磨，并不是什么巨人吗？一定是这一跌，跌昏了您的脑筋，不然您不会说出这种话来。”

“然而我对你说，你不了解我。现在你得好好注意，那么你才可以弄个明白。你看见立在这儿田里的风磨——”

那个矮胖子连忙打岔说：

“现在您自己也承认它们只是风磨了。”

“啊，你不要讲，好好听着我说的话。你能不能够把你那多话的嘴暂闭一会儿？现在再说一遍——你不要打岔我。你看见立在这儿田里的风磨的确是风磨，那是无疑的。不过我可以凭着基督的圣血发誓，他们以前的确是巨人，现在刚刚变化成了风磨。

“我起初看见他们的时候，他们正扭着他们的丑怪的身体，做着凶恶的姿势恐吓我，要消灭我的意志力。我明明看见他们捏紧拳头，还听见他们的呐喊声，那声音跟野兽的叫吼差不多。”

矮胖子实在忍不下去了：

“可是，高贵的主人，想想您说的是什么话。我跟您同时看见那些风磨，我赌咒它们并不是巨人。我的耳朵并没有任何的呐喊声；我只听见一种轻微的远处来的响声。”

武士又插嘴说：

“然而这正是我要对你讲的话。我知道你只看见风磨并没有看见巨人，这是很明白而且容易解释的事情，因为魔法蒙蔽了你的视觉。可是我却明明白白地看见他们是巨人，魔术并不能够遮掩我的眼睛。

“当初我燃烧着战斗的渴望，用我的踢马刺去刺我这骏马的横腹，要在那班坏蛋身上试验我的腕力，那个时候我面前忽然出现了一个行妖术的人，我不知道怎样得罪了他，他一下子就把那些怪物变成了风磨了，这样一来我就没法得到胜利的光荣了。我的孩子，现在你该明白我遇到了什么事情吧。”

“我还是不明白，不过我自然应该相信您。我只希望像这样的司令官大人不要常常来跟我们打麻烦，不然我一辈子就再也没有和平的日子了。魔鬼真会变换！像我这种寻常的脑筋是没法懂的。”

武士现在小心地、痛苦地骑上马去，矮胖人掌着鞍蹬扶他上了鞍。他们坐在牲口上缓缓地往前走去。跟先前一样，武士还是凝望着远方，矮胖人仔细地审视着他近旁的景物，希望弄到一点可吃的东西给自己留着后来充饥。

这一天的时光就这样地慢慢捱过去了，等到太阳西落，在遥远的云堆上投下一道红光的时候，那个矮胖人看见他们前面有一家小客店立在路旁，他认为这正是他们歇脚过夜的好地方。

一个牧猪人响亮地吹着他的号角唤他的猪群回到圈里去，这时候那群猪正快乐地在一个泥沼里面打滚。武士的耳朵听到了号角声，他从他的梦中惊醒了。他的眼光落在面前这所破烂的建筑物上，在他的脑筋里这家小客店立刻变成了一座宫堡。

他转头问他旁边那个矮胖的家伙道：

"我的孩子，你听见吹号没有？哨兵的眼睛已经在监视我们了。我觉得他们好像在放下吊桥，让我们进到堡里去。他们要依照古习用接待武士的礼节来接待我们。"

那个矮胖人惊奇地朝四周注视，然而他却看不见他主人说得那么实在就像在眼前一般的吊桥和宫堡。

"您是指那边的客栈吗？说实在话我就只看见这个，虽然我几乎要把眼睛望穿了，也看不到别的。"

"那是一座宫堡。谁都可以看见。现在守城官出来迎接我们进要塞里去，像我们这样身份的人是应该受这种接待的。"

那个矮胖的乡下人捏了捏他的左耳，心里想道：

"倘使那是一座宫堡的话，那么我得说它跟一所客栈并没有多大的分别。在那边的那个人看起来很像一个牧

猪人。我觉得他一点也不像一个教诲师。我只希望那位拿风磨变了戏法的司令官大人没有在这儿作法。”

矮胖人一边思索一边从驴背上爬下来，又帮忙那位瘦削的武士下了马鞍。于是他们两人走进客店去，在圆桌旁边坐下来。

矮胖人立刻要了一点吃的东西充饥，不久他就在嚼羊肉片，同时他的主人却吃着干酪。

他们在一个棚里过夜，可是在武士的眼里这个棚却变成了一间豪华的屋子。那个胖家伙安适地把双手一伸，只一会儿的工夫就打起鼾来，他的鼾声可以震动墙壁。可是武士躺在干草上一直想念着他的远方的淑女（她只是由他的幻想生出来的），后来他也睡熟了。

天一亮他们两人又动身赶路，武士热切地盼望着新的行侠冒险的事情，好增加他的荣誉，并且使得冷淡的世人都注意他的英雄行为。所以他们始终不停步地漫游着，凡是我们的武士认为有行侠冒险的事情的地方，他们都赶去参加。

我们的武士一定经历过了不少次的苦战；他那可惊奇的身体便是一个证据，因为在他的身上实在找不到一处没有伤疤的地方。然而他对于侠义行为的渴求心始终不曾动摇。他的手一直捏住他的剑柄。时间到来时他从不犹豫。

的确他的行为多半是对他不利的，并且只给他带来伤口，

灾难和痛苦。然而他的意志始终没有被征服，种种的挫折并不能摧毁他的勇毅的精神，他的这精神一直在渴望着完成新的功业。

他看每一样东西都是依照他自己的看法；他为他自己在他的想象中创造出一个世界来，这个世界跟他现在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离得非常远，所以他一直不断地跟现实世界斗争，可是他的意志绝不让步。

他是一个创造者，他的胸中藏有着使梦景成为现实，使沙漠变成绿洲的神奇的力量。

人们嘲笑他，戏弄他，他们以为他发了狂。他那些古怪的行动常常引他们开心，他们拿他们自己的行为跟这傻瓜的幻想比起来，他们更觉得自己的行为合理了。

他跟当时的社会时常发生冲突。他不断地烦扰别人，因为他总是在破坏远古遗留下来的、旧传统所认可的事物的常轨。

一个人要是反对古旧的法律和习俗，不肯跟别的人一块儿去走前代人所定下而一直在走着的路，那么他不适宜于生活在这个顽固的现实世界，因为在这世界中古老的齿轮永远啮合在一块儿促使万事万物都走着平常习惯了的道路。

在这世界里再也没有奇迹了。只有审慎思想的领域，那些审慎的思想早已忘却一切意外的惊奇，它们看这世界和一切的大小事件总是用一种循规蹈矩的看法，仿佛就把这一切当做穿工作衣的人一样。虽然衣服已经穿脏穿破，颜色也已

被太阳晒白，可是它仍然不致扰乱世事的既定的步骤，它也不会在人们心灵中引起关于未知、未解的事物的疑问。

自然，只要人不忘记那个使幻想与现实分隔、使梦景与生活不致混淆、使审慎的判断不受摇动的界线，那么一点点的诗意也不会有什么害处。

一个人卸下了白天所负的重大的责任之后晚上来享受他应得的休息，这时候诗对他是有益处的，诗对他的消化作用大有帮助。他读到辉煌的梦景和消魂的良夜，又读到仙人、侏儒和妖怪，他听着腊肠在灶上发出轻微的丝丝声，梦景跟现实融合在一块儿了。这个并不会扰乱他的心境，他仍旧保持神志的清明。

然而傻瓜却找不到划分梦境与生活的境界线，他拚命去追求奇迹却把理性的道路忘记了。

他们是一群幻想者永远在追寻着奇迹，他们是一群所谓“不可救药的人”，看不起前代人的风俗习惯，拿着他们的火把闯进了俗人们苦心造成的圣殿去。

他们是旧道德的叛徒，几百年来的传统和虔信所牢牢地编结在一块儿的风俗习惯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束缚都被他们打破了。他们看不起一切的标准，他们推翻古旧的法典，他们打破所有的将世界连在一块儿的联系，使人心漂浮在一个无边的大海上。

对他们梦变成了生存的意义和目的。他们把世界想象为他们所愿望的那个模样，他们把精力消耗在疯狂中，最后便死于疯狂。

我们的高贵的武士便是这种人中间的一个。他像神一样，高高坐在他自己的幻想所产生的梦之国里面。这个国土成了他的一个内心的现实。他并不觉得他所居住的世界跟他的内心的世界没有一刻不在斗争。

他始终没有感到过内心的冲突，所以他老是准备着立刻行动。他拔出剑来砍杀的时候，从来不会有警告的思想使他放下手膀的。他不曾有过迟疑不决的时刻；他的整个身心是从一个模型里铸出来的，所以他从来没有被怀疑的痛苦折磨过。

他动作只是因为行动在召唤他，他觉得自己是正义的守护人，他要去实现定数交付给他的那个人生目的。他热烈地相信着那个派给他扮演的脚色，认定自己是一个公正的斗士。

然而这个世界上的人并不懂他的梦，也不会为着幻想牺牲现实，固然幻想发出灿烂的光辉，可是它却不能够代替现实。所以并没有一个人为着他对于行动的热心感谢他；连他所“救”的那些人当他要把他们引进那些只有理想的星光照亮着的新路时，他们也都变成他的敌人了。

有一天主仆两人骑着牲口在路上走的时候，他们看见远远地有一群人步履艰难地向他们走过来。人数是十二个，戴着重的铁练，两手两脚都加上镣铐。他们鱼贯地走着，每人颈项上都锁着铁练，练子系住他们的头，一个一个地相连着，就像一副花冠上面的一些大珍珠。

四个看守跟在行列后面,两个步行,两个骑马。他们赶着那群艰难地移动脚步的囚人往前走。

武士热心地问他那肥胖的跟丁道:

“你看见那边向我们走来的人吗? 我觉得现在有一桩侠义行为可以试验我的腕力了。”

那个矮胖的家伙连忙插嘴说:

“您还是小心点好。请您稍稍忍耐点,您那急性子已经给我们招来不少的麻烦了。倘使我没有看错的话,他们便是一群犯人现在奉了皇上的命令,送到大游船上去划桨的。”

“要是我没有听错你的话,那么这些人便是被人强迫去到他们所不愿意去的地方的。那么我来得正是时候可以把他们救出来。我的责任不就是帮助那些身体衰弱不能抵抗强暴的人给他们带来自由吗?”

矮胖的家伙又规劝他的主人道:

“可是请您记住他们是国王的奴隶。您想庇护的人实在是罪囚,他们犯了法,现在是在依法服役抵罪。”

“谁使国王有权奴役那边的那些人呢? 国王应当保护他的臣民,不该压迫他们,不该使他们受着凶残横暴的

蹂躏。我的孩子，你不要劝我。我知道怎样尽我的武士的崇高任务。”

现在他们到了那群戴着重练步履艰难的陌生人的面前。武士在路中停下马来，客气地问第一个押差，他是什么人，他要把这些戴着脚镣手铐的人带到什么地方去，怎样处置他们。

押差惊讶地望着这个容貌古怪的人。过后他高兴地回答道：

“亲爱的先生，倘使您不嫌太麻烦，请您去问那些坏蛋本人，他们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他们不会把真相瞒着您的；他们会十分愿意满足您的好奇心的。”

武士便向第一个戴练子的人发问，问他为什么现在给人带到船上去划桨。

他狡猾地霎一霎眼睛，回答道：

“爱毁了我。我发生了爱情，现在我戴上了练子。”

武士惊愕地问：

“人因为爱上一个女人就被送到船上去划桨，这是从什么时候起的？我一生从没有听见过这样的事情。”

那个坏蛋答道：

“老爷，听我说，我爱的并不是一个女人。我迷上了

一疋布，刚刚跟它拥抱的时候，就让他们捉住了。"

武士又问第二个人：

"你呢？你为了什么事戴铁练呢？"

第三个人抢着插嘴说：

"他是一个歌者。因为他唱歌很出色，在应该闭嘴的时候，他却唱起歌来，所以他得跟我们一块儿去受罪。"

"你是说这个人因为歌颂了爱情和丰功伟业便受罚戴练子吗？"

"不错，老爷。差役给他上指拶[①]的时候，他便歌颂起什么丰功伟业来。他把所有的他学到的歌曲都唱过了。所以他现在就给人押到游船上去划桨了。"

武士继续询问，他把每一个囚人都问过了，每人告诉他一个他至多只懂得一半的新故事。他等到最后一个人坦白地讲了之后，便捏紧他的长矛，大声对那一群押去游船划桨的奴隶演说道：

"照我所能够理解的来说，你们里面并没有一个人情愿到你们现在要去的那个地方。命运对你们太苛刻了。

---

① 指拶：酷刑的一种，拷问犯人时用。

你们不曾得到爱情,也没有得过怜悯。法官并没有给你们连死人也可以享受的权利。所以我应当来亲自把你们的权利给你们,因为这是我的做武士的职责。"

于是他转身朝着押差头目,带着崇高的尊严对他说:

"好汉,你已经听见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了。那么你快把这些受苦的人戴的练子拿掉,让他们自由地走各人的路 。天上的上帝会裁判他们的行为,不该你来裁判,因为你不能够看透人们的心。这些受罪的人并没有伤害过你,而且做自己同胞的处罚者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然而要是有人糊涂到违抗我的意志,那么我的锋利的宝剑会证明我是正当的,它会帮助那班无辜受害的人。"

押差严厉地答道:

"亲爱的先生,你疯到极点了。你去吧,不要来干预你那贫弱的脑筋不能理解的事情。"

"你是一个娼妓跟一个流氓生的儿子!"

我们的勇敢的武士忿怒地叫出了这一句话,同时他横着长矛朝那押差冲过去。押差并没有料到会有这个结果,于是受了重伤落下马来。别的押差们连忙跑来救他,却碰到了我们武士的出鞘的宝剑。

然而那班囚人并没有在睡觉,他们立刻抓住了这个时机。

他们在石头上敲断了铁练，他们互相帮忙把镣铐全取下了。不久石子就像冰雹似地在那几个吃惊的看守的耳边飞舞着，看守们骇得连忙拔步飞逃了。

于是武士把他的队伍召集起来，他高高坐在他的骏马鞍上，用清晰而响亮的声音对他们演说道：

"各位高贵的先生，我非常高兴我得了上帝的帮助居然能够打开你们的练子，让你们重新做自由堂皇的人。可是对于高贵的心，感恩是一种义务。所以你们应当拾起我给你们取下来的练子，把它们扛在你们肩上，到托波索去，我的意中人就住在那儿，她是世间最可爱的美女。我请你们把我的问安语带给她；对她说明我是怎样地放了你们，然后你们就可以各人走各人的路了。"

犯人中间有一个人出来回答道：

"武士先生，我们感谢您刚才所做的事情。然而您现在要我们做的事却是不合情理的，我们目前得逃掉法网。再见！盼望上帝来报酬您这种行为！不过您不要把我们再留在这儿；这地方对我们没有好处。"

武士狂怒地叫道：

"你是一个卑鄙忘恩的浑蛋！一个人要是心里没有理想，就不配享受自由。然而我凭着上帝的圣血发誓，要使你这坏蛋你这魔鬼的爪牙把镣铐扛在背上，带它到我

派你去的那个地方。”

于是那个流氓给他的同伴们发了一个信号。他们都回来了，围成一个圈子把他们的恩人围在当中。然后他们用石子去掷他，就跟先前他们对付那几个押差那样。

武士不用说便拿他的盾牌挡住那许多飞石，可是他不能够同时保护他的整个身子，一个石子打中了他，使他跌下马来。一个犯人连忙跑过去把他身上穿的袍子剥下来了；另一个人从那个矮胖子手里夺去了他的大氅。过后他们又说了些挖苦的话，便逃走了。

他们主仆两人，还有马和驴子一块儿躺在那儿，满身都是伤，几乎不能动一下四肢，不过后来那个矮胖子又恢复了说话的力量：

“啊，这是您自己招来的；再没有更大的笑柄了。要是您肯稍稍听一两句我说的话，我们就不会碰到这种事情。可是您那渴望行动的热狂把一切的事情都弄得颠三倒四，叫我们老是从油锅跳进火里去。我几乎要说您已经失掉您的机智了，因为您总是跟常识作对。

“现在您不仅受了伤，您还受到了侮辱。您自己救出的那些人现在都来反对他们的救星了。啊，主人，您了解人的心远不够透彻！您总是给它罩上一道梦的光辉，却始终没有想到那严酷的现实，事实上现实却比您那个幽灵的国土更有力量。”

“孩子，我不说你错，要是你的脑子把事情想象得跟真实完全不同，那也不是你的错。

“看见我自己刚才解放了的手举起来反对我，自然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然而我觉得这是我的命运派给我的。

“然而就是在最堕落的心里也仍然有一星崇高世界的火花，那个世界深深躲藏在黑暗里，微微地发着光，等待着自由的气息来使它燃烧。

“我给那些流氓恢复了自由，我差他们到我的意中人所在的远方去，我是受到她的鼓舞才做出这些勇敢的行为来的。然而他们刚刚脱下了练子得着了自由，他们还不能了解在他们灵魂中活动的东西。不过将来有一天他们会明白的。”

矮胖的家伙不以为然地说：

“那一天还远得很。您要想见到您所说的上帝给您安排好的那个时候，除非您先看见水燃烧。

“至于您那位托波索的小姐，您把她当做圣母玛利亚那样地敬重，我实在不知道应当怎样来说。我知道她非常清楚，她的父亲是个集木塞的人。托波索离我们村庄并不远。

“她是一个又高大又强壮的女人，她跟附近气力最大的农人一样，能够从地上举起一个装得满满的口袋来。

至于她的口才，真是天晓得！她的胸脯上一定长了毛，她能够把最强的武士随便摇来荡去，就像在对付一个毫无气力的人似的。说到她的声音，我敢赌咒！她在您的耳边小声讲话，就会震破您的耳膜。

"啊，不错，她是一个真正的女子！可是您把她当作一位公主，当作您武士的心上的美人，那我就不懂了。"

武士急忙地打岔说：

"这是因为你的眼睛给魔法迷住了看不见的缘故。你永远把事情看错。你跟我先前释放了的那班坏蛋完全一样。可是等到将来魔法解除以后，连你也会马上承认那位征服了我的心的美女配得上做全世界的女王。"

"您说的话我听得非常清楚，可是我越来越不了解您了。并且，要是我永远不能够挖到事物的根底，那么继续不断地挖来挖去，又有什么用处？这只是一件讨厌的事。不过我要请您告诉我一桩事情。您这些灾难怎么从不使您感到幻灭呢？

"我们一块儿遭遇到的一切事情绝不会就是梦。自然您总是讲有什么魔法使我老是看错了事物。然而在我看这种魔法倒是太真实了。我在伺候您的时候，弄到鼻子流血、头骨破折、四肢受伤的地步，倘使您还认为这些都是魔术的幻象，那么我倒想告诉您那魔术真是太感动人了。我受不了这种巫术。您就没办法把它和现实区别

清楚。”

我们的武士认真地说：

“孩子，这倒是很对的；人很难区别梦和现实。因为每个现实起初都是梦，而每个梦都想使自己成为现实。信仰的力量创造现实，而现实要是不能唤醒梦的话，那么这现实便是像沙上的一滴水那样地死去的人生——一颗失去了发芽力量的种子。

“你问我为什么对人生不感到幻灭，却总是准备着去做新的侠义行为。这是因为在我的灵魂深处流动着一股股的火流，我的眼睛看见一些远方的世界，看见一个新的国家，四周围绕着狂流，从来没有一个活人踏过它的土地。

“我的耳里响着深沉的音调，天国的幸福在我的灵魂中。你看！那个远方的世界鼓舞着我行动，它使我的心坚定，它赐我力量来克服一切的犹疑。

“要是造物主不曾派定我做武士的话，(一般的武士都受着一种内心的欲求的煎迫，动身去追寻遥远的目标，)那么这人生早就完了，现实也就破碎了。田地也不会再有出产了，全世界就会变成了一个沙漠，连最后的希望也会早已消失了。

“我们的心中怀得有新的种子。那点微弱的火星已经半熄了，只有我们能够把它再吹燃。

“倘使将来有一天人把我们祖先一脉相传的最后的

幼芽挖去，那么时间的尽头就到了；世界也会变成像休耕地一样，生命在胎里就夭折了。”

第二天早晨他们骑着牲口进山里去，在山中我们的武士寻着一些奇异的脚迹，那个矮胖的流氓却找到一个装满了金币的钱袋。

他们就这样地走了一整天，夜幕渐渐地降下来，西方山顶上映着落日的红霞。夜静静地追上了他们；千万颗星星在天空出现了，整个世界就像是在童话里一般。

武士梦幻地坐在一个巉崖上，眼睛望着四射的星光。胖听差还没有睡着，他躺在自己的衣服上面，一边在思索他的主人的种种行为：

“我得说，我的主人是一个古怪的老猫头鹰。我伺候他越久，我越难了解他。有时候他讲起话来像一本书那样地渊博，使人能够相信他所说的的每一句话。可是过后他又变得像骡子一样地蠢，尽想些连一个小孩也不好意思做的事情。

“有时候我觉得他的话就像教堂里用的‘阿们’一样地天经地义。那时我差不多能够照他的说法观察世界和万事万物。然而过了一些时候，他所说的任何事情，我都觉得不过是一个从撒旦嘴里吐出来的捏造的故事罢了。

“我只希望他许了我的那个海岛不要也像他所讲的那许多别的东西一样，全是空的。我常常问我自己为什么我跟了他这许多时候。虽然我非常清楚他的狂病，可

是我仍然被他从我的旧的世界中拉了出来。

“然而我觉得没有一个别的人要给我一个海岛；而我也永远不能够自己弄一个来。其实他是在给我摆饭桌，过了些时候我会坐下来饱餐一顿。我活着只是因为他给我生命；没有他我几乎没法活下去。

“他是一个傻子，谁也可以一眼看见，然而他的傻干法却使人活下去，它并没有使我受饥挨饿。所以，我求上帝赐福给那个维持我们生活的狂病，赐福给我那位面容悲戚的武士！”

他们就这样地各处漫游，走遍世界，遇到了数不清的惊险事情，一直到最后老年缓慢地降临到他们的身上。那时他们看见在他们的面前展开了一片沙漠——

矮胖子看见这一片无垠的大沙漠，他的心都紧了，他不禁发问道：

“现在您真要骑着马跑进沙漠去吗？您的狂病真是没有止境的吗？我已经和您一天一天地跑了这么远的路，我像您的影子似地一直跟着您。然而这太过火了！我们要在这儿分手了。

“再会吧！要是您不好好地反省一下，那么您自己就得接受那个后果。死神在那边招呼您。他一直欺骗了您，他拿些魔幻的世界在您眼前摇来晃去，一直摇晃到您丧失了理性为止。”

武士并不听从这矮胖家伙的话,他却用热切的眼光注视着远方。于是矮胖子掉转他的驴,走着回头的路,到他旧日的世界里去了。

他活得很久,他甚至于把自己看成主人,他以为他已经得到了全部的智慧了。从他的种子又生出后代,他的后人能够获取幸运,并且总是把他们的肮脏的肚子喂得饱饱的。

然而他们从未梦想到那个群星中间的国土,那个蓝色的远方的灿烂的光辉。他们以为灵魂应该是在钱袋里面,他们就用钱袋来衡量人品的高低。要是钱袋空了,那么人的价值也就少了。因为上帝先造钱袋,其次再造人。

然而武士仍然向着沙漠走去。现在他的马几乎连他那干瘦的身子也载不起了——他的时刻逼近了,他的路也走完了——

天灰暗。平沙无垠。

一个光黑的云母石大斯芬克司躺在棕色细沙上,她的眼光注视着荒凉的、没有尽头的远方。

这眼光里没有恨,也没有爱,她的眼睛是朦胧的,仿佛给幽梦罩上了一道纱似的,她那冷傲的、缄默的嘴唇微露笑容,微笑中带着永久的沉默。

武士用坚定的眼光望着斯芬克司。——“一次冒险，”他那没有血色的嘴唇无力地喃喃说。

“最后的一次了！”从远方轻轻地送来这一句话。他默默地倒下来，睡在这沙漠的细沙上面。

麦达尔都斯的路

古寺院躺在完全的安静中，它是那么地远离尘世，远离人间的牵挂与烦扰，使人觉得在这儿生活走着自己的单独的路，丝毫没有受到时代的风暴与压力的影响。

古老的围墙沉浸在静寂的沉思中，它们的每一个石头都发出和平的气息，没有受到一点儿尘世声音的惊扰。在这些围墙里面是一片遗忘的宁静，有不少的人受了人世的痛苦，这痛苦像火似地一直在他们脑筋里燃烧，有不少的人被无言的苦楚折磨着他们的灵魂，现在他们在这儿都恢复了和平的心境。

在这儿，生存一直走着它那沉静的循环的路，它顺从它自己的特殊的法则，按照它自已的节拍走动。

太阳已经下降到地平线上了，夜色渐渐罩在田野上面。古寺院的花园进入了梦乡。静寂轻轻地打从花木中间穿过。可是一阵微风吹起惊动了树叶的时候，它们便悄悄地私语，语声颇似远方的风琴声，唤起了人们灵魂中颤动的和音。

和尚们默默地在古老的小径中走着，他们的嘴唇在默念祷告辞，这祷告辞从他们的灵魂的深处涌出来，直向着上帝的宝座飞上去。



麦达尔都斯

礼拜堂中充满着从窄小的窗户流进来的薄暮的微光，凡是这微光所接触到的东西，不论是木头或石头的，它们里面那个被符咒所束缚的深深藏匿的灵魂都给它唤醒了。

古老的彩色玻璃窗把光辉投射在石头雕像上面，石像的眼光注视着在它们眼前闪耀的光亮的远方。冷冰冰的石头从酣睡中醒了过来；它好像被某种痛苦折磨着在颤抖似的，而这痛苦却又渐渐地消失，让那幸福的喜悦来代替了。

救世主的像高高地悬在圣坛上，他那疼痛不堪的身体在十字架上滴着一滴一滴的生命之血。一道带绿的黄色微光从窗外射进，照着他的惨白色的脸，在这脸上露出来灵魂的痛苦。

那一双快要永闭的眼睛向上抬起，射出一瞥最后的祈求的眼光，仿佛它们在寻求免除那剧烈痛苦的解救似的。红色的汗珠打湿他的前额，从那些鲜红的伤口，血慢慢地渗出来，那都是被他的荆棘冠上锐利的荆刺刺伤了的。

在他的眼光中一切尘世的痛苦全溶合在一块儿，并且把它们的荆棘深深地刺进人们的心里。

他那个没有血色的身体在发着死的寒颤，它在沉默的痛苦中挣扎着趋向永恒，然后死的阴影轻轻地落在它上面。

在圣坛的右边立着一座圣母像，她那温柔的眼睛慈祥地望着地上。她的左手拿着一枝棕榈，右手伸出来正在给人祝福，好像对一切受苦的人她都肯怜悯似的。

一个年轻的和尚跪在圣母玛利亚的像前，他的头快垂到

地上了,仿佛罪孽的重负要把他压毁似的。啜泣使他的胸膛搐动得厉害。从他的嘴唇中发出来声音低沉、含糊不清的话语,变成一段段的迫切的、热情的祷告辞:

“啊,玛利亚,慈悲的圣母!我的灵魂在痛苦中向您求救,我的伤口在您的面前淌血!您可怜可怜这个负着重罪跪在您神圣的脚边的可怜虫吧,请您给我解脱掉我的痛苦!

“当初我走进这寺院的安静的围墙中来,把我的灵魂奉献给上帝的工作,那个时候我的确得到了我的心热望了许久的和平。我能够听见我的胸膛里竖琴的声音,我的灵魂漂浮在一道灿烂的光辉里,这光辉带着它飞向永恒。

“啊,我所得着的和平真是天上来的东西,它像一副治病的灵药似地落进我的灵魂中去,教我知道上帝的光荣。

“我的精神整个沉浸在上帝的工作里面。他的智慧的水从无数喷泉中尽量倾注给我。我在每一粒尘土中都感到了他的气息,每一片在田野中摇颤的草都给了我一种幸福的欢悦,对我启示了造物主的伟大。他的精神从每一个花苞中每一根萌芽中对我讲话。我在轰隆的雷鸣中听到他的声音,我在闪电中,在暴风雨中看见他的力量。

“当夜幕下降到地面和海上,千万颗星星高高地在天空露脸的时候,我感觉到造物主的圣体就近在我的面前。

在我看来整个世界就是一本充满了天道的智慧的大书。

"我在晚间默默地坐在我的小屋里,我的精神深深地沉溺在上帝的圣谕中,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内部非常明净透彻,我知道他的精神正在我的灵魂中燃烧,而我那被束缚住了的舌头也得到解放了。

"我带着最深的尊敬倾听他的谕言,我很清楚地知道它使我激动到了什么程度。他的创造的意志在我的血里跳舞,在我的内部有什么东西从最深地方努力爬了上来,它想使自己成形并且能够表现自己。

"然而我的世界却突然地毁灭了。在我的眼前每一样东西都有着两个形体。邪恶的势力在我的灵魂里面活动着,扰乱我那虔敬的心境,把我的思想引入禁路,剥夺了我的心境的和平。

"当我的灵魂里充满着虔诚,觉得它给圣灵支配着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一些完全不同的形影,它们在我的感官面前跳舞着,给我指出好几道通到另一个世界去的门,那个世界是我的眼睛从未见过的。

"深红的罪孽穿着紫袍站在我面前,用她那狡猾的淫欲诱惑我的肉体。我感觉到她的激情的热气,血在我的血管里流得更快了。心在我的胸膛里跳得更厉害,热烈的情焰把我包住了。我的呼吸停止;我的眼睛变红,我的灵魂因了猛烈的欲望在喘息。

"我的屋子里的空气变成闷热,沉郁,死寂,我的不眠的耳朵里响着美妙的声音,这声音是迷人的,里面充满着

烈火，而且有着罪孽的美。罪孽的火焰从无数的喷火口射出，像许多道火流似地注入我的心中，我的心因了那些梦想不到的欢乐无耻地颤抖起来。

“过后那景象好像梦似地渐渐地消失了，在我的眼前又明明白白地现出这个清醒的世界来。然而我的四肢却变成铅一般地沉重。我的头觉得空虚，好像闹过了一夜的酒那样，思想渐渐地回来了，可是回来得很慢。并且它们还是含糊不明的，它们像一股乱麻似地纠缠在我的脑筋里面。记忆慢慢地减淡，一切的困难全消失在深处去了。

“于是我又感觉到我的胸膛里有着圣灵了，我的眼睛看见天堂的门又一次地打开了，天使们的合唱柔和地传到我的耳里来。突然间我的心觉得非常轻快，它沐浴着上帝的荣光，正好像一只云雀向着天空飞去似的。

“一切事物的理由对我又变成非常明显的了。我的心灵又沉醉在圣书中，它在寻求力量来抗拒引诱者的诡计。

“然而当我的精神充满着崇高的欢悦，陶醉在上帝的圣物中间，当它正上升到狂喜的忘我境地的时候，一个阴影就落到我的心上来，于是万事万物又用新的衣服把自己裹起来了。

“这好像是好些条蛇在字里行间爬过了似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换上一个不同的意义。我得到了一个不

愉快的启示。我不能够再抵抗邪恶势力了，它们从它们隐匿的深处跑出来闯进我的灵魂里面，用魔线束缚住我的精神。

“倘使我在痛苦中注视着我床边墙壁上庄严地挂着的耶稣受难像，我就会看见一个鬼怪在对着我狞笑，它是刚刚从地狱的深处找到这儿来的。

“在每幅圣像中我都看见魔鬼的脸在对着我笑，从每个角落里地狱的恐怖都朝我袭来。魔鬼们围着我狂跳，一直跳到我的心力支持不下去了。

“然后突然间景象变换了。我听见温柔的声音在怂恿我，它们轻轻地爬进我的心里，爱抚地引诱我去做违禁的行为。玫瑰花的甜香充满了我的房间，我的血更暖地流过我的四肢。杂乱的声音从地狱的深处涌出，坚固的墙壁好像忍受着痛楚似地摇动起来。

“于是圣徒们脱掉他们的衣服，淫荡地夸耀着他们的赤裸的肉体。飞沫起泡的大水从地狱的深处冒出来；整个世界中都沸腾着肉欲。现在我的房间也变成了维纳斯山，在我的眼前无耻地显露出淫乱的景象。

“这时我振作起我的剩余的力量，我想呼吁上帝赐给我救助。可是从我的嘴唇中吐出来的却只是凶恶的诅咒，它们可怕地传过那些寂静的厅堂。

“每一个像都旋转起来，不停地转着叫人晕眩的圈子，一直转到我完全发狂了。我在我的自我面前颤抖着，我觉得我的自我变成了我不能了解的陌生的东西，好像

它从来就不属于我的一样。

“我的思想跌入大混乱中，就在那里面打转，于是一切都转着疯狂的圈子去了。现在不再有什么升降起伏了；到后来升腾着的疯狂的洪水终于冲倒了堤岸。

“善与恶搅在一个水流很急的大漩涡中；德行无耻地跟邪恶成了配偶，凡是在我以为会看见上帝的地方，我却见着恶魔的脸在对我狞笑。那个将水分开的天空[①]，那个把上帝的国和撒旦的国分开的天空在什么地方呢？

“我自己什么东西都没有抓住，我觉得我好像给卷在涡流里面正载往一个无边的大海——仿佛一根稻草在波涛上漂荡，一点也没有想到它下面有个那么深的海底。

“许多东西在我的脑筋里荡来荡去。罪恶穿着德性的合度的衣服。维纳斯夫人大胆地抱住救世主。上帝跟魔鬼搂在一块儿跳瓦尔兹，由圣徒们给他们弹七弦琴。

“我迷了路在自己的心里漂游，我觉得好像有两个灵魂住在我身体里面似的，一个拉我升向天空，同时另一个却推我降往地狱。

“玛利亚，慈悲的圣母！请垂听我的哀告和我灵魂的痛苦，请赐还给我我的心境的和平！请给我把罪恶的酖毒洗涤干净！让我的灵魂再往上升，沐浴在上帝的荣光

---

① 将水分开的天空：“上帝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上帝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和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称空气为天。”见官话和合译本《旧约·创世记》。空气原文为 Firmament 这里改译作天空。

里面!”

玻璃窗上的彩色光辉已经消失;教堂被黑暗的夜幕完全盖住了;只有一道微光还在圣母像上闪烁。

和尚悲痛地站起来,高高举起两只手膀在祈祷。他的年青的面颜因痛苦而扭曲着;他的眼睛在找寻慈悲圣母的眼光,想知道她是不是在怜悯他的不幸。

突然间从那像上射出来一道神秘的生命。在那一对眼睛里燃起一股温和的光辉,她的右手慈祥地放下来给他祝福。

“得救了!”从他的嘴唇中漏出来这个欢乐的字眼。他的暗黑的眼睛好像也给照亮了,他的灵魂中一切麻木感觉全逃走了,窄狭的墙壁,尘世和尘世上的事情都消失了。他觉得自己被一道灿烂的荣光环绕着,他听见“永恒”的安静的呼吸声。

在寺院中生活照常进行。没有什么不和谐的调子来扰乱这里的平静空气和寺僧们中间的和平心境。那个年轻的和尚觉得好像又得到了新的生命一样。曾经迷住他把他的灵魂拖到深渊里去的符咒也消解了。还有那种常常来诱惑刺戟他的感官的魔法现在也消灭了。

他现在非常虔诚地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上帝,没有人能够比他更快乐。同寺的和尚们本来就敬佩他,现在更带了畏惧地仰望着他,因为显而易见的在他的四周露着上帝的圣恩。

岁月就这样平静地逝去了,没有受到一点外面世界的忙

乱的影响。那个年轻和尚永远沉浸在上帝的圣谕里面，他完全忘记时光的飞逝了。

于是有一天方丈把他唤去对他说，方丈已经决定了选派他做寺内全部宝物的看管人，这些宝物藏放在坚牢的房间里面，它们是全寺最值得夸耀的圣品。

方丈怀着严肃的心情把他领到藏放圣物的地方，那是锁在古旧的箱子柜子里面的。这里有救世主被钉死在上面的圣十字架的破片，又有那些为了自己的信仰殉道地死去的圣徒们的遗骨。还有许多足以激动信徒的心使他们接受奇迹的东西。

方丈把这个寺院中所藏的宝物一一指点给年轻和尚看过，并且对他解释了这些死的物品具有着甚至行使着怎样的圣力，于是方丈又引他走到一个壁龛前面，这壁龛被阴影遮了一半，里面放着一只古老的箱子。

方丈庄严地对他说：

"在这个箱子里藏的是一种长生不老药，那是撒旦在地狱里亲手制的。它原本是预备来给圣安东喝的，撒旦曾经打算去诱惑他。可是上帝的圣恩保护着他，使他不受诱惑，这位圣徒死后，这一瓶药就到我们这儿来了。

"我的孩子，这瓶药也是归你保管的。所以你得小心不要让任何人的手带着亵渎神明的欲念去挨它一下。这种魔鬼的药水只要流进一个人的血管，在那里面起了作用，那么这个人就会被邪恶势力征服，永远不可救药了。"

老年的方丈默默地打开古老的锁，从箱里拿出一个装潢很讲究的匣子，匣内有着柔软的衬里，一个小小的药瓶躺在匣底。方丈打开匣子，一股淡淡的香气在屋子里散布开来，这股淡香使人的心灵和感官都陶醉了。

这个年轻人不知道他遇到了什么事情。他的眼光像着了魔似的定在药瓶上面，老方丈把药瓶放了回去，又关在箱子里面了。年轻和尚偷偷地吸着现在还弥漫在这间古老屋子里的甜香。他以前不是也有过这同样的陶醉吗？那么在什么地方他闻到这香气，这种曾经有一回迷乱过他感官的甜香呢？

于是他起了一种轻微的不吉的预感。这就是曾经有一次充满了他的小屋的香气，这就是常常在夜间送来使他十分迷醉的玫瑰花香。

他听见老方丈的语声，仿佛在梦中似的；柔和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着。于是沉重的铁门在他的后面关上了。那个支配着他的魔法已经消解了。他连忙伸出手去抓住钥匙，把它藏在他的粗布衣服的摺痕里面。

日子照常地过去了。可是当他夜间坐在他的小屋子里面专心默念着上帝的圣谕的时候，他又觉得他的感官让那种淡香在抚弄迷醉了。难道这只是外面园子里的玫瑰花香从开着的窗户送进房里来吗？

古老的书躺在他的桌上，书页上映着微弱的灯光。他白白地想抓住字句的含义，没有一点用处，因为那香气偷走了他

的和平的心境。他觉得他被一种奇怪的东西包裹着，并且他的灵魂仿佛被一些细线网住了似的。

随后他看见墙壁上现出一个淡淡的影子，这影子朝着他的书俯下来。他吃了一惊，转头向他这间窄小屋子四处望了望，一个声音清清楚楚地在说：

“你为什么还在等待？钥匙是在你的手里。你快喝那个瓶子里装满的酒。那时候你的天性就会明明白白地显露在你的心眼跟前，魔法的力量就会渗透你的全身。你的精神会飞翔在奇异国土的上空，它的翅膀会长成结实丰满。”

他跪倒在十字架前。从他的灵魂深处倾吐出祷告辞来，他哀求着在他苦痛不堪的时候得到拯救。

“啊，耶稣，求您对这个可怜的罪人发慈悲心，保佑我的灵魂，使它免除这种新的痛苦吧！求您保护我抵抗那个奇怪的势力吧，那势力带着恶意的狡猾想捕捉住我的灵魂并且把我交给地狱的恐怖去支配。”

他就这样痛苦地祷告了一整夜，用想象的苦楚折磨他的身体，一直到疲倦使他闭上了眼睛。

白天一到，这一切都像梦似地消逝了，可是第二天的黑夜降临以后，那同样的可怕的梦又开始了。从开着的窗户飘进来一股甜香，不久那同样的声音又来引诱他道：

“你这傻瓜，不要再耽搁片刻了！命运把从来没有一个人得到过的东西放在了你的手里。你不要让时光白白地过去。你现在忽略过去的机会，以后永远永远不会再来了！”

这声音每夜都是这样地小声鼓舞着他。他觉得他的力量逐渐地离开他了。到了第七天夜里他不再抗拒了。他听从这声音的呼唤，发狂似地急急走出房去。他一面喘气，一面匆匆跑过走廊，到了命运在那儿等着他的地方。

他连忙打开窄门。他把灯放在古老的箱子上，两只手紧紧按住他的心，他的心正在胸膛里痛苦地跳动着。他疯狂地打开盖子，伸手去拿那个使他的心迷乱了的稀有的宝物。

他的整个身体都颤抖起来，好像是受到一股寒气的侵袭似的。过后他便把药瓶紧紧捏在手里。他一边抖着，一边拔起瓶塞，望着一些蓝色光点从瓶口喷出。他很快地把瓶口放近嘴唇，贪婪地吞下那甜甜的药水，这药水像火似地流过他的血管。

就在这时候从远远的地方传来这样的话：

“现在一切都完了！你是由你自己的罪孽得到毁灭的。”

他连忙把药瓶放回在它的匣子里面，急急地跑出了这个房间。

古老的礼拜堂骄傲地闪耀着辉煌的灯光，深沉的风琴声充满了这个圣地，全寺的和尚们聚齐在这儿领受上帝的祝福。深沉的琴音在人们的心中回响着，给他们驱散现世的烦恼，领着他们的精神升向光辉的高峰。

随后这声音的洪流渐渐地退去，连那最后的音调也终于消失了。屋子里现在是一片庄严的静寂，那个年轻和尚走上圣坛所的声音打破了它。他的苍白的面颜好像是由一位美术家的手在石头上雕刻出来的一样。然而从那一对暗黑的眼睛里却射出来一股红光，这强烈的光芒仿佛是一种内心的火流。

他站在那儿默默地望着他们，好像他想单单用他的眼光束缚住他面前的那些人似的。他的眼睛深深地钻进每个人的心里；这眼光仿佛在探索他们每个人的灵魂一般。

于是他的话语像钟声似地倾吐出来，每句话都像抚爱一般地落在人的耳边。他说的是一种奇异的语言，其中每一个字都有一种含蓄的意义。他的话语放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芒，它们自己造成了一个有着梦想不到的富丽堂皇的仙境大厦。

思想像火箭炮似地放射出来，带着响声裂成了无数的火花，然后像一阵星雨般地落下。每个字都有它自己的生命，它跟一些别的字牵在一块儿旋转地跳舞着，产生出欢快的交响乐来。过后字句话语又换上浓艳的新装飞起，跳舞，在他的思想的火中闪光。

礼拜堂中充满了幽香，这沁鼻的香气麻醉了所有人们的感官，从心底唤醒了奇异的感情。

那一群虔诚的和尚坐在这儿，好像着魔似的，他们仿佛被每一句从这个年轻和尚嘴里吐出来并且在空中轻轻地飞走的话语迷住了。

他自己十分惊愕，他被他自己的言辞魔住了。他的话在他自己的耳里听来好像是从另一个人的嘴里说出来似的。他觉得仿佛是在梦里一般，他在怀疑他四周的景物是否真实了。

他在自己心里问道：

> “谁在这儿说话？这不是我——另一个人借我的嘴在说话。我从没有想到过这些事情。我自己的工作成绩倒使我莫名其妙了，我觉得这是另一个人做出来的。”

于是他的声音毫无顾忌地滔滔讲说着，鼓动那些倾听的人去想一些他们从未梦想到的事情。随后从他的灵魂深处吐出了一声最后的呼唤，一声最后的叹息，低柔而虚妄的叹声；他便沉默了，那最后的声音也消逝了。

那一群信者入迷似地呆呆坐在那儿，这个年轻和尚早已离开了圣坛所，可是他们的眼光仍然定在那个地方。

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样一回事。他的耳边仍旧响着那个奇怪而陌生的声音；那些字仍旧连接成一串骄傲的话语；他的思想仍旧沉醉在那种幽香中。这就是那一夜他把药瓶放到他嘴唇上的时候从瓶里发出来的香气。现在他吐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里面都有着这幽香了，这香气并且在他的思想中喷着蓝色火星。

他完全忘记了现时的一切；可是他却担负着他自己的世

界!

城里和乡间传遍消息说一个新的先知出现了。古老的礼拜堂容不下现在从各地方赶来听讲的人,他们是来听他宣讲上帝的圣谕的。

每个人嘴里不绝地称赞他。他抓住了人们的心,使它们飞起来把它们引到一个新的国土去。

只有方丈不曾被这年轻和尚感动。年轻人的雄辩之火并不能搅动那个老人的心。他猜想到这儿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向上帝祷告求上帝赐给他光明,使他能够制止那个像是撒旦的诡计所策动的威胁着这圣地的危难。

有一天他把那个年轻和尚唤了来,带着烦恼不安的眼光对那年轻人说:

> "我的孩子,魔鬼已经抓住了你的心,使你跟上帝的精神疏远了。连我也觉得你的话语像是一个奇迹,然而我听见从你的嘴里出来的并不是上帝的声音。是撒旦的奸诈使你滔滔不绝地自由讲话。邪恶力量把你引入了陷阱,而那个你被诱入的陷坑却越开越深。
>
> "你已经完完全全地受了恶魔的骗了,我这微弱无力的话是不会有用处的。只有上帝能够帮助你;唯愿他饶恕你的灵魂。你的命运是捏在他那强壮有力的手中。只有他能够拯救你,给你免除那个笼罩着你的诅咒,把你的心从撒旦的诡计中救出来。

“你的讲道迷醉了那些不用思想的人，然而在这个地方它却跟邪恶的毁谤没有分别。它扰乱了这儿通常有的那种和平，它在我们中间注入了罪恶的毒素。所以你不能够再在这儿呆下去了。

“你的拯救只能从外面来。我仍然没有完全失去希望。现在我差你到罗马去办一件秘密的任务，这是上帝的意志要我交给你办的。

“抓住我给你的这个机会找着路回到上帝的道路上来。等到忏悔把你的心洗涤干净了，你再回到这儿来，我会怀着一个父亲的心接待你。

“我的心跟你一块儿去，一路上伴着你。但愿上帝的祝福保佑你！现在你快去作远行的准备；因为明天，太阳一出来，你就要关在寺院大门外面了。”

朝日的红光开始在东方现露，清晨的薄暗原先像睡梦似地把一切东西都包在网幕里面，现在它也在逐渐淡去。草叶上缀着新鲜的露珠，每根树枝上都发出快乐的鸟鸣。花在溪边摇展，一个风磨欢快地转动它的叶子。这世界是多么地美！

年轻人勇敢地向前走着，他欢畅地享受展现在他眼前的一切光辉美景。寺院的围墙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在他面前展开了广阔的前途。在这时以前一直像狱墙一般地关闭在他的心里并且剪去了他的热烈精神的翅膀的一切琐细事情，还深深锁在那寺院里面。现在他终于能够自由地张开他的羽翼，像一只满意着自己力量的鹰在长空飞翔了。

他觉得自己好像已经离开寺院多年了。一层网幕盖在“过去”上面：过去了的一切仿佛都给包在雾中似的，他只有费了大力才能够记起他曾经生活过了的那段时间来。

他这样地赶路，不停地继续走了几个星期，有一天他突然走进了一个浓密的大树林。这一天快完结了，他仍旧没有看见可以歇脚的地方，后来他便走出林中小径，没有目的地信步走着，吃力地在丛林中穿进穿出。

忽然一个大坑使他停住脚步。在这地方古老的大树紧紧地立在一块儿，树干很高，枝叶茂密，因此只筛下一点微光到地面来。

一股急流从一个高高的悬崖上落到下面的深渊中去，一路上喷射出参差不齐的水花。地上长满了青苔，到处都生着一圈一圈的各种颜色的菌子。在他的眼里这仿佛是一个仙境。他觉得自己的胸中起了一种强烈的渴望，他做梦似地凝视着坑内。

这时他看见一个穿猎装的人躺在坑旁边，无忧无虑地在黄昏里睡着了。

他带着探索的眼光看了那个睡觉的人一眼，他的心里感觉到一种古怪的不吉的预兆。他觉得他以前见过那个面容似的。他站在那儿想了一会，可是想不起什么来，于是一个思想溜进了他的脑中：

“啊，倘使我就是这个猎人又怎样呢？我觉得我做猎人的本领倒比做一个寺僧的才干强得多。”

然而他几乎还没有把这个思想思索完全，他就觉得自己的心跳得更快了。某种邪恶的魔力在他的血液里急急流着；他的眼中射出激情的火，一些红色影子从深处升起来：

某种从外面来的力量突然抓住他的手膀。他狂暴地将那睡觉的人往外一推，那个人立刻从崖上跌进大坑里去了。坑里送上来一声压抑住的叫喊，随后一切都寂然了，仿佛先前的事情只是一个梦似的。

他带着困惑的眼光往深渊里注视，仍然不明白他自己遇着了什么事情。过后他听见一声轻快的笑，一个高兴的声音在对他说：

“僧袍对你倒非常适用。你穿上这身衣服连魔鬼也会上你的当。恭喜你做了一件勇敢的行为，高贵的先生！希望你的情人不要起疑心才好！”

他仍旧在半醒半梦的状态中，他掉过头去，看见一个人站在他面前，像是一个失了业的听差。然而这个人笑得弯了腰，笑得眼睛里流眼泪，同时他还在喘气，好像魔鬼附在他身上似的。

“一个和尚！一个和尚，跟你在书里面看见的完全一样！好像他刚从寺院里逃出来似的。这太有趣了！这是你一生玩过的最漂亮的戏法！可是现在应该移动我们的双脚了，因为到城堡去更好得多。”

和尚听这个人讲话连一句也不懂，然而他还是在微笑，好像他完全听懂了似的。在他的脑筋里万事万物都颠倒了；他的思想跳来跳去乱成一团，整个的现实都消失了。

太阳已经血红地挨着地平线上了，这时他才走到树林口，望见一座要塞高踞在一匹陡峭的山上，坡下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山谷。

那个听差模样的人狡猾地霎一下眼睛，说：

“现在我应该客气地告辞了。因为要是人看见我跟你在一块儿，你的僧袍对你就没有多大用处了。再见！祝你的罪恶成功！”

听差模样的人转身走进树林不见了，年轻的和尚便走上崄岨的山路到了城堡的大门口。堡主殷勤地接待他，好像已经盼了他许久似的。

堡主讲起他的儿子，言语间露出深忧，他的儿子的心上有病。命运对他太残酷了，不过他还没有失掉希望，他以为这位和尚会来解除他的苦难，和尚靠着上帝的帮忙会去掉他那孩子心上的毛病。

伯爵正在对和尚倾吐他的烦恼的时候，伯爵夫人却用了燃烧的眼光注视着他，那眼光使他的血像火一般地在他的血管里迅急地流着。

等到黑夜降临，把整个城堡都罩在黑暗里，堡中所有的人全都睡去的时候，伯爵夫人却溜进了和尚的房间，热烈地抱吻他。他觉得她那吞食人的、火热的狂吻把他心里的血完全吸了出来。

撒旦就附在这个女人的身上，她在激情未得满足时一直呻吟着发着呓语。她的赤裸的身体带着寒热般地颤抖。她疯狂地乱抓他的身体，并且喘不过气，好像她饥渴得要死了似的。

随后他自己也感觉到他的脑子里发起高热来。他的血里也起了疯狂的骚动。他看见罪孽在她的眼睛里发光，他听到她的嘴唇的低语：

“最高的幸福就是罪恶。你装扮成一个和尚到我这儿来更把快乐提高到令人神魂飞越的程度。”

这一夜在邪恶的狂欢中飞驰过了。在东方淡淡地现露出第一道曙光；她勉强地离开他的怀抱走了，她害怕有人看见她。

日子像在梦中一般地飞逝了，每一夜都是那同样疯狂的欢乐。这种大胆的两面的生活起初很使年轻和尚高兴，后来他便觉得他的自我好像一直躲在它们后面的那些界线现在逐渐在消失了。当他自己的像对他注视的时候，他的胸中起了秘密的恐怖，畏惧抓住了他的心。

他带着疑惑不解的表情问他自己：

“我是谁？我是那个在这儿沉醉在罪孽里面的和尚吗？我是那个躺在深渊里腐烂的猎人吗？第二个我在我眼前跳出来把和尚的身体占据了，就用它来尽量享受罪孽的陶醉。这一个我刚刚在我的心眼前明白地现出来，它又突然变成了另一个我的形状。随后这两个我接连不断地循回转动，一直到最后所有的分别都在漩涡里面消失光了。

“我觉得头昏脑胀，再也不能够分辨上下了。和尚一天天对我更陌生了，然而他还拖住我的心灵不肯放松，并且用了无数根铁练锁住我。

“我不能够再忍受这种情形了，我得再确定我究竟是谁，那么我才能够把我自己的苦恼跟一个陌生人的罪孽分开。

“然而等一下！我渐渐地明白了。是那个女人欺骗了我，让我认识了那个糊涂的鬼。我的自我消失在她的激情中——就像一块蜡消熔在一个热灶里那样。”

于是一个思想爬进了他的脑子：

“她一转一转紧紧地缠住你，缠得你后来逐渐失去知觉。倘使你要知道你究竟是谁的话，你得先捣碎那根毒蛇的头。”

于是他看见了一个像血那样的红的东西。血在他的血管里沸腾，他的杀人的热狂发作了。现在他知道是谁蒙蔽了他

的心灵了。

这一夜他们两人沉醉在爱情里面的时候，他忽然用手紧紧扼住她的咽喉，使她窒息地死在他的床上。

于是他在这静夜里大声狂叫起来；“杀人啦！杀人啦！”空阔的走廊上起了一连串可怕的回声。这声音恐怖地响遍了整个的城堡。然而这凶手趁着所有的人都骇得不敢动的时候，急忙地赶到城门口，居然出了城门，跑进树林里不见了。

现在他穿上世俗人的衣服到世界各处飘游；那件粗布僧袍被他藏在树林里面了。他渐渐地感觉到他穿上新衣服就换上了一个新的灵魂。然而甚至那个新的灵魂也并没有给他带来和平。

那天夜里他扼杀伯爵夫人的时候，他以为他制服了那个把他的灵魂分成了两个的仇人。可是他杀死了她却并没有能够把邪恶势力除掉，并且他一天一天地更加不认识他自己了，不管他怎样努力想了解它，都没有用。

当他离开了人群，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成眠，一面追寻着在他心中流动的思想的时候，他常常觉得他快要发狂了。

他不断地问着自己：

“我的自我在哪儿？谁要帮忙我探测我的存在的深处呢？我觉得我的心屋就像一间深锁的囚房。在每一间囚房里住着一个疯狂的幽灵；那些鬼偷偷地住在那儿，并且默默地培养着一些带着不吉的预兆从深处涌出来的呆

钝、阴郁的思想。

“等到它们在静寂的囚房里长成，成为概念以后，某种邪恶势力把大门打开了。它们便红着眼睛冲出去，穿过走廊一路上直吼叫；它们的吐气把人的心灵烧得火热。它们跳舞，叫吼，它们敲打墙壁；这其间我还听见轻微的铁练声，好像疯狂戴着镣铐在转动身子一般。

“我的自我在什么地方？谁给我解答那个谜呢？圣贤们谈到我们的天性已经谈得不少了，他们给了我们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可是他们的智慧戴着丑角的帽子，穿着严肃的服装，只是个没头脑的骗子，不值一文钱。

“认识你自己！可是我究竟从哪儿开始呢？我刚刚以为我了解我的自我，它就像玻璃似地在我的手里碎了。所有的碎片都围住我跳舞，不留情地嘲笑我，并且对着我伸出它的尖舌头。

“我常常觉得我的自我隐藏在一副面具后面。可是在我发狂得厉害的时候，我把那个假面撕下来，下面又有一副新的面具无耻地对我狞笑。我一个一个地撕下，撕得我喘不过气来，可是等到后来我抓住那副最后的面具用力撕去时，我却觉得它已经长得跟肉连在一块儿了。

“要是我肯把它连脸一块儿撕烂，结果我也不过得到另一副面具。

“就是在别人的脸上，我也常常看到我自己的面貌，从我脑子的深处逃出来的面容现在却在逗引我的感官。

“最精细的逻辑也不能抓住那个幽灵，因为逻辑只是

事物的外表的影子，并不能深入它们的内部的性质。

“对自己的认识乃是悟性的根柢——那个古寓言我不知听到过多少次！谁了解自己，他便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说起来倒容易，然而却只是一句空话。我听见那侮蔑的钟声，我看见诙谐者在讲坛前庄严地朗诵他那些蠢话。耳朵渐渐地听惯了那声音，一个人要是习惯了任何的事物，那么连它的胡话也会变成严肃的真理的。

“我的可怜的自我，你这永远的影子！你只是一个违背理性损害理性的幽灵，你是一团鬼火，一直在湿地的上空跳舞，诱惑我，引着我走进深渊里去。”

过后他走到了一个城市，这城市对他这样一个好动的人有一种奇怪的魔力。它由于某种很远的关联抓住他的心，好像他是被一些他的心灵所不知道的带子拴在这个地方上一样。

他因了偶然的机会来到王子的宫庭，他在那儿寻求分心解愁的事。一位年轻的美女吸引住他的眼光，她给他唤醒了一些朦胧的回忆。

他又看见了寺院里那个小小的礼拜堂，他又看见了那个常常魔住了他的圣·罗沙莉的肖像。这肖像在他的眼里常常像是活的一样。在闷热的夜里，当他的感官像火一般地燃烧起来的时候，他觉得那位圣女就像维纳斯似地把玫瑰花的练子来拴他的身体。

现在罗沙莉有血有肉地在他的面前出现了，就跟他在画

像上看见的一模一样。他的心像害热病似地在燃烧着，他的整个身心像被牵引似地倾向着她。

他的欲求立刻得到了回应。那个美丽的少女将他的影像藏在她的胸中，爱情的锁练铸成了。爱情送他上了天堂。他的灵魂的痛苦完全消失了，他心上的重压也全被搬走了。他觉得全世界都改变了面目；一个新的太阳升起来，为着他射出灿烂的光辉。

时光飞逝，几个月过去了；婚期逼近了。他早已忘却他在寺院中许下的誓愿，那些誓愿曾经将他深锁在寺院中，女性的爱并不能够为他解除它们。

他在王子的古宫中找到他的新娘，她正怀着热切的渴望在那儿等候他。

可是突然间在外面街上响起了嘈杂的人声，好像是一辆载重的马车走近了宫门。他们两人怀着好奇心走出阳台上去看。他们看见囚犯车停在宫前；一个和尚直挺挺地躺在车上，给铁练拴牢在那儿。刽子手穿着一身红衣服站在他前面，好像是押他到绞刑台上去似的。

现在和尚看见新郎，他的脸马上歪扭成了一副魔鬼的面具。从他的黑眼睛里射出来疯狂的火，他张开焦干的嘴唇，用沙哑的声音嚷着：

　　“来，小兄弟，从阳台上下来！嘻嘻！刽子手在叫你下来跟他较一手！谁把别人打倒，谁就做国王，畅饮金杯里的血！”

地狱的恐怖制服了他；疯狂抓住了他的心。在他的眼前现出了一片血海，他看见红色的手从海底伸出来，一直伸到他面前。他猛然拿出一把短刀，刺进他的爱人的心，将身一纵跳下了阳台，在人丛中挤出一条路奔到囚车跟前。刽子手被那冰冷的钢刀一击，立刻倒了下来；他连忙打开那拴住和尚的练子。他一下就跳出了囚车拚命跑着，他跑进了树林。

他精疲力竭地倒在地上，他像死了一般地静静躺着。

接着一个鬼影扑到他的身上来，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低低说着：

> “现在我要跟你永远在一块儿了，我就是你的另一个我！ 你永远没法弄掉我！ 我要过你的生活，做你的梦，并且有一天还要死你的死！ ……”

于是他苦痛地勉强站起来，拖着他那疲乏的身子，慢慢地走着他的那条长长的路，走遍遥远的国土，漂过遥远的海洋，一直走到某一天他看见了那最后的边境……

天灰暗。平沙无垠。

一个光黑的云母石大斯芬克司躺在棕色细沙上，她的眼光注视着荒凉的、没有尽头的远方。

这眼光里没有恨，也没有爱，她的眼睛是朦胧的，仿佛给幽梦罩上了一道纱似的，她那冷傲的、缄默的嘴唇微露笑容，微笑中带着永久的沉默，

第五个浪游人走近了，他看入斯芬克司的眼睛，然而他绝不能够解答她的谜；他默默地倒下来，睡在沙漠的细沙上面。

冯·阿夫特尔丁根的路

没有人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他自己或许会觉得这是很难说明的。他常常有一种奇怪的直觉，好像他是从某一个仙境里来的，这仙境偶尔在蓝色远方的微光中现露一下，并且在他的灵魂中唤醒一种潜伏的渴望。

在他的眼前现出来诗人的世界，一个梦里的、被海洋环绕着的陆地，在那里隐藏着千万的蓝色奇珍，那个地方的门只是为着信者们开的。

一个心灵的王国在召唤他。在那个国土里寓言高高地坐在鲜花宝座上，绕着万有纺出神秘的线来。爽适的空气中充满着轻微的玎珰声，这声音在人心中唤醒了梦里的渴望，它轻轻地飘动着，一路上唤起来欢乐的回声。

在别处的一切分隔众生的栅栏在那个国土里全消失了。连石头也会发言；小溪在讲话，花和星也讲话。每一样东西里面都含有一种快乐的精神，它欢快地现露在人的眼前，并且让人看见万有的大和谐。玫瑰花的香跟星子有关系，风吹跟百合花的美也是一类。万有反映在它的各个部分中，而各部分又从整体中映出来。“个体”在大的“群体”中又找到了它自己，并且从“群体”中显出“个体”的力量。



冯·阿夫特尔丁根

那个国土里没有死亡;在那儿只有来和去,愉快的分别和欢乐的重聚。各种东西里含有的精神搀进到每一块石头中间活动,并且在每个人的胸中找到了回声。

在深的洞穴中水晶灿烂地发光,像一个彩色缤纷的大海,把它们的光芒射进那些看到它们的人的灵魂中去,在人们的心中唤起一种神秘的热情,而这热情又奇怪地反映在他们的心灵中,并且使他们看见一切事物都好像变了形似的。

在这儿思想就跟水晶一样,闪耀着明彻的光辉,并不曾被阴云遮暗。意想类似一些蝴蝶在仙花上飞舞,它们被花香所迷醉,正从那千万个花杯中吸取着新的欢悦。

从梦中生出现实,现实刚刚到了生活,它自己又产生出新的梦来,因此梦和真实永远亲密地连在一块儿。

然而住在这个王国里的就只有诗人,别的各种各样的人全受着目前的平常需要的拘束,在那种加在他们身上的义务的束缚下,不得不把他们的心灵完全奉献给日常的工作。

可是在诗人叩着灵魂的门的时候,现实便消除了它的符咒。隐秘的竖琴弹出声来,在人们心中唤起轻微的应声。一种神秘的热望往上升起来,从什么深远地方送来一阵隐隐约约的歌声。

他在梦中看见了那个国土。梦景如今变成了现实,像一个遥远的家乡似地在招呼他。他看见痛苦,看见人们在默默地受苦,他看见他们的生命怎样悒郁不欢地逝去,他看见一代

一代的人怎样背负着忧愁，带着充满悲痛而永远受不到一点神恩的心落进坟墓中去。

因为大地上正是烦闷、战争、死亡得势。痛苦原是我们从那些逝世已久的祖先得来的遗产，我们临死的时候又把它传给别人，让他们戴着这副枷好在这同一条从雾里穿出来又通进浓雾里去的路上挣扎着走得更远些。

他看见世人的命运，看见他们日常生活中那种阴暗单调的困苦，在他们的惨苦生活中很难得有一道光线从诗人的遥远的国土射来，给他们讲说一个光明快乐的世界，鼓舞他们对新的国土的渴望，当他看到这情形的时候，他深深地感到了人生的苦恼。

他不论在哪一方面都是完美的化身。金丝发绕着他的高贵的前额；从他的一对蓝眼睛里射出来爱的光辉，和那追求奇迹的沉默渴望。

他的心灵永远向着别人；他从不想到自己。他真愿意普遍地爱着全世界的人，减少他们的烦恼，减轻他们的痛苦，这烦恼，这痛苦在他的灵魂深处唤起了共鸣，就仿佛这是从他自己的不幸中生出来的一样。

上帝使他成为一个歌者，他唱歌的时候，一切的痛苦，一切的人间的不幸全逃走了。人们被他的歌调迷住了，歌声进到人们的心中，好像是从一个尚未见过的国土里送来的远道的问候似的。

一个新的国土！诗人把它当作一个遥远的未来时代的期

望，保藏在他的胸中，这使他的灵魂充满了喜悦。

从他的歌中送出来海的吼啸、花的芬芳和星光的灿烂；在他的歌声中人们还可以听到天空的蔚蓝、太阳的光辉和小鬼们伴着远方女水鬼的呼唤，在月光下的跳舞；这是从乐园里来的仙音，就是那个乐园，人子们曾经从那个地方被赶了出来的。

他的歌中响着那热烈的渴望，那个从远方送来的迷人的呼唤，它要求终止地上的一切痛苦，并且唤来希望的日子，这希望的日子会逐渐实现的。

他是一个歌者，所以他走遍了广大的土地；他是一个诗人，所以他用语言创造了一些世界。每逢他的手指弹着竖琴的弦，他的嘴里唱出低柔的歌曲，那时候连石头也在倾听他的歌声。枝上的小鸟也听得默不作声了，树木也落进了梦中。

他每去一个地方，那儿的一切的痛苦和不幸全消失了。他赶走了人们心中的焦虑，驱散了从心灵深处涌出的悲哀。

有一天他来到一个很远的地方，那里的人还是第一次听见他的歌声。大家全喜悦地凝神倾听他唱出的歌词。他们从没有听到过像这样的一个歌者，他好像在梦中似地迷住了他们的心，并且用他自己的热望魔住了他们。

他在这个城市里住得很久，后来他勉强离开的时候，一个白头发的老人走到他面前庄严地说：

"你是一个诗人之王，一个世间罕见的歌手。我听你

唱歌的时候我仿佛听到从遥远的未来日子送来的消息，在那时候是再不会有人间的烦恼来折磨世人的。

“在你的歌声里活着那远方的精灵，他打开胸中秘密的门，唤起那些像月下的奇珍似地在我们梦中招呼我们的思想。

“你的心好像是由千百个音调混合组成，这些音调使你的心免除了尘世的挂虑，它们并且像一股发光的水流注进我们的心里。

“你像是那个胸膛里面没有心却有一张琴的天使，弦上弹出来深沉的琴音，那是从我们至今还未见到的幸福之国里来的。你是一个到我们中间来的新的先知，射了一道柔和的光在我们的灵魂里面，指引我们的灵魂走向你的歌中所描写的那个新的国土。

“可是，年轻人，时间过去得极快，你的嘴唇现在充满着优美的歌声的，将来有一天它们也会让死的吻封住。那时你的歌声便要永远静止了，像黑夜里的一声呼喊般地完结了。以后除了人们还记着你曾经活过这一件事外，你不会留下什么东西。诗人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来的；他的歌是从一个和平的国土里来的。在那边，在那被一层薄雾微微掩罩住的遥远的空间里，就存在着我们所渴望的奇境。

“一道淡淡的光辉悬罩在那个地方的上空，在那儿有一股银色火焰渴切地把它的和平的歌声吹送到远方去。

“一些优美的影子一面围着那股火焰跳舞，一面倾听

着歌声，就是那渴慕之歌，那创造的梦之歌。

“于是火焰痛苦地颤抖起来。从它那淡淡的光中漏出一颗泪珠，落在人们中间，来鼓舞一位诗人的灵魂。

“奇迹就这样地完成了，它促成了一个歌人的产生。永恒在那颗泪珠里为他发光，他隐约地听见那个远方的歌声，他的新嫩的梦也完全成熟了。

“现在他的嘴唇上响着那光亮的火焰唱给他的歌曲，歌声好像从新的国土里送来的一个信息似地，深深地落到他的同胞们的心底。

“然而你的歌是一位神赐给你的。在你的灵魂里潜伏着一些魔术的力量，它们至今还没有被创造的意志解除过。你能够成为这世界的解放者，给这世界除掉农奴制度的痛苦，这种痛苦一直是像一只蛀虫似地折磨着我们的心。

“从远古的时代起人类就走着自己的路，那条路消失在朦胧的微光中。那是一条长远的路程。那些额上盖着该隐的印记、像一群迷失了目的地的疲乏的进香客那样勉强地走了几千年的人，他们的路是没有终点的。

“他们负荷着命运的残酷的诅咒，又受到当时的艰苦情形的压迫，他们拖着疲乏的身体跋涉了酷热的沙漠和荒凉的积雪的田野。整个时代的重量完全压在他们的身上。‘过去’所给我们的一切，他们全担在肩头，并不去管他们的膝头会因此破折。别的人又把这沉重的担子接过

来挑在肩上，他们痛苦地呻吟着走过生命之谷，一直到后来他们也把担子放下了。

“然而在他们的灵魂的深处隐藏着一星热烈的渴望的火花，它引着他们走向那个在蓝色的远方微微发光的和平的未知国土。

“等到这个热望变得太强了时，火花就爆发成火焰，猛烈地腾向天空。于是那个计划周密的现有秩序的建筑就崩塌下来，那些古旧的世界也全破碎了。新的星星在红色天空中跳舞着，从深渊里响起来那创造的命令，它从混乱中造成了新的世界，并且在那些把我们和蓝色国土阻隔了的鸿沟上面搭好桥梁。

“然而火焰又慢慢地灭去，沉到过去事物的深渊里去了。只有一点点火星不时从灰底下冒出一丝光亮。

“生活又照它从前的步调继续往前走着，每一天都跟刚过去的前一天完全一样。在人们的心胸中，希望逐渐在消逝，过去千百年来的诅咒的担子重重地压着该隐的肩头，压得他直喘气。

“于是从火花中又冒出火焰来。那个老戏法又重新开始了；神秘的力量突然从深渊里爆发出来，该隐又在找路通到他在沉默的痛苦中非常渴想的那个国土。

“他常常用剑来争取它，并且在激烈的弟兄斗争中流他的血。他的田地里的收成给一片红海淹没了，然而没有一道通往对岸的桥梁。也没有一张胀满的帆驶过这一

片红流，一切的生物都被这汪洋的血水拖到深的水底去了。

“过后他又回转来相信智慧的深透的洞察力，想出种种的体系，这都是从理性来的，并且是依照着逻辑的规则造成的，它们会给他开辟到新国土的路。然而在这一点上逻辑的成果对他并没有帮助。至于理性所极高明地筹划好的一切并不曾使他更接近那个大目标，在和平安静的时候他常常看见那个目标就放在他的前面，看起来似乎离他很近，而事实上却隔得非常远，中间隔了那么些广大的、广大的世界。

“然而我相信诗人的话。他是一个注视未来的先知，他在人们的心中唤起了一种热切的渴望，叫人们使他们的梦景变成现实，并且鼓舞我们去追求一些遥远的新的事物。

“可是你不过是一个由土地里生出来的人，在这生存的给和取的过程中，你有一天也得把你的身体交还给土地。那以后你就只是一股微风，一个流传百世的名字。

“你一定会使许多人得着欢乐和幸福，然而你的歌不会是单单唱给**人们**听的，你还得向**人类**宣布光辉的成就！世界会由你的爱来培养，一切尘世的悲哀和烦恼都会消失了。”

歌者注视着老人的面颜，倾听着他所说的每一句意义深

长的话，然后怀着衷心的感动，回答道：

“可敬的父亲，我听了您的话多高兴！您所说的一切在我听起来，就像您正说着我心里想的事情一样。倘使我的心血能够对您有用处的话，我不会吝惜这牺牲的。我的小我跟大众的解放比起来，实在也算不得什么。——不过我却看不见通到那个目标去的一条清清楚楚的路。”

老人恳切地插嘴说：

“有一条路，不过是一条难走的路。你去找那把制造奇迹的钥匙！伟大的爱会给你指路的。”

年轻的歌者好像在梦里似地问道：

“钥匙？在这现世中我得到哪儿去找寻那钥匙呢？我情愿不休息地各处飘游，穿过遥远的国土，越过广阔的海洋，去找到这个宝物；它很引动我。”

老人露出了神一般的庄严面容，大声道：

“那么你好好听我说的话！在一个离这儿很远、从来没有人走到的山谷里面，开得有一种漂亮优雅的蓝花。可是花苞在白天里并不开放。苍白的月亮才是它的爱人，它的美丽在月亮的清辉下越发显得动人。

“当皓月像银盘似地发着灿烂光辉、夜莺听到她自己的歌声欢喜得快要死去的时候，蓝花便在地上开放了，它

向着星星打开了它那像蓝色奇珍似的花冠。蓝花便是那把魔法钥匙，它会为你打开一个新的未来的门——为你同时也为你的那些正在黑暗中走着的同胞们。”

歌者怀着焦急的渴望问道：

“我应当在哪儿找着这朵奇花呢？”

老人坚决地回答说：

“你必须去找它。你得永不停脚地往前走，你得走遍世界，一直走到你到了那个蓝花的山谷为止。路很长，路上有许多绊脚石。可是你只管往前走！永远不要胆怯，因为你在路上会碰到的敌人里面最坏的就是‘灰心’。

“信心是行为的父亲。你只要相信你的目标，就可以说你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了。在这世界上谁想完成一桩伟大的工作，必须先有一颗热诚的心，必须不害怕艰苦、辛劳，并且要是他觉得旧的路把他引入了迷途时，他也必须坚决地走入未知的土地上去。

“你必须用你的心血使你的路平坦易行。凡是要做大事的人必须不吝惜自己，并且不敢跟他的自我斤斤论价。只有那班全心全意做事的人才能够知道爱的力量，才能够看见未来的繁茂的草地。

“要是自我划出了它自己的境界线，在人与人之间筑起了高墙，那么你的自由的视线就会给阻塞了。一个人把他的房屋筑在群山中间，一条羊肠小道上，他就永远望

不见那个广大无边的世界。一个人坐在那儿，毫不休息地思索着，拚命探求他自己心灵的最隐秘的地方，一直到后来任何东西在他的眼里都显得老了，他便失却了通到大的群体去的路。

“我的孩子，你尽管往前走。那个伟大的远方在呼唤你。不要去管那些会惊吓你的影子！在水的彼岸就是那蓝色的国土。你的星星正在无穷中发射光芒！”

歌者安静地说：

“我要去找它。我的眼睛早就望见那个长着蓝花的山谷了。在我那些和平的梦里我见过了那个地方，梦景是十分清楚而且逼真，所以我觉得那是真实的事情了。并且我又觉得我像是在出世之前就见到了那个山谷一样。

“父亲，再见！蓝色的远方在呼唤我。从那个隐藏着钥匙的山谷里送出来一些轻微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着。再见！伟大的时刻到了！”

老人把他拥抱了一下，又慈祥地吻他的前额。

“你安心地去吧！顺着你的路走去，勇敢地大步走向黎明！永远不要回头，因为那些跟着日子一块儿逝去了，而现在正作为‘过去’在你的背后出现的事物正用它们的镣铐锁住人类的灵魂，而且逼着人心去从事愚蠢的沉思。”

现在他的歌有了一种更深沉的调子，他的灵魂里面的一切带着一种奔放的气势完全奔流出来。他的歌是奉献给蓝花的，并且当歌词从他的嘴唇里流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仿佛梦见了他所望见的那个遥远的国土。

当他用他的灵敏的手指拨动琴弦，在他的竖琴上弹出感人的谐调时，每个人的心中都起了一种沉默的渴望。他的歌一直达到人们的心底。歌声使得最后一道网幕也掉了，每个人的心胸快乐地跟着歌声颤动。

他就这样不停步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一直往前走着，经过城镇、村舍、森林、荒地，寻找那个平静的山谷，那个地方在他的心里非常明白清楚，然而看起来却似乎隔得十分、十分地远，仿佛它只是由声音和香气织成的一样。

时间一年接着一年地逝去了。他的眼睛看见过了不少的事物，可是却始终不曾见到那个生长着在月光下开放的蓝花的山谷，那个地方一直像坟墓似地在他的眼前隐藏起来。

然而失望并没有使他灰心。他的眼光还是一样地清楚，有生气，仿佛他从没有起过一点焦虑似的。

有一天他走进一个陌生的城市，这城市是很繁荣的，街道上挤满着攘往熙来的人群；这一切有一种使他的感官陶醉的效力。他快乐地大步走过许多条古老的市街，欣赏着他眼前的这一切富丽荣华。

过后他看见一所非常华丽的大厦，墙上绘着许多国家的

纹章。这是一个有钱的大商人的住宅,他跟世界各国都有商业关系,这商人的名字他以前就听见人讲过了。

“这个人也许会知道我白白地找寻了这么久这么远的那个山谷吧?”他忽然起了这样的一个念头。

他连忙走过去推开大厦的正门。一个仆人出来把他带到一间摆满了全世界的奇珍的屋子里去。在一张桌子前面坐着一位老人,他面前摊开一本厚厚的书,他的眼光埋在书中长行的数目字上面。

老人用探询的目光看他的脸,看到他手中的竖琴时,老人不觉奇怪地微笑了。老人问起这年轻歌者的姓名和他的　来意。

年轻人微微红了脸,客气地答道:

“您问我为着什么到您这儿来?我自己几乎也答不出来。不过我倒有点儿事情要向您请教。您是一个熟悉全世界事情的人,不用说您一定知道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事。那么请问您听见说过蓝花的山谷没有?”

老人带了点看轻的口气回答说:

“我从没有听见说过有这样的一个山谷。不过倘使你想在那儿做生意的话,那个地方或许可以找到。你是不是想冒险在蓝花上投资?我恐怕这个生意连本钱也赚不回来。”

年轻的歌者吃惊地问：

“生意？灵魂的幸福并不是买卖的东西。您能够用升斗来量人的渴望吗？您能够把蓝色奇迹放在您的秤上去称吗？凡是最深远的事物都永远跟生意无关。请原谅我，拿跟您的活动范围不适合的事情来麻烦了您。”

老人便对他吼叫起来：

“你真是个傻瓜！凡是去找寻蓝色奇迹的人，永远不会明瞭世事的，他还是没有出生的好。他不过偷走了忙人的时间，那些忙人素来就拿上帝赐给他们的砝码来量事物的。

“我的高尚的歌人，你讲起最深远的事物。你看看这本写满了一行一行的数目字的书！这些数目字里面含得有最深的智慧。世间的大事就在借方与贷方两个项目中间打转。谁要是走出这个圈子，就算是逃避了他对这个世界所应尽的责任。

“撇开蓝花，放弃追寻那些跟人世不适合的奇迹的念头。

“再见！我对梦并不感兴趣。”

他默默地离开那许多死气沉沉的房屋，在落日的金色霞光里走向他那遥远的目标。老人的话语在他的头脑中嗡嗡地响着。一个暗影落在他的灵魂上面，一块沉重的东西压住他的心。

太阳红光灿烂地悬在天际，一个陌生的旅人走到他的身边。陌生人的脸晒成了褐色，身上的衣服已经破烂了。腰带上挂着一把长刀，右手拿着一根矛。这是一个佣兵，现在正要回到他那久别的家乡去。

歌者用亲切的眼光看这个陌生人，同时友爱地伸出他的手去。

他诚恳地问道：

“您从什么国里来？您的眼睛见过了许多遥远的地方。您走过了不少的外国，并且一定听见过许多许多家乡的人所从未听到的事情。

“请告诉我，您是不是知道那个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到过的遥远的山谷？有人叫它做蓝花的山谷，说是等着一个从远方来的歌人，把它采去作为解放的钥匙，可以终止地上的一切困苦。”

兵士用严厉的眼光看了他一眼，像击剑似地对着他吐出答话来：

“不错，我听见人讲过这样的山谷。很多的傻子跟我谈起过它，所以我倒非常愿意他们都染上了瘟疫。你问起的那个山谷是在月亮里面，你极其中意的那朵花早已在这世间枯萎了。

“你这傻瓜，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明明给恐惧束缚得牢牢的时候，为什么你要去追寻连知道都不知道的影子呢？

你快去找一把刀来，砸碎你的琴，拿出杀人者的威风去面对死亡！

“在战场上尸首堆积如山，村镇里杀人的风盛行的时候，人才能够觉得活着的莫大快乐！

“真正的人是出生在战场上的，他靠他的腕力取得他的权利。因为公理便是力量，而力量却只有在刀上。你必须把手染满鲜血，你才会觉得在这个世界里有你一个位置。现在你年纪还轻，只要人一旦变老，我们身体里面的英雄气概就会慢慢地睡去了。”

深的恐怖抓住他的心。他定睛望着那个背影在黄昏中渐渐地消失。他觉得好像是杀神自己刚刚在跟他谈过话似的，在那个陌生的兵士走过的路上他看得见一串红红的脚印，在落日的斜晖中凶残地发光。

他连忙弹起琴来，想赶走那个陌生人在他的心灵中留下的可怕的影像。

他的歌声清朗，充满希望，显示着远大的前程，他灵魂中的重压渐渐地被移开了。蓝色的远方和玫瑰色的可爱的黎明又在向他的眼睛呼唤。

凡是在没有利益束缚人心的地方，凡是在没有用刀砍出路来的地方，那个梦才能够变为真实，才能够使遥远的事实在眼前实现。

凡是在精神忘记了往高处飞翔，却胆怯地抓住它熟习的

躯壳牢牢不放的地方，那伟大的渴望早已死去了。再没有深沉的、和平的歌调从诗人所梦想的遥远的国土中飘出来，送到那个已死的世界里去。

现在他完全明白了当初老人鼓励他出去寻找蓝花时对他说的那番话的深意：

> “那条通往蓝色的奇迹之国的路是不能用剑也不能用理智的聪明的幻术打开的。诗人应当发现未来的国土，并且应当在人心胸中唤起信仰，拿它来作为创造的激励。”

他在路上花费了漫长的岁月，可是找不到他所渴望的目标。他到处漂流，走遍上帝的广大的世界，怀着热烈的希望在各处找寻，然而他始终看不见老人所说的那个山谷。

有一次他走过山中间，像这样的连山是他的眼睛从来没有见过的。每个山谷里面都是极深的静寂。没有一点声音扰乱静寂、清朗的空气，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一点人迹。

他在山中走了整整的一天，后来黑夜来了；可是他仍然找不到休息的地方。

不过今天他的心境不同了，他充满了欢乐的希望，他的心里似乎有了一种直觉，他的歌声奇妙地飘荡在和平的夜空。

清澄的天空中闪耀着千万颗明星；他有一种神秘而深远的心情，好像这是从遥远世界中间的某一个那儿来的一样。一个欢快的梦正在他的心中飘过，他感到一种从遥远国土中

来的气息，并且高兴地预感着那个伟大的奇迹慢慢地逼近了。

现在路是蜿蜒地向下进到山谷里去，这个山谷就跟他在梦中常常见到的那么相似，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给远方的梦景包围着，他的灵魂飞翔到群星中间，那时他就见到了这样奇妙的，这样充满着梦景的一个山谷。

他觉得每一块山石都是非常奇妙的，好像他在多年以前就知道它们并且挨过它们似的。一种深的热望抓住他的心，把他渐渐地引向他的家去。

整个山谷发射着一种银光，一股一股的白雾在月光里飘动，就像一群妖怪在那儿文雅地跳舞。

随后他听到了美妙的声音。一只夜莺从近旁的灌木中唱出她的渴望的歌，歌声飘过这静静的山谷。年轻的歌者呆呆地站在那儿，他被那个像仙境中的魔音一般在这欢娱的夜里轻柔颤动的曲调迷住了。

欢歌继续地飘过树丛，声音越来越宏亮，群山又喜悦地把它送回，到后来它突然转为一个颤音就完结了。他听见灌木中有一个东西落在地上的轻微声音。这是夜莺，她死了，她是被她自己歌声的力量杀死的。

一个轻微的沙沙声响遍了山谷，在他的眼前现出了他寻求了许久的蓝花，沐浴在银白的月光里面，难道是梦在欺骗他的感官吗？整个世界都像是受了魔法一样，完全不同了；他不再信赖他的理智了——然而他的最后的疑惑也渐渐地消失了——这正是他渴想了许久的山谷。

他的眼睛几乎不能了解他眼前发生的奇迹，从花中射出的一片蓝色光辉幻术一般地给苍白的月亮着了颜色。

从他的嘴唇中发出一声欢快的叫喊：

“找着了！新的奇迹的国土就在眼前！旧的世界正在衰亡；期限满了！”

他狂喜地俯下身子，用他的嘴唇温柔地挨那蓝色花瓣，然后合起手掌祷告。一声轻柔的音调飘过山谷，好像风吹动风弦琴[①] 发出来的声音。星星奇妙地在空中霎眼，天和地互相挨近来接一次吻。

年轻的歌者仍旧喜悦地默默跪在那儿，幸福地俯视着那朵美丽的花，他的呼吸使得花微微颤抖。于是他的琴发出来钟鸣似的音调，从他的嘴唇中唱出了一首庄严的歌，这是他一生唱过的歌中最美丽的了。

现在各处都发生了奇迹的现象，草木和石头也都在揭露它们的秘密。一声轻柔的低语穿过树丛，无数蓝色火花在空中飞舞。世界的灵魂静静地显露出来，好像它想把它胸中隐藏的那些最深远的事物揭露给诗人看个明白。

随后头上的天也裂开了——光辉灿烂地现出来蓝色国土，一个小仙境，一个极乐世界，就跟他时常在梦中看见的完

① Aeolian harp：因风的作用而自然发音的弦琴，试译作“风弦琴”。

全一样。

他听见远方传来的树叶的沙沙声，在他的耳边又响着水浪的轻微的涟波声，这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问安。

他朝天空举起两只手膀，好像他想把所有他眼前的光辉全揽在他的怀里。他感到快乐的祝福，他觉得他的灵魂中充满了解放的喜悦，这喜悦拉着他的灵魂走向新的国土，那个为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新国土现在就要出现了。

于是他的眼光又去找寻蓝花。他见到一个新的奇迹。那朵奇异的花已经大大地开放了，每一片花瓣都像刻成的青玉似地在月光里闪烁。花瓣中间是那个颜色鲜明的副花冠，它的每一片叶子上都反映着那个从天上照下地来的蓝色国土的光辉。

这个年轻歌者充满喜悦地站在这个奇丽的景象前面，他怀着默默的崇敬俯视着在他眼前展现的奇迹。

他曾经感觉到奇迹在他自己的胸中。它编织了一个梦从他的灵魂中进到万有里去；现在奇迹是住在万有里面，梦又从万有里落进他的胸中。

梦如今便是生的现实。歌者现在敲着那个国土的大门，他的富于创造力的歌词正在为世人打开那个国土。人从前失掉了的乐园，现在又让诗人再看见了。该隐回到他的出生地来了。

现在他轻轻地握着蓝花，把它从土里连根拔起。整个山谷放射着蓝色的光辉，好像是那新国土的光芒使它变了形，同

时雷声一般的和音在空中响起来。在声光迸发中一个新的世界产生了,天堂的门轻轻地关上了。

年轻的歌者小心地把花包起来,他把这个宝物藏在贴心的地方。痛苦和哀愁现在都完结了。打开那个国土的钥匙已经找到了。

雾在群山的四周升起来,像一幅帐幕似地展开,罩在山谷上。新的白昼用它的微光招呼大地,把大地从梦中唤醒。

峰顶沐浴在红光中,在高岗的四周闪耀着一道紫色光,慢慢地落进山谷里去。

歌者连忙拿起他的琴,快乐地大步迎着新的白昼走去。从他的眼睛里射出一道蓝色光辉,这光辉中反映着那个夜晚从天上朝着他照耀下来的蓝色国土。

现在他的脚走过了那个沉默的山谷,一疋崄峻的山耸立在他的眼前。他走上一条窄狭的路。悬崖绝壁大胆地耸向天空,一股一股的水流带着吼声冲到深渊中去。现在他找不到一块安全的立脚地了。他艰难困苦地在巉崖脚下乱石堆中勉强找着路走出去。

他常常不得不爬过崄岨的斜坡,常常有深渊横在他面前,好像在挡住他的路似的。他毫无目的地在这迷径般的山道上飘游着。他好容易费力跨过了一个深渊,另一个大沟又拦在他的面前了。

他时常力竭地坐在一块石头上,因为他的疲乏的肢体不肯再往前走了,然而他从没有在一个地方坐多久的。他的身

体里有一个热烈的渴望永不让他休息，永不给他安宁。那个等着他去完成的伟大事业一直在逼着他往前走。

一个幻象一直现在他的心眼前：人类热切地盼望着他去。他很明白每一点钟的价值；大地的悲惨、困苦已经拖得太久了。现在那个承受着诅咒的该隐的伟大的时候到来了。

他这样地在荒凉的群山中间乱走着，一直走到夜幕静静地降下。于是他把头枕在一块石头上，望着上空微微闪烁的星星。

空间看起来好像是一片蓝海。他觉得自己正躺在海底，还听得见上面隐隐约约的波浪声。一只小白船浮在蓝色水波上。船里坐着一个歌者正在弹竖琴，他依着琴音消失的方向安闲地把船向前驶去。

他醒来时天刚发白，他记起那个使他困惑难解的梦。他便拿起他的竖琴来弹了几下，一面静静地听着，看声音远远地消失在什么地方。他朝着那个方向一直走去，后来他看见了一条小路，这条路通到一片看不到边际的旷野。

现在他的眼前是一片宽阔平坦的地。空气清朗，然而天色阴郁，浓云堆满在空中。偶然落下几点雨，仿佛从高空的一只眼睛里掉下来泪珠。

他觉得心里起了一阵微微的颤动，一种温和的忧郁抓住他的心。今天在他的眼睛看来全世界都变得非常陌生了。他感到一种对他的同类的强烈的怀念，他并且记起来他已经有许多天没有见到一对人的眼睛了。

后来他看见远远地有了房屋。那是一座小教堂，四周有一道白色垣墙，它的尖顶高高地耸向天空。现在他突然间起了一个热烈的渴望，想念他的远方的同胞们的渴望。热切的渴望仿佛给他的两脚添上了翅膀，加快了他那走回家乡的脚步。

然而他一直碰不到一个人。也没有人声从远方传来。村子给一片深的静寂包围着。好像整个村子突然遭受凶残的死神的袭击，生命已经猝然停止了似的。

随后他便看见四周的田地全毁坏了，等到他走进第一条街的时候，一幅恐怖的图画在他的眼前现露出来。没有一个地方不现着破坏的惨状。房屋门松松地挂在断了的铰链上；屋子里满是破碎东西。到处都是男女的尸首，都躺在原来倒下的地方，脸上全带着临死的痛苦。

在所有这些地方，生命全毁灭了。凡是没有遭到刽子手们的毒手的，现在都逃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极大的恐怖抓住了年轻的歌者，他疯瘫似地立在这幅大画的面前。他觉得四肢发抖，他的灵魂因了麻木的痛苦战栗着。

随后他聚集起他的全部体力，振作起来；他离开这个恐怖和痛苦的地方，急急地往别处走去。

他听见远方传来的人声，他看见远远地田里有一大群人，他们正朝着各个方向散去，然而始终严守秩序，一点也不紊乱。

他突然明白了这是什么一回事情。在这土地上正进行着

激烈的战争，战争现在正扼住人民的咽喉。

他连忙伸手到他的怀中掏摸，他摸着藏在那儿的花。于是他像一阵风似地飞跑起来。他的额头淌满汗，从他的瘦损的胸膛里喘出热气，他的脚几乎不挨着地。

他看见那边田里有两个军队，站在那儿，准备着疯狂地互相残杀。在他的耳中响起军号声和千百个人口中叫出的粗暴的呐喊助威声。他看见兵器在阳光中闪亮，军旗在寒风里飘扬。

他觉得他的血管里有一个巨人的力量，他慌忙地跑到战场上去，叫他们停止残杀。他趁着战斗尚未开始之前，高声吩咐战士们放下武器。

队伍中起了一阵低语，武器渐渐地放下来。佣兵们默默地注视着这个陌生人，仿佛被他的眼光魔住了似的。然而他从容地走进他们的圈子里去宣扬解放的言词。

“折断你们的刀——时候到了！世界不再受着谋杀的支配了！蓝色国土把它的大门打开了。从前藏在你们心里的东西现在走到阳光下面来了。该隐服满了他那长期受苦的刑罚。一个新的黎明正在东方发光！

“是‘失望’把你们赶到战场上来，把刀塞在你们的手里。恨由爱产生，金沙是由弟兄们培养起来的。

“一个新的国土在等着你们大家。红色的恨泉已经干涸了，人们向着他们的同胞伸出团结的手来。一个自

由的国土现在就要在你们眼前出现了。正义要统治大地！

“从前只有诗人在他的梦中看到过的东西，现在已经被信仰变为现实了。你们来看这世界上发生的奇迹！蓝花在我的手里了。我自己亲手在那个以前从没有人走过的山谷中折下来的。这是开启新国土的钥匙！”

他从怀中取出那块漂亮的手帕，恭恭敬敬地打开它，要把奇迹露给世人看。

他发出一声突然的痛苦呻吟。从他的胸中迸出一声低微的叫喊——叫声中包含着多年来的一切的苦难。

花在他的手中枯萎了，死亡从那奇异的花朵中狞笑出来……

现在最后一个仙话白白地过去了，所有他的急切的渴望的喜悦也死去了。

他们用粗鲁的手把他赶出这个地方，一片带着无情嘲笑的尖叫声还追到他的耳边来。他的心疲乏地在胸中跳着；歌人的最后的希望已经消失了，他的灵魂在默默的苦痛中淌着血。

白昼在薄暮中逝去，深浓的黑暗把世界搂在它的怀抱里。年轻的歌者坐在大路旁石头上短短地休息一会儿，用烦恼的

眼光注视着黑夜。

他突然拿起他的琴，拨动琴弦，弹出他这诗人心里的一切的悲哀。他听见一下尖锐的旋转声；第一根弦断了。

他到处流浪，走遍了异乡，拖着他那疲倦的身子各处飘游，然而他始终找不到一个休息的地方。他的竖琴的弦差不多全断了；不，还有一根留着。

于是有一天他看见了沙漠。又一下尖锐的旋转声——最后的一根弦也断了……

天灰暗。平沙无垠。

一个光黑的云母石大斯芬克司躺在棕色细沙上，她的眼光注视着荒凉的、没有尽头的远方。

这眼光里没有恨，也没有爱，她的眼睛是朦胧的，仿佛给幽梦罩上了一道纱似的，她那冷傲的、缄默的嘴唇微露笑容，微笑中带着永久的沉默。

第六个浪游人走近了，他看入斯芬克司的眼睛，然而他绝不能够解答她的谜；他默默地倒下来，睡在沙漠的细沙上面。

觉　醒

时间箭也似地飞去，岁月毫不停留地流入永恒的大洋，这大洋无边无际，平平静静地伸展到无穷无尽的远方，在那儿不会再有任何种类的愿望来打扰它了。

在那儿有什么东西笼罩在时间和空间之上，用无生气的眼睛注视着那个永远循环重复的生与死、兴与废的古老的游戏。

沙漠越来越显得荒凉，灰暗的天空悬垂在荒凉的土地上，土地忧郁地一直伸展到远远的天际，完全一幅死亡与沉静的图画。

斯芬克司仍然躺在细沙上，眼睛梦幻地注视着远方；她的冷傲的嘴唇上仍然露着那谜一般的带着永久沉默的笑容。

然而在某一个死一般寂静的夜里，那幅灰色可厌的天幕被撕开了，一颗巨星的光芒射下来，在这座古老的石像上面微微发光。

星光怜爱地抚着石像的严肃可怕的前额，石像的面容上又微微反映着星光，那张脸仍然望着荒凉的远方，在那儿隐约

看出些难解的谜，好像她知道她的死期将来就是从那儿来的。

她的苗条的身子在淡淡的星光里闪亮。一道浅淡的曙光从那六个浪游人酣睡的地方吃力地挣扎着往上升。

随后一线微光射到第一个浪游人的额上，他的四肢微微地颤抖起来，他那沉重而不灵活的眼皮慢慢地睁开了。

他的眼睛看见了那颗在他头上闪耀的新星的银光，他抬起他的头（他的头因为睡得太久了，现在还是很沉重的），看那个被淡淡的星光照亮的斯芬克司，他试着用他那并无目的的眼光看透黑夜，仿佛他要把过去了很久很久的事情一下子完全想出来似的。

然而他的记忆却是慢慢地回复过来的。从他的灵魂的深处升起一道微光，好像一个月光中的幽灵一样。在他的眼前伸展着他从前周游世界时所走过的那条长长的路，那条路通到许多未知的国土，一直朝着一个像鬼火般地引诱着他的心灵的遥远目标。

这就是从前吞下了他的沙漠，那是许多许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候他失掉了希望，走到了他的人世旅程的终点。

那个陌生古怪的谜语仍然在他的耳里响着。——当他第一次看入那一对梦幻地注视着远方的神秘暗黑的眼睛的时候，当他第一次瞥见那两片冷傲的嘴唇上的平静的微笑的时候，那个谜语死沉沉地落进了他的心灵里，那个谜语钻进了隐秘的深处，并且突然地折断了他的灵魂的翅膀。

好像就是沙漠本身吐出了那个谜语来的，那个谜语像一

个雾球似地悬在他的脑子里，任何智慧的光都不能穿透它。斯芬克司的那个谜语，深沉而暧昧难解地响彻了他整个心灵，仿佛一个远方声音的就要消逝的回声一样。

他看他的四周，就是那一个地方，那同一个沙漠，当初那道最后的幕在他眼前落下的时候，他曾经看见过的。一个经过死亡蹂躏的荒芜的土地，在这儿连一丁点儿生命的火花也早已熄灭了。然而在那时候这儿见不到一线星光。天空张起一幅灰色的帐幕，下面是一片荒凉死寂的土地，好像在那无窗的墙壁以外，并没有一颗友好的星子肯来照亮这阴暗的土地似的。

然而现在一轮皓月孤寂地照耀着这沙漠的夜，他的全身浴在银白的月光中。他感觉到月光在他的脸上闪烁，他觉得它的清辉深深地射进他的灵魂的深处，把那些早已消逝了的思想给他唤了转来。

然而那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不是在许多年以前因为他的灵魂渴求着知识，热望折磨着他的心，曾经努力去探求过事物的理由，却永远不能拉起那帷幕，把藏在幕后的一切谜语的解答揭露出来，他不是因此走上流浪的路去追求那个知识吗？

以前一直折磨着他，使他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得不到休息找不着安宁的那一切的恐惧，现在又在他的心里醒转来了。

他变成了一个流浪的陌生人，离开了家抛撇了和平与信仰，在世界上浪游，他跟随着他的命星的虚伪的光，走进一些生疏的奇异国土，然而他永远没法弄灭他那热望的火。

到后来，一片无垠的沙漠横在他的面前，斯芬克司的谜语响在他的耳里，于是他的疲乏的身子倒在细沙上面，长眠了。

现在他觉得火仍然没有弄灭，他的衰老的胸中还充满着那同样的热望，从前的那些欲望至今还在煎熬他的灵魂。

可是一切的事物都好像跟原先的那些完全不同了。他浑身起了一阵暖和的颤栗。眼前的这星光给他唤起了新的希望。

他受到新的刺戟的鼓舞，连忙从沙上跳起来。仿佛他得到了一个新的启示，仿佛一道新的光辉射进了他的脑子，正在那儿闪光。

这时他看见一个影子立在他的近旁。这是第二个流浪人，也是被那颗星唤醒的，这个流浪人现在正拿探索的眼光在打量他，他们两个人都是一样地曾经被内心的火煎熬着，离开家乡，到广大的世界中飘游，一直走到这沙漠的沉默的土地吞食了他们。

第一个流浪人默默地望着面前这陌生人的脸，他觉得陌生人的眼光也正朝着他射过来，两个人的眼光遇在一块儿了，陌生人的眼光好像要钻进他的灵魂里去似的。

于是他抓住陌生人的没有血色的手，像对一个朋友似地温和地说：

“董·缓，原来是你！我心里有什么东西这样告诉我的。最大的奇迹发生了：董·缓跟浮士德居然会在一块儿了！这两个力量一直是彼此冲突的，并且始终离得很远；

因为他们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

“董·缓，我做了一个很深的梦，梦到你和那藏在你心里的谜。你也走着那些奇异、陌生的路，追随你心的热烈的欲求，踏过那深深地埋葬了的过去，朝着那至今还没有人看见的新的国土走去。

“你也只是一个遥远的事物的探求者，一生永远得不到满足。在你的灵魂里也燃烧着那同样的欲求，它在我的心灵中变成了一种折磨人的渴望。

“现在你站在我的面前，像是我的一个亲属，你跟我一样也是从该隐的种族传下来的，你跟我一样也背负着过去时代的诅咒。那种消耗着我的心灵的烈火也在你的心灵中燃烧，永远不让你休息。你的灵魂也在热切地渴求知识，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在追求新的奇境。

“我们永远走着不同的路，连我们的影子，也是互相逃避的，譬如要是一个朝着夜半走，另一个马上就朝正午动身。

“现在我们却在同一个目的地上碰到一块儿了，我们以前一直是你躲我，我避你，就跟黑夜躲避白昼一样，我们总是你讨厌我我讨厌你，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的灵魂的结合。

“我的眼光一直是定在无穷上面。我诅咒我们生命的短促易逝，它似乎把一切更深的事物都给我掩蔽了，它

把我的感官始终拴在表面上,使我的心灵永远不能钻进那些隐秘的地方,把藏在那儿的解答难解的谜的答案找出来。

"在你看来最高的目标是在现世。你从'过去'中找着一幅生命的图画,你白白想使它成为真实,却始终不曾办到。在你,肉的欲求变成了命运的力量,变成了宇宙之谜。

"我在智力中追求的东西,你却在冲动里去追求,这冲动沉睡在我们所称为我们灵魂的那个深渊底下,它躲避着理性的敏锐的洞察。凡是那些永远不能用语言文字表现出来的朦胧的力量藏匿的地方,便是冲动的广大无边的王国。

"在那儿那个沉默的肉欲的欲求正在从事创造的工作,它漠视一切理性的规则,轻蔑一切由敏锐的智力所制订的法律。

"究竟是什么驱使你贪杯酗酒,究竟是什么永不知足地刺戟了你的感官呢?谁点燃了你身体内的火一般的冲动,谁煽起了你心里的烈焰呢?我说的是那个鼓舞激情去造罪孽的烈焰。

"难道这只是那种浅薄的声色之乐,那种满足一时欢快的肤浅的欲望吗?我说的那种快乐并不留下一点痛苦的痕迹,却只像一缕烟,一阵喧嚣似地转瞬间就消逝了。

"不,那个一直牵引着你、诱惑着你的是你的好奇心,你渴想知道人生的理由,渴想知道从阴暗的深处向你发

光并且用魔线网住你的心灵的那个谜。

“我在时间与空间以外去寻求的东西，你却在嘴唇的热吻中去追求。最热烈的激情的呻吟，在性的疯狂中的肉欲的火，必须得到发泄而生育新的生命的肢体的冲动——这就是你找到的谜的解答。

“你曾经费过大力去解答这个谜，你想把它那团缠在一起的乱线理伸，把那些神秘的冲动有条理地编在一块儿。你曾经在每一声由色欲引起的呻吟中，在每一瞥充满欲望的眼光中，在每一阵震摇你的身体、陶醉你的感官、使你在你的痛苦中感到快乐的狂热中，去找寻过可以把你引到一切存在的基础的一点踪迹。

“你是一个探求者，甚至是一个跟我一样的探求者，不过你的眼睛是望着另外一条路的，那条路结果还是引到这个沙漠里来，斯芬克司就躺在这儿，想着她自己的深奥难解的谜。”

于是另一个人突然地明白了，他答起话来：

“我好像是从我的最深的梦中醒过来了一样。现在算是第一次我看清楚了你的天性，浮士德的天性，这原是我永远不能够理解的。

“现在我完全明白了我们两个是同一类的；虽然我们走着完全不同的路，可是我们仍然是由同一个线索指引着的，不过各人对这线索有他自己的解释罢了。

“你想避开一切尘世的事物，好叫你的心灵免除任何负担，便可以逃进一个它自己的王国，便可以透过这个世界的形式和表面，看到事物的那个重大的‘怎么样？’便可以揭开那个伟大的‘为什么？’的面网。

“你的路把你先引到上帝那儿去，你希望他会对你的心灵打开他的天国，会在黑夜里为你点一根火把，靠着火把的光，你可以看清楚、看透彻现在存在着的最远的和最近的事物。

“然而等到你看出上帝毫不理睬你的祷告，并且没有给你的心灵打开深深隐藏着你所追求的谜的答案的那道门的时候，你的失望又把你引到撒旦的国土里去，看你是不是会从他那儿得到你所渴望的理解，你对那个理解的渴望已经把你折磨得十分难堪了。

“可是撒旦也不曾解答了你的谜。他让你看见的只是你自己的心身。所以你是被一个影像欺骗了，你只听从了你自己的欲望的回声。

“一直到最后你才认出了那个靠着你的生命液来生活的愚蠢的戏法。——那时候已经太迟了，沙漠已经在那儿迎接你了。

“可是你纵然没有得到你所渴望的理解，你的奋斗也并不是没有用处的。你自己虽然始终没有看到在我们四周的黑暗中升起来的亮光，然而你的努力会成为后人世代相承的遗产，一份热烈的渴望的遗产，将来有一天精神的国土就会由它产生的。

"然而我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属于转瞬即逝的人生的，这人生仿佛一朵云，来去都是非常地快；好像从没有眼睛看见过它似的。

"我生前的一切作为全跟我一块儿死去。没有嗣子在墓前哭我，因为一切尘世上的东西，那些暧昧不明的冲动的产物全跟着时间一块儿腐朽化为尘土。

"只有那个寻求群体的渴求是不会死的，它跟不朽联系在一块儿，它逃出了短促人生的国土。

"然而我心里有了一个预感，似乎一个奇异的新国土就在我们的眼前，在那个国土里理智和冲动是分不开的，在那个国土里转瞬即逝的事物和永生长存的事物携手并行。或许——"

"我的心里也有着这同样的预感。啊，兄弟告诉我，你感到没有那边那颗星子的光芒？你是不是觉得它是来启示给你：我们的最深的梦的实现吗？

"我觉得好像我眼睛上的尘垢完全落下来了，一切尘世上的事物在我的眼里现在变成了那个无所不包的大无穷的象征。只有等到人在他的激情的冲动里找着他的欲求的深埋的根的时候，肉的欲求才能够跟灵的渴望符合一致。

"远住在高山中间是不好的。在那些结冰的山顶上，连心也会因为得不着激烈冲动所放射的热流而冰冻了。

一个世界就在我们的面前，凡是有冲动力在活动，织出它们的使人迷惑的五光十色的地方，就会发生接连不断的奇迹。”

现在命运的可怕的路程已经走完，浮士德和董·缓在握手了。肉欲反映在理性中，黑暗的激情的国土里现出光明。一滴露水中照出天空，现世里反映出永恒——奇迹就在眼前——时候到了。

星光越来越亮了，在遥远的东方闪耀着黎明的微光。

第三个浪游人抬起他的头来。他的前额在那水似地倾注下来的光亮中显得苍白，他的眼睛里发射着一道柔和的光辉，好像这眼睛想用符咒把那一个早已死亡在它们(他的眼睛)后面的灵魂中的“过去”召唤回来。

他半醒半梦地看他的四周。他听见铁的声音。一个武士从沙上挣扎着站起来，两只眼睛凝视着那颗星子，星子现在高高挂在天空，照亮着沙漠。

他的记忆渐渐地回复了，过去的事从他的灵魂的深处现出来。他在心里看见北国的浓雾笼罩的区域，他父亲的声音在远方唤他，那声音好像是死人断气时喘哮的轻微回声。

现在他又看见他许多年前走着的那条长路，路一直通到沙漠的边缘。一个轻微的声音在他那睡醒过来的耳边响着——那是他所听见的最后的声音，斯芬克司在问着她那个不能解答的谜语。

然而那边的武士，他可能是谁呢？什么东西把他带到这个死亡的地方，这个好像被一位凶神所诅咒过的地方呢？他一路上遇到过许多许多的人，可是这个人，他却从没有见到。

可是那个面貌又像是他很熟习的，仿佛就是从他自己的脑子里产生出来并且跟他自己的身心合在一块儿生长似的。他思索着，然而他找不出线索来帮忙他解决这个陌生人是谁的问题。

他的眼睛跟随这个人的热烈的眼光凝望着那边的星子，星光像一个启示似地使他明白了。

许多年以前他倒在这儿沙上睡眠的时候，他的心灵被一个梦压住了，那是一个深沉、难堪而又折磨人的梦。他看见沙漠缄默地、绝望地一直伸展到灰暗的天际。他四周的荒凉是那么令人忧郁沮丧，连他的心也变成石头了，他的灵魂也痛苦地呻吟起来。

他在极大的痛楚中还向各处投射他的眼光，看看他能不能找着一点希望。没有用，他的眼睛望到的只有一片可怕的、荒凉的沙漠，一个沉重的东西压在他的灵魂上面。

随后他看见他头上的天空慢慢地朝大地压下来。他的心里打了一个冷战，他觉得血在他的血管里猛跳，看见好些扼杀的手向他的咽喉伸来。

他的身体在垂死的痛苦中发出呻吟，他的四肢在恐怖的痉挛中搐动，他的心在胸膛中喘气。

于是在远远的天际他看见一个影子慢慢地现出来。等到

陌生人走近目的地时，他便看清楚他的面貌了。这是一个愁容满面的武士，一匹困乏的瘦马驮着他穿过沙漠吃力地缓缓走来，他在马背上摇晃着几乎坐不稳了。

现在那个压住他的魔法解除了，他似乎感觉到解放了。在他的梦中他又看见武士在他的面前，对他叙说他那些伟大的侠义行为，消除他心里的焦虑。

现在他梦中看见的人物却站在他醒后的眼前了，就是他从前看见过的那个武士；然而那悲戚的面容似乎改变了，好像有一道新的光照在他的灵魂上面。

他轻轻地跳起来，连忙走过去迎接武士，把他的手放在武士的枯瘦的手膀上。

这个陌生的武士望着他的脸，然而并不露出惊讶神情，好像早已知道了他就在自己的近旁似的。

“欢迎你，哈姆雷特，我的患难兄弟！我做过一个很深、很深的梦，在梦中我总是看到你的影子，到后来我非常熟悉你的天性，就像你是从我自己的心灵中产生的一样。

“那颗星子的光芒把魔住我们这许多年的符咒完全解除了，这个时刻是应当祝福的！走着完全不同的两条路的两弟兄现在一块儿到了同一个目的地了。”

“那么是你，高贵的董·吉诃德。在我深沉的梦中我也看到了你，那时候我的灵魂正在垂死的痛苦中挣扎着，呻唤着。你解除了那个魔住我的符咒，你把光辉带进那一片淹没我的灵魂的黑暗里来。

“我出生以后就不断地追求光明，一直想在那笼罩着我们人生道路的黑暗中找到光亮。可是自从一个死人让我知道确切的事实，给我指示辉煌的真理大道之后，那个知识反而麻痹了我的力量，我的手总是在临到执行那个可怕的动作的时候软弱起来。

“我有了认识，可是我却没有得到勇气来指挥我的手动作。怀疑的蛆虫蚕蚀着我的心的深处，损毁了我的意志的坚决的力量，使我成了一个我自己的笑柄。

“所以知识对我变成了一个吸血鬼，它吸吮了我的心血，腐蚀了我的生活力，使我到后来变成了仅仅的一个我自己的鬼魂。

“倘使我从前多多少少受到了一点儿你的勇气的鼓舞，那么我这一生一定会是多么不同了！你从没有向‘现时’要求过帮助，也没有什么怯懦的疑惑麻痹了你的手膀，你始终是服从着你那高贵的冲动所吩咐你的去行动。

“你生活过，我只做过梦；因为没有行动的生活可以说是半死。精神的声音只有在它的行动中才真正地在说话。”

武士连忙插嘴说：

“我觉得你还没有把事情的是非看得十分清楚。要是缺乏认识，行动又有什么用处？这行动不是心灵的成熟的果实。单单有行动，那只是一个空壳，除非心灵来给行动指路，并且给它一个意义。

“也许可以说我一直是准备着立刻行动，然而我却没有一位亡父显灵来指示给我知识和真理。所以我的行为注定了受人轻视，愚蠢的咒骂一直跟着我，并且剥夺了我的行动的一切固有的意义。”

“然而你是幸福的，因为你免除了疑惑。你高贵的身心是一个整体。你从没有感觉到愚蠢世界的嘲笑，你的灵魂也不知道奸诈、欺骗。

“可是我的存在的心髓都已损毁、破裂了，因为思考一直在躲避实行，我不过是邪恶势力的一个玩物罢了。我父亲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响着，然而它始终不曾使我的手膀变得坚强可以伸出来行动。它只是培养了我胸中的痛苦，使我感到自己的软弱。

“所以我只有用伪善的毒药来制止良心的声音。我的心灵发明了心智的伪装来给我隐藏我意志的软弱。我想在舞台布景中找安慰；我拿一件哲学家的衣服来装饰自己。

“可是痛苦仍然存在，它不会死去，后来我非常讨厌我自己，使得我怕听到我父亲的声音。

“我觉得知识便是意志的死亡。知道得太多的人会

以为生活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左思右想反复思索，仍然决不定去行动，一直拖到后来他看见整个现实的国土消灭为止。”

“也许你的负担的确很重。你的知识可能夺去了你的行为的勇气。然而倘使未来的事业必须完成的话，那么还得由知识来点燃火炬的。

“我觉得我好像听见柔软翅膀的轻微的声音。一个新的开端就在眼前。哈姆雷特，你说，你心里有没有一个预感，一个新时代就要降临到我们的眼前？

“要是董·吉诃德和哈姆雷特已经和好了，那么混乱也会渐渐地改变成为一个新的世界。这以后就会从认识中给我们产生行为出来，而且每一个行动的后面都会有智慧力做它的指导。

“意志由智慧产生，意志变成了行为。智力和意志在它们的工作中结合成了一体。我们靠了智慧和意志就会造出一个新的国土来。

“你的心灵会铸造它自己的刀，并且用这刀来向命运的势力挑战。伟大的时刻就要来了，现在新的黎明在放射光辉了！”

这是新时世的声音吗？难道梦会变成现实吗？难道哈姆雷特会鼓舞勇武士的心，董·吉诃德会把他的意志借给哈姆雷特吗？

再没有疑惑了，大的变化就要来了！哈姆雷特的父亲的声音向着高贵的武士大声讲话，武士的心里也装满了那可怕的真相，而哈姆雷特却爬上瘦马，掉转马头朝托波索驰去。

看啊，星子怎样从天空射下光来！它的清辉射到了灵魂的深处，远远地在东方浅红色的黎明开始闪亮了。

和尚从他的深梦中醒了转来。他惊愕地睁开他的睡眼，看见一张脸正俯在他上面，温柔地望着他。

那双大眼睛里射出来温暖的光辉，使他的灵魂中充满了安苏神经的芳香，给他唤起了过去所酷爱的欲望的记忆。

他感觉到陌生人的手轻轻在握着他的，一种平静幸福的感觉抓住了他。他寻找了多年的和平现在来了。一切显得是多么陌生，多么奇异，然而同时又是多么亲切，多么安适；这倒像是多年以前他年轻时候的一张照相。

他听见那个人在说话：

> “麦达尔都斯，我的弟兄，你现在醒了吗？那颗星子的光芒也挨到了你的心，把你灵魂中的鬼影赶走了吗？你是不是觉得有一个大的奇迹静悄悄地来了，好像是一个新世界正在产生似的？你认不认得我，我在星光中走到这儿来的？”

> “我认得你，我在梦中看见过你。我觉得你好像是我的新我，正从坟墓中挣扎着走进日光里来。
>
> “亨利席，我做了一个很深、很深的梦，我梦到你和整

个的永恒，这个梦非常奇怪，而且无世俗气，我这颗疲乏的心以前从没有做过这样的梦。

“那是在夜半；我两边都是坟墓，我一个人站在中间，灵魂里充满了痛苦。后来我看见许多古石头在动摇，并且落了下来，一块一块地接连着掉在枯死了的草土上面。

“从那些石头打开的坑中爬上来许多鬼形鬼状的影子，它们嘲弄地对着我狞笑。每个鬼影的形状都不同，然而没有一个不是我的心智所熟悉的。

“我看出来每个鬼影中都有着我的一部分；它们全是我的自我的碎片，然而它们各走自己的路，因此永远不能够形成一个整体。

“后来它们很快地手拉着手在我的四周围着一个圈子跳起舞来，几乎弄昏了我的头脑。这个疯狂的圈子越来越缩小。我觉得好像我的心要爆炸了似的，我害怕得连头发也竖立起来。

“我觉得有山一般重的东西压在我的胸上。我要出声大叫，然而我不能够。有一块东西梗塞住我的咽喉，我没法叫出一个声音来。

“我正觉得我的知觉渐渐地在失去的时候，你的相貌突然在我的心灵前出现了。你站在那个疯狂圈子的外面，朝着我伸出两只手膀来。于是我胸上的重压给搬走了，那一群可怕的鬼也失色了。

“我想抓住你的手，我用了全力向你奔过去，可是我明白我不能够走得更近了。那群鬼仍然站在你我的中

间，可是我仍然觉得你眼睛的暖流倾注进了我的灵魂的深处。

“过后我猜到了你是从那儿来的，我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的手会握在一块儿。

“柔和的星光，你唤醒我来迎接一个新的生活，我给你敬礼。远方的声音已经传到了我的耳边，宣布一个新的国家的诞生。”

“你也听见从远方来的歌调吗？新国土的门马上就要打开了！

“麦达尔都斯，我老早就认得你了。甚至在我还没有走到沙漠之前，你的影子就一直在跟着我。

“虽然我曾经找到了蓝花，我的灵魂中充满了快乐，可是我仍旧会看到一个和尚的影子，它会带着凶兆静悄悄地落在花上，随后便消失了，它去得跟来时是一样地快。

“不过你的天性对我仍然是陌生的。我只猜到了那个一直在我和光明的中间带着故意绕圈子的东西里面隐藏着些什么。我在梦中看见你的时候，我发了抖，我的灵魂里充满了痛苦。

“可是现在你的天性在我的眼前显露了。你的痛苦清清楚楚地现了出来。我看到了那些压制你、折磨你的灵魂的魔鬼。

“你一直在找寻你的自我的根，始终找不到它们。因

此你就变成了你的宇宙的中心，你的眼睛里再没有别的东西存在了，在你看来万事万物都不过是你自己的反映罢了。

“你只感觉到你自己的痛苦的煎熬和你自己的满足了的欲望的幸福；你在你的四周建筑了高墙，你就伴着你的影子住在高墙后面。

“然而我所依据的却是另一个线索，我从没有找寻过我的存在的基础。我的心包容着全世界。我看见了人们①受的苦，我想把他们从困苦中解放出来。

“我的同胞们所受到一切苦难在我的心里燃烧着。我们种族的一切惨苦抓住了我，还有多年来的那一切的惨痛，然而同时我也看到了一个新秩序的希望，这个新秩序一定会使一切尘世的痛苦终止的。

“所以我去寻找蓝花的山谷，那是我在梦中常常看见的。那儿有着开启新的国土的钥匙，就是那个我常常对同胞们歌唱过它的来临的新国土。

“我的路引我走过许多陌生的土地，失望一直跟在我的脚后面。然而我始终保持着我那个目标，一直到我找着我寻了那么久的地方。

“现在我把钥匙捏在我的手里，我的灵魂中充满了深而满足的幸福。大受苦的时期完结了，在我的前面就是那个我渴望了多久的千年长久的新纪元。

① 人们：原文是：“人们的儿子们。”

“然而等到我把我的宝物带给人们的时候，蓝花已经枯萎了，我的信仰的堡垒也倒塌了。诗人的美梦完结了，冬季的寒冷浸透了我的灵魂。于是我又知道你的影子在我的近旁，我觉得和尚在扼杀诗人了。

“然而今天我完全明白了。没有一个救世主能够救赎地之子的。自由的心灵制造它自己的法律。只有在每颗心里燃烧着渴望，那个追求新国土的大渴望的时候，所有那些现在分隔我们的栅栏才会全部倒下来。

“我们的镣铐并不是一个特选的人所能打碎的，人应当是他自己的救赎者，应当给他自己脱去奴隶制度的束缚。那个建造通新世界的桥梁并且高高举起自由旗帜的行为是从万人的心中发出来的。”

“然而你的工作是有福的。你在别人身上找到了你自己。你的渴望发射了不少的火星，它们在黑暗中照亮着路，一直引到白日。

“我却从没有想到过解放别人，我更不能够为我自己找到解救，使我免掉我的自我的折磨。

“啊，亨利席，凡是专门顾到自己的人，他的痛苦是多么地可怕，他永远感觉不到别的灵魂的温暖，永远感觉不到那个慈爱的‘大众’，只有在‘大众’中‘我’才能够找到它自己。

“他像一个亡命者似地，背负着诅咒，拖着他那无聊的生存穿过曲折复杂的人生的路，跟他自己召来的鬼怪

们战斗。

“凡是也顾到别人的生活并且把他弟兄们的悲欢当作自己的悲欢的人，他是幸福的。解救只能够从‘大众’那儿来。”

“麦达尔都斯，你看见黎明走得很快吗？我想我们马上就要有一个新的白昼了。

“我们在两条不同的路上找寻上帝，命运却把我们一块儿带到这儿来了。现在我知道时候已经到了。和尚和诗人联合起来产生一个新的血统，它会生长繁荣并且要改造世界。

“忘记别人是不好的，然而撇开自己也并不对。就跟原子只有在整体中才找到它们自己一样，我们的‘我’在‘大众’中又找回它自己来。

“凡是始终只想着自己的爱，只是次等的爱，然而完全牺牲自我也绝不能够给地之子们带来拯救。只有在联合中我们才会有繁荣。

“在共同社会中闪耀自由的曙光。在联合中真正的‘我’发展、繁盛。在这儿正义和弟兄爱都发达滋长，在它们中间显露出来意志的力量，并且每个人的固有力量都是在这儿生了根的。

“新国土就在我们的眼前。那颗唤醒我们的星子已经消去了，新的太阳正带着万丈光芒上升。

“充满希望的早晨，我向你敬礼！伟大的奇迹就要来

临，时候到了！”

东方的天空闪着紫红光，光辉的太阳从地底升起来。死沉沉的沙漠现在消失了，一片绿色土地一直伸展到了天边。

断崖绝壁中喷出无数的清泉，山谷里铺展开一片梦似的湖水，湖底反映出清朗的蓝天。

现在六个人一块儿走到斯芬克司的面前，他们手牵着手，表示坚强的团结。他们掉过眼睛去望那照耀着一个新国土的晨光。

死石头忽然起了一阵颤栗，在这里坐了千万年的古斯芬克司现在她的四肢渐渐地在松弛了。她的眼睛不再凝望着远方了。一道温暖的光从石头脸上发出来，她的冷冷的嘴唇微微张开：

“六条路把你们引到我的国土门口。每条路都有一个不同的线索，然而全都引到同一个目标。要是每个人一直跟着他自己的线索走，那么他永远解答不了我的谜。可是现在六个人已经联合在一块儿了，各人都感觉到他自己是全体的一部分。各部分结合起来便成了一个整体。

“我隐藏了无数年代的古谜语现在给解答了——时候到了。新的人在建筑他的新国土。正义与自由联合在一块儿了——”

古石像倒下来粉碎了，一棵蓝色、美丽的奇花长在它

曾经坐过的地方。

新国土的门打开了。新的人踏着新的土地，一阵响亮的欢歌漫天地洒下来。

后　记

《六人》的作者洛克尔(Rudolf Rocker),是一个德国的革命作家。希特勒执政后被放逐出国,一直没有回去过。他现在住在古巴,去年做过了七十五岁的生日。他写过不少的书,都是用德文或犹太文写的。(他虽然精通犹太文,却不是一个犹太人。)其中被译成英文的并不多。《六人》似乎是第一本,据英译者蔡斯说:在洛克尔的著作中这是艺术水准最高的一本。

这里的"六个人"都是世界文学名著的主人公。浮士德、董·缓、哈姆雷特原是传说中的人物,后来歌德借用传说写了诗剧《浮士德》,莫里哀写了话剧《董·缓》,莎士比亚写了诗剧《哈姆雷特》。董·吉诃德是西班牙文豪塞万提斯的小说中的英雄。德国小说家霍夫曼创造了年轻和尚麦达尔都斯,冯·阿夫特尔丁根则是十八世纪德国名诗《歌人的战争》中的歌者。

在《六人》中洛克尔使这六个人复活了,他一点也没有改变他们的性格和生活习惯,可是他却利用他们来说明他的人生观,来说明他的改造世界的理想。

这本小书是作者根据他的几篇讲演稿写成的。据说他的

听众中有许多工人，也有水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被关在英国某集中营里面，在那里认识了不少德国的水手，他们跟集中营里的知识分子一样热烈地欢迎他的演讲。

我在前面引用过蔡斯的话："《六人》是一曲伟大的交响乐。"他的解释如下：

> 前面有一个介绍主题的序乐。构成交响乐的是六个乐章，每一个乐章最后都把主题重复了一遍。每一个乐章有它自己的音阶法和拍子。在主题的最末一次的重复之后接着就来一个欢欣的、和谐的终曲。对这种东西音乐家也许会给它一个适当的名称。我不会；我只知道我读完整个作品好像听了一次管弦乐队的大演奏。

译　　者　一九四九年八月

代跋

一

树基：

前几年有人在一九二三年成都出版的《草堂》文艺月刊上发现我翻译的短篇小说。原来我在那时发表了一篇迦尔洵的小说。我在成都就只译过这一篇作品，是从英译本《俄罗斯短篇小说集》中译过来的，至于我在哪里找来这本书，连我自己也记不清楚。我只记得我表哥当时已经结婚移居乐山。这年我同三哥去上海，坐木船经过乐山。木船靠岸后，我们上岸去看望姑母和表哥。这是礼节性的拜望，我们离船的时间又不能长，姑母问了一些事，三哥答了一些话，就匆匆告辞走了。表哥讲话很少，显得消沉，我觉得他已经背上家庭的包袱了。

我说过，我常靠翻译来学习，我翻译迦尔洵的短篇小说《信号》（原译《旗号》），他在作品中表现的人道主义思想使我感动。

那个怀着满肚子怨气，抱怨"狼不吃狼，人却活生生地吃掉了人"的查道工瓦西里，他受到上级不公正待遇后，带着工具去撬铁轨，被他的同事谢明发现了。这个好心的邻人跑到

铁轨那里，从自己的帽子上撕下一块棉布做成一面小旗，又从靴筒里抽出刀来，戳进他的左臂，用他的鲜血染红了小旗，并高举红旗阻止火车的前进。当火车头已经看得见时，他眼前一片黑，红旗也被扔掉，可红旗没落地，另一个人的手抓住了它。火车停住了，人们从车上跳下来，围成一大群。瓦西里埋下头，努力地说："绑住我，我撬开了一节铁轨。"他的旁边躺着一个在血泊里失去知觉的人。《信号》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这篇译文我没留底稿，后来重译了它，那是解放初期的事。当时师陀替上海出版公司编辑丛书，向我组稿。我译了几个短篇给他，一共出版了三小册，他很欣赏迦尔洵。八十年代我又把它们编成《红花集》，交给三联书店印行。师陀催稿的情景就在眼前。《红花集》出版，他已不在人世。师陀是一位有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讲究文体，一笔不苟，他本来应该写出更多的好作品，可是他没有机会发展他的才华。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小说《历史无情》被腰斩。十年大梦中，又倍受摧残，后来默默地死去，读者几乎忘记了他。最近听说有人要重印他的作品，希望这是事实。师陀的作品一定会流传下去。

二

我翻译王尔德童话也是为了学习，不过这是学习做人。我最爱的是王尔德的《快乐王子》。冬天来了，快乐王子的塑像"站得高，看得远"，什么地方什么人生活困难，他都看在眼

里，他要求在他身上栖息的即将飞往南方的小燕子把他身上的宝贝取下来送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直到身上有值价的东西分散干净，小燕子也冻死在他脚下。

王尔德是有名的美文家。他那几篇童话有独特的风格，充满美丽的辞藻。快乐王子心碎而死，又被请进天堂，在为文与为人两方面，我都没有条件学习。因此拖到四二年我才拿起笔碰一碰王尔德的童话。我一个人在去成都的旅途中，身边只带了一本"王尔德"。我在当时发表的《旅途杂记》中写着"因为爱惜明媚的阳光，我还翻译了王尔德的一篇题作《自私的巨人》的童话，那一年我还在重庆翻译了《快乐王子》。"什么事都怕开头，一开头就会接下去。虽然以后我把书放回书架，但是两个人物一直拴住我。为了巨人和王子，我又把"王尔德"放在身边。

一年一年地过去，我感到寂寞痛苦的时候便求助于"王尔德"，译稿在一页一页地增加。几年后，书完成了，我对两个人物的理解加深了。这就是我的学习。

三

我少年时期就喜欢念斯托姆的小说，特别是郭沫若翻译的《茵梦湖》。二五年我学习世界语的时候也曾背诵过世界语译文，这本书我去法国时带在身边，却没有想到邮船过印度洋时，我在三等舱甲板上失手把这本书落在海里。我极为懊丧。几年后我在上海友人那里看到一本《迟开的蔷薇》，是日本出

版的袖珍本，作为德文自修课本用的，还有日文的解说。我向朋友把书要了来放在外衣口袋里，有空就拿出来念几段，我还可以背出一些。

记得一九三三年，我从天津三哥宿舍去北京沈从文家时，《迟开的蔷薇》就放在我的口袋里。所以，我的一篇散文《平津道上》里面引用了德国小说家的文字。

四三年我在桂林，从朋友陈占元那里借到斯托姆的《夏天的故事》（德文）拿回家去随意朗诵，有时动笔翻译几段，居然把《蜂湖》（《茵梦湖》）等两篇译完了。后来选出《迟开的蔷薇》等三篇集成了一个小册子在桂林发行。我曾写“后记”介绍，我说：“我不想把它介绍给广大的读者。不过对一些劳瘁的心灵，这清丽的文笔，简单的结构，纯真的感情也许可以给少许安慰吧。”这是我当时的看法，今天我还是这样想。《在厅子里》这一篇也是从《夏天的故事》里翻译出来的，在友人熊佛西编的刊物上发表过，不曾收入集子。这次来不及修改了，就收在这个集子里面吧。

四

现在谈《六人》，这本书不是小说，也不是文学评论，它仍然是一部艺术作品。当时曾在范泉同志编的《文艺春秋》上连载过。后来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革”后由三联书店重印。关于它，我在“文化生活”初版本上写过一个说明。已经过去五十年，我还想在这里借用一次，就抄在下面：

"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究竟是什么？

"德国革命者洛克尔从世界文学名著中借用了六个人物和六个解答——六条路，来说明他的人生观，来阐明他的改造世界的理想。六人便是他对那个曾经苦恼着无数人的大问题的一个答案。

"浮士德在书斋中探求人生的秘密，唐·璜在纵欲生活中享乐人生；疑惑腐蚀了哈姆雷特的生活力，唐·吉诃德的勇敢行动又缺乏心灵来指引；麦达尔都斯始终只想着自己，反而毁了他自己，冯·阿夫特尔丁根完全牺牲自我，却也不能救助人们。

"但是最后六个人联合在一块儿了。六条路合成了一条路。

"新的国土的门打开了。新的人踏着新的土地。新的太阳带着万丈光芒上升。"

我在病床上看到的也还是这样。

巴　金　九六年一月十二日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巴金译文全集　第六卷
作者＝［俄］迦尔洵等著　巴金译
页数＝５７１
ＳＳ号＝１０４４７９９６
出版日期＝１９９７年０６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